

第33年

12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瞞天過海」，名追捕手蕭原緝捕一個逃匪，路經富貴鄉時，正好鄉中發生了一件依封建時代殘存下來的鄉例執行死刑的「浸豬籠」，姦夫淫婦是富貴鄉中一戶富戶家裡的叔嫂通奸，家長莊世良因救子心切，不惜串通鄰村的無賴，擄走鄉長和五個父老，勒索巨款，蕭原悉知一切，決定出面協助緝拿匪徒歸案，同時建議廢除封建鄉例私刑，而鄉長莊世流和五個父老事後也同意廢除私刑……緊張、刺激，不可不讀。

*　　*　　*

麥浪先生所著短篇小說「伏魔刀」，麥穗先生所著「俠義雙全」均在今期刊出。辛棄疾先生所著「浪子出馬」今期結束，下期起將連載刊登另一新作「慾海五壯士」，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活潑見稱，深得廣大讀者喜愛，新作刊出，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所著「無妄之災」。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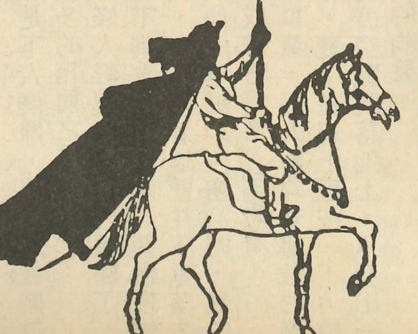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第33年
第12期
（總號16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瞞天過海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醜事敗露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微風吹過，屋外的竹樹發出一陣沙沙的輕響聲。

這是一個月明風清的夜晚。如此良夜，對於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來說，正是睡個好覺的夜晚。

整個寨都靜悄悄的。

大概，那些狗隻都接受着清風的撫慰，躺在墻角下睡過去了。只有蟲鳴聲叫得正起勁。

驀地，月色一黯。

原來，有一片　雲掩住了大半邊明月。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悄然掩向一間房子的窗下。

那是一座三進的大宅院。

那條人影掩到第三進房屋的一個窗下，黯淡的月色下，那人影抬起頭來，打量一眼足有兩個人那麼

殺人滅口

高的窗口，猶豫了一下，跟着四下打量一眼，隨即向左邊的院墻角下竄去。

原來，墻角上，放着一根丈許長，手臂粗細的竹竿。

那人影雙手抓起那根竹竿，回身竄向那個窗下，居然一點聲息也沒有發出。

將竹竿輕輕地靠放在窗下的墻上，再抓着竹竿發力往下一挫，竹頭便稍微插入泥土地裏，那人影輕輕搖晃一下竹竿，竹竿沒有移動一下，那人影吸口氣，往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沫，跟着再吐口氣，便雙手一伸，抓着竹竿，手脚併用，像猴子爬樹那樣，沿着竹竿往上爬。

那人影的身手好矯捷，三下五落二，便已沿着竹竿爬到窗口上面，伸手一搭，抓住窗沿，接將上身探入僅容一人進出的窗口內。

那扇窗子是那種上小下大（分成上下兩格那種窗子），上格的窗框上釘了一口釘子，釘子上縛了一根繩子，房內的人只要抓住垂下來的繩子往下一拉，那扇窗子便會翻起來，再將那根繩子繫在墻上的一口釘子上，那扇窗子便不會翻下來，一直平開着。

由於窗子開得那樣高，一般人無法攀上去，所以，甚少再在窗口上裝上木柵。

那條人影頭頸已探入窗內，一雙骨骨碌碌的眼睛往下張望。

窗下房內的擺設，明顯是女子婦人的房間。

月光忽然又明亮起來。

不用說，是那片掩住月亮的雲飄去了。

房間却很暗黑，那是因爲整個房間有那條人影攀着在窗口，被其身體堵着，月光射不進去，加上房門又關着，房間內自然一片黯黑。

不過，仍然隱約看到房間內的情形。

窗口左邊的墻角下，放着一張床，由於掛了帳子的關係，爬在窗口的那個人看不到躺在床上的人。

床尾後那個地方放了一個馬桶，靠墻那邊放着幾隻堆疊起來的箱籠，近房門處放了兩張椅子，一張高脚几子。

單從房間內擺放的物件看來，已經看出，睡在房間內的人有點身份。

若是下人僕婦，房內怎會擺了那麼多的箱籠之類的物件？

那條人影爬在窗口內傾聽了一下，聽不到有什麼動靜，便慢慢地往內爬，身子貼着墻壁往下垂落去，待到他的雙脚勾住窗沿時，他的身子變成貼着墻壁，倒掛着。

吸口氣，那人影勾着窗沿的雙脚一鬆，雙手在墻上輕按一下，整個人便凌空翻跳落地上，只發出一下輕微的响聲。

床上睡着的人似乎沒有被驚醒過來。

那人影半蹲在地上，吸了一口氣，跟着竄向床前。

那人影的目標似乎不是房間內的財物，而是床上睡着的人。

人影竄到床前，一隻手輕輕拉起垂下的帳子，床頭那面赫然躺着兩個人，那人顯然料不到床上會躺着兩個人，驚訝得張大口，睜大眼，在回過神來之前，控制不了地發出「啊」的一聲驚叫聲。

床上睡着的兩個人——一男一女馬上驚醒過來，睜開眼看到站在床前的那個人，那個女的尖叫一聲，縮入被單內。

那個男的驚愕地瞧着床前那個人，兩人幾乎是同時詫訝地叫一聲：「是你！」

好明顯，床上那個男人與站在床前的人是認識的。

只不過，床前那人那麼驚詫，似乎是由於估料不到床上會躺着一個男人。那麼，躺在床上的男人莫非……

站在床前的那個男人叫聲出口，掉頭便往房門口那邊奔去，口裏叫着：「不得了……啊……」

床上那個男人臉色遽變，慌不迭從床上跳起身來，也顧不了身上一絲不掛，邊跳下床，邊低聲慌急地叫道：「阿壯，別跑！我有話跟你說！」

那個叫阿壯的並不理會，繼續向門前跑去：「你們幹的好事！一雙……狗男女……」

從床上跳落地上的那個男人大急，疾聲道：「阿壯，快站住！你半夜三更摸入……房間，非奸亦盜……你也不得了，知道嗎？」

那個阿壯一手已拉開門閂，聽那男人那麼說，身子震了一下，頓

時呆住。

那男人見機不可失，也顧不了尷尬，上前去一把拉住那個呆站在門前的阿壯，低聲道：「過去那邊坐下來，什麼事也好商量。」

那個阿壯嘴唇嚅動一下，被那個男人拉着走到床前，將他按坐在床沿上。

床上那個女人驚得縮在薄薄的被內嗦嗦顫個不停。

那男人看一眼在被內抖動的身體，嘴角泛起一抹陰冷的笑容，低聲道：「阿壯，你半夜摸進來，可是想對秀珠……」

那個阿壯身子震了一下，慌不迭道：「不……我不過……」

「別抵賴了！」那男人冷笑一聲。「我早已看出你對秀珠有意思，我從你每次見到秀珠時，總是目光閃縮，賊溜溜的，便已看出你這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不……你亂……說，你……」

那個阿壯不等那男人說完，馬上擺手，急急否認。

「阿壯，你怕什麼！」那男人邪笑着道：「喜歡一個人並不是一件什麼醜事，你今晚摸入秀珠的房間，不是想……得到她嗎？來啊！上床去，你看看她的身子多好看！」

陡地抓住蓋在那女人身上的被單往外一扯，並將阿壯的臉撥轉過去。被單一扯開，那全身赤裸的女人驚叫一聲，一具蜷縮着、雪白誘人的胴體，呈現在阿壯的眼前！

阿壯不由雙眼一直，咽了口唾沫，氣息跟着急促起來。

那男人看在眼內，笑着道：「阿壯，是不是很好看？伸手去摸她啊，快上去，別理會我，我不會介意的。」

阿壯的呼吸更急促，又吞了口口水，兩道目光像鐵遇上磁那樣，被那具誘人的肉體吸引住。

「文禮，你要他……我不要他碰我！」那女人赤裸的身子誘人地抖縮了一下。

阿壯的眼中冒出火來，身子動了一下，一隻手也向前伸了一伸。

那男人——文禮看在眼內，鼓勵阿壯。「上去啊，你不是想吃天鵝肉嗎？你不是無膽量吧？」邊說邊用手去推他。

阿壯的喉頭發出一陣野獸般的低哮聲，突然間像一頭豹子般，撲向床上的女人。

那女人——秀珠驚叫一聲，急忙往裏面閃縮。

不過，仍然被阿壯攫住。

阿壯的喉頭又發出一下野獸般的低哮聲。

那女人禁不住又發出一聲驚叫。

文禮就在那剎那抓起擺放在梳粧枱上的一個檀木做的首飾匣子，猛力砸落阿壯的後腦上。

阿壯悶叫一聲，後腦開花，上半身癱在秀珠的身上。

秀珠嚇得尖叫出聲。

文禮及時用手捂住秀珠的嘴巴，「別叫，不要驚醒其他的人，要是被人知道……我跟妳都要浸豬籠的啊！」

秀珠本已心驚膽顫，聽文禮那麼說，驚得更厲害，一個身子抖個不停，「唔唔」連聲，抖索着的手指直指着壓在她身上的阿壯。

文禮心裏也很着慌。「我放開手……你不要叫……」

秀珠用力點頭，文禮這才放開捂在她嘴巴的手。

「快移開他！」秀珠馬上低聲叫起來。「嚇死我了！」

文禮跳上床，將不知死了還是暈過去的阿壯扶起來，「快縮開去。」

秀珠馬上從阿壯身下閃縮開去，文禮這才放下阿壯，讓他伏在床上。

「如今怎辦？」秀珠顫聲問。

文禮沒有答她，伸手在阿壯的鼻端探察是否仍有氣息。

阿壯居然仍未死，也就是說，仍有氣息。

「死了？」秀珠瑟縮着身子。

文禮搖搖頭。「快穿上衣服！」

跟着抓起剛才放在床上的那個紫檀木匣。

「你……幹什麼？」秀珠驚恐地看着眼中射出兇光的文禮。

文禮咬着牙道：「他要是不死，將事情說了出去，我跟你都活不了，肯定會被浸豬籠，一定要殺死他。」

說完，舉起那個木匣子，往阿壯的頭上、腦後猛力砸了幾下！

秀珠嚇得別轉臉，用手捂着雙眼，不敢瞧看。

文禮喘口氣，放下那個本匣子，伸手再探阿壯的鼻息。

探了一會，他終於長長地透了口氣：「終於死了！」

秀珠聽他那樣說，慢慢轉過頭，當她一眼看到阿壯的後腦血肉模糊，嚇得她張口尖叫，幸好她及時驚覺，忙用手捂住嘴巴，才沒有發出聲音。

文禮喘口氣，狠狠地道：「死有餘辜！膽敢對妳打主意，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秀珠一邊「哆哆嗦嗦」地穿上衣衫，一邊道：「文禮，他……死了，怎麼辦？」

文禮似乎早已成竹在胸，馬上說道：「什麼怎麼辦？當然是說他想汚辱妳，妳情急之下，抓起首飾匣子……結果將他砸死了！」

秀珠一個勁搖手。「不成……怎能……推在我身上……我……

好怕啊……」

文禮執住秀珠的手：「秀珠，妳聽我說，妳一定要依我說的話去做，聽到嗎？只有將一切推在阿壯的身上，我跟妳的事才不會被揭出來，要不，我跟妳都要被抓去遊街示衆，浸豬籠！」

秀珠咬着嘴唇，看一眼伏在床上的那具屍體，身子不由又顫抖了一下：「我好怕……」

文禮輕輕在她臉上撫着：「我正要妳驚，要不，妳怎能令到等一會聞言趕來的人們相信妳？」

跟着，他附在秀珠的耳邊，向她說了一番話，末了，稍爲大聲道：「妳都記着了？」秀珠點點頭，他又道：「妳只要依照我的話對人說，那我跟妳便可以撇脫得乾乾淨淨。」

秀珠點點頭。

文禮在秀珠的臉上親了一下，跟着將阿壯身上的衣服扯脫下來，扔在地上，再弄鬆褲帶，又叮囑了秀珠一句，才躡足走到房門前，將耳朵貼在門縫上，傾聽了一下，外面什麼動靜也沒有，這才拔開門閂，將門悄微拉開來，探頭往外張望一眼，外面鬼影也沒有一隻，立刻閃身走出門外，回身帶上房門，噓口氣，往前面那進房屋竄去。

＊　＊　＊

「救命呀，快來人呀……」突如其來的驚叫聲驚破了沉寂的夜晚。

首先被驚醒的，是睡在後進左邊廂房內的一個丫頭與僕婦。

兩人聽出是睡在右邊那個大廂房內的大少奶發出的呼叫聲，慌不迭下床，穿上衣衫，急急開門奔出去，趕往右廂房。

這時候，二進那邊亦有了動靜。

來到右廂房前，只聽大少奶在裏面不住尖聲驚叫：「快來人呀……嚇死人了……」

那個年約四十的僕婦急忙用力拍門：「大少奶，發出了什麼事，快開門呀！」

裏面的大少奶不住尖叫，沒有應那僕婦。

那個只有十四、五歲的丫頭着慌地道：「陶嬸，大少奶不開門，怎麼辦？」

陶嬸一時間也沒有主意，只是不住拍門：「開門，大少奶，開門啊！」

「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人突然問。

陶嬸一看，認出是睡在頭進那列長工房內的一個長工阿順，忙道：「阿順，大少奶在裏面不住的驚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大少奶又不開門！」

阿順後面一個人接口道：「大少奶不開門，那就撞開它！」

陶嬸認出，說話的是長工黃牛。

這時，從二進那面有幾個人慌慌奔來，雜七亂八地呼叫：「發生了什麼事？誰在叫啊？」

那個丫頭小英道：「阿順，老爺奶奶他們來了，等老爺他們來了，再撞門吧。」

阿順本已作勢撞門，聽小英那麼說，馬上收回勢子，扭頭望去，果然是老爺跟奶奶，還有二小姐，以及管家，三四個下人往這邊奔來。

最先跑到的是管家朱長安，他是這家大宅院的主人的表姪子。

「黃牛，發生了什麼事？」朱長安着急地問。

黃牛道：「表少，是大少奶在房內尖聲驚叫，陶嬸拍門，大少奶又不開門，我們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那還不弄開房門，進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人氣喘喘地接口急說。

黃牛與阿順、陶嬸、小英認出說話的人是老爺莊世艮。

阿順立刻答應一聲，擺好勢子，像一頭牛般撞向閉着的房門。

「砰」然一聲，那扇房門硬是被阿順撞開了，阿順收勢不住，撲跌入房內。

房內即時又响起一聲叫人頭皮發麻的尖叫。

陶嬸是第二個搶入房內的人，她立刻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死……人，房裏有個……死人。」

跟在後面湧入房內的黃牛、朱長安及莊世艮等人聽聞之下，大驚失色，加快腳步湧入房間。

「死了人？死了什麼人？是不是大家嫂？」說話的是莊世艮。

阿順大呼小叫起來：「老爺，死的是阿壯，阮大壯，阮大嬸的兒子！」

「大少奶呢？大少奶怎麼了？」朱長安問。

「大少奶在床上，縮在床角……」小英答。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會有一個男人死在家嫂的房內？」說話的是奶奶——莊世艮的妻子。

沒有人答她這個問題。

因爲，誰也答不出，除了瑟縮在床角，像是因爲驚嚇過度，顯得極度驚恐的大少奶。

十多個人一下子擁到床前，那些女的都被伏在床上的死人嚇得退縮開去，只剩下幾個男人擠在床前。

莊世艮今年還未到五十歲，當他一眼看到床上的情形——死了的阿壯上身赤裸，褲子有一邊褪到臀部，瑟縮在床角的媳婦身上的衣衫撕破了一大塊，露出整個左肩頭，

若不是她雙手緊緊地交抱在胸前，肯定連胸脯也露了出來，這怎好讓那些下人看着，當下忙道：「阿順，你們到外面去，長安，你到鄉公所去知會一聲，叫他們快趕來看看！」

阿順與朱長安等人答應一聲，立刻退出房外，但也有人在退出去之前，匆匆往大少奶那裸露的肩臂瞧多兩眼。

莊世艮雖然膽顫心驚，想到自己是一家之主，只好壯着膽，別轉頭，對陶嬸道：「陶嬸，快拿件衣服替大少奶披上。」

陶嬸打從心裏打了個抖索，牙關打顫道：「老爺……我怕……」

莊世艮喝道：「怕什麼？死人也怕？他又不會吃了你，快拿！」

陶嬸雙脚發軟，不敢違拗主人的吩咐，艱難地挪動雙脚，拿了一件衣服，爬上床，替驚得像呆若木鷄一樣的大少奶披上。

大少奶忽然緊緊地抓住陶嬸不放，歇斯底里地嘶叫道：「我殺了他，我殺死了他，妳不要走……我好怕呀……」

陶嬸被大少奶突如其來抓着，嚇得驚叫一聲，欲掙開大少奶的手，却被莊世艮喝住：「陶嬸，別下來，陪着大少奶。」

陶嬸雖然嚇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主人那麼說，怎敢不聽，只好留在床上，閉上眼，不敢看那恐怖嚇人的死人一眼。

莊世艮也不敢看着那死人，硬挺着對媳婦道：「家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雖然已猜到是怎麼回事，仍然想聽媳婦說出來。

大少奶只是緊抓着陶嬸，一個勁地抖顫，沒有答莊世艮的問話。

莊世艮對丫頭小英道：「快倒杯熱茶給大少奶喝，讓她定一定驚。」

小英瑟縮了一下，去倒了杯熱茶，閃閃縮縮地走到床前，將手上的茶杯遞給陶嬸，馬上退開去。

陶嬸壯着膽，低聲安慰大少奶，喂她喝茶。

坐在靠房門口一張椅子上的「奶奶」對女兒道：「文詩，怎麼不見文禮？」

文詩往房外張望一眼，說道：「三弟來了。」

奶奶 聽女兒那麼說，忙往房外看去，果然看到第三子文禮匆匆向這邊跑來，不由皺着眉道：「睡得眞死啊！這個時候才跑來，要是失火，豈不是被燒死也不知！」

外面那人匆匆忙忙地走到房門口，摸着額頭對奶奶道：「阿娘，什麼事那樣嘈吵？」

奶奶瞪了兒子一眼：「文禮，你幹嗎這個時候才趕來？不是病了吧？」

扶着門邊的文禮一脚踏入房中，蹙眉道：「阿娘，我昨晚喝多了兩杯酒……」

「你又喝醉了！」奶奶責怪道：「你幾時才聽我說的話，不再喝醉酒！」

文禮吐口氣：「阿娘，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文詩道：「三弟，有個人摸入大嫂的房中……死了，好嚇人……」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文禮大吃一驚：「怎會發生這種事？那個賊是什麼人？大嫂沒有什麼事吧？」

不等奶奶與二姐答他，已搶步走向床前。

這時候，陶嬸終於喂大少奶喝下一杯熱茶。

文禮來到床前，一眼看到伏在床上的那具屍體，嚇得退縮了一步，瞪大眼對父親道：「爹，那個人是誰？怎會死了的？」

莊世艮雖然不滿兒子喝醉了，未能及時趕來，但這時可不是責怪兒子的時候，沉着臉道：「他是阮大嬸的兒子大壯，看來，他想對你大嫂……不知怎的，被你大嫂用那個首飾匣子砸死了。」

「好大膽的賊子！」文禮叫一聲。「大嫂她沒有怎樣吧？」

莊世艮看一眼仍然緊摟着陶嬸、神情已沒有那麼驚恐的大少奶。「你大嫂……看來只是受了驚嚇，沒有什麼事的。」

一頓，跟着對大少奶道：「大家嫂，你說說啊，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少奶的身子抖顫了一下，飛快地瞥了文禮一眼，終於開口說話：「老爺……我……不知道……賊子是怎樣……摸入……房裏來的……我驚醒的時候……賊子撲落我……身上，欲……我驚恐……情急之下，抓起……放在床頭的那個首飾箱……砸落賊子的……頭上……直到他不動……才停下……」

莊世艮聽大少奶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吁口氣道：「大家嫂，這麼說，妳沒有被大壯……」

大少奶不斷搖頭：「沒有……他只撕破了我身上的衣衫……」

就這說話之間，她已連向文禮瞥了兩眼。

文禮也向她偷偷打了幾個眼色。

「爹，大壯這賊子眞是色膽包天，居然敢打大嫂的主意，要不是他死了，一定要將他遊街示衆，浸猪籠！」文禮顯得很激動。

外面忽然響起沓雜急促的脚步聲及嘈雜的人聲，房裏的人忙往外看，一直站在房外的阿順向房內大

聲道：「老爺、奶奶，鄉長他們來了。」

話聲未落，房門外湧現一大羣人，當先走入房內的兩個人，分別是朱長安與一個年紀比莊世艮大五、六歲的老者。

莊世艮馬上迎上去，對那老者道：「三哥，半夜三更吵醒你……」

「三哥」擺擺手，「世艮，發生了這種傷風敗俗的事，我焉能不來？唉，眞是人心不古，色迷心竅，大壯居然幹出禽獸行爲！」

一頓，又道：「文武嫂沒有……什麼吧？」

莊世艮忙道：「三哥，托祖宗蔭庇，文武媳婦只是受了驚嚇，沒有被大壯那賊子……怎麼樣。」

那個「三哥」，原來就是富貴鄉的鄉長，跟莊世艮是同一個祠堂的，名叫莊世流，排行第三，同輩的人都稱他三哥或老三。

莊世流憤憤地道：「大壯那畜生竟然幹出這種禽獸不如的事來，簡直死有餘辜！」

文禮氣憤憤地道：「三叔，大壯雖然死了，也要將他遊街示衆！」

一人接口道：「文禮說得對，大壯幹出這種喪德敗行的事，若不將他遊街示衆，便宜了他。」

莊世艮抬眼望去，原來是鄉裏自衛隊的隊長。

莊世艮忙道：「要來的人都來了，這就好辦了，叫文武媳婦再對你們說一遍事情的經過，好斷定是大壯該死，文武媳婦砸死他，是自衛的！」

莊世流與莊本源，還有幾個在鄉裏有頭面的人都點頭說好，於是，莊世艮要大媳婦再說一遍。

大少奶於是向莊世艮等人重複了一遍剛才對莊世艮父子等人所說的那番話。

自從莊世流等人進來後，大少奶就裝出極之驚恐悲痛的樣子，一個身子抖個不停，爲免被人發覺，不敢再拿眼偷瞥文禮。

文禮也不敢時時看着大少奶，恐怕被人看出什麼來。

莊世流等人聽完大少奶秀珠的叙述後，都對她的遭遇大表同情，也對大壯的所爲極之憤恨，齊說大壯是死有餘辜，咎由自取。

文禮聽着，心裏篤定下來。

他知道，他偷嫂子一事，不會被人知道。

他忽然詫聲道：「阿爹，三叔，大嫂的房門既然是關着的，大壯從那裏摸入屋內？」

房內各人頓時四下張望起來。

「一定是從窗子爬入來的！」莊本源抬頭指着墻上那個窗口。

衆人都往那個高高的窗口望去，文禮道：「窗口那麼高，他怎能攀爬上去？」

莊世艮道：「狗上瓦坑，當然有他的路數，將梯子靠在窗下墻上，不就成了。」

朱長安道：「除非他自己帶梯子潛入來，宅內所有的梯子都放在前院放雜物的屋子內，這裏一把梯也沒有。」

莊世流呆了一呆：「沒有梯子，竹竿什麼的也成。」

文禮接口道：「到後面窗下去看看，不就清楚了。」

各人紛紛點頭，文禮第一個往外面走出去，除了莊世艮、鄉長及奶奶、文詩幾人外，其他的人都跟着往外走。

來到屋後窗下，文禮指着放在窗旁墻上的那根竹竿，對隨後走來的黎百蝪等人道：「大壯原來是攀竹爬上窗口，潛入房內。」

衆人看着那根竹竿，都認爲文禮說的是事實。

事實上，大壯確是從那根竹竿攀上窗口，爬入窗內，跳落房中。

正所謂鐵証如山，加上人証——大少奶秀珠說的話，死去的大壯因姦被殺之事，衆人一致認同。

換言之，大少奶是在情急反抗之下，砸死大壯，情有可原，大壯圖姦莊家大少奶，是死有餘辜，罪有應得。

鄉長莊世流跟幾個頭面人物一致裁決，阮大壯罪大惡極，喪德敗行，雖然死了，仍然要抬屍遊街示衆。

擾攘了大半夜，事情總算結束了。

大壯的屍體被抬回鄉公所，以備明日遊街示衆。

大少奶亦被莊家安置到二進的一個空房間內，由陶嬸與丫頭小英陪着。

莊家的其他人經此一鬧，誰也沒有心情再去睡。

原來，天已開始放亮了。

* * *

翌日，阮大壯色膽包天，於昨晚摸入莊家大少奶房中，欲姦不遂，被莊家大少奶於掙扎中、拿首飾匣子砸死的消息，傳遍了富貴鄉。

起初，還有人半信半疑，待到鄉公所派人抬了阮大壯的屍體遊街示衆，沿途宣讀其「罪狀」，那些人不相信也不成了。

最驚震的是阮家——阮大壯的母親及妹妹，起先，母女倆都不相信大壯會幹出那種罪大惡極的事，及至看到大壯的屍體被抬着遊行，鄉公所的文書阮天樂沿途宣佈其罪狀，母女倆如遭雷殛，阮大嬸當場昏倒過去。

看熱鬧的人，不但不幫忙將阮大嬸扶起來，還對母女倆人投以鄙

視不耻的目光，做女兒的含着痛心的眼淚，獨自扶起母親，在鄉人的咒罵聲及鄙視的目光中，艱難地扶着母親往家中走去。

阮大嬸的丈夫在十幾年前，便因病亡故，十幾年來，阮大嬸含辛茹苦，獨力撫養一雙兒女，看着兒女逐漸長大成人，阮大嬸老懷欣慰，心裏暗自盤算，待過了年，便跟兒子大壯說一頭親，再過兩年，也替女兒找戶好人家嫁了，那就了却了最後一件心事，死也死得安樂。豈料晴天霹靂，兒子居然幹出這種喪行敗德的事來，落得那樣的下場——死了還被抬着遊行示衆，怎不叫她傷心欲絕，以後那有面目見鄉人。

在回家的路上，紅花受盡鄉人的鄙視及責駡，就連平日有說有笑的鄰人，也不理睬她，更別說幫她一把了。

紅花含着淚，將暈過去的母親半扶半拖回家，忙將門關上，並下了門，坐在床前，呆看着躺在床上的母親，突然間「哇」地一聲，哭起來。

她悲淒地哭着，要將塞在胸中的那股悶氣渲洩出來，也不知哭了多少次，突然間，她聽到母親發出哭聲，吃驚之下，忙止住哭聲，睜眼向母親看去，只見母親將頭側轉向床裏，哀傷地哭着。

她不知道母親是何時醒過來的。

急急抬手抹去淚水，咽聲道：「阿媽，妳醒了，別哭啊，哭壞了身子怎辦？」一邊勸，一邊淚水一個勁往下流。

阮大嬸悲哀痛哭：「阿花，大壯……幹出這種可耻的事……死了，叫我怎不傷心？原本指望下半生可以安安樂樂的……如今叫我指望誰？唉，他一向又孝順又乖，怎會幹出這種事來的……叫我怎樣見人？……」越說越傷心，禁不住嚎啕大哭起來。

紅花不知怎樣安慰母親才是，忍不住摟住母親一齊大哭起來。

窗外，一個老漢聽得搖頭嘆氣，口裏喃喃道：「眞可憐，大壯那孩子爲何會幹出那種事來，唉，她的命眞苦啊！」

那個老漢是阮大嬸的鄰居，心腸很好，看着阮大嬸獨力拉扯大一雙兒女，時常幫忙阮家，要不是親身聽聞鄉公所的文書阮天樂將大壯的罪行宣讀出來，他不會相信大壯會幹出那種事來。

在窗外看着阮家母女哭得那樣淒涼，老漢愛莫能助，只有搖頭嘆氣。

依照鄉長莊世流及主家莊世艮的意思，本該將大壯的屍體示衆三天，阮大嬸不忍看到兒子死後仍被辱駡及擲打，跪在鄉長面前苦苦哀求讓她收殮兒子的屍體，莊世流起初不答應，阮大嬸就嚷着要死在莊世流面前，莊世流恐怕會眞的弄出人命來，才網開一面，在徵求過莊世艮的意見後，答應讓阮大嬸收殮大壯的屍體。

但是，却沒有人願意幫忙將大壯的屍體抬回去，阮大嬸只好咬着牙，跟女兒紅花合力將大壯的屍體抬回去。

左鄰右舍沒有一個人去看望阮大嬸母女，就像她家裏所有的人都患了痳瘋病那樣，避而遠之。

只有那個老漢——李貴田在夜裏偷偷去看望阮大嬸母女，安慰幾句，並叫母女倆盡快將大壯埋葬了，免得生出事端。

原來，他聽到消息，鄉裏一伙衛道之士，醞釀不讓大壯的屍體埋葬在村北頭的墳地內。

阮大嬸看着兒子的屍體、被憤怒的鄉人用石子擲得多處損傷，又傷心悲慟得暈死過去。

結果，苦了紅花，忍着悲傷，張羅救醒母親。

阮大嬸聽從李貴田的話，翌日便打算葬了大壯，但鄉裏那家長生店却不肯賣棺材給阮大嬸，那些仵工也不肯受僱殮葬大壯，阮大嬸苦求不果，只好咬着牙，跟女兒紅花動手抬了早已買備以作百年歸老的壽板到堂屋，親自替兒子淨過身，換上一套乾淨衣服，然後將屍體抱落棺木內，蓋上棺蓋板，母女倆合力將棺材抬出村外，欲到墳地埋了。

那知道才抬出村口，便被一大伙鄉人攔住去路，爲首的是鄉中的幾個有頭臉的父老——七伯公與十伯公、五伯父三人。其中年紀最大的七叔公——已經有八十七歲，顫巍巍地對阮大嬸說：「大壯那畜生幹出那種喪德敗行的事！天理不容，這種人不配葬在鄉裏的墳地內，只准葬到離鄉五里外的禿狗崗，免得壞了本鄉的風水，這是鄉中父老議決的。」

說完，「咳」地往地上吐了口痰，翹起頷下那撮稀疏的白鬍子，一副凜然的樣子。

阮大嬸張口欲說，紅花忍着淚道：「媽，別求他們，就抬到禿狗崗去。」

阮大嬸聽女兒那麼說，看看三叔公等人那副凜然不阿的嘴臉，將眼淚吞回肚子裏，默然抬着棺木，趑轉脚步，往禿狗崗那個方向走去。

七伯公那伙人看着阮大嬸母女艱難地抬着棺木往前走，相顧一眼，發出一串勝利的冷笑聲。

——他們的心腸好硬！

母女兩人走不了多遠，已經累

得幾乎走不動，只好停下來，歇一會再繼續往前走。

阮大嬸捶着腰背，嘆口氣道：「他們眞是狠心，硬是不准給大壯埋在鄉裡，人已經死了，不就一了百了，唉，這樣抬着走，幾時才抬到禿狗崗？」

說着，又哭起來。

紅花自小便性子倔强，强忍着淚水，抽口氣，說道：「媽，不要哭，阿哥做錯了，我們只好認命！就算抬斷了雙脚，也要將阿哥的棺木抬到禿狗崗去。」

阮大嬸擦擦眼淚：「唉，大壯好端端的，怎會幹出這種事來？不但害了自己，也使家裏人蒙羞。唉，我本來打算再過幾個月，便找人幫他說親，那知道……我眞是命苦啊！」

突然間，來路那邊跑來四個人，領頭的一個人揚手向坐在路邊石上的阮大嬸母女叫道：「阮大嬸，紅花，終於趕上妳們了。」

阮大嬸母女忙扭頭望去，原來是李貴田與三個從小跟大壯一齊玩到大的年輕人，大步跑來。

阮大嬸母女想不到會有人跑來找她們，大感詫異，紅花忙站起來，對李貴田道：「田伯，什麼事呀？」

阮大嬸接口道：「不是鄉裏的人又不准我們將大壯葬在禿狗崗吧？」

李貴田雖然年近六十，身子仍然很康健，挑起一擔谷仍可健步如飛，不輸年輕人，所以這一路追趕下來，不但沒有落後，還跑在那三個青年的前面。

「紅花，我和石根他們是來幫忙妳們的。」李貴田說着已來到紅花面前。

阮大嬸母女料不到還有人「雪中送炭」，激動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眼淚忍不住流下來，直到那三個青年向她母女招呼一聲，母女兩人才如夢初醒。阮大嬸顫着聲道：「田伯，石根、大全、東仔，你們都是好人，我不知怎樣說……」

紅花連聲道：「田伯、石根哥、大全哥、東仔哥，謝謝你們……」

李貴田道：「大壯媽，咱們是老鄰居，看着大壯跟紅花兩個孩子長大，妳一家人如何，我們都知道，大壯那孩子一時糊塗……人都死了，一了百了，沒道理還要妳母女承受大壯犯下的過失。唉，鄉親們都很同情妳母女，礙於人言，才不理睬妳們，這件事過後，就沒事了。」

跟着又說道：「我知道妳母女兩人無法將棺木抬到禿狗崗，便找石根他們來幫助，他們一口便答應了。」

阮大嬸眼中不住流淚：「你們都是好人啊，……大壯泉下有知，也會感激你們。」

石根道：「大嬸，我們跟大壯自小玩到大，像兄弟一樣，他如今……我們該幫忙的，大全、東仔，來，我們抬起棺木往禿狗崗去。」

李貴田點頭道：「死者已矣，入土爲安啊。」

於是，李貴田與石根、大全，東仔合力抬起棺木，往禿狗崗走去。

阮大嬸與紅花跟在後面。

* * *

總算埋葬了大壯，阮大嬸與紅花跟着在墳前拜祭一番。

李貴田四人也在大壯的墳前上了一炷香。

一切總算弄妥了。

阮大嬸心裏很過意不去。

因爲，李貴田四人抬着棺木走了那麼遠的路，由於沒有帶備食物，因此，阮大嬸沒有東西給四人稍解飢渴。

「田伯、石根、大全、東仔，……我沒有帶備食物，讓你們充飢解渴，心裏實在過意不去。」阮大嬸滿懷歉意地道。

大全快口快舌道：「大嬸，我們都不餓，等會下崗後，找點水喝便成。」

李貴田也道：「大壯媽，咱們是老鄉親了，還客氣什麼，我們在趕上來之前，早已吃飽了東西，倒是妳跟紅花，餓不餓啊？」

紅花感動地道：「田伯，我跟娘都不餓，……發生了這件事情，我跟阿媽那有心情……」

石根道：「紅花，妳跟大嬸別傷心了，身體要緊啊！」

阮大嬸眼圈一紅，悲聲道：「我只有大壯一個兒子，……怎能不傷心，……如今什麼指望也沒有了。」連連擧袖抹淚。

紅花强忍悲傷，安慰她娘：「阿媽，別傷心了，沒了大哥還有我。」

李貴田接口道：「紅花說得對啊，大壯死了，還有紅花，她是個孝順的孩子，一定會照顧妳的。大壯媽啊，妳其實比我好多啊，……妳還有紅花照顧妳，我啊，什麼也沒有，什麼依靠也沒有，我還不是一樣過活？看開點吧，要是妳病了，那就苦了紅花啊。」

阮大嬸抹去眼淚，感激地道：「田伯，多謝開解我，人死不能復生，我不會再傷心的了，就當沒有生過他，……」

「大壯媽，妳能夠這樣想，紅花就放心了，我們也放心。」李貴田道：「回去吧。」

阮大嬸點點頭，紅花扶着母親

，隨着李貴田四人往崗下走。

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石根三個年青人就一邊走，一邊聊起天來。

三人說得很細聲。

「石根、大全，我怎也想不明白，大壯會……幹出那種事來，他幹什麼事都是正正經經的，遇上女子更不敢多看一眼。他雖然膽量很大，但也不會膽大到幹出那種事來。何況，他正跟玉娟相好啊。」

第一個說話的是東仔。「前些時候，他還悄悄對我說，待秋收後，要他娘到玉娟家替他說親。他突然間……眞叫人不敢相信。」

「開始我聽到的時候，也不相信大壯會幹出那種事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後來親眼看到他的屍體，親耳聽到他的罪狀，不相信也不成了。大全接口道：「但我怎麼也想不明白，他忽然會色膽包天，動莊家大少奶的主意！」

「莫非他撞了邪？鬼迷心竅？要不，大壯怎會幹出那種自尋死路的事來？」石根抓抓頭：「就算莊家大少奶願意，終有一日會事發，那會浸豬籠的啊！」

提起浸豬籠，三個人的臉色都變了變。

原來就在不到半年前，鄰村一雙男女暗中通姦，被人揭發後，結果雙雙被裝入豬籠內，用艇子裝到河心，拋落河中，沉入水裏活活淹死。那個女的在艇上那淒厲的哭叫聲，男的嚎叫聲，聽得人心裏不舒服，好幾日也忘不了當時的情景。那一日，他們三個都去看「熱鬧」，大壯也去。

事後，大壯對三人說，那情景太殘酷了，那些人怎狠得下心、將裝在豬籠內的一雙男女拋下河中……

三個人一路說着話，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看看快到村口，爲免惹來鄉人的閒言閒語，李貴田四人不敢跟阮大嬸母女一同走入村中，四人抄小路從另一邊進村返家。

阮大嬸母女很明白李貴田四人的顧忌，一再多謝四人的幫忙，母女倆慢慢往村中走去。

* * *

不經不覺，大壯死了八日。

換言之，那件事也過去了八日。

由於後進的右廂房發生過「命案」，莊家的人都認爲暫不宜居住，不但將後進空置，還請了幾個道士回來做了一場法事，驅邪鎮兇。

自從那一晚之後，大少奶秀珠便搬到第二進，在左前廂房居住。

文禮一向住在右後廂，兩人雖然住在同一進，時常見面，但却不能親近，甚至連多看一眼也怕被家裏的其他人看見，兩人心裏直叫苦。

兩人的情形，已應了一句話：蛋家鷄見水，有得睇無得飲。

白天尚且要避嫌，晚上，文禮更不敢摸到秀珠的房中去。

因爲，陶大嬸跟小英就睡在廂房的外間，要摸入大少奶的房中，必須要經過外間，只要有什麼响動，陶大嬸與小英一定驚覺。

文禮與大少奶私通——其實是叔嫂私通，不過是近二個月的事情。俗語有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兩人正在情濃欲熾之際，恨不得晚晚在一起偷歡，如今却「有得睇、無得飲」，那種心癢難搔的感覺，直教兩人坐卧不寧。

但在家裏人面前，却要裝出沒事人那樣。

文禮之所以色膽包天，暗中偷嫂，那全是大少奶秀珠對他的色誘，他正值年輕力壯之年紀，血氣方剛，那裏把持得住，而且，大少奶秀珠年輕貌美，體態豐盈撩人，她既有心勾搭，不要說是黃毛小子，就算是柳下惠，只怕也抵受不了誘惑。

莊世艮一共生了三個兒女，長子文武、二女文詩、三子文禮。莊家雖然說不上是鄉中首富，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莊世艮在一年前才給長子文武娶了個媳婦，就是莊家大少奶張秀珠，那知道婚後不到三個月，文武便病了，延醫服藥無效，兩個月後，便一命嗚呼，張秀珠嫁入莊家不到半年，便守了寡，自不免有流言在鄉中傳開來，有說她是掃把星——專尅夫；有說她是狐狸精轉世，專害男人，那一個男人惹上她，都不會有好結果。

流言傳到莊世艮的耳中，莊世艮異常惱怒，叫人放出話：「那一個若對他的媳婦說三道四，便告他造謠中傷，妖言惑衆，非要他坐牢不可！」流言立止。

本來，守寡後的張秀珠一直表現得規行矩步，甚少外出，莊世艮夫婦暗地裏都讚她能守婦道。那知道，神不知鬼不覺地，三子文禮竟然跟大媳婦勾搭上了。大壯可說是倒運了，竟然撞破兩人的「好事」，因而遭到殺身之禍。

兩人當然知道那種偷偷摸摸的勾當若是被人知道，不會有好結果的，要不，文禮也不會行兇殺死大壯。但男歡女愛這回事，男與女一旦痴纏上，那就有如鬼迷心竅那樣，明知是個禍端，也要陷下去，以至不顧一切。

這一回，兩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機會單獨相處。

原來，鄉裏爲了慶賀神誕，特地請了一個戲班到鄉裏開鑼上演酬神戲，這一日是晚上開鑼，莊世艮夫婦出錢出力，鄉裏的頭面人物都齊集露面，夫婦兩人自然不能缺席

，而女兒文詩是個戲迷，自然跟父母去看戲，那些僕婦、長工待主人出門後，亦先後趕去大祠堂的空地前看戲。一年之中難得有幾次在鄉中演戲，他們當然不會錯過。

事實上，鄉裏的男女老少，都不會錯過這個看熱鬧的機會，每一次鄉裏演戲，都是十室九空的。

文禮吃過晚飯後，較父母還早出門，說是約了鄉中的一些青年，一起到祠堂去看戲。

只有秀珠說沒有心情去看戲，留在家中。

莊世艮夫婦恐她一個人留在家中寂寞，留下小英陪她。

小英雖然很想去看戲，但老爺奶奶要她留下，雖然心裏不願意，却不敢說出來，顯得悶悶不樂的。

偌大的宅子內，就只留下大少奶與小英，還有一個看門的老長工。

大祠堂前面的戲台大概開鑼上演了，「得得撐撐」的鑼鼓聲隱隱傳來，引得小英不時走出屋外，翹首往大祠堂那邊張望。

大少奶看在眼內，一直沒有說什麼，直到小英第四次走出院子往祠堂那面張望，她才從屋裏走出去，對小英說道：「妳很想去看戲？」

小英點點頭又搖搖頭。

大少奶嗔怪道：「想便是想，爲何點頭又搖頭？瞧妳一晚走進走出的，坐站不寧，我看着也心煩……」

小英忙道：「大少奶，我不會的了，我會乖乖地坐在屋內陪着妳……」

大少奶搖搖頭：「小英，我沒有怪妳，一年難得有幾次開鑼做戲，我知道，妳的心已飛到祠堂那邊去了，其實，我何嘗不想去看戲……妳去看戲吧，不用陪我了，我也要睡了。」

小英以爲自己聽錯，睜大眼道：「大少奶，妳放我去看戲？」

大少奶點點頭。

小英大喜過望，但隨即又悵然若失：「大少奶，老爺奶奶要我陪着妳，……他們會責怪我的……」

大少奶道：「去吧，不用擔心，老爺奶奶會怪責妳，是我叫妳去的，若怪責妳，我會替妳說話。」

小英的臉上頓時有了笑容，雀躍地道：「大少奶，妳眞好，我去了。」

大少奶含笑道：「去吧，快去吧，要不，去到就散場，那就無癮了。」

小英又說一聲：「多謝大少奶。」歡歡喜喜的，一陣風般往外跑。

大少奶看着小英眨眼間便跑到頭進，這才舉手掠掠鬢髮，扭着腰肢兒往屋子走去。

才走入廂房，一條人影從暗處閃出來，一把將她摟住，她驚得張口欲叫，却被那人的嘴巴一下子將她的嘴堵住，狂熱地吻起來。

就這瞬間，她已認出摟住她的人是誰，雙手伸出，摟住那人的頭背，將飽滿挺聳的胸脯緊貼在那人的胸前，鼻子裏發出誘人的「唔唔」聲。

好一會，那人才將嘴巴自大少奶的嘴上移開，深吸一口氣，又吻落大少奶的頸脖上，一隻手也放縱地在大少奶那豐滿的胸脯上撫摸起來。

大少奶身子發軟，悄聲道：「瞧你猴急的樣子，哇哇……到房裏再……」

下面的話她說不出來，那人已一下子吻在她的嘴上，硬是將她的話堵在嘴裏。

跟着，將她一把抱起來，走入房間，將她放在床上，隨即關上房門。

房內點了一盞燈，大少奶對急急走回床前的那人道：「吹熄燈啊！」

那人騎騎笑道：「熄了燈，我怎看到妳的樣子，我喜歡看到妳……叫床時那個浪勁！」說話間，已像一頭餓狼般，撲上床，將大少奶壓住，一雙手猴急地去解脫大少奶身上的衣服。

聽聲音，那人應該是文禮。

那人確是文禮。

他說去看戲，不過是托詞，到祠堂溜了一轉，亮過相，待戲班開鑼後，馬上溜回來，自後門溜回家（大少奶已在後門做了手脚），在大少奶跟小英說話時，他已溜進大少奶所住的廂房內。

自從發生了大壯那件事後，兩人一直沒有機會幽會，難得有這個好機會！兩人怎肯放過，早已暗中約定好。

從祠堂那邊隱隱傳來的鑼鼓聲已急，房內一雙偷食的貓兒也在上演好戲，喘息聲幾乎比鑼鼓聲還急促。

房內的好戲終於暫告一個段落。

大少奶幽幽地道：「文禮，這一次之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跟你在一起……」

文禮貪婪地在大少奶那誘人的肉體上撫摸着，吁口氣，苦惱地道：「秀珠，我何嘗不想跟妳晚晚在一起，可是……暫時……我們要忍耐一下……」

「文禮，這樣下去，我眞擔心有一日會……」

文禮用手捂住大少奶的嘴：「不會的，別說那種不吉利的話。」

大少奶的手在文禮的胸膛上輕

撫着，幽幽嘆口氣：「自從發生了……那件事後，我一直害怕會被人發覺我們的事。」

頓一下，跟着又道：「文禮，你眞的喜歡我？」

文禮雙手在大少奶的身上忙個不停：「當然喜歡妳啊！喜歡到入心入肺，要不，我怎會……不顧一切，跟妳……」

下面的話，他用動作來代替了……

外面隱隱傳來的鑼鼓聲漸漸微弱下來，喘息了好一會的大少奶道：「文禮，該走了，萬一家裏人回來……」

文禮也在大口喘着氣，留戀地道：「戲才演了一半，他們正在癮頭上，怎會回來，好不容易才等到這個機會，妳知道嗎，這些日子蹩得我多辛苦，你不想我多留一會嗎？」

大少奶張秀珠緊緊偎貼在文禮的懷中，幽幽道：「怎會不想，我想與你長相廝守，但我……是你大嫂，唉，那是不可能的。」

文禮沉默了一會，忽然道：「我們可以私奔！」

張秀珠的身子震了震，仰起臉，眼眸中發出興奮的光芒。「私奔？你捨得離開這裏？」

「爲了跟你在一起，什麼也捨得！」文禮頭一縮，狂熱地在張秀珠的胸脯上親吻起來。

說眞的，他對張秀珠確是迷戀得發狂，特別是她那誘人的肉體。

張秀珠幽幽一嘆：「咱們怎樣私奔？」

文禮想了一下，抬起頭道：「妳可以說回娘家住幾天，抒解一下心情，然後，我到妳娘家，說接妳回去，那不就可以跟妳遠走高飛，雙宿雙棲，永遠在一起了嗎！」

張秀珠眼眸一睜，熱切地道：「好啊，就照你的主意去做。」

但跟着又擔心地道：「咱們遠走高飛，在外面怎樣生活？」

文禮一隻手在張秀珠一隻奶子上姿意地摸捏着：「妳回娘家時，偷偷將全部首飾財物帶在身上，我也從家裏拿些財物，到了外面，做點生意，不就可以生活了嗎？」

秀珠瞥一下文禮又向文禮緊貼過去，口裏嗯了一聲。

那一「嗯」極之誘惑，加上那一貼，文禮頓時有了反應，身子一翻，又將秀珠壓在下面……

* * *

文禮在秀珠的連番催促下，終於戀戀不捨地溜出房間，仍從後門溜到外面。

祠堂那邊的鑼鼓聲仍然響着，文禮邊回味着剛才銷魂情形，邊像黃鼠狼一樣偷偷溜回祠堂。

說起來眞險，文禮才溜出後門，前門便有了動靜——莊世艮夫婦回來了。

房中的張秀珠聽到人聲，知道有人回來，暗暗捏把冷汗，「噗」地吹熄燈火，假裝睡了。

及至莊世艮夫婦來到二進的正廳上，看到右廂房那邊烏燈黑火的，做奶奶的不放心，走去拍門叫喚小英，秀珠待奶奶叫了幾聲，才裝出被叫醒，含糊地應了一聲。做奶奶的見媳婦在房內無恙，也就放心地去就寢。

文禮則在半夜時分——戲班收鑼後，才跟家裏幾個長工一起回家。

酬神戲連演三晚。

第二晚由於奶奶不喜歡上演的戲目，所以沒去看。

莊世艮不是戲迷，妻子不去，他樂得不去，結果夫婦兩人跟媳婦沒有去，其他的人都去看戲。

文禮也去了。

既然沒有機會跟大嫂幽會，留在家裏發悶，倒不如到祠堂去趁熱鬧。文禮雖然已二十歲，但一向好動，也愛熱鬧，時不時跟村裏同輩的青年賭兩手。

秀珠早早便回房去了，躺在床上，盤算着跟文禮私奔的事情，躺了一會，又下床翻出首飾財物，計算一下值多少錢，替將來作打算。

第三晚，也是最後的一晚，他們的機會又來了。

那一晚是最後的一晚，上演的也是壓軸好戲——八仙賀壽。

這個戲奶奶最喜歡看，不但意頭好，也夠熱鬧，奶奶對這個戲百看不厭。

由於是最後一晚，莊世艮跟鄉中的父老及頭面人物例必列席，那些長工僕婦更加不會錯過最後一晚的好戲，因爲，演完這一次的酬神戲後，又要到年尾秋收後，才有戲看。

那個時候，鄉下人視看戲是一件大事，那是他們唯一的娛樂節目，就算不懂看的小孩子也不會錯過，不懂聽可以看，甚至可以在看戲的人羣外面嬉戲玩耍。

這一晚，秀珠也去。

莊家就只剩下看門的那個老漢，還有兩頭大黑狗。

戲才上演不久，大少奶便說有點不舒服，要回去睡覺，衆人正在興頭上，奶奶雖然要小英陪大少奶回去，小英却顯得有點不願意，嘟着嘴，不情不願地站起來，大少奶做好人，對奶奶說自己回去便成了，不要掃了人家的興，奶奶聽她那麼說，仍然不放心，硬是要小英陪她回家，再來看戲。

小英不敢不聽奶奶的話，只好跟大少奶走出人羣，陪大少奶回家。

走出人羣後，大少奶對小英道：「妳留在這裏看戲吧，待會再坐回奶奶那裏，就說已陪我回家再返來的。」

小英料不到大少奶如此通情達理，連聲多謝，看着大少奶走出祠堂，馬上轉身翹起腦袋，往戲台望去。

大少奶回到家裏，跟看門的老漢說了兩句話，才返回二進的廂房內。

才推門走進房間，黑暗中，一個人猛撲向她，一把將她摟住，接用嘴捂住她的嘴巴，跟着將她壓倒在地上，便去扯她的褲子。

大少奶以爲是文禮，也不掙扎，及至看到那人用布巾幪着臉，這才着慌起來，欲叫，嘴巴已被捂住，呼叫不得，欲掙扎，却驚嚇得手脚發軟，跟着聽到那人悶聲說：「不要叫！要不一刀殺死妳！」她嚇得幾乎暈厥過去。

那人三兩下便將大少奶的褲子褫下來。

隨即在大少奶身上動起來……

那人終於像洩了氣的皮球般，癱在大少奶的身上不動，直喘粗氣。

大少奶也在喘息着，臉上露出滿足的神態。

那人喘了一陣後，突然扯下臉上的布巾，低笑道：「秀珠，好玩嗎？剛才妳眞浪！」

張秀珠睜大眼一瞧，那人原來是文禮，頓時不再驚怕，想到剛才被强暴時的情形，那種前所未有的刺激及快感，臉上一陣發熱，幸好房中一片黑暗，文禮看不到，嗔喜中，擰了文禮一把：「死鬼，虧你想出這種玩意兒來，差點嚇死我。」

文禮一雙手在她胸脯摸捏着，涎着臉笑道：「是不是很新鮮？看妳剛才的樣子，一點也不怕，抓得我緊緊的，挺快樂的樣子！」大力在張秀珠的奶子上捏了一下。

張秀珠「嗬」地低叫一聲，嗔道：「痛呀，一點也不憐惜人家，我不依。」

文禮忙在她臉上嘴上一陣亂吻：「心肝寶貝，我怎會不疼惜妳，嘻嘻，看到妳……不由自主便心痛起來。」往下一滑，在張秀珠的胸脯上一陣亂哄，弄得張秀珠忍不住哈哈直笑。

兩人在地上胡混了一會，文禮才抱起張秀珠，雙雙躺在床上。

秀珠似很回味剛才被「强暴」的情形，伸出食指戳在文禮的額頭上，膩聲道：「死鬼，你怎會想出那個玩意的？」

文禮涎臉笑着道：「我想看看妳驚嚇的樣子，嘻嘻，那種感覺很刺激啊，也很新鮮，妳不覺得我……很狂勁嗎？」

張秀珠輕輕打了他一下，啐道：「簡直像頭野獸，幾乎要了我的命，佔了人家便宜，還翹尾巴。」

文禮淫笑道：「何止翹尾巴，我那裏也翹起來了。」

張秀珠笑罵一聲：「餓鬼……」

文禮一個翻身，又將秀珠壓在身下。

從隱隱傳來的鑼鼓聲也可以聽出，祠堂戲台上演的戲很熱鬧，床上的文禮跟秀珠已經從癲狂歸於平淡。

「文禮，你說跟我私奔，可是眞的？」張秀珠開口道。

文禮在秀珠的臉上親了一下：「當然是眞的，我恨不得馬上跟妳私奔。」

「那你有想過，什麼時候……跟我走嗎？」

「想過了，越快越好。」文禮的手一直不老實。

「文禮，我想明天便回娘家，你在我回娘家兩日後來接我，一起遠走高飛。」

「好啊！」文禮一口讚成：「那妳明天便跟阿媽說。」

「昨晚我點算過那些首飾財物，大概值二、三百大洋，要是你能夠從家裏偷拿出一些財物，我們到了外面，一年半載也不愁生活。」

「家裏的錢財都放在阿爸、阿媽的房內，找個機會，我會拿多一點，多些錢帶在身邊，心裏安定一點。」

「何不趁這個時候到奶奶房中……」秀珠一句話未說完，外面忽然響起一陣喧嘈聲，其中一個聲音道：「老爺，既然有賊偷進來，大少奶又在房中，最緊要還是先去看看她是否無恙。」

房裏的文禮跟秀珠一聽，驚得魄散魂飛，僵在床上沒有反應。

一霎之後，文禮才驚慌失措地道：「怎麼辦？」

話聲未落，急促沓雜的脚步聲已來到房門外，有人拍門高聲叫道：「大少奶、大少奶，妳在嗎？」

文禮跟秀珠嚇得心頭狂跳，手脚抖顫，互相緊緊地摟抱住，秀珠竟然不曉得回答。

「大少奶，妳怎麼了……」外面的人高聲叫。

跟着是另一把聲音：「門在裏面閂着，大少奶一定在房內，她不答，大概出了事，快撞開門進去看看。」

文禮與秀珠腦袋轟地一响，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不知怎的，像撞了邪那樣，文禮竟不曉得躲起來，秀珠也不曉得出聲應外面的人的呼叫。

待到秀珠曉得開口說話時，「轟」地一聲大响，房門猛地被撞開

來，一個人當先搶入房中，後面跟着一羣人。

房內雖然沒有亮着燈火，當先搶入房中的那個人仍然隱約看到床上有兩條人影纏抱在一起，嗦嗦抖顫得好厲害，那人厲聲喝道：「大少奶，不要怕。賊子，快放開大少奶！」一步搶到床前，看到床上纏抱着的兩個人，原來精赤條條，就像兩條肉蟲，頓時驚詫得張口結舌，目定口呆。

文禮跟秀珠驚駭得不曉得動一下，只是互相抱着抖顫，大概兩人已驚嚇得魂飛天外。

接下來，房內一片混亂，燈光閃亮中，有人驚叫：「床上是三少與大少奶！」

「嚇！三少怎會跟大少奶躺在床上，一絲不掛的摟抱着。」

「偷嫂！文禮偷嫂！」

「怎會這樣的，眞羞家啊！」

「畜生……氣死我了，咳咳……竟然幹出這種事來，咳咳……」

「奶奶暈了，快扶住奶奶啊！」

「阿順，還不快拿被單蓋住他們！」

跟着，便有人將一張被單蓋在文禮和秀珠的身上。

而文禮跟秀珠已驚駭得暈死過去，以後的事情，兩人都不知道。

* * *

文禮跟秀珠醒過來的時候，發覺並不是在家裏，而是在鄉公所裏面的看守室內。

那是一間用大木柱從中分隔成兩半的看守室。

本來，那是用來扣押犯了事的男犯人的，由於從未發生過有女人犯事的案子，所以，並沒有預設扣押女犯的看守室，秀珠是第一個，只好將她收押在男犯人室內。

男女通姦，在那時候是一條大罪，叔嫂通姦，更是罪大惡極，這些年來，從沒有發生過，文禮跟嫂子秀珠通姦，還是第一宗。

文禮跟秀珠還發覺，身上已穿了衣服(兩人在昏暈過去之前，是赤裸摟抱着的)。接着兩人又發覺，天剛亮了。

文禮躺在那張破舊的木板床上，怔怔地睜大眼望着灰黑的瓦面，腦子裏一片空白。

鄰室的秀珠却有了動靜，披頭散髮地坐在床上，神色慘白，雙眼驚恐地亂轉着，一雙手使勁抓着床板，突然間，轉頭看到呆躺在床上的文禮，神情陡震了一下，跟着像瘋了一樣跳起來，撲向柱柵，嘶聲叫道：「文禮！」

文禮渾身震抖了一下，猛地挺身坐起來，瞪大雙眼望着神態驚恐慌急的秀珠，頹靡地道：「秀珠，我跟妳都要死了，他們會將我們浸豬籠，嗚……」突然間哭起來。

秀珠看着文禮恐懼地哭着，神態反而漸漸鎭定下來，口裏喃喃道：「死便死啊，有什麼好哭的，你不是說要生生世世跟我在一起的嗎？如今不能活着在一起，能夠死在一起，也很好啊！」

文禮突然歇斯底里地叫起來：「我不要死，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怕死呀！」

秀珠大概知道必死無疑，似乎橫下了心。事實上，一個女人若是狠下心來，比男人還要狠。冷笑一聲，厲聲道：「文禮，你鬼叫什麼，虧你還是個男人，一點氣概也沒有，哭也是死，不哭也是死，何不裝得好樣點，咱們幹出來的事已經叫人鄙視的了，難道死的時候，也叫人嘲蔑我們，連最後的一點點……也叫人看不起？」

文禮只是哭。

秀珠撇撇嘴：「你要哭，哭個夠吧，鄉裏的人已經說我們是一雙狗男女，你這一哭，咱們連狗也不如，眞沒志氣！」一甩頭，走回床前，坐下來，不再理睬文禮。

文禮就像一個無助的小孩般，依舊哭着。

在外面看守的一個鄉丁聽着，嘆口氣，搖搖頭，嘟喃一聲：「既知今日，何必當初。」

串通土匪　救出兒子

莊家鬧出一連串大醜事，莊文禮跟大嫂張秀珠通姦這種淫亂傷風敗德的事，一下子傳遍了富貴鄉。

一直以來，在世俗人的觀念中，萬惡淫爲首。而叔嫂通姦，更是不得了的敗德淫行，富貴鄉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如今終於發生了，怎不令到鄉人哄動，議論紛紛，不齒於文禮跟秀珠的行爲。當然，也有人替莊世艮嘆息，他夫婦沒有做過甚麼壞事，大兒子病死了，三子却幹出那種不容於世俗的敗德事來，肯定要浸豬籠(鄉間的溺斃刑罰)，那就絕了後。

那個時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種觀念，深植世俗人心，沒有兒子作傳宗接代，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也會被人看不起，因此，那時候的人就算怎樣窮困，也要生個兒子，就算生到第十三個，也要生下去。

莊世艮怎也料不到兒子、媳婦幹出那種羞辱家門的醜事來，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一整天，他都坐在正廳內，不言不語，目光發直，像中了邪那樣。

家裏的人都不敢「驚動」他。

奶奶則在房內哭泣流淚，做女兒的文詩只好陪着母親，極力安慰

勸解。

莊世艮從早上坐到中午，依舊像個木頭人那樣，沒有動過一下，那些下人看着，都暗暗擔心，恐怕主人會有甚麼事。

一直侍候莊世艮夫婦的陶嬸大着膽對莊世艮道：「老爺，你餓了。該吃午飯了。」

莊世艮木然搖搖頭。

陶嬸心裏一陣惻然道：「老爺，好歹也吃點吧，別餓壞了身子。」

莊世艮仍然木無表情地搖搖頭。

陶嬸不知如何是好，嘆口氣，說道：「老爺，你是一家之主，你若不振作起來，奶奶又哭個不停，那這個家怎辦？」

莊世艮終於說話，嘴唇噏動，喃喃自語。「文武死了！文禮也活不了！兩個兒子都死了，絕了後，甚麼指望也沒有了！這個家有沒有也不要緊……」

陶嬸心中一酸，流下淚來。

其他的下人、長工看着，都搖頭嘆息。

午後，鄉長莊世流到訪。

莊世艮聽說莊世流來了，居然精神一振，急急迎出去，招呼族兄到正廳坐下，還吩咐陶嬸端兩杯茶來，跟着不等莊世流開口說話，急不及待的說道：「世流哥，鄉裏準備怎樣處置文禮……兩個人？」

莊世流嘆口氣，又搖搖頭。

「世艮，唉，我不知怎說……」

「世流哥，說啊，我已憋了一個上午，你再不說，我可要瘋了。」莊世艮雙手緊緊抓住桌邊。

莊世流看一眼族弟，莊世艮又嘆口氣。「世艮，我說了，你千萬別……」

莊世艮全身震抖了一下，疾聲道：「要將文禮浸猪籠？」一雙眼瞪得老大。

莊世流點點頭：「世艮，我跟鄉裏的父老商議了一個上午，他們都說，文禮跟文武嫂幹出那種傷風敗俗的事來，罪無可恕，按照鄉列處置！」

莊世艮一把抓住世流的手道：「世流哥，我只剩下文禮一個兒子，他要是死了，我家便沒了後，你怎不替我說話啊！」

莊世流被世艮抓得手臂一陣劇痛，忙道：「世艮，別這樣，快放開手，你抓得我很痛！唉，我已替你說了好話，無奈，鄉例如此，我雖然是鄉長，也不能殉私的啊，我一個人也拗不過他們，還有，鄉裏的人也會鼓噪。世艮，你還是節哀順變吧。唉，文禮那孩子甚麼事不好幹，偏要幹出這種事來。」

世艮放開住抓世流的手，頹然跌坐回椅子上，雙眼發直，口裏說：「完了，甚麼也完了！」

莊世流看到世艮那個樣子，心裏一陣惻然，伸手拍拍他的肩頭。「世艮，看開一點，你還不算老，討個妾侍，再生幾個孩子，那就不會絕後啊。」

世艮只是一個勁說：「完了，甚麼指望也沒了！全完了。」

莊世流看着世艮那失魂落魄的樣子，心裏擔心起來道：「世艮，別這樣，你要是有甚麼事，這個家還要你來打理的啊。」

莊世艮兩眼發直地看着世流。「沒有指望了，這個家……還有甚麼要緊的？」

莊世流無言以對，突然靈機一動。「你不想去看看文禮嗎？」

莊世艮全身震顫了一下，臉上也有了生氣。「想，怎麼不想，他做鬼也是我的兒子！」

莊世流舒口氣道：「那我先回去，待會你到鄉公所找我。」

說完，莊世流便離去。

* * *

奶奶聽說去看望兒子文禮，忙止住悲哭，嚷着要跟着去，文詩恐怕母親見到三弟後，受不了刺激，又暈過去，勸母親不要去，但奶奶堅持要去。世艮一向懼內，只好帶妻子一起到鄉公所。

文詩爲了照顧母親，只好也跟着去。

前往鄉公所的路上，鄉人看到他們都指指點點，使他們三人不敢抬起頭來，急急往鄉公所走去。

來到鄉公所，莊世流早已在等着，馬上帶莊世艮三人到後面的看押室去。

一直渾渾噩噩地躺在床上的文禮聽到奶奶在室前的柱柵外叫他，立刻跳起身來，連跌帶撲，來到柱柵前，嘶啞地叫道：「阿媽，我很驚怕，阿爸，快救我出去啊！我不要在這裏！」

文詩看着，眼淚直流。

莊世艮眼見唯一的兒子那憔悴驚恐的樣子，如萬箭穿心，別轉臉，不忍看。

奶奶哭叫着，伸手入間隙內，抓住兒子的手，顫着聲道：「文禮，文禮，阿媽心裏好痛啊！」

文禮也在流淚。「媽，我不想死啊，我知錯了，一定要救我出去！」

奶奶哭着轉頭對丈夫道：「世艮，我們只剩下文禮一個兒子，無論如何，也要救他，不能讓他死！」

莊世艮眼淚往肚裏流，顫着嘴唇，就是說不出話來。

兒子總是兒子，不論他幹了甚麼十惡不赦的事，那種骨肉之情，總是斬不斷，割不開的。

舔犢情深！

莊世流看着，暗裏直嘆氣。

他是愛莫能助。張秀珠縮在床角，嘴角噙着一絲冷笑。對於莊世艮夫婦視她如無物，一眼也不瞧她，感到很忿怒！縱使她該死，她也是莊家的人！

文詩在抹淚時，終於看到頭髮蓬亂，咬着嘴唇，恨恨地看着他們的大嫂張秀珠。

她張口欲叫，却沒有叫出聲來。

對於大嫂幹出那種羞辱家門的事來，文詩也不以爲然，尤其是牽連的人，是她的兄弟。

她是讀過私塾的，對於女子應從一而終這個美德，她是堅信不移的。

奶奶也看到媳婦，立時臉色一變，咬牙切齒地駡道：「賤人！不要臉的淫婦！妳守不住，要偷漢，甚麼人不去偷，偏要偷文禮！妳害死了他啊，莊家欠妳甚麼？虧待過妳嗎？妳先是尅死了文武，如今又害了文禮，妳的心好毒啊！」

張秀珠眼中射出恨怒的目光，霍地跳下床，戟指回駡道：「我不要臉，我是淫婦，要怪，只怪文武不爭氣，死得早！我今年才十九歲，還有幾十年要活。如何守下去？我是人，不是牲畜！嚐過葷腥的猫兒要牠不吃魚，行嗎？是文禮先對我有意思的！牛不飲水，怎按得牛頭低！他要死，難道我不要死嗎？」

張秀珠自知必死，因而橫下心，豁了出去！

奶奶呆了呆，繼之尖聲駡道：「賤人，我家當初怎會要妳做媳婦！妳這個不知羞耻的淫婦！俗語有謂，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重紗！妳却將甚麼都推在文禮的身上！要不是妳生性淫賤，勾引文禮，他又怎會跟妳這個賤人，做出這種羞辱家門的事來？」

張秀珠被奶奶駡得臉上掛不住，氣炸了肺，衝口駡道：「你以爲文禮是隻不吃葷腥的閹猪！他比小公鷄還要厲害！比豺狼還要兇狠！大壯不是我殺的，是他殺的！那晚大壯摸進來，看到我跟他躺在床上，他怕大壯將我和他的事說出去，乘大壯不留意，拿首飾匣砸死大壯！我對你們說的那番話，也是他教我說的！我本不想說出來，是妳逼我的，橫豎是死，何不死前做件好事！」

莊世艮聽着，有如當頭打了個焦雷，眼前一黑，身子晃了晃，差點昏倒。

莊世流也被張秀珠的話震驚得愕住。

兩個鄉丁倒是相信秀珠的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實」。

文禮料不到張秀珠會爆出大壯那件事的眞相，呆了呆，發狂般撲到隔柵前，嘶叫道：「賤人，妳怎麼說出來！妳誣諂我，是妳殺的。我沒有教你說！」

奶奶也尖嚎道：「胡說，妳胡說！妳害了文禮還不够！還要寃枉他，妳好毒啊！」

文詩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她却相信嫂子說的是實話。

張秀珠冷笑一聲：「我寃枉他？你們沒有聽到文禮第一句說的話麼：『妳怎麼說出來』！這句話足以証明，我說的是實話！」

一頓，又哼一聲道：「那一晚，我怎也想不到，他會向大壯下毒手！我心裏一直很不安，大壯不但死得寃枉，還擔上那個叫人唾駡的惡名，既然你們不將我當做莊家的人，我爲甚麼要替文禮隱瞞，死後還要加多一條罪名！」

「賤人，妳胡說，妳想害死文禮！」奶奶歇斯底里地尖叫。

莊世艮不想再聽下去，頹然道：「文詩，扶妳娘走吧！回家去。」

文詩忙去扶她母親。

文禮眼見父親要走，又撲回前面，隔着木柵哀叫道：「阿爸，不要走！救我啊！我不想死，我好怕！」

莊世艮痛心地道：「牲畜，你幹了那些事，叫我怎救你？你害死自己，神仙也救不了你！」

「阿媽！阿媽，妳不要丟下我不管啊！我是你兒子，是你親生的兒子，妳不能看着我死啊！」文禮狂叫，伸手出隔柵，欲抓住母親。

奶奶看到兒子那種哀傷惶恐的樣子，傷心欲絕，終於支持不住，暈厥過去。

* * *

奶奶醒過來後，大哭大叫：「世艮，一定要救文禮啊！我們只有他一個兒子，不能看着他死的啊！無論如何，也要救他！就算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他要是死了，我也不要活了！」

莊世艮苦着臉道：「文禮不但跟……幹出那種事來，還殺了大壯，那可是死罪加上死罪，就算皇帝老子也救不了他！唉，妳以爲我不想救他嗎？文禮也是我兒子，而且還是莊家唯一可以傳宗接代的男丁，要是能够，我願意代他死！」

頓一下，嘆口氣道：「如今，叫我怎救得了他！就算傾家蕩產，也救不了他啊！」

「我不管！若救不了文禮，我跟他一起死！」奶奶號哭得聲嘶氣盡。

文詩在旁含淚道：「媽，不要這樣！三弟他……確是無辦法救得了他啊！」

奶奶忽然跳下床，一頭往墻上

撞去。

世艮與文詩大吃一驚，慌不迭抓住她。奶奶用力掙扎，口裏叫嚷：「既然救不了文禮，他是死定了，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不如比他先死一步，免得白頭人送黑頭人！」

莊世艮頓脚道：「妳死了也救不了文禮，妳忍心抛下我跟女兒嗎？」

奶奶不住掙扎。「你跟文詩要活，我不管。總之，要是救不了文禮，我不要活……」

「媽，妳不要尋死覓活的啊。」文詩直哭。

奶奶却不管，仍是要死要活，莊世艮知道，若不穩住妻子，那就無法令妻子回心轉意，無奈之下，只好說道：「好了，妳別鬧了，我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想辦法救文禮。妳快回床上躺着吧，妳已一日沒有吃東西，又暈了兩次，妳再這樣，我眞擔心你會……」

文詩邊扶母親走向床前，邊道：「媽，阿爸既然已經答應想辦法救三弟，那妳就不要傷心，胡思亂想了。好好休息。別讓阿爸擔心妳。」

奶奶聽丈夫答應想辦法救兒子，也就不再哭鬧，讓女兒扶着走回床前，躺到床上去。

莊世艮見妻子總算安靜下來，長吁一口氣，對女兒道：「文詩，看着妳媽，我到外面找人商量一下救文禮的事。」說話時，向女兒打個眼色。

文詩會意地點點頭：「爸，你去吧，我會看着阿媽的了。」

莊世艮又對妻子說一聲：「好好在床上躺着，等會叫陶嬸盛碗粥給妳吃。」

莊世艮走出房間，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呆呆的想着心事。

「發生了這件事，確實令到他心力交瘁，幾乎支持不住。

* * *

張秀珠在鄉公所的看押室內、對莊世艮夫婦所說的那番指証文禮殺死大壯的話，很快便傳遍了全鄉。

大壯那件案子終於眞相大白了，鄉裏的人這才知道，大壯死得寃枉，而且，背上一個被人唾駡的惡名。

鄉裏的人都替大壯感到委屈，也爲莊文禮之狠毒感到忿慨！他們全都想不到，文禮會是那樣狠毒的人。

鄉裏的人都說莊文禮該死，一定要浸豬籠！

阮大嬸母女聽聞張秀珠那番話後，高興得忙向祖先神位上香膜拜，拜謝祖宗、菩薩，神靈顯靈，令到張秀珠說出眞相，還大壯一個清白。

左鄰右里的人都到阮家去看望阮大嬸母女，爲大壯的寃死叫屈，嚷着要替她母女出頭，討回一個公道。當然，也大駡莊文禮狠毒該死，天有眼，令到張秀珠說出眞相。

自從大壯死後，阮家一直冷冷清清的，除了李貴田間中去探望阮大嬸母女外。她家裏沒有別的客人，鄰居都對她母女冷冷淡淡的，生怕被她母女玷汚了那樣。

人情冷暖，於此可見一斑。

結果，有好事者領頭，聯同一大羣鄉人，擁着阮大嬸母女到鄉公所，替大壯討還公道。

不少人聞風趕去鄉公所趁熱鬧。

鄉公所前越來越多人，黑壓壓的一大片，不下數百人。

莊世流還在鄉公所內，聽聞外面來了很多鄉人，要跟他評理，替大壯討回公道，他生怕衆人會鬧事，忙走到大門前，鄉人看到他走出來，立時發出一陣哄叫聲。

「還大壯一個公道！」

「大壯死得寃枉！」

「殺人者死！」

「文禮這個萬惡淫徒該死！」

後面的人聽到前面的人起哄，亦紛紛叫喊起來，一時間聲勢好不壯大。

待衆人叫了一會，莊世流才高聲道：「各位鄉親，別鼓噪，有甚麼話只管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站在阮大嬸母女身旁的一個漢子道：「世流哥，張秀珠已說出大壯被殺死的眞相，該不該還他個公道、清白？」

那漢子也姓莊，名一山，跟莊世流是一個祠堂的。

莊一山又道：「還有，殺人者死，文禮殺了大壯，罪加一等，一定要將他遊街示衆，然後浸豬籠！」

人羣跟着呼喊起來。「遊街示衆！浸豬籠！」

莊世流待呼喊聲漸疏後，才大聲道：「文禮犯下那等喪德敗行之醜事，還殺了大壯，死有餘辜，罪無可恕！今早，我已跟鄉中的父老商議過，按照鄉例，將文禮遊街示衆，然後浸豬籠！」

「浸豬籠，浸豬籠！」鄉人歡呼起來。

待鄉人歡呼過後，莊世流又大聲道：「還有，我現在向大家當衆宣佈，大壯並沒有做出姦淫的行爲，他是撞破了文禮跟他嫂子的姦情，被文禮殺死誣諂的！如今當衆給他平反，撤銷罪名，還他清白！」

衆人一陣歡呼。

阮大嬸却哭起來。

她是因悲喜交集而哭的。

莊世流却仍有話說道：「各位鄉親，還有一件事，我還要說清楚的，大壯罪名雖然撤消。但他摸入莊家大嫂子房間有所企圖這個罪名，却不能撤銷，他是犯了罪！」

鄉人默默聽着，沒有人起哄。

事實上，莊世流說的是事實，並沒有寃枉大壯，因此鄉人都認同莊世流的話。

阮大嬸母女也無話可說。

但李貴田却提出，「鄉長，大壯罪不致死，却被莊文禮殺死了，還不准他葬在墳地上，如今已知道他並沒有犯下淫罪，那應該讓他的屍體遷葬回墳地啊！」

石根等人隨聲附和。

其他的人都不反對。

莊世流道：「好吧，阮大嬸，妳可以將大壯的棺木遷回葬墳地裏。」

至此，大壯的事總算處理妥當了，圍堵在鄉公所前的人羣也就散去。

阮大嬸母女都感到全身輕鬆了，一直以來，大壯死後承擔的那個罪名，就像一個無形的重擔壓在她母女身上，令到母女二人抬不起頭來，如今總算卸下了。

* * *

鄉公所貼出告示，三日後，會將一對通姦的狗男女，莊文禮與張秀珠遊街示衆，然後浸豬籠。

鄉裏人知道後，都在等着看熱鬧。

莊世良看過告示後（一張告示特別貼在他家的大門墻上），憂急如焚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

他還未想到怎樣才可以解救兒子免於一死，同時，亦不忍看到兒子被活活淹死，因此，他憂急不已。

也不知那一個將告示上寫的告知奶奶，她馬上又哭鬧起來，並乘女兒與陶嬸不覺，一頭撞在墻上，頓時頭破血流，暈死過去。

還幸文詩與陶嬸在奶奶撞在墻上時，及時抓住她，卸去了大半衝撞之力，要不，奶奶可能會眞的一頭撞死。

驚叫聲與呼救聲驚動了在外面坐立不安的莊世良及下人，慌忙跑入房間瞧着和搶救。

忙亂了一陣，總算替奶奶止血，包紮好，救醒過來，衆人鬆口氣。

豈料奶奶才醒過來，馬上又哭叫着要死要活，若不是文詩與陶嬸硬將她按在床上，奶奶眞會再往墻上撞去。

莊世良看到妻子那樣子，眞想也一頭撞死，一了百了，嘆口氣，哭喪着臉道：「玉意，妳死了又怎樣？救得了文禮麼？那只會令我跟文詩更加傷心，你這樣尋死覓活地鬧下去，弄得我們手忙脚亂的，那有心思去想辦法，求求妳不要再作這種傻事了。」

奶奶仍然哭叫道：「文禮死了，我也不想活，你怎麼不想想辦法救救他啊！」

莊世良只好道：「妳不要再鬧了，我盡量想辦法就是！」

奶奶哭道：「你別哄我！若文禮死了，我一樣會尋死！」

莊世良嘆口氣，頹然道：「玉意，我騙妳幹嘛，我會想辦法。」

說完，揮手叫下人跟他退出外面，留下女兒文詩與陶嬸看着奶奶。

在外面呆呆地坐了足有一個時辰，莊世良終於站起來，往外面走去。

這兩日，爲怕鄉人對他指指點點，出言嘲辱，他都呆在家中，不敢出外。這時忽外出，下人都感到奇怪，但又不好詢問主人到那裏去。

莊世良出門後，只揀小路走，盡量避免遇到人，但仍然遇上幾個在嬉戲追逐的小童，被幾個小童做鬼臉，吐口水，扔石子，令到他心裏惱怒不已，本來還拿不定主意的，因此而横下心來。

閃閃縮縮的，他終於來到北面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前，往左右附近張望了一眼，閃身進了大門半掩的屋內。

那間屋子住的是一個無賴，算起來，還是莊世良的遠房堂姪。

那無賴叫莊大富。

由於父母早喪，缺少管教，以致不務正業，好食懶做，專幹些鼠竊狗偷，見不得人的勾當，因此，鄉裏的人都很討厭他。除了那些狗友猪朋之外，沒有人跟他來往。

莊世良平日也不耻這個堂姪的所爲，不要說跟他來往了，見了面，對他也是不理不睬的，如今却去找他，不知他心裏打甚麼主意。

莊大富恰好在家裏，躺在床上，搖着脚吭曲子，他可是發夢也想不到，這個平日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的堂叔，突然間會來找他。

他在詫訝之餘，心裏生出一份幸災樂禍的快感，也不招呼莊世良坐下，歪着頭，上下打量莊世良一眼，嘻皮笑臉地道：「良叔，甚麼風啊，大駕光臨，你平日可是眼尾也不瞄我一下的啊！」

莊世良壓下心裏的惱怒。「大富，近來好嗎？」

莊大富「震」着一隻脚，撇撇嘴道：「無穿無爛，有吃有住，當然好啊！文禮如今却不好得很啊！」

莊世良幾乎想發作，但想到有求於他，只好強捺下性子。「大富，我正是爲了文禮的事來找你。」

莊大富聳聳鼻子，滿不在乎地

道：「找我？你不是想找我頂替文禮的罪名吧？」

莊世良忙搖手道：「不是，不是！跟着去關上房門，上了門，才走向大富的身前，壓着聲道：「大富，別記着以前的，我說甚麼也是你的堂叔啊！我也想你好的。唉，以前的事別再說了。我今次來找你，是想你幫忙救出文禮。」

莊大富瞪大雙眼，哼一聲，道：「殺頭的事倒來找我幫忙？你眞會盤算！嘿嘿，以前沒事的時候，我叫你一聲都不應啊！我早知你是黃鼠狼給鷄拜年，不安好心的了！」

莊世良搓着手，急急道：「大富，我不是那個意思，唉，眞不知怎樣說。我來找你幫忙，是知道你是個有辦法的人，認識的人又多，想請你替我出個主意，救文禮一命。」

一頓，加重口氣道：「大富，我不會白要你幫忙的，要是能夠救文禮一命，我願意拿出一千個大洋答謝！」

一千個大洋！在那時候可是一筆巨款，不但可以買田建屋，還能夠安安穩穩地過活，大富怎也想不到，莊世良爲了救兒子，甘願拿出那麼大的一筆錢來，那可能是他大半的家產。

一千大洋，想想也叫人流口涎！大富活了二十多年，不要說一千大洋，就是一百大洋也未見過。他心動了。

「良叔，你眞的肯拿一千大洋救文禮？」

莊世良點點頭。「你答應？」

大富嘆口氣道：「我倒想答應，不過，文禮被收押在鄉公所內，告示也出了，怎樣救他？我實在……」

莊世良頓時露出失望之色。「大富，你眞的想不到辦法？」

大富抓抓亂髮。「那又不致於全無辦法，爲了錢，總有人肯賣命的。」

莊世良眼中頓時一亮。「大富，那你答應了？」

大富又抓抓頭。「我暫時答應你……」

「不，我不想冒險？」莊世良道：「我要你肯定的答覆！」

大富眨眨眼。「良叔，這件事非同小可，要冒殺頭的危險啊！」

莊世良立時明白大富的意思，馬上道：「只要能夠救文禮一命，我可以再給多二百大洋！」

「良叔，你答應給一千二百大洋？」大富眼中放出光來。

「嗯！」莊世良重重地點一下頭。

「好！我一定想辦法救文禮！」

大富用力拍一下大腿：「良叔，我幫你，不單止爲了錢，也不想你無兒子送終啊！」

莊世良却不領他的情，焦急催促地道：「只有三天時間，你打算用甚麼辦法救文禮？」

大富抓抓頭。「暫時還未想到。良叔，你放心吧，爲了那筆錢，我一定會救出文禮！」

一頓，又道：「最遲明天早上，我會給你一個答覆，將辦法告訴你。」

眼下唯一的指望就是大富，別無他法，莊世良那會不答應。「明天早上一定要對我說出一個救人的辦法來啊！」

大富連連點頭，涎臉笑道：「良叔，自古有謂，相金先惠，格外留神……」

莊世良在心裏罵了一聲，忙從身上拿出二十個大洋，遞給大富。「先拿着這些，待你想到辦法，動手時，再給你一半，餘下的一半，救了文禮後，付清給你！」

「多謝良叔。」大富伸手接過那疊大洋，開心得幾乎忍不住跳起來。

莊世良板起臉，說道：「大富，你別拿了我的錢，忘了那回事，只顧去吃、喝、賭！」

大富邊將大洋放入衣袋內，邊道：「良叔，你放心吧！二十個大洋和一千二百大洋比起來，有如蚊髀比牛髀，我不會因小失大的！」

「我走了。」莊世良恐怕會被人見到他來找大富，不敢再逗留。

大富連聲道：「良叔好走。明天聽我的好消息吧。」

「午飯前我來找你，你不要來找我！」莊世良邊往外走，邊吩咐大富。

大富連連點頭，並搶到前面將大門拉開一條縫，看看外面附近可有人？看清楚沒有人後，才招呼莊世良快快走出去。

莊世良閃出屋外，閃閃縮縮地溜回家。

* * *

一整晚，莊世良都沒有闔過眼，盡在想着大富是否想到救出文禮的辦法，患得患失的，那裏睡得着覺。

直到天亮前，他才朦朧睡過去，天亮不久，他便驚醒過來，無法再睡下去，便起床，坐立不安地等着，時時看着時鐘，盼望快到午前，好到大富家中聽消息。

文詩看到父親焦灼不安的樣子，忍不住問父親怎麼了，莊世良祇說沒事，不肯對女兒說。

終於捱到午前，莊世良便往外跑。

那些下人看到主人焦急往外走，都感到奇怪。

來到大富的屋子前，莊世良四

下裏瞥望了一眼，附近沒有人，馬上跑上去拍門。

手才舉起却拍不下去，原來門上掛了一把鎖。

莊世良頓時僵住。

他媽的，大富那賊子死到那裏去了？明明說好這個時候來找他，居然不在家，不是拿了我的錢去快活了……」

莊世良在心裏大罵莊大富，最後那幾句話若是說出來，只怕會嚇死聽到他說話的人。

那幾句是不堪入耳的髒話。

要不是顧忌會驚動別人，他眞想抬脚踢開大門，發洩他心頭的那股怒氣。

終於，還是忍不住，往大門上踢了一脚。

也難怪他會那樣氣怒，他將兒子的生死交在大富的手上，大富竟然不守信用，沒有在家中等他。

莊世良正欲轉身離去，身後突然傳來大富的叫聲：「良叔，你來了！」

莊世良急忙轉身，一眼看到大富正向他快步走來，不由雙眼一睜，怒道：「大富，你這個時候才回來！」

大富愕了一下。「良叔，生甚麼氣啊？我去辦正經事呀，怕你來找我找不到，連飯也沒有吃，便急急趕回來！」

「你到那裏去？」莊世良頓時消了氣。

大富來到莊世良的面前。「良叔，到屋裏再說，小心被人看到。」邊說邊掏出鎖匙開鎖。

開了鎖，推開門，大富讓莊世良先進屋，他跟着進去，然後關上門，並上了門。

莊世良急不及待地道：「大富，想到辦法了？」

大富點點頭。「想到了。昨日你走後，我立刻外出去找幾個朋友，跟他們商量了一夜，又悄悄到鄉公所附近看過，我的朋友都說，有辦法救出文禮！」

莊世良頓時放下一直壓在心頭的大石，透口大氣，急急問道：「你們打算怎樣救大富？」

大富走到木桌前，邊倒水喝，邊道：「良叔，你不必知道我們打算怎樣救出文禮，這種事，越少人知道越好，總之，我用我的一條命向你保証，在後日文禮被押去遊街示衆，浸猪籠之前，救出文禮！」

「一定救得了文禮？」莊世良仍然有點不放心。

大富道：「良叔，你放心吧，救不到文禮，我一個錢也不要！」

一頓，又道：「本來說好了動手救人時，先收一半錢，現在我不收那一半錢，待救了文禮後，才一併收錢，那你可以完全信得過我了吧？」

莊世良到了這個時候，不相信也不成。「大富，那我就指望你了，只要救了人，我馬上給錢你。」

跟着又從身上拿出十個大洋，塞在大富的手上。「這十個大洋跟昨日那二十個不算在那筆錢內，是我給你這兩日花費的。」

大富接過，說道：「良叔，多謝你。」

接又道：「這兩日你不要再來找我，等着看戲吧，救了文禮後，我自會派人去通知你見文禮。」

莊世良叮囑一句：「大富，無論如何，也不要被鄉裏的人知道是你幹的，更不要將我扯上。要不，那可不得了！」

「良叔，你放心吧，我會做得乾乾淨淨，絕不會有人懷疑是你叫我幹的。」大富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莊世良想想已無甚麼話可說，便馬上溜回家。

* * *

明天便是莊文禮跟大嫂張秀珠這一對姦夫淫婦被浸猪籠的日子。

鄉長莊世流及自衛隊長黎百賜恐怕有事發生，特別加派了四個鄉丁看守鄉公所內外。

另外，莊世流也叫人通知世良，着他叫人弄些好餸菜送來給文禮及秀珠兩人吃。

最後的一餐，照例是要吃得好一點的。

世良派人送了飯菜來，有鷄有魚有肉，還有酒。文禮看到那些餸菜，知道明天便要被浸猪籠，那裏吃得下，只是哭泣。

秀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吃起來，還喝了三杯酒，幾乎醉了。

自從那日她將大壯被殺的眞相說出來後，文禮便視她如仇人，往日的恩愛，一筆勾銷了。

這幾日，兩人沒有說過一句話。

張秀珠臉上紅紅的，走到隔柵前，眼波如水，醉意可掬地瞥望一眼坐在床上哭泣的文禮，嘲笑道：「無膽匪類，軟骨頭，嘻嘻，跟我躺在一起的時候，如狼似虎，恨不得將我吞下肚子裏，如今却像待宰的兎子般，眞丟人！死便死啊！有甚麼好怕？人總要死一次的，不過早死幾十年吧了。……」

文禮霍地抬起頭來，怒視着秀珠。「賤人，若不是你，我怎會弄到這個地步，是妳害死我！」

秀珠哈哈大笑起來。「是我害死你，眞好笑！你總不想想，你每次跟我在一起時，怎對我說？甚麼心肝寶貝，命根子呀，爲了我，甘願去死……哈哈哈……說得多肉麻，如今却說是我害死你，眞荒謬！」

黎百賜帶着贖金到黑石溝與劫匪談判。

文禮衝到隔柵前，像野獸一樣，想伸手過去撕抓秀珠，秀珠身子一晃，踉蹌退開去，沒有被文禮抓住，嘻嘻直笑道：「瞧你，像頭病狗一樣……」

文禮氣得嘶吼道：「賤人，淫婦！我要將妳揑死！」

秀珠身子搖晃着，笑得花枝亂顫。「揑死我？你跟我說笑吧？你是想我跟你欲仙欲死……」身子一軟，跌倒在地上，睡着了。

其實，她是醉倒的。

文禮看着醉倒過去的秀珠，奈何她不得，只有破口怒罵，不管她是否聽到，渲洩他心中的怒氣。

在外面看守的鄉丁聽着，掩嘴直笑。

* * *

夜深沉。

富貴鄉的人都在沉睡中，大概除了莊文禮是例外。

不，在鄉公所內外看守的四個鄉丁，也不敢睡。

村子裏沉寂得連狗吠聲也聽不到。這個時候，只怕連狗也睡着了。

原來已是四更將盡，快五更天了。

這個時候，是最好睡的時候。

驀地，村裏有幾處幾乎是同時起火。跟着有人驚呼大叫起來。

「起火了，起火啊！快救火呀！」

跟着是急驟的銅鑼聲，狗吠聲，震破了沉寂的夜空。

村子立時「醒」了過來，燈火接連亮起，開門聲、脚步聲、人聲、混成一片，小孩子的哭喊聲在靜夜中聽來最尖厲。

全村的人都醒了，男的都手拿肩挑盆桶趕去起火的地方救火，婦孺老人則聚在門前慌作一團。

片刻之間，全村的人都醒過來了，全被那幾處起火的地方吸引住。

一下槍聲驀地在村西頭响起，跟着是一下爆炸聲，劈劈拍拍的連串槍聲。

村裏的人頓時驚慌起來，站在門前的婦女老人慌不迭拖着小孩走回屋內，關起門。

鑼聲更急，有人高聲大叫。「土匪搶村啊！不好了，村西頭那面呀！」

鄉丁在隊長黎百賜的帶領下，急急趕往村西頭。

其他的鄉丁緊守村裏其他三面的制高點。

救火的男人有一部份亦拋下盆桶，跑回家取土槍，抵禦土匪的進攻。

鄉長莊世良急急趕回公所，指揮調度人手。

全鄉一片忙亂。

看守鄉公所內外的四個鄉丁也

提醒十二分精神，留意外面的動靜。

忽然間，村東那頭也响起爆炸聲及槍聲，守在那面碉樓上的鄉丁吃驚之下，慌不迭往槍聲响起的地方放槍射擊！

村裏的人聽聞槍聲又自村東頭那面响起，更加驚慌擔心，恐怕土匪會打進村裏，那就遭殃了。

莊世流與幾個父老在鄉公所內聽到東邊又有槍聲响起，馬上吩咐一隊鄉丁趕往村東那頭支援。

一小隊鄉丁才趕去村東頭那面，幾條人影，像是鬼魅般在鄉公所附近閃現出來，閃閃縮縮地掩向鄉公所。

鄉公所一片燈火光明。

其中一條人影掩到鄉公所的後面，拋下一團東西，立刻竄到左邊墻角後，一下爆炸聲即時响起。

鄉公所內的人聽到後，大吃一驚，以爲土匪攻到鄉公所後面，莊世流跟幾個父老嚇得身子發抖，雙腳發軟，躲到枱底下及墻角邊。

就在幾個鄉丁驚慌失措的刹那，幾條掩到鄉公所之前的人影一湧衝入鄉公所內。

那幾條人影的行動異常迅捷兇猛。

守在鄉公所前頭的兩個鄉丁還未來得及應變，已被那幾條衝入鄉公所內的人用槍托砸倒，用槍指住，其中三個疾衝入鄉長室。喝令莊世流等人舉起雙手站起來。

另外有兩個人則直衝入鄉公所後面。

在鄉公所後面看押室看着的兩個鄉丁聽聞後面那一下爆炸聲後，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想往前面跑又不敢，留下來又不是，正在進退維谷之際，瞥到有兩人衝進來，慌忙舉槍喝道：「甚麼人？」

那兩個人根本不理睬兩個鄉丁的呼喝，手上的槍一擋，便開槍射擊。

一個鄉丁應聲中槍倒下。

另一個鄉丁慌不迭開槍向衝進來的兩個人射擊。

左邊那個人身子一晃，發出一聲痛叫，另一個急忙向那開槍後欲躲到桌後的鄉丁連開兩槍！

那個鄉丁痛叫一聲，跌倒下去。

那兩個人呼喝着，衝入看押室，用槍指住倒在地上的兩個鄉丁。

其中一個人的右手臂上鮮血直流。

最先倒下的那個鄉丁肩頭附近汩汩流血，沒了動靜，不知是死是活。

另一個鄉丁腰肋上挨了一槍，躺在地上痛得直叫。

那兩個人看了兩個鄉丁一眼，其中一人站着不動，看着兩個躺在地上的鄉丁，另一個沒有受傷的則走向關押着莊文禮的拘押室。

張秀珠跟莊文禮自從外面傳來槍聲，便縮在墻角不動，兩人的眼中都射出希冀的光芒。

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張秀珠雖說已豁了出去，但是，若有一綫生機，她是不會放過的。

那人將關着文禮的那半邊拘押室的門打開，往裏面探頭看一眼，向縮在墻角的文禮喝道：「出來？」

文禮猶豫一下，站起來，希冀地道：「放我出去？」

那人哼了一聲。「別囉嗦，快出來！」手上的槍往文禮身上一指。

文禮嚇得渾身抖震了一下，踉蹌跌跌往外走。

那邊的張秀珠看着，突然跳起身來，撲到隔柵前，叫道：「放我出去，我願意跟着你們。」

那人看一眼張秀珠，臉上頓時露出淫邪之色，好標緻的女子。「妳眞願意跟着我們？」

張秀珠點點頭。「只要救我出去，願意一生一世跟着你們！」

那人吞口口水，似乎意動。

那個看着兩個鄉丁，右手臂受了傷的人忙喝道：「老貓！別色迷心竅，我們這次來是爲錢，這傢伙的父親一定會拿錢來贖他，那女子雖是莊家的媳婦，她跟這傢伙搞出這件事來，莊世艮那老鬼怎會拿錢贖她！帶着她，只會累事！快帶這傢伙到外面跟老大會合，有了錢，還怕沒有女人！」

那個叫老貓的人貪婪地看了張秀珠一眼，吞下一口口水，縮回頭，對走去拘押室的文禮喝道：「走！到前面去！」伸手推了文禮一把，推得他差點跌撲在地上。

張秀珠撲到門邊的木栅前，哀叫道：「求求你們救我出去啊？我甚麼都依你們，我娘家很有錢的啊？我父母一定會拿錢贖我！」

老貓聞聲停下來，扭頭看一眼，意欲走回去放出張秀珠，就在這時，外面傳來叫聲。「老貓、盲炳，怎麼還不出來啊，再不走，便走不了，快點啊！」

那個受了傷的匪徒原來叫盲炳，眼見老貓停下來，忙催促道：「老貓，快走啊，你聽不到老大在叫嗎？要是走不了，再多錢也沒有用！」

老貓這才死了那條心，押着文禮急急走出外面。

外面三個匪徒已將鄉長跟四個年紀不算太大的父老押到大門前，一眼看到老貓兩人押着文禮走出來，其中一個長了一雙金魚眼的漢子向兩人喝道：「怎麼這麼久才走出來？再遲就走不了，快走啊？」

鄉公所的外面已經响起槍聲，聽聲音，距鄉公所不太遠。

這時，外面有人探頭進來叫道：「老大，快走啊，有人向這邊趕來了！」

金魚眼漢子忙對老貓等人道：「走！快將這幾個財神押出去！」

老貓、盲炳與另外兩個匪徒呼喝着，粗暴地將文禮、莊世流及四個父老推出鄉公所大門外面。

守在屋外的一個匪徒馬上對走出來的金魚眼等人道：「老大，往後面走！」

金魚眼等人推着莊世流六人急急往屋後那面走去。

屋後亦有一個匪徒在看守着，不等金魚眼等人走到屋後，已低聲道：「老大，快點啊！那邊似乎有人撲來！」伸手往屋後另一面指一指，跟着往對面黑暗處跑去。

這時，前面隱隱傳來急促的奔跑聲喊叫聲，金魚眼等人用槍嘴不時戳着莊世流六人，要他們快走。

鄉公所的前面有人影飛奔而來。金魚眼等人正好隱沒在屋後不遠處的黑暗中。

村子外頭兩個地方仍有槍聲响起，三處起火的地方火勢似已撲滅，沒有火光閃起。

飛趕到鄉公所的是自衛隊的隊副何全及他帶領的一小隊鄉丁。

何全第一個撲入鄉公所內，高聲叫道：「鄉長！」聽不到莊世流應他，心裏暗道一聲：「不好！」立刻往莊世流的辦公室衝進去。

結果當然是見不到莊世流等人，却看到兩個年近七十的父老暈倒在地上，忙叫鄉丁將兩個老人救起來，他立刻又往後面衝去。

那個受了傷，沒有暈過去的鄉丁正在包紮自己受傷的地方，看到何全跑進來，忙叫道：「快去追那些匪徒！他們帶走了文禮，還有鄉長等人，往屋後那面跑了！」

何全看一眼那鄉丁。「福添，不要緊吧？」

那個鄉丁道：「大概死不了，不知阿海是死是活？」

何全忙對跟他跑到後面的鄉丁道：「快替福添包紮傷口！看看阿海怎麼了？」話未說完，已經轉身往前面跑去。

＊　＊　＊

天亮了。

槍聲已沉寂下來。

匪徒大概已經退走了。

不過，鄉人仍然很恐慌緊張，全鄉的壯丁都手執武器，在村子各個要緊的地方防守及巡邏，不敢鬆懈，恐防土匪會來個回馬槍！

黎百賜經已從東邊碉樓趕回鄉公所，主持大局，並從兩個已被救醒的父老，與二伯公的口中，知道鄉長及五個父老都被土匪擄走，關在拘押室的文禮也被土匪帶走。

黎百賜吩咐那些鄉丁不要將鄉長等人被擄走的消息宣揚出去，免得鄉人知道後，人心惶惶。

他希望追尋鄉長等人下落的何全會帶回好消息，尋到擄走鄉長等人的土匪，將鄉長等人救回來。

看看快到中午了，何全那一隊人仍未回來。

鄉人見半日也沒有動靜，漸漸沒有那樣緊張，人心安定下來，那些壯丁也大都回家去歇一下，只留下小部協助鄉丁在幾處碉樓上警戒。

午飯已經吃過了，何全那隊人仍未回來，黎百賜開始不安起來，擔心他們不但救不到人，還出了事。

他正想派人去找尋何全等人，何全那隊人終於回來了。

他們都顯得又疲又倦，一個個拖着脚步走回來，最令人失望的是，並沒有救回鄉長跟五個父老。

黎百賜明知還是忍不住問：「阿全，追不到那伙擄走鄉長與五個父老的土匪？」

何全頹然坐下來，透口大氣，搖搖頭道：「本來一直緊跟在後面追的，後來不知怎的，失了他們的影踪，好像鑽到地下去了，我們都不甘心，繼續追下去，直追出二十多里外也沒有發現，只好回來！」

黎百賜嘆口氣，「救不回鄉長他們，若是讓村裏的人知道，一定會引起恐慌，唉，眞不知該怎辦？」

頓一下，對何全道：「你們去吃飯，然後歇一會吧，跑了大半日，一定又餓又累了。」

何全那一小隊人確是又餓又累，忙去吃飯，塡飽肚子再說。

一個叫阿池的鄉丁問黎百賜，「賜哥，那些土匪捉了鄉長與五個父老，他們想怎樣？」

一個叫大頭明的鄉丁沒好氣地道：「當然是要錢啊！難道請鄉長他們去吃飯不成！」

「那不是綁架？」阿池大驚小怪地道。

「擄人當然勒索啊！」大頭明敲一下阿池的頭，「眞是人頭猪腦，蠢死了！」

黎百賜煩躁地道：「別鬧啊！要鬧到外面去。」

大頭明跟阿池伸伸舌頭，忙往外面跑出去。

黎百賜煩躁地在室內來回走動着，就是想不出一個辦法，救出莊世流等人。

也不知踱多少個來回，最後，他決定去找那兩個經已醒過來的九公與二伯公，還有另一個父老商議一下。

＊　＊　＊

郷長莊世流跟五個父老被擄走的消息，終於傳了開去，就像一陣風般，傳遍了全鄉。

鄉人聽聞鄉長跟五個父老被土匪擄走。還帶走了莊文禮，頓時惶惶不安，議論起來。

議論下來，鄉人都認爲，土匪擄走了鄉長等人，目的是要勒索贖金，他們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的，除非他們不答應土匪的要求。

對於土匪還帶走了莊文禮一事，鄉人的猜疑可多了。其中大部份人都懷疑，莊世艮在情急之下，爲了救兒子一命，不惜買通土匪，救走他兒子，鄉長等人被擄，不過是順手牽羊，撈多一票吧了。

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爲何土匪遲不搶村，早不搶村，偏偏在莊文禮跟張秀珠於這日浸豬籠時，就來搶村，未免太巧合了。而且，甚麼地方不好去，偏偏摸到鄉公所。却只帶走文禮一人，却不帶走張秀珠，分明是專誠去救人的。還有，土匪都是亡命之徒，大都好女色，怎會見了像張秀珠那樣可人的女子，毫不動心，不將她一併帶走供他們尋樂，簡直不合情理！

持這種見解的人越來越多，也越說越肯定，結果，有幾個好事的鄉人決定將他們的懷疑告知黎百賜，要他將莊世艮叫到鄉公所嚴加查問。

* * *

那幾個鄉人還未到鄉公所，莊世艮已找到鄉公所去，要找黎百賜說話，要自衛隊找回他的兒子。

黎百賜去找九公及二伯公等人還未回來，一個叫莊錦源的小隊長應付不了，只好叫莊世艮坐下來，待他派人去叫黎百賜回來，再跟他說話。

原來，莊世艮是莊錦源的堂房阿叔。

叔侄之間，輩份有別，莊錦源自然不敢對堂叔不客氣。

黎百賜正在九公家裏跟二伯公、還有一個叫四舅公的父老在商議莊世流等人被土匪擄走的事情，一個鄉丁突然到來，要他回鄉公所，說莊世艮到鄉公所找他要兒子，黎百賜眼見商議不出一個結果來，再商議下去也是白費時候，於是對九公三人說一聲要趕回鄉公所，跟着那個鄉丁急急趕回去。

回到鄉公所，還未坐下來，莊世艮便焦急不安地道：「百賜，你們一定要替我救回文禮啊？」

一個叫阮永安的鄉丁沒好氣地道：「世艮叔，咱們已經够煩的了。你還來嚷着要找回兒子！文禮就算不被土匪擄走，這時候早已被浸猪籠了，救不救回來有甚麼要緊？他若是死在土匪手上，那不是便宜了他麼？不用浸猪籠，不要遊街示衆！」

幾個在旁的鄉丁都點頭附和阮永安的話。

黎百賜也感到不耐煩，「世艮哥，你也知道，鄉長跟五個父老也被土匪擄走，他們比你的兒子緊要啊。再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趕着辦。永安說得對，你兒子文禮就算這時候救回來，還不是死，你着急甚麼？你先回去吧，我們自會想辦法將人救回來。」

莊世艮却不肯走。「百賜，話不是這樣說，文禮雖然該死，我可不想他死在土匪的手上，那可能會找不回屍體。我寧願他浸猪籠，起碼我可領回他的屍體安葬，不想他死後被棄屍荒野，遭野狗豺狼吞噬！」

黎百賜正想說話，幾個鄉人突然走進鄉長的辦公室內，一眼看到黎百賜正和莊世艮在說話，幾個人齊道：「好啊，都在這裏！」

黎百賜看着那四個人，問道：「賢哥，找我有事？」

站在最前那個漢子道：「百賜，我們來找你，是要告訴你，昨晚土匪搶村，擄走鄉長等人那回事，可能是莊世艮暗中買通土匪，目的是要救他兒子一命！」

其他三個漢子齊聲附和。

莊世艮聽着，暗暗心驚，料不到自己先發制人，搶先來「告狀」，以爲可以洗脫嫌疑，那知道仍然被人懷疑，當下急急搶着道：「梁賢！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你們憑甚麼懷疑我買通土匪！我的兒子也被土匪擄走呀！」

一個叫林進的漢子冷笑道：「莊世艮，你的兒子雖被擄走！但是，你別忘了，你兒子今日要被浸猪籠！土匪昨晚便來搶村！那裏都不去，却懂得到鄉公所，衝入拘押室，帶走你兒子，却不帶走你的媳婦，這未免太巧合了，鄉裏大多數人都認爲你的嫌疑最大！」

莊世艮不由倒抽一口氣，正欲分辯，另一個叫江權的漢子已接口道：「土匪就算是來擄人綁架，甚麼人家不好去，却像是知道一樣，一下子就撲到鄉公所擄走你兒子，太令人懷疑了！」

莊世艮聽着，手心冷汗直冒，忙不迭說道：「我那裏知這麼多！我要是買通土匪救我兒子，這時候我暗自高興還來不及，還來要百賜救回我兒子幹麼？！」

一個叫林民的漢子哼一聲，道：「世艮哥！這叫反客爲主，你明知會被人懷疑，便來個先發制人，以爲這樣就可以將嫌疑擺脫！但是，這却弄巧成拙，你要是心中無鬼，犯不着急急來向百賜表白你是清白的啊！」

衆人齊聲附和林民的話。

黎百賜也連連點頭，認爲林民說得有道理。

林民這個人不但讀過幾年私塾，也到縣城上過學堂，喜歡看書，鄉裏的人都視他爲讀書人，不少人遇到疑難之事，都去請敎他，事實上，他這個人思想敏捷，見解獨到，甚得鄉人稱許。

莊世艮料不到自己的想法會給林民說中，暗暗心驚，一時間想不出反駁的話，只好發惡道：「千不該萬不該碰巧我兒子今日便要浸猪籠，所以你們便硬說我有嫌疑，買通土匪救我兒子！總之，我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了，我一個也說不過你們！俗語有謂，捉賊拿贜！你們若是抓到証據，才能這樣懷疑我！」

說完，裝出憤忿難平的樣子，一邊說，一邊往外走！

衆人看着莊世艮往外走，怔了一怔，梁賢指着莊世艮的背影，向黎百賜道：「百賜，我們不是胡猜亂想的！鄉裏大多數人都是那樣想！你仔細想一下，昨晚那回事，是不是有很多疑點！莊世艮的嫌疑最大？」

村民接口道：「百賜，最令人懷疑的一點是，土匪怎會知道莊文禮被關在扣押室內，怎會冒險摸去擄走他？」

江權也道：「土匪不遲不早，選在昨晚搶村擄人，不太巧合了嗎？」

黎百賜道：「你們都說得有道理！九公，二百公，還有四舅公三位老人家也覺得昨晚那回事大有蹺蹊！也懷疑那回事跟莊文禮今日被浸猪籠有關連。我跟你們的看法一樣。可是，正如世艮所說，捉賊拿贜！若是抓不到証據，雖然他嫌疑很大，一樣奈何他不得。」

「那可以查啊！」林進道：「俗語有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若是眞的暗中買通土匪，那一定查得出來的！」

林民道：「百賜，只要派人日夜暗中看着他，總會抓到他買通土匪的証據，大可將他抓起來治罪！」

跟着又補充道：「世艮若眞的暗中買通土匪，救走文禮，那他必然會再跟土匪聯絡，安排他兒子到別的地方去。」

黎百賜連連點頭：「嗯，民少！你說得對，我馬上派人暗中看着世艮有甚麼動靜！」

林民道：「說不定，從世艮的身上，追查出那伙匪徒的下落，救回鄉長他們！」

梁賢四人連聲說是。

黎百賜被林民一言提醒：「民少！虧你提醒我！世艮那方面確是一條綫索，倒要好好抓住他，不能放鬆！」

* * *

莊世艮回家後，還未坐下來，奶奶已從房裏走出來，劈頭就問：「世艮，文禮被土匪擄走？」

莊世艮點點頭：「嗯！」

奶奶呼口氣。「文禮被土匪擄走，豈不是不用死？」

莊世艮又點點頭。

「那就謝天謝地了。」奶奶這些日子以來，臉上第一次有喜色。「世艮，天有眼，祖宗有靈，莊家不會絕後了！」合掌連連向天遙拜。

莊世艮不敢將實情告知妻子，怕她不愼，漏了口風，那就不得了。

奶奶拜完後，忽然擔心地道：「世艮，土匪會不會殺文禮？」

莊世艮喝口茶。「土匪要是殺文禮，早已殺了他，怎會費手脚將他擄走？」

「那他們是要我們付贖金？」奶奶鬆口氣。

「大概是吧。」

「世艮，你一定要將他贖回來！」奶奶緊張地道。

但她馬上又連連搖頭道：「還是不要將他贖回來。贖了回來，還不是死路一條，會被浸猪籠！」

莊世艮道：「我也不打算贖文禮回來。」

豈料奶奶又反對。「不成，若不贖他回來，土匪一定會撕票，殺死文禮！」

莊世艮故意嘆口氣。「贖又死，不贖又死，唉，那怎辦才好？」

奶奶急得團團轉，却想不出一個兩全的法子，撇撇嘴，帶點撒賴地道：「我不管，總之，你要想個辦法，既救得了文禮，他又不會死！」

莊世艮不想跟妻子說太多話，無奈地道：「好吧，我一定想個法子，既救了文禮，又不會要他浸猪籠就是。」

奶奶在走回房間前，不忘叮囑一句，「你要是想不出一個法子來，我死給你看？」

莊世艮苦笑道：「老婆大人，妳放心吧，文禮是我家唯一的根苗，我就算不要這條老命，也要保住文禮！」

奶奶這才放心地走回房中。

莊世艮坐了一會，也走入廂房的外間睡一會。

昨晚，他跟鄉人一樣，一夜沒睡，一直擔心大富是否救得了文禮，直到天亮後，長工阿順回來告知他，文禮被土匪擄走，他才放下心頭那塊大石。

他知道，那些土匪不是擄走文禮，而是救走他！

他不由暗讚大富有辦法，想出

一個這麼妙的救人方法。

＊　＊　＊

鄉裏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土匪送來消息。

天黑時分，土匪終於送來了消息。

消息是由鄰村的一個老漢送來的。

那是一張寫在糙紙上的紙條。

據那個送信的老漢說，他砍柴回家途中，遇上兩個神態兇惡的漢子，要他將那字條送到富貴鄉，交給鄉裏拿得主意的人，要是不送去，一定會找到他，一槍將他送上西天。說時，還亮出一支槍，在他眼前晃動一下。

黎百賜接過那張字條，打開來，就着燈光細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歪歪斜斜的大字：「若要贖回被擄去的人，後天早上，將贖金七千大元送到村子東南那頭的黑石溝，過時撕票，收回屍體。」

黎百賜看完後，吸口氣，一拳擊在桌面上，憤憤道：「他媽的，一個人要一千大洋贖金，獅子大開口，分明是搶！」

九公顫巍巍地道：「擺明了是搶啊！七千大洋，每人一千，他們每一家大概還能拿出來吧！」

原來，被擄去的莊世流及四個父老，家裏都很富有，莊世艮更不用說，每一家的財產都在數千大洋之上。

黎百賜却道：「九公，他們每一家雖然都有錢，但是，一時之間，只怕不是每一家都拿得出一千大洋，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二伯公道：「人命要緊，那一家拿不出來，只好在鄉裏籌，待救了人回來後，再要他們攤還出來！」

黎百賜道：「只好這樣辦。」

「事不宜遲，百賜，馬上派人到每一家去，要他們快快籌錢。」九公道。

黎百賜答應一聲，到外面去吩咐六個鄉丁分別到莊世流及三個父老家中，通知他們的家人到鄉公所來商議籌錢救人的事。

他則親自到莊世艮家。

莊世艮聽說黎百賜來找他，忙到正廳去見黎百賜。

黎百賜早已在正廳等着，不等莊世艮招呼他坐下，已搶先說道：「世艮哥，土匪派人送了消息來，每一家要拿一千大洋贖人，我特來告訴你。」

一頓，問道：「你打算贖回文禮嗎？」

莊世艮雙眼瞪起來。「哇！一千大洋？那些土匪倒會要錢！我還以爲幾百大洋便成！」

黎百賜不耐煩地道：「世艮哥，那你到底贖不贖？」

莊世艮搓着手道：「一千大洋，我不是拿不出來，可是，贖回來也是死，不贖回來一樣是死，不是我肉痛那些錢，橫豎都是死，那何不省回那一千大洋，無須花那筆冤枉錢啊！」

一頓，又道：「我想清楚了，正如世添說的兒子死了，可以再生，一千大洋，可以娶兩三個妾侍回來，總有一個替我生一個兒子的，是不是？」說着，哈哈笑起來。

黎百賜被他的話弄得呆了一呆，「那你是不打算贖回文禮了？」

「我剛才早已說了啊！」莊世艮道：「我打算買副上好的棺木，收殮文禮的屍體，風光大葬，那還實惠一點。」

黎百賜道：「既然你這麼說，我回去了。」說完，便返回鄉公所。

乘機綁票　擄人勒贖

付贖金的日子終於到了。

黎百賜親自帶贖金去黑石溝。陪同他的，還有四個鄉丁。

黑石溝距富貴鄉約六里遠，那裏是一條大石溝，石頭都是黑黑褐褐的，一年之中，除了下雨天有水流之外，其他的時候都是乾涸的。

黎百賜在約定的時間，跟四個鄉丁來到黑石溝。

六千個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若全是大洋，只怕有幾百斤重，運送起來，非要用車子運載或是要人挑着走不可，幸好大洋只有三百多個，其他的都是大洋票子，但也要用兩個蔴袋裝着，四個鄉丁輪流挑。

黎百賜與四個鄉丁才在一棵差不多枯死的樹下停下來，溝那頭馬上有人向他們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黎百賜聞聲抬眼往那邊望去，大約二十丈遠的地方，幾塊碎石樹叢後，隱約有人影匿伏着。不用說，剛才的呼喝聲是些人影發出的，忙高聲叫道：「我們是富貴鄉的人，來送贖金的！」

「錢都帶來了？」碎石樹叢後發出叫聲。

「帶來了。」黎百賜大叫。

「七千大洋？」那邊的人影叫。

「六千！」黎百賜回應：「咱們只贖六個人！莊文禮的家人不肯付贖金，任你們處置他！」

「他媽的！居然要錢不要人！」碎石樹叢後有人怒叫：「既然他家人不肯贖他，老子們將姓莊的斬成碎塊，送回去給他的家人餵狗！」

另一把聲音緊接响起：「回去告訴莊文禮的家人，再給他一天時間，明日天黑前還不將贖金送來，老子們便宰了那小子！」

「錢在這裏，甚麼時候放人？」黎百賜不想跟那些匪徒多說。

「留下錢，馬上回去！大約午後，那六個老鬼便會回去。」

黎百賜不再說甚麼，留下錢，馬上招呼四個鄉丁往回走。

才走了兩步，那邊又傳來呼喝聲：「慢着！」

黎百賜停下來，問道：「甚麼事？」

「要是少一塊錢，老子們便割下一個老鬼一隻耳朵！」

黎百賜哼了一聲，轉回身，繼續往回走。

那邊不再有動靜。大概，那幾個匪徒待黎百賜五人走出老遠後，才從碎石樹叢中走出來拿錢。

＊　＊　＊

黎百賜跟四個鄉丁返回富貴鄉後，馬上到莊家找莊世艮，將土匪的話向莊世艮轉述一遍。「世艮哥，你要是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莊世艮道：「隨便他們怎樣處置文禮，我不會改變主意，贖他回來，讓他被鄉親們浸猪籠！」

黎百賜道：「世艮哥，你眞的那樣忍心？讓文禮被土匪斬成碎塊？他怎麼也是你的兒子啊！」

莊世艮咬着牙道：「我已想通想透，就當沒有生他這個兒子，橫堅他都是要死的了，管他怎麼個死法！」

黎百賜不再說甚麼，辭出莊家，返回鄉公所。

他在到莊家之前，已派人到村外等候莊世流等回來。

鄉裏的人都知道莊世流六人會在午後回來，不少人聚集在村口的大樹下，等着莊世流跟五個父老回來。

六人的家人本想一直往前走，迎接六人，村民却勸說他們留在村口等待。因爲誰也不知道土匪會在甚麼地方放莊世流等人回來，一直往前走，未必能夠遇上他們。六人的家人認爲林民說得有道理，留在村口等六人回來。

從下午一直等到黃昏，等候的人開始焦躁起來，有些女人不能再等下去，只好返家弄晚飯。

突然間，一個爬到大樹上的青年大叫：「回來了，回來了，鄉長和天爺他們回來了。」

樹下的人聽聞之下，頓時精神一振，發出歡呼聲，一湧往前奔去。

莊世流跟天爺等人確是回來了，五個在前路等着的鄉丁扶着五個父老往村口走去，跟奔前去的鄉人遇上，六人的家人都很激動，大叫着撲向六人。

鄉人也發出歡呼聲。場面異常感人。有人哭起來。

場面哄動得很。半晌，鄉人才簇湧着莊世流六人往村裏走去。

六個人看上去精神還好，似乎沒有受到甚麼虐待，神色有點憔悴吧了。

本來，黎百賜很想馬上詢問六人被擄去後的情形，想想，還是先讓六人回家休息一番再問。

當然，越快知道六人被擄走後的情形越好，說不定能夠從六人的口中問出一些有關匪徒的綫索來，對他們緝捕土匪大有幫動。

但是，六人剛從土匪手上放回來，驚魂甫定，怎忍心不讓他們休息一下，便馬上向他們詢問。何況，六個人中，除了莊世流外，其餘五人的年紀都在六十過外，只怕他們支持不了。

莊世艮聽說莊世流六人已回來，馬上趕到莊世流家，詢問兒子的情形。

這可與他跟黎百賜說話時的態度大不相同。

說到底，他跟黎百賜說是假話，對兒子的關切，才是眞的！很自然的便會流露出來。

莊世流的家人知道他會被放回來，早已燉了人參湯等他回來喝。

才喝完參湯，莊世艮便找上門來了，莊世流見堂弟來了，只好招呼他坐下。

才坐下，莊世艮便問道：「世流哥，你在匪窟內，可有見到文禮？」

莊世流原以爲世艮是來問候他的，想不到他一句問候的話也不說，第一句便問他兒子的事情，心裏大是不悅，冷冷地道：「世艮，你既然不肯贖回文禮，那還問他幹甚麼？他是死是活，無須緊張啊！」

莊世艮乾笑。「世流哥……說到底，文禮是我的兒子，雖說……我不肯贖他，是不想花那筆冤枉錢，橫豎他也是死的了，養到他這麼大，總是有點捨不得的！」說着話，他居然眼紅起來。

莊世流看到堂弟那泫然欲泣的樣子，心裏不忍，氣也就消了。「世艮，別傷心了，你既然忍得下心不贖他，那何不忘了他，免得心裏牽牽掛掛的。」

莊世艮道：「我何嘗不想忘了他，但就是不能……骨肉連心啊！」

接着又道：「世流哥，你到底有沒有見到文禮？」

莊世艮點點頭。「頭一天不但見到他，還跟他關在一起，但是，第二天就不見了他，聽說被關到另一間屋子內，之後，都沒有見到他，不過……」下面的話，沒有說下去。

莊世艮緊張萬分地道：「不過

甚麼？」

莊世流欲言又止。

莊世艮更加着急，懇求道：「世流哥，說啊。」突然一把抓住堂兄的手，「他們殺死了文禮？」

莊世流不得不道：「世艮……我們被放走之前，聽到文禮在另一間屋子內發出一聲慘叫，跟着便沒了聲息。」

「嗚」一聲，莊世艮哭出聲來，雙手捂着臉。

莊世流忙安慰堂弟，「世艮，別哭啊，我不知道文禮是否被他們殺害。」我只聽到一聲慘叫，說不定，他被土匪打暈過去，他們既然寬限你一天，想你改變主意，我看，他們不會那樣快便殺害文禮的。」

莊世艮只是掩面悲哭。

莊世流只好一再安慰他。

半晌莊世艮才抹着眼淚，告辭離去。

莊世流看着堂弟往外走的背影，一個勁搖頭嘆息。

* * *

翌日，黎百賜將被放回來的莊世流，大爺六人請到鄉所說話。

待六人到齊後，黎百賜對六人道：「鄉長，天爺，澤叔公……百賜那一晚未能及時趕來……救出六位，令六位受驚受苦，百賜實在不中用。」

天爺忙道：「百賜，這不關你的事，當時，有誰想到土匪佯攻，暗中却攻到鄉公所？何況，當時實在慌亂啊，你一個人那能兼顧那麼多地方？」

莊世流也道：「那伙土匪實在奸猾，聲東擊西，誰也料不到。百賜，你已盡了責，無需自責。」

「破財擋災，說不定，我們應有此劫。如今我們都平安回來，不是很好嗎？」澤叔公拈鬚微笑，一副豁達的樣子。

百賜道：「鄉長，你們沒有受苦吧？」

莊世流道：「大的苦頭沒有吃過，被他們喝罵那是少不了的了，每日總算有兩餐飯吃，每餐還有三個茶，要不是被關在屋內，眞懷疑不是被那伙土匪綁票。」

「鄉長，知道關在甚麼地方嗎？」

莊世流搖搖頭，「不知道，我們被帶進去，放出來時，都是矇着眼的，只知道那是一個頗大的院子，裏面有幾間屋子，但很破舊，像是很久沒人居住的。」

天爺跟澤叔公六人都紛紛點頭，表示莊世流說的情形和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樣。

「知道土匪有幾個人嗎？」

「我看到的只有七個。」莊世流道：「不過，據我猜測，他們起碼有十個人！」

「土匪頭子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長了一雙金魚眼的傢伙。」澤叔公接口道：「我們知道的還有一個叫老貓，一個叫盲炳，其他的不知姓名。」

「可不可以估計一下，那個大院子距這裏多遠？」

一個叫蔭堂公的父老道：「很難估計，咱們從那大院子被帶出來時，幪着眼，根本不辨東南西北，大約走了半個時辰左右，土匪喝叫咱們停下來，坐在地上，等了約半個時辰左右，又被帶着走了一會，才解下咱們幪着眼的布巾，喝叫我們快走回去，咱們聽說放咱們回去，幾乎是跑着往前走，恐怕土匪突然改變主意，不放咱們走。」

另一個叫添富爺的父老接口道：「唉，幾乎跑散我這副老骨頭，能夠拾回一命，咱們都拚命跑快一點，跑得離那些土匪越遠越好，後來支持不住，跑跑停停的，走了大約二個時辰才走回來。」

莊世流道：「百賜，我估計走了三個時辰左右，才走回村子。不過，土匪帶我們離開那大院子時轉了很多轉。我想，他們是想轉得我們暈頭轉向，分辨不出方向。若是一直走，大概不用走三個時辰。」

「鄉長，你們有見過文禮嗎？」

「見過。」莊世流道：「第一日他跟我們關在一起，第二日，他跟蔭堂叔、天爺被帶出去，天爺跟蔭堂叔被關在另一間房子內，文禮一個人關在跟我們隔壁的一間房子裏面，起先，我們並不知道他單獨關在一間屋子裏面的，直到我們被帶出去之前，聽到文禮在那間屋子內發出一聲慘叫，與及土匪的喝罵聲……才知道他是單獨關起來的。」

接下來，百賜又問了六人一些問題，看看沒有甚麼可問的，才請六人回去歇息。

莊世流却沒有回家，留下來。

* * *

「百賜，無論如何，一定要追查出那伙土匪的下落，將他們抓起來，平白無故被他們敲詐了六千大洋，天爺他們都不甘心。」

黎百賜聽莊世流那麼說，才知道六人在來鄉公所之前，已碰了一次頭。

黎百賜道：「鄉長，不是我看不起自己，你也知道，憑我們鄉裏那些鄉丁，無可能對付得了那伙土匪，我盡力而爲吧。」

莊世流拍一下黎百賜的肩頭。

「百賜，天爺他們說，若是抓到那伙土匪，拿回那筆贖金，你會有二百大洋獎賞，一百大洋犒賞全隊鄉丁，另外拿七百大洋添置槍械，二千大洋用作救濟貧苦，修橋舖路之

用。」

黎百賜眼裏頓時閃出光來。「鄉長，我一定竭盡全力，捉拿那伙土匪。」

莊世流道：「事不宜遲，你可要盡快帶人去追查，那伙土匪拿了贖金後，說不定已竄到別的地方去。」

「是！鄉長。」黎百賜答應得好爽快。

但他跟着又道：「鄉長，那個淫婦……怎樣處置？」

莊世流想一下，道：「她飛不了的，待我休養兩日，再擇個日子將她浸豬籠。」

一頓，又道：「百賜，若在這兩日捉拿到那伙土匪，文禮又沒有被土匪殺害，一併將他抓回來，那最好不過，可以將他跟那……淫婦一起浸豬籠。」

黎百賜道：「鄉長，我也想將文禮抓回來，要不，怎向鄉親們交代？」

「好了，捉拿土匪的事就交給你了，我回家了。」莊世流說完便離開鄉公所，返回家中。

* * *

翌日天色傍黑的時候，有兩個人抬着一個蔴袋到富貴鄉，說是有人要他們將那個蔴包送到莊世艮家。

那個蔴包裝了小半袋東西，看上去不像是裝着人，由於土匪曾揚言，莊世艮若是不將文禮贖回去，便會將他斬成碎塊，送回去給莊家餵狗。所以，幾個被問路的人都懷疑那個蔴包內裝的是文禮被斬碎的屍體，爲了知道蔴包袋內裝着的是否文禮的碎屍，幾個鄉人搶着帶那兩個人到莊世艮的家。

沿路聞聲跟着的人越來越多，有些本在吃着晚飯的，也放下碗筷跟着去。

結果，那兩個人被帶到莊家的時候，人數不下百人，而且陸續有人趕來。

莊世艮已跟家人在吃晚飯，聽看門的說有兩個人抬了一袋東西來，聲言要交給他，忙放下筷子，急急走出去。

奶奶本來也想去看看的，被女兒文詩勸住。

莊世艮匆匆走到大門外，幾個鄉人指着他，向那兩個將蔴袋抬來的漢子道：「他就是莊世艮。」

那兩個漢子中的其中一個向莊世艮打量一眼，說道：「叔台，有三個人要我們將這袋東西送來給你，並說，東西送到後，你會給我倆四個大洋。」

莊世艮雙眼一直在那個蔴袋上溜着，「兄台，請問你倆是甚麼人？」

仍是那個漢子說話，「叔台，我倆是金雞村的人，我叫冼忠，他叫李球。」

聚在莊家門前的人都知道，金雞村在富貴鄉東面三四里外，是條不大不小的村子。

莊世艮上下打量一下冼忠及李球兩人，兩人年紀在三十上下，皮膚粗黑，雙手粗大，不似是幹壞事的人，當下問道：「那三個叫你們將那袋東西送來的人是甚麼人？」

冼忠道：「我倆不認識那三個人。三個人邪裏邪氣的，身上帶着槍。我倆在回村的路上遇上他們的。三個人立刻截住我兩，要我倆將這個蔴袋抬來富貴鄉交給叔台你，我倆起先不肯，其中一個亮出一支短槍，指着我倆，惡狠狠地說：「若我倆不答應，便將我倆一槍放倒，並說，我倆若是將蔴袋送到去，叔台你會給我倆四個大洋酬勞。還恐嚇我倆，若半路上跑回家，一定不放過我倆，只好將這個蔴袋抬來交給叔台你。」

莊世艮倒抽一口氣。「你倆知道蔴袋內裝着甚麼嗎？」

冼忠與李球搖搖頭。「不知道，我倆不敢看，但隱隱嗅到一陣腥味從蔴袋傳出來。」兩人忍不住先後打個寒顫，大概，兩人猜到蔴袋內裝的是甚麼東西。

聚在莊家大門的鄉人(這時約有數百人)，聞言不由臉色變了變。

莊世艮的臉色也變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軟塌塌的蔴袋上。

顯然，在場的人都心裏有數，猜到蔴袋內裝着是甚麼東西！

冼忠吞口口水，「叔公，我們還要趕回家，東西交給你了，請給我倆酬勞。」

莊世艮猶豫一下，從身上拿出四個大洋，遞給冼忠。

冼忠接過，多謝一聲，跟李球擠出人羣，往村外走去。

站在人羣瞧外面的黎百賜(他早已聞聲趕來)馬上吩咐站在身旁的兩個鄉丁暗中跟着李球冼忠兩人，看兩人是否返回金雞村，並查明兩人是否金雞村人。

兩個鄉丁立刻盯着冼忠李球，暗暗跟下去。

「世艮，打開蔴袋看看是甚麼東西啊！」人羣中有人叫。

「文禮要被土匪斬成碎塊，裝在蔴袋內，那眞是活該了。」人羣中又有人叫。

「打開來看看啊！怕甚麼？」又有人在人羣中叫。「說不定，袋裏裝的是一隻死狗！」

「既然狠得下心不贖兒子回來，文禮就算被斬成碎塊，也是活該。」

在衆人的哄叫聲中，莊世艮臉上陣青陣白，一雙手禁不住顫抖起

來。

終於，他咬咬牙，對站在身後的長工阿順道：「阿順，打開蔴袋看看！」

阿順不敢不聽，猶猶豫豫地走到蔴袋前，幾次伸手去解開綁住袋口的繩子，又縮回去。

人羣中有不少人不耐煩地起哄。「打開蔴袋啊！怕甚麼？不會吃了你的，快打開來呀！」

阿順在衆人的哄叫聲中，吸口氣，硬着頭皮打開蔴袋。

人羣頓時靜下來，屏息看着，有人手心直冒冷汗。

蔴袋口鬆開來，往下落去，阿順忽然大大地吐口氣。

人羣在袋口鬆開來，褪落下去的刹那，緊張得心頭停止了跳動，鴉雀無聲！

蔴袋褪下，露出來的是一個油布包！

怪不得阿順大大地吐口氣。

原來，一下子露出來的，不是恐怖的碎屍，而是一個油布包。內裏另有乾坤。

人羣刹時「噓」一聲，大大透口氣。

那個露出來的油布包口也是用繩子綁起來的，繩索中有一張紙條，上面赫然寫着四個大字，莊世艮收。字跡歪歪扭扭的，可能出自粗人的筆下。

莊世艮才大大地鬆口氣，驟然看到那張紙條，臉色劇變，顫着聲道：「阿順，將紙條抽出來拿給我！」

阿順這一次很爽快——因爲並不是叫他去解開油布包的繩子，立刻將那紙條抽出來，交給莊世艮。

莊世艮接過，將摺疊了兩次的紙條打開來，細看上面寫着的幾行很長的字。

上面寫着：莊世艮，你捨不得拿一千大洋贖回兒子，老子們將你兒子的屍體送回來給你餵狗，替你省點狗糧！

莊世艮頓時臉色煞白，身子晃了晃，往後跌下去，手上那張紙也拿不住飄落地。

幸好另一個長工站在他身後，慌忙伸手扶住他，才沒有跌倒下去。

人羣中有人叫：「阿順，將紙條拿來我看看。」

阿順看到說話的是鄉長莊世流，主人的堂兄，忙去撿起那張紙條，交給莊世流。

忽然間，有兩個青年擠出人羣，自告奮勇去解開油布包看看裏面包着的是甚麼東西？

有人高聲叫：「鄉長，大聲唸出來。」

兩個跑出去的青年飛快地解開綁着油布包的繩子。

莊世流也大聲唸起來。「莊世艮，你捨不得拿一千大洋贖你兒子，老子們送回你兒子的屍體給你餵狗……」

陡地，兩個解開油布包的青年駭然驚叫一聲，恐慌地退開兩步，一張臉白得沒有一絲血色，唇顫手震。

人羣也哄地向後驚退，發出恐怖的駭叫聲！

莊世流忙住口，往油布包望去，只見打開來的油布包內，有一堆血肉，上面赫然放着一個被斬裂開來的頭顱！血肉模糊的，好不恐怖！

莊世流嚇得張口駭叫一聲，手腳發軟，幾乎站不住。

莊世艮慘叫一聲，「文禮！」暈死過去！

阿順由於站得近，不但看到那個頭顱，還看到那堆血肉中，有斷手斷腳，那隻斷腳上，還穿着鞋子。

小孩子跟膽小的婦女都掩臉不敢瞧着，有些還嘔吐起來。

那兩個解開繩子的青年也乾嘔起來。

那堆碎屍太恐怖了！

他們從未見過如此駭怖的碎屍。

碎屍內的血水般像蜿蜒爬行的血蛇般，四下裏往外流瀉。

黎百賜看着，也不忍卒睹，腸胃一陣翻騰。

驀地，一聲悽厲刺耳的哭叫聲響起，跟着是撕人心肺的哭號聲。

衆人忙往哭聲響起的地方望去，原來是奶奶母女在厲聲地哭號着，要不是兩個僕婦挽扶着母女兩人，早已哭倒在地上。

莊世流正想壯起膽子說話，黎百賜已從人羣中擠出來，壯着膽，將褪下去的蔴袋抽起來，掩藏住那堆碎屍血肉！

跟着，他吩咐莊家的人將莊世艮夫婦及文詩扶回屋子裏，免得他們看着那堆血肉更受刺激。

莊世流也叫鄉人散去。

＊　＊　＊

翌日，莊文禮被土匪斬成碎塊送回來的事情，成了富貴鄉人談論的話題。

有人說那是罪有應得，報應到。

有人責罵莊世艮不念父子之情，寧願抱着錢財入棺材也不贖兒子回來，令到兒子變得那樣慘，屍體被殘，太忍心了。

也有人認爲，橫豎贖不贖回來也是死，何必花那筆冤枉錢。

總之，議論紛紛。

感到最高興的應該是阮大嬸母女，却認爲文禮被土匪碎屍是報應，罪有應得，大壯的冤仇總算報了

，母女兩人還燒香還神。

黎百賜在昨晚已强忍着駭驚，在莊家內仔細地瞧了一遍那堆碎屍。

斷脚上那隻鞋不但他認出是文禮被關在拘押室時便穿着的，莊世流也認出來。

夾雜在血肉碎塊中的衣衫，黎百賜跟莊世流也認得，是文禮被關起來時穿着的。

至於那個頭顱，實在太恐怖了，五官被斬得血肉模糊，根本認不出本來的面目，黎百賜只看了一眼，便無法再看下去，只好作罷。

莊世流根本不敢看那堆血肉，他站得遠遠的，是黎百賜用火鉗挾着那隻斷腳拿過去給他辨認那隻鞋子的，碎衣布也是。

自看過那堆碎屍後，黎百賜連發兩晚噩夢。

僅憑那隻鞋子及碎衣布，不可能斷定那就是莊文禮的屍體，但也不能否定不是莊文禮的屍體。

不過，從莊世艮夫婦見到那堆碎屍後，哭暈過去的情形，那很可能是莊文禮的屍體了？要不，莊世艮夫婦及女兒不會悲慟欲絕，暈死過去。

莊世流肯定那是文禮的屍體。

黎百賜心裏仍有疑念，不敢加以肯定。

因爲，那隻鞋子及碎衣布，可以穿在另一個人的身上，然後被斬成碎塊。

不管怎樣，莊世艮夫婦在兩日後，用上好的棺木，收殮了那堆碎屍，若不是族中的長輩發了話，文禮幹出那種敗德喪行的醜事，又殺了人，有辱莊氏歷代祖宗，不宜葬在族中的墓地上，要葬到其他的地方，莊世艮準會將兒子的殘屍葬在祖宗的墳地上。

結果，他只好將兒子葬到離祖墳墓地約一里外的黃花坑。

他還爲兒子大作法事，超渡亡魂。

他依足俗例去做。

奶奶母女哭得死去活來，在出殯時，奶奶幾次欲低頭撞向兒子棺木，若不是文詩及世艮眼快手急，將她拉住，只怕奶奶已一頭撞死！

很多人都在場看着，看到的人都說不會假的，黎百賜也看到，他心裏的疑念隨即消散了。

那堆碎屍若不是文禮的屍體，做母親的怎會傷心得尋死覓活，犯不着爲一堆不是兒子的殘屍去要生要死的。

鄉人也都相信，那堆碎屍是文禮的屍體。

黎百賜不相信也不成。

既然莊文禮已死，那就了結了一件事，黎百賜不用傷腦筋去捉他回來浸豬籠。

唯一令他頭痛的是，至今仍追尋不到那伙土匪的下落，遑論捉拿他們法辦了。

派出手下鄉丁找尋了兩日，甚至找不到那個土匪用來關禁莊世流六人的大院子。

沒有人知道甚麼地方有那麼一個大院子。

黎百賜可謂束手無策。

起先，還懷疑莊世艮暗中買通了土匪救走兒子莊文禮，如今既認爲莊文禮已被土匪殺害並碎屍，那莊世艮便沒了嫌疑，那條綫索自然亦斷了。

事實上，莊世艮自兒子被土匪擄走後，一直沒有叫人起疑的舉動，葬了兒子後，更是整天關在家中，沒有出過大門一步。

奶奶也病了。

大概是傷心過度所致吧。

據侍候奶奶的陶嬸對相熟的鄉人說，葬了文禮後，奶奶仍然尋死覓活，弄得家裏上下不得安寧，時刻要派人看着她，提防她尋死。

撇下這一筆不說，張秀珠還關在鄉公所的拘押室內，文禮既然死了，也該處置她了。

莊世流本想在莊文禮下葬那一日，依照鄉例，將張秀珠遊街示衆，然後浸豬籠，幾個父老却不同意，說是鄉裏接二連三發生了那麼多事，不宜在這個時候再做出悽慘的事來，弄得鄉裏愁雲慘霧的，人人心裏都像壓着塊大石般，待文禮被碎屍那件慘事過去後，再處置張秀珠。

＊　＊　＊

這一日，鄉裏突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

那兩個外鄉人才走入富貴鄉村口，馬上便引起鄉人的注意，尤其是滿懷好奇心人的注意，紛紛湧上去，將那兩個陌生人團團圍住。

那兩個陌生的外鄉人之所以引起鄉人的注意，是因爲他們的身上都有血漬，衣衫破爛，走在前面的那一個雙手還被反扣鎖起來，一條腿上血漬殷然，走起來一拐一拐的，後面那一個手上握着一支快慢機(匣子槍)，緊跟着前面那個人。

兩個陌生人這種情形，怎會不引起鄉人的注意。

一個膽量夠大的鄉童好奇地向手握快慢機的那個陌生人問道：「大叔，你押着的那個人是不是壞人？」

握槍的那個陌生人點點頭，含笑對那鄉童道：「嗯，他不但是個壞人，還是一個兇惡的匪徒！」

那個雙手被反鎖起來的人兇惡地哼了一聲，嚇得那些鄉童嘩叫一聲，避退開出。

「這位兄台，請問你是甚麼

人？」突然有人向那個握槍的陌生外鄉人問。

握槍的外鄉人抬頭向發話的人看去，見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身上佩帶一支駁殼槍，忙將前面那個「壞人」喝住，含笑向那漢子道：「兄台，我叫蕭原，是從省城來的追捕手，就在今早，在距貴鄉約十多里外的地方，捉拿到這個被省府懸賞緝拿的悍匪，由於在緝捕那傢伙的時候，我跟那傢伙都受了傷，恰巧路經貴鄉，因此，我想到貴鄉鄉公所求助……」

那個問蕭原的人，原來是鄉裏自衛隊的隊長黎百賜，他聽說那自稱蕭原的人是個緝捕逃匪的追捕手，心頭不由一動，忙道：「原來是蕭兄台，我叫黎百賜，是鄉裏自衛隊的隊長。」

蕭原——名捕手「海角天涯」，他聽聞向他發問的人原來是這條鄉村自衛隊的隊長，高興地道：「黎隊長，這可好了，我剛想到貴鄉鄉公所找你們幫忙看管一下那匪徒，如今遇上你，眞好。」

一頓，跟着又道：「黎隊長，請問可以幫這個忙嗎？」

黎百賜連連點頭道：「蕭兄台，你既然拿了省裏的緝捕公文捉拿那個匪徒，我們當然願意幫忙看管那匪徒，很高興認識你。」伸手跟蕭原握握手。

蕭原料不到黎百賜這樣好說話，高興地道：「黎隊長，我也很高興認識你，要不要看看省府發下的緝捕悍匪祝大海的公文？」

黎百賜搖搖頭。「蕭兄台，我先帶你到鄉公所去，安頓下來後，再看不遲。」

蕭原連聲說好，押着那個匪徒祝大海，跟黎百賜到鄉公所去。

大羣鄉童跟在後面，叫叫哄哄的，好不熱鬧。

來到鄉公所，黎百賜親自帶着蕭原押着那個悍匪祝大海來到後面的看押室，將悍匪祝大海關入原先關押莊文禮的囚室內。

關在隔鄰囚室的張秀珠以爲被關入囚室的人是文禮，翻身起來，走到隔柵前瞧着，看到被關起來的人不是莊文禮，大感失望，哼了一聲，走回床前，重新躺下去。

不過，她在走回床前的時候，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也好奇地看了張秀珠一眼。

一個如此年輕的女子被關在囚室內，不知犯了甚麼事，自然令人感到好奇。

走回前面，在自衛隊(自衛隊部設在鄉公所內)隊部內坐下後，蕭原看一眼自己身上那套又髒又破的衣衫，苦笑着對黎百賜道：「黎隊長，我這身衣衫，十足一個乞兒，貴鄉有否賣成衣的店鋪？我想買兩套衫褲，換掉身上的破衫爛褲。」

黎百賜點頭道：「村裏有買成衣的店鋪，蕭兄台，我叫人代你買回來。」

蕭原道：「怎好意思勞煩……」

黎百賜截道：「別客氣，我看你……好像受了傷，正好趁買衣服這段時間，料理一下受傷的地方啊。」

蕭原聽他那樣說，不再客氣，從身上拿出三個大洋，交給黎百賜。

黎百賜馬上吩咐一個鄉丁拿錢去買兩套衣衫回來。

蕭原的身上確是受了傷，不但左腰及右臂上被子彈擦傷，身上也有幾處損傷，他脫下衣衫，拿出隨身帶備的自製刀傷葯，請黎百賜替他敷在各處傷口上。

黎百賜邊小心地替他敷葯，邊好奇地問道：「蕭兄台，你身上受了這麼多處傷，是否在捕捉那個匪徒時受傷的？」

蕭原點點頭。

「那匪徒一定很兇悍了？」黎百賜吸口氣。

蕭原又點點頭。「那匪徒不但兇悍，槍法也頗準，被我射傷大腿後，還悍不畏死撲向我，跟我在地上廝打，從山腳滾下去，要不是被我一槍托砸暈他，才沒有那樣容易將他制服，不怕你笑話，那匪徒是我緝捕的逃匪中，最難應付的少數幾個之中的一個。」

「蕭兄台，那匪徒因何事被通緝？」

蕭原輕輕吸口氣(因爲傷口痛的關係)，忍痛道：「此人異常兇殘，於一次作案中，潛入一家富戶，殺害了五個人，其中兩個還是不到五歲的小孩，因而被省府通緝！」

「這麼說，那人是個殺人犯了！」黎百賜聳然動容。「一次殺害五條人命，那匪徒確是兇殘，死有餘辜！」

蕭原從褲頭上拿出一張摺迭起來的紙張，抬手遞給正在替他在最後一處傷口敷葯的黎百賜。「黎隊長，這是省府通緝祝大海的告示，上面詳寫着他所犯的罪行，你看看吧。」

黎百賜剛好敷完葯，伸手接過，放在一張木桌上，吁口氣道：「蕭兄台，你身上受了那麼多處傷，虧你挺得住，我看着也感到肉痛，你等一等，待我找些布塊，替你將傷口包紮好。」

蕭原感激地道：「黎隊長，又要勞煩你，眞不好意思。」

黎百賜笑笑，走入一個房間去。

未幾，他從房間內走出來，手上拿着一卷布條，馬上替蕭原包紮

身上的傷口。

還未包紮完，那個去買衣服的鄉丁已返回來，將兩套衣服交給黎百賜，並將餘數交回。

黎百賜將餘數交還給蕭原，將衣服放在木桌上，繼續替蕭原包紮傷口。

包紮好後，黎百賜將桌上的兩套衣服拿給蕭原。「蕭兄台，我帶你去洗洗臉，你再換掉身上的衣褲。」

蕭原點點頭，站起來，跟黎百賜走出天井。

洗過臉及手腳後，黎百賜帶蕭原走入房間，讓他換衣服，他則走出外面，拿起放在桌上的那張摺迭起來的告示，打開細看起來。

才看了一半，莊世流大步走進來。「百賜，聽說來了一個從省裏來的人，是一個追捕手，押了一個匪徒跟你到鄉公所來了，是嗎？」

黎百賜點點頭。「鄉長，那個追捕手叫蕭原，正在裏面換衣服，那個被緝捕的匪徒叫祝大海，他所犯的罪行，詳細地寫在這張省裏發下的通緝告示中，你看看吧。」

莊世流伸手接過那張告示，仔細地看起來。

邊看，邊聳然動容。「赫！那匪徒眞夠心狠手辣！兇殘得叫人心驚，居然在作案中，一下子便殺害了大小五個人，這種人該將他凌遲處死！」

看完那張告示後，莊世流將手上的告示交還給黎百賜。「百賜，我想見見那個追捕手蕭原。」

黎百賜正想說話，蕭原正好從房間內走出來，看到莊世流，怔了一下，對黎百賜道：「黎隊長，這位是……」

黎百賜馬上替兩人介紹，「蕭兄台，這位是敝鄉鄉長莊世流。」

蕭原忙趕走前去，熱情地伸手跟莊世流握手。「莊鄉長，幸會！」

「蕭先生，幸會！」莊世流邊跟蕭原握手邊說。

蕭原接着道：「莊鄉長，我因爲在捕捉那個悍匪祝大海時，身上受了傷，行動有點不便，想在貴鄉逗留幾日，未知莊鄉長是否歡迎？」

莊世流忙道：「歡迎之至，無任歡迎！蕭先生雖然不是當差吃餉的，但也算得上是替官府辦事的啊，我們幫得上忙的，怎會不幫忙。」

蕭原吁口氣，拱手道：「難得莊鄉長慨諾幫忙，那我就放心在這裏打擾了。」

「蕭兄台，你只管放心在這裏養傷，那個匪徒祝大海，我會派人替你嚴加看守着他的！」黎百賜伸手輕輕拍拍蕭原的肩頭。

蕭原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遞給黎隊長。「這是我的一點意思，今晚我請隊上的弟兄吃一餐。」

黎百賜看到那是一張十個大洋的票子，今晚那頓飯菜可豐富了，他可是想不到蕭原出手如此豪爽，對他頓生好感，口裏說道：「蕭兄台，請隊上衆人吃一頓不用那樣多錢，你拿回去吧。」將票子塞還蕭原。

蕭原怎肯收回去，閃開一步。「黎隊長，我拿了出來，不會收回去，你若是……那就將剩下的錢，算是我替那匪徒祝大海交的伙食錢吧。」

黎百賜還想說話，蕭原又道：「黎隊長，你若再……那我馬上走。」

黎百賜看出蕭原不是說笑的，才道：「好吧，我代表隊上的弟兄多謝你。」

蕭原對莊世流道：「莊鄉長，今晚若是方便的話，請賞面來喝杯酒。」

莊世流一口答應。「今晚既然那樣高興，好，我今晚一定來喝一杯。」

黎百賜想不到莊世流會一口答應來吃大鍋飯，馬上去吩咐隊上的厨子拿蕭原那張票子去買酒菜。

* * *

「酒席擺放在鄉公所的天井內，席開五大桌。

黎百賜和莊世流陪着蕭原坐在第一席，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蕭原終於忍不住心裏的好奇，對黎百賜道：「黎隊長，那個被關押在囚室內的女子犯了甚麼事？看她的樣子，不像是一個惡毒的人。」

坐在同一席的一個小隊長口快快道：「那個女子雖然不是惡毒之人，但卻是一個淫賤的女人！」

黎百賜接口道：「蕭兄台，那個女子名叫張秀珠，是敝鄉一個大戶人家的媳婦，她在大半年前喪夫守寡後，不知怎的，大概是耐不住寂寞，跟他的小叔私通，因而弄出人命來，她的小叔殺死了一個撞破他們姦情的鄉民，結果事敗，按照鄉例，是要將犯了淫亂罪的男女遊街示衆後，浸豬籠的，那知道……」接下來，將最近發生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向蕭原說了一遍。

蕭原聽完黎百賜的詳述後，並沒有說甚麼，只是問道：「既然那個莊文禮已經被土匪撕了票，那你們準備怎樣處置那個女子？」

莊世流接口道：「當然是按照鄉例，將那淫婦浸豬籠！」

蕭原心裏雖然不贊成那樣做，太殘忍了，但那是人家的事，他不便置喙，因此，他沒有說甚麼。」

莊世流道：「蕭先生，待會吃喝完後，我和百賜有些話跟你

說。」

黎百賜見蕭原面露疑惑之色，說道：「其實，我們是想請兄台你幫我們一個忙。」

蕭原看着黎百賜。「黎隊長，只要我力能所及的，一定幫忙。」

莊世流高興地道：「要是你肯幫忙，太好了。」

接下來，又吃喝了一會，莊世流首先離席。黎百賜對蕭原道：「蕭兄台，吃飯嗎？」

蕭原點點頭道：「飽了，吃不下了。」

黎百賜站起來，「蕭兄台，請跟我來，鄉長在他辦公室的地方等着。」

蕭原馬上站起來，跟着黎百賜走向莊世流的鄉長室。

來到莊世流辦公的那個房間，請蕭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待黎百賜將房門關上，才對蕭原道：「蕭先生，我這個人不喜歡轉彎抹角的，老實對你說，我們想請你幫忙緝捕那伙擄走我跟幾個父老，勒索了我們六千大洋的土匪！」

頓一下，接又道：「之前我已經跟百賜及鄉中的父老商議過了，他們都同意請你幫這個忙，而且，非你莫屬，希望你不會推辭。」

黎百賜接口道：「蕭兄台，不怕對你說，這幾日我派出不少人去追查那伙土匪的下落，都不得要領，一點頭緒也沒有，說得上是束手無策，鄉長和其他五個都不忿被那伙土匪勒索了那麼多錢，在束手無策之下，迫不得已，才請兄台你幫這個忙。」

黎百賜話聲未落，莊世流馬上接上道：「蕭兄台，你既然是一個專門緝拿被通緝的逃匪的追捕手，一定擅於追查匪踪，要不，你也不可能從省城那邊幾百里追來，在敝鄉附近捕捉到那個殺人犯祝大海，我們對你的本領充滿信心，希望你答應我的請求。」

黎百賜馬上又接口道：「蕭兄台，鄉長跟父老們願意出一千大洋酬謝你。」

直到這時候，蕭原才有機會開口說話。「莊鄉長，黎隊長，多謝你們這樣看得起我。你們已幫了我的忙，我若是不答應，那就太不近人情了。」

莊世流頓時高興得疾聲道：「蕭先生，你是答應幫忙了？」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撇開人情不說，爲了地方上的安寧，我也會插手對付那伙土匪，不讓他們繼續爲非作惡！」

「蕭先生，能夠得你幫忙，一定可以將那伙土匪緝拿歸案，將之法辦！」黎百賜大爲興奮。

蕭原謙道：「黎隊長，我可不是萬能的，我不敢擔保一定可以將那伙土匪捉拿歸案，我會盡力而爲。」

頓一下，看了莊、黎兩人一眼，正色道：「我有一個條件。」

莊世流忙問道：「甚麼條件？」

黎百賜也疑惑地看着蕭原。

蕭原露齒一笑，「莊鄉長，你放心，我不會叫你們爲難的。」

一頓，接着說道：「你們給我的酬勞可以減半，我希望你們放過那個姓張的女子。將她浸豬籠，太殘忍了！俗語有謂：人誰無錯？她犯的又不是殺人罪，並沒有傷害到別人，罪不致死，何必非要她死！」

莊世流正色道：「蕭先生，萬惡淫爲首，張秀珠犯了淫亂之罪，毀節喪行。敝鄉鄉例如此，咱們可不能單憑蕭先生你一句話，便改變鄉例，就算咱們答應，只怕鄉中父老也不答應。」

黎百賜搓着手，爲難地道：「蕭兄台，你這個要求，我們很難做的啊，事關敝鄉的鄉例，那是祖先立下的，很難更改的啊！」

蕭原笑笑，說道：「莊鄉長、黎隊長，例是人定的，人可以改的啊！俗語有謂：上天有好生之德。何忍將一個人活活浸死？姓張的女子不錯是犯了淫亂之罪，但那並不是該死之罪！我之所以多管閒事，不過是不忍心那女子活活被浸死，說句不好聽的，是想替貴鄉積點善德。」

頓一下，又道：「祖宗的家法當然要依循，但是，做後人的也該有創新的精神啊，將不好的改掉，若是一成不變，怎會改朝換代？」

黎百賜聽得不住點頭。

莊世流是讀過書的人，明白事理，事實上，他一直認爲那條浸豬籠的鄉例太過殘忍及不近情理，但他並不是一個勇於破舊創新的人，習慣了因循辦事，雖然覺得有些舊例不合理，也不敢提出來，如今被蕭原一說，心裏活動起來。「蕭先生，你說得有道理，誰也不敢擔保一生中沒有犯錯！我也覺得，一個人犯了淫罪，罪不至死，但鄉例是那樣，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去改變它，如今被你一言提醒，我也覺得，那實在太殘忍了，我雖然不能答應你不將那淫婦浸豬籠，但我會跟鄉中的父老提議，改變那條野蠻的鄉例，希望父老們同意改例，也算做一件好事。」

黎百賜接口道：「鄉長，我跟你一起去跟鄉中的父老們說說。」

蕭原道：「難得兩位這樣明白事理，若是鄉中的父老同意改掉那條鄉例，放過那個女人，我答應你們，若捉到那伙土匪，我不要那減了一半的酬勞，將之拿出來做善事

，救濟貴鄉的窮苦鄉民。」

莊世流聽蕭原那樣說，心裏一陣激動。「蕭先生是外鄉人也有這份替敝鄉民衆做善事之心，我身爲敝鄉鄉長，怎能不有所表示，我會竭盡全力，說服鄉中的父老改掉那條不近情理的苛條！」

「莊鄉長，有你這句話，我相信那個女子一定不會死！」蕭原高興地說。

黎百賜道：「鄉長，時候不早了，該回家歇息了。」

莊世流馬上站起來，「蕭先生，我明天便跟鄉中的父老去說，你身上受了傷，早點睡吧。」

蕭原站起來，「莊鄉長，慢行，不送啊。」

「不用送，不用送。」莊世流邊說邊往外走。

黎百賜送莊世流走出鄉公所，然後折返房間，安排蕭原睡在隊部一個房間內。

* * *

翌日，吃過早飯後，蕭原要黎百賜再詳詳細細地將整件事情的過程說一遍。

待黎百賜說了一遍後，他又問了一些細節，才將自己的看法說出來。「黎隊長，整件事情中，你有沒有發覺其中有不少疑點？」

黎百賜道：「起先，我覺得其中有幾個疑點，但自莊文禮被撕票後，便打消了那幾點懷疑。」

「將你原先覺得可疑的地方說出來聽聽。」蕭原看看黎百賜。

黎百賜道：「蕭兄台，第一點令我覺得可疑的是，那伙土匪遲不來早不來搶，偏偏選在第二日即將莊文禮及他嫂子遊街示衆，然後浸豬籠的那天晚上，不但是我，鄉中很多人也懷疑是莊世良暗中買通土匪，擄走他兒子，免他兒子被浸豬籠，鄉人之所以懷疑，是覺得那伙土匪潛入村後，那裏也不去，却到鄉公所，將鄉長跟五個父老擄走，還帶走被關押着的莊文禮。其中最令人懷疑的是，那伙土匪怎會知道莊文禮被關在鄉公所中，除了父老及鄉長被擄走外，甚麼人也不擄走，却要擄走莊文禮！」

頓了一頓，接着說下去。「還有兩個疑點是，他先說要贖回兒子，隔不了兩天，又改口說不贖，寧願土匪撕票。雖然莊文禮怎樣也是死，但做父母的，那有明知兒子會被撕票而坐視不理的！他家又不是沒有錢，好歹也將兒子贖回來再說，起碼留個全屍。何況，他家傳宗接代就靠莊文禮，但是後來，莊文禮被土匪撕了票，莊世良夫婦哭得死去活來，還厚葬了兒子的碎屍，看不出有一點是做作的，我才打消了所有的疑念。」

蕭原聽黎百賜說完，摸摸鼻子，說道：「黎隊長，幾個疑點之中，以土匪撕票，莊家厚葬碎屍的破綻最大！」

黎百賜睜大一雙眼，看着蕭原，雖然沒有說話，但他的目光却透出疑問。

蕭原跟着說道：「黎隊長，第一個大破綻是：土匪撕票，最殘忍的只會將綁架的人斬手截腳或是將首級割下來，從沒有將人的面目毀去的，你或許沒有見過肉參被土匪撕票的情形，我却看過幾個，每一個的面目却是完好的，最慘酷的一個也沒有被土匪毀容，被開膛破肚，斬去手指腳趾，割去耳朵。而土匪之所以不將被綁架的人的面目毀去，是要令到他的親人一眼便認出被害的人，讓他們傷心驚怕，好讓他們下一次不敢不贖回親人，因此，土匪絕不會將面目弄到不能辨認！」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這是最大的疑點！」

跟着又道：「撇開其他的不說，單從那一個破綻，莊世良便值得懷疑！我敢說一句，莊文禮仍未死，莊家埋葬的那堆碎屍，是另一個人，他們尋死覓活，傷痛欲絕，不過是做給別人看的，好讓人相信他們埋葬的，確是莊文禮。那麼，他的兒子便不用死，得以逍遙法外。」

黎百賜聽得連連點頭。「蕭兄台，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摸一下頷下的鬍渣子，臉露不解之色，說道：「若說莊世良暗中買通土匪，救走兒子莊文禮，可是，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村子半步。我對他起疑之初，也曾派人日夜監視他的動靜，並沒有發現他有甚麼值得懷疑的舉動，我想不通他是怎樣暗中跟那伙土匪聯絡的。」

蕭原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何須他親自跟土匪聯絡，他只要找個信得過的人去做便成。」

「蕭兄台，我眞佩服你。」黎百賜由衷地道：「一言便解開我的疑難。不過，我並沒有發現他跟鄉中那一個過從甚密啊，自從他兒子出事後，他便甚少出門。」

「黎隊長，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他怎會張揚，肯定在暗中進行，當然不易爲人發覺。」蕭原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而且，我敢肯定，莊世良不可能認識那伙土匪，必是有人替他穿針引綫，而那個人，肯定是不務正業，邪門外道之輩。黎隊長，你只要暗中打聽一下，近來鄉中有那一個二流子突然闊起來，那個二流子八九不離十，與這件事有關連。」

黎百賜聽得心悅誠服。「蕭兄台，你不愧是個經驗豐富的追捕手，一下子便從毫無頭緒中找到綫索

，我眞服了你。」

蕭原笑笑，道：「黎隊長，那不過是我一己之見，不知道準不準的，猜錯了也說不定。」

黎百賜道：「不管怎樣，我會依照你所說的話去做。馬上派人去向鄉中的胡混無賴打聽一下。」說完，他馬上吩咐一個機靈的鄉丁去打聽。

* * *

午夜，莊世流和黎百賜雙雙返回鄉公所。

兩人一起到蕭原的房間去找他。

蕭原在吃過午飯後，便返回房中休息，好讓身體快點恢復過來。

莊、黎兩人推門進入房間，馬上對躺在床上的蕭原道：「蕭先生，今早我跟黎百賜與鄉中的父老商議過，經過我和百賜一番努力說服後，父老們終於同意改掉那一條不近情理的鄉例，決定不將張秀珠浸豬籠，但仍要將她遊街示衆，並當衆表示悔改，然後逐回娘家！」

蕭原挺身坐起來，高興地道：「太好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屠！莊鄉長、黎隊長，你們可說替貴鄉鄉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個女子知道後，必定對你們感激不盡。」

莊世流道：「蕭先生，替敝鄉做了件好事的，應該是你！要不是你提出來，我們怎會想到那樣做太野蠻殘忍呢！要感激的，應該是你。」

蕭原道：「莊鄉長，我之所以那樣提出，實在是不忍心那女子年紀輕輕的，便被浸豬籠淹死。她年紀輕輕便守寡，已經夠可憐的了，當然，她不能守節，跟小叔子私通，是她不守婦道，有虧德行，但也不致於被處死啊。其實，她守寡後，該讓她回娘家再嫁人，那就不會弄出那件醜事來。說到底，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爲何不能再嫁？太不近情理了，要知道，女人與男人一樣，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的啊。」

莊世流由衷地道：「蕭先生，像你這樣頭腦開通的人，在我們鄉裏，可說是沒有哇。」

蕭原笑對兩人道：「像兩位頭腦也很開通啊！」

黎百賜道：「要不是得蕭兄台你一言點醒我和鄉長，我們還不是因循守舊，按照祖宗傳下來的鄉例，將張秀珠浸豬籠。」

蕭原不想再在這個話題上說下去，問道：「黎隊長，打聽到甚麼消息嗎？」

黎百賜搖搖頭，「派去打聽的楊光還未回來。」

莊世流道：「蕭先生，幸得你三言兩語便發現那件事情的大破綻，我聽聽百賜的轉述後，也認爲你的懷疑有道理。」

頓一下，嘆口氣道：「世艮若眞的爲了救兒子而幹出那種干犯法紀的事來，他太糊塗了！」

黎百賜道：「鄉長，世艮叔只剩下文禮一個兒子，爲了救獨子一命，說不定也會那樣做。」

「唉，他怎不想想後果，那不但會害了自己，也救不了他兒的啊！」莊世流直搖頭，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

「俗語有謂：狗急跳牆，情急之下，沒有多少人會想到後果的，要不，也不會有那樣多的人幹出傻事來。」蕭原搖頭太息。

三人正說着話，突然有一個鄉丁走到房門口，探頭入內，對黎百賜道：「賜哥，阿光找你。」

黎百賜對那鄉丁道：「福祥，去叫阿光進來。」

那個叫福祥的鄉丁答應一聲，轉身離去。

黎百賜對蕭原道：「蕭兄台，楊光返來找我，一定是打聽到消息。」

蕭原興奮地道：「要是打聽到消息，那太好了，可能很快便眞相大白。」

話聲剛落，門外出現一個青年人，向黎百賜道：「賜哥，有消息。」

黎百賜大喜，忙將那青年叫進去，壓着聲對他說道：「阿光，你打聽到甚麼消息，快說出來。」

楊光先叫一聲「世流叔。」又看了蕭原一眼，才說道：「賜哥，據大眼及崩頭三說，近幾日大富好像發起來，不但請大眼及崩頭三等豬朋狗友大吃大喝，賭得也很兇。以前賭錢，他從不做莊的，近來却逢賭必爭着做莊，大概他行賭運吧，手風很順，贏了不少錢。據大眼與崩頭三說，每次賭錢，大富的身上都帶有十多二十個大洋，他們都覺得奇怪，大富那裏弄來那麼多的錢？問他，只是笑，不說甚麼。」

黎、莊、蕭三人聽完楊光的話後，互相看了一眼，黎百賜對楊光道：「阿光，沒有事了，記着，不要將這件事傳開去，對誰也不要說，知道嗎？」

楊光忙道：「賜哥這樣吩咐，我不會對人說。」

黎百賜點一下頭，「嗯！你出去吧。」

楊光馬上走出房間。

待楊光離去後，黎百賜佩服地對蕭原道：「蕭兄台，你眞是料事如神。那個大富平日靠偷搶拐騙過活，窮起來連銅板也沒有一個，如今突然闊起來，肯定有問題！」

「蕭先生，大富是世艮的遠房堂姪，也是我的遠房堂侄，這人不

務正業，游手好閒，不長進，族人中都不大跟他來往，據我所知，世艮平日甚少跟他來往。如今他突然闊起來，惹人懷疑，說不定，世艮就是叫他從中搭上那伙土匪的。」

頓一下，對黎百賜道：「百賜，無論大富是否跟土匪搶村那件事有關連，也要將他抓回來查問個清楚明白！」

黎百賜道：「我這就帶兩個人去找大富，將他抓回來問個清楚！」

蕭原道：「黎隊長，將那個大富抓回來時，最好不要驚動鄉人，免得莊世艮知悉後，知道事敗，跑去找他兒子，令到那伙土匪聞風先遁。」

「嗯，我會盡量不驚動別的人，」黎百賜道：「爲了萬一起見，我會派人暗中看着莊家，若莊家的人有甚麼動靜，馬上採取行動。」

「百賜，你去吧。」莊世流道：「我在這裏陪蕭先生，等你抓大富回來。」

黎百賜答應一聲，走出房間。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莊大富被抓回鄉公所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

那傢伙看來喝醉了酒，仍未酒醒，有點渾渾噩噩的，黎百賜將他帶入隊長室，吩咐那兩個跟他一起去抓大富回來的鄉丁看着他，便快步到蕭原的房間，告訴蕭、莊兩人已將莊大富抓回來。

莊世流馬上便要去審問大富，被蕭原叫住他。「莊鄉長，別急。莊大富已跑不了，待我們搜集到更多的証據，才向他查問，那時候，他就抵賴不了！」

黎百賜問：「蕭兄台，搜集甚麼証據？」

「搜查一下，看看莊大富的家裏是否藏着錢。」蕭原道：「若搜出錢來，那就証實他曾經幹過不正當的勾當，否則，何來那些錢？」

「嗯，我馬上帶人去搜查，」黎百賜說着便往外走。

蕭原急急叫道：「黎隊長，我跟你一起去。」

黎百賜猶豫地看着蕭原。「你身上的傷……」

蕭原含笑揮動一下左手。「都是皮外傷，昨天敷了葯後，好多了。」

黎百賜這才點點頭，讓蕭原一起到莊大富家搜查。

* * *

莊世流正自等得不耐煩，看到黎、蕭兩人走進來，急不及待地問道：「百賜，搜到錢嗎？」

黎百賜興奮地道：「搜到！鄉長，你猜猜，我們搜到多少錢？」

莊世流眼珠轉動了一下，試探地道：「百十個大洋？」

黎百賜搖搖頭，伸出四根手指。

莊世艮雙眼一睜。「四百大洋？」

黎百賜點點頭。「都是大洋票子，整整四百大洋！」

「赫！大富竟然在家裏收藏了一筆那麼大的款！不用說，一定是幹了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得來的！」莊世流一臉大驚小怪的表情。

「鄉長，幸好蕭兄台跟着去，要不，我們怎也想不到，大富會將銀票收藏在神枱上的香爐中。」黎百賜佩服地看着蕭原。「起先，我們誰也想不到，大富會將財物收藏在香爐內，我們搜遍了屋子內外，不但將他的板床翻轉過來，連桌椅也幾乎拆開來，就是搜不到甚麼，後來蕭兄台忽然看到神枱上的香爐似乎被人移動過，並不是正對着祖宗神位，心裏起疑，踏上櫈子查看那個香爐，結果，從香爐內的香灰下，找出那疊大洋票子來！」

莊世流臉上露出欽佩之色，對蕭原道：「蕭先生，你眞了不起！」

蕭原道：「有甚麼了不起，我也不過是誤打誤撞，給我找出來吧了。」

「四百大洋，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大富那種幹鼠偷狗摸也弄不到那麼大數目的一筆錢，除非他跟那件土匪搶村案有關連！」莊世流握着拳頭晃動一下。「那筆錢，肯定是世艮給他的！」

黎百賜道：「鄉長，我們搜出那筆錢，問問他不就清楚了！他想抵賴也不成！」

「馬上去審問他！」莊世流說着第一個走出房間。

黎百賜伸手一拉蕭原，跟着走出去。

* * *

莊大富的酒意似乎醒了很多，不似被抓回來的時候那樣渾渾噩噩的，看到黎百賜和莊世流、蕭原走進來，馬上跳起身，急急道：「賜哥！爲何將我抓回來，我犯了甚麼事？」

黎百賜哼了一聲，沉着臉，厲聲道：「你要不是犯了事，我們爲甚麼要抓你回來？」

莊世流狠狠地瞪了大富一眼。「你自己幹過甚麼事，你會不知道嗎！哼哼，你不從實供出來，還問我們？混賬！」

莊大富臉色驟變，仍然口硬地道：「世流叔，我幹過甚麼自己當然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他們指幹過甚麼事？才問你呀！」

黎百賜喝道：「坐下！這樣和鄉長說話的嗎！冇規矩！」

莊大富忿忿地坐下來，嘴裏仍然不清不楚地說着話。

蕭原忍不住喝道：「住口，你犯了殺頭槍斃的大罪，還拒不招認！是不是要將你押到縣裏，好好地招呼你，才肯招供！」

一頓，又沉聲道：「我是縣裡偵緝隊的！上頭特別派我下來，偵查土匪擄人勒索那宗案子！你他媽的好吃懶做，近來那來的那麼多錢？大吃大喝，又賭又嫖！家裏的香爐內還收藏了四百大洋的票子！嘿嘿，你倒說說，那筆錢是怎樣得來的，你要是說得我相信！馬上放你！」

莊大富被蕭原一頓連珠炮唬得臉上陣青陣白，驚恐得身子微微發顫，目光閃縮，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黎、蕭兩人眼見蕭原一下子便將莊大富鎮住，打從心裏佩服蕭原裝得似模似樣，應變過人。

「說呀！」黎百賜喝叫一聲。

莊大富身子震抖一下，不吭聲。

「你不說，可是要我代你說出來！」蕭原厲聲道：「好，我就替你說出來，土匪搶村擄人勒索那回事，根本就是你跟莊世良一手搞出來，是莊世良要你找那伙土匪假裝搶村，實則救走他兒子莊文禮！那筆錢是莊世良給你的酬勞，是不是？」

莊大富臉如死灰，身子抖顫着，不說話。」

黎百賜看在眼內，猜到蕭原編出來的那番話說中了莊大富心裏的「隱情」，他馬上喝道：「大富！說呀，哼哼，我們若不是查清楚，又怎會將你抓回來。」

一頓，又厲聲道：「你不招認，便以爲我們奈何不了你嗎？老實告訴你，我們已將你幹的勾當查得一清二楚，你若還抵賴，我馬上將你交給偵緝隊的長官，將你押回縣裏，慢慢審問你，嘿嘿，那時候，有你受的！」

蕭原想不到黎百賜這麼快便學到他剛才使出來的唬人那一招！讚許地看了黎百賜一眼。

莊世流也疾言厲色地道：「大富！你若拒不招認，哼哼，是不是想罪加一等？」

莊大富嚇得面無人色，突然間「噗」地跪在地上，向三人慌忙地哀叫道：「長官，世流叔，賜哥，我招認了，我甚麼也招認，求你們從輕發落。」

「你肯招供了？嘿嘿，算你識時務。」黎百賜冷笑着道：「快起來，一五一十，從頭到尾，向長官招供！」

蕭原只好裝下去，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對莊大富喝道：「坐在那張櫈子上（伸手指一下隔着一張桌子，放在靠墻的一張櫈子）！我問你甚麼，老老實實地說出來，若你所犯的罪不重，我會向上頭請求從輕懲辦！」

莊大富抖嗦着坐下來，連聲道：「多謝長官開恩，多謝長官。」

莊、黎兩人分別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等着大富招供。

大富坐下來後，一直垂着頭，不吭聲。

莊世流不由拍一下桌子。「大富，還不招供！」

大富嚇得幾乎從櫈子上跳起來，驚恐失措地道：「招……甚麼？」

莊世流被大富弄得又好氣又好笑，喝道：「當然是你串通土匪擄人勒索那回事啊。」

大富嘴唇顫動了一下，吐出一句話。「都是世良叔主使我的。」

蕭原接口道：「他給你多少錢？」

大富道：「世良叔來找我，答應給我一千大洋，只要我想到辦法救出文禮。」

蕭原一點也不放鬆，馬上問：「勾結土匪搶村擄人，是你的主意？」

大富的身上抖了一下，「那伙……人是我找的，我的意思是要他們到鄉公所救出文禮，是世良叔說，那太張揚了，爲了掩人耳目，他要我對那伙人說，救走文禮時，順手牽羊，擄多幾個人，可以勒索多點錢……於是，便順帶擄走世流叔和幾個父老。」

莊世流氣忿道：「世良爲了救文禮，竟然不擇手段，太過份了！」

蕭原繼續問下去。「那伙土匪有多少人？」

「七個。」大富一問一答。

蕭原示意黎百賜問下去，他却要蕭原繼續問，莊世流也打眼色示意他繼續問下去，蕭原只好喧賓奪主，繼續查問大富。「逐個將他們的姓名說出來。」

「林日昌、李樹塘、何國樑、林新、還有三個不知他們的姓名，只知道他們的花名，一個叫大碌竹，一個叫烏嘴狗，還有一個叫細蘇。」

「那一個是老大？」

「林日昌。」

「有多少槍？」

「十支左右。」

「他們是土匪？」

「不是。」大富忙道：「他們都是離這裏約十五里外的藍塘鄉人。」

「他們怎會有槍？」

「林日昌跟何國樑曾當過兵，年前開小差溜回家鄉，偷偷帶走十支短火，經常糾集幾個人，持械打劫行商，弄幾個錢來花。」

「你怎會認識他們的？」

「我原本只認識林新，是賭錢時認識的，林日昌是林新的堂兄，林新以前曾對我說，他堂兄有槍，若有甚麼需要到用槍的買賣，可以找他堂兄林日昌，我才想到找他們救文禮。」

「文禮如今躲藏在那裏？」

「聽說……世良叔要文禮躲到他一個遠房親戚的家裏，待事情過後，再將文禮送到省城。」

「那個遠房親戚叫甚麼名字？」

「世良叔沒有告訴我。」

「世良葬了的那堆碎屍，是甚麼人？」莊世流忍不住問。

「我不大清楚，只知道，那堆碎屍不是文禮，爲了令到鄉親們相信文禮已被土匪撕票，世良叔交給林日昌他們三百大洋，要他們找一個替死鬼。」

「太兇狠了，」莊世流忍不住用力拍一下桌子。「爲了救兒子一命，竟然要一個無辜的人替他兒子去死！世良簡直喪心病狂！」

「你分到多少錢？」

「五百個大洋！」

「那伙匪徒仍在藍塘鄉？沒有躲起來？」

「聽他們說，手上有那麼多錢，想到縣城去快活一下，不知他們是否去了縣城。」

「大富，他們將我們幾個父老收藏起來的地方在那裏？」莊世流問。

「我不知道，」大富道：「我沒有到過那裏，他們也沒有告訴我！」

「大富，若你說謊，我會將你送到縣城，加重懲治你！」莊世流直視着大富，加重語氣。

莊大富慌不迭道：「世流叔，我若有半句虛言，天打雷霹，不得好死！」

黎、蕭、莊三人交換了一瞥眼光，黎百賜對大富道：「你爲了錢，竟然勾結匪徒，擄勒鄉長及五位父老，實在不可饒恕！」

大富不等黎百賜說完，「噗」地一聲跪倒下去，恐懼地哀求道：「賜哥，世流叔，我知錯了，求你們不要將我送到縣裏懲辦……從今後，我一定改過自新，努力做人……」

黎百賜哼了一聲：「你犯的罪行不輕，就算不重辦你，你也要坐兩三年監牢！」

莊大富哭求道：「求你看在我死去的父母的份上，不要將我送到縣裏，我願意在鄉裏做牛做馬贖過！」

莊世流道：「大富，你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我不能瞞着良心幫你，姑念你老實招供，我只能夠要求縣裏有關方面輕判你。」

莊大富跪在地上直哭，不肯起來。

黎百賜吩咐兩個鄉丁將他提出去，關押起來。

* * *

莊世良跑了。

黎百賜於審問完莊大富後，徵得莊世流的同意，親自帶了四個鄉丁到莊家抓莊世良。

可是，却找不到莊世良。

黎百賜與每個鄉丁幾乎翻轉了莊家，也找不到莊世良。

查問奶奶和莊文詩，母女兩人一問三不知，只說世良外出後，便一直沒有返來。

查問那些傭婦、長工，也是一問三不知，黎百賜便留下一個鄉丁，要他在莊家等候，若莊世良回家，馬上將他押到鄉公所。他自己則帶了三個鄉丁，在鄉裏找尋。

結果，從幾個鄉童的口裏，知道莊世良匆匆地從村口往外走，不知走到甚麼地方去了。

黎百賜自忖不可能追上莊世良，鄉童是在一個時辰前見到他走出村口的，便馬上趕回鄉公所，告知莊世流與蕭原。

蕭原沒有搶着說話，避免落得個喧賓奪主之嫌。

莊世流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拿不定主意該怎樣做，只好對蕭原說道：「蕭先生，你經驗豐富，還是由你來說說，現在該怎辦？」

蕭原早已想到該怎樣做，說道：「莊鄉長，我猜莊世良必是趕去其親戚家中，帶同兒子文禮遠走高飛，應該馬上派人去將莊世良妻女帶到鄉公所，嚴加盤問，我敢肯定，她們必定知道莊世良趕往那一個親戚家裏！一定要盡快從她們口中查問出莊世良去了那裏？要不，便會讓莊世良父子逃之夭夭！另一方面，馬上派人趕去藍塘鄉，捉拿林日昌等人，希望他們還未到縣城去快活，要不，要將他們捉拿歸案，就麻煩多了！」

一頓，看着黎百賜，說道：「黎隊長，你認爲該怎樣做？」

黎百賜道：「對於這方面的事情，我一點也不在行，蕭兄台，你怎麼說，我們怎麼辦！」

蕭原道：「黎隊長，若不介意的話，我跟你們一起去藍塘鄉，捉拿那幾個匪徒！」

黎百賜忙不迭道：「蕭兄台，有你同往捉拿那伙匪徒，眞是求之不得，必定事半功倍。」

莊世流道：「蕭先生，這個時候趕去藍塘鄉，來得及嗎？」

蕭原道：「藍塘鄉距貴鄉不過十里八里路，在天黑前應該趕得及去藍塘鄉。」

「事不宜遲，我馬上去召集人手！」黎百賜話未說完，已經往外走出去。

* * *

果如蕭原所料，黎百賜帶領一隊鄉丁趕到藍塘時，天還未黑。

爲免驚動林日昌那伙匪徒，蕭原要黎百賜將那隊人留在村外，待他和黎百賜入村後，知會過鄉裏的主事人後，才採取行動，免得引起誤會。

黎百賜對蕭原是言聽計從，馬上命那隊鄉丁留在另一處比較隱蔽的地方，他跟蕭原抄近路走入藍塘鄉。

太陽終於下山了。

天色也開始黯下來。

黎、蕭兩人在這個時候從村裏走出來，隨同兩人的是三個藍塘鄉的人。

那三個人之中，一個是藍塘鄉的自衞隊長甘長旺，另外兩人是他的副手——隊副王培及小隊長陳標。

五個人來到那隊鄉丁等待的地方，商議了一會，黎百賜便下令那隊鄉丁跟着他們走。

走在最前面的是陳標，帶領衆人往鄉村的左面抄小路疾走。

繞到村後一座房屋前，陳標停下來，黎百賜馬上示意手下止步，陳標指着那座房屋對黎、蕭兩人道：「那就是林日昌的屋子，這個時候，他應該在家裏。」

黎百賜道：「甘老哥，可以採取行動了嗎？」

甘長旺點點頭。

黎百賜馬上揮手示意手下掩撲向那座房屋。

那隊鄉丁馬上向那座房屋抄掩過去。

由於大富說林日昌那伙人有槍械，蕭原跟黎、甘、陳等人的行動都很小心。

待那隊鄉丁將那座房屋包圍起來後，蕭、黎、甘、陳四人才從掩蔽的地方走出來，每個人都緊握着槍，向那座房屋的大門走去。

四人迅速地掩到房屋大門的兩邊，甘長旺示意陳標拍門。

陳標閃到大門前，舉手拍門。

屋內有人應道：「誰呀？」

匿在大門兩邊的蕭、黎、甘三人不由緊張起來。

「是我呀！」陳標提高聲音說。

「阿標？」屋內那人問，跟着是一陣脚步聲。

陳標向甘、蕭、黎三人打個手勢，示意三人準備隨時動手。

黎百賜馬上向一個鄉丁打個手勢，要他們準備動手拿人！

兩扇屋門「依」地一聲打開來，現出一個人。

陳標兩眼一睜，疾聲道：「黑狗，是你！阿昌呢？」

站在門前的那個人也怔了一下：「標哥，是你，找昌哥有甚麼事？」

陳標兩眼直往屋內瞧着：「阿昌在家嗎？」

黑狗道：「昌哥不在家……」

「他去了那裏？」陳標問：「我有事找他。」

「他說去找阿樑，然後會到縣城去，要我替他看着屋子。」黑狗道。

陳標忙問：「他甚麼時候對你說的？」

黑狗道：「午後昌哥來找我，對我說的。」

「阿昌有沒有對你說，甚麼時候去縣城？」

「他說明日一早便去縣城，今晚在阿樑那裏睡，之後，他給了我五個大洋，便走了。」

「嗯，我到阿樑那裏找他。」陳標說完便離開門前，佯作往回走，待黑狗將門關上，他馬上閃到屋子的右邊墻角後。

甘長旺不等陳標說話，馬上對黎百賜道：「黎老哥，我們馬上到那個阿樑家找林日昌，但願他們眞的明早才去縣城。」

一頓，跟着對陳標道：「阿陳，你留在這裏看着，若發現黑狗離開屋子，馬上將他抓起來。」

陳標點點頭，甘長旺便拉着黎百賜，往屋子的後面走去。

* * *

阿樑的屋子在村後靠北那頭，是一座獨立的房屋，大約十丈外才有屋子。

甘長旺對黎、蕭兩人道：「村裏的二流子、光棍，差不多每晚都聚在阿樑屋子裏賭錢，大概他們喜歡阿樑的屋子附近沒有房屋，出入方便，不怕撞到甚麼人，所以都喜歡聚在阿樑的家裏，不是賭錢，便是吃喝。」

蕭原打量一下那座房屋的形勢，發覺房屋附近的左邊不遠處，是一塊菜地，對於進去屋子的人，起了掩蔽的作用。

黎百賜指揮鄉丁在屋子前後掩蔽好後，蕭原便跟甘長旺向屋子走去。

那座房屋的兩扇屋門半掩着，蕭原閃到左面墻邊，握槍或戒備着，甘長旺則站在門前，向屋內高聲呼叫：「阿樑！」

屋內沒有人應。

甘長旺再叫：「阿樑，我是長旺，阿昌在你這裏嗎？」

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甘長旺一手推開屋門，走入屋內。

蕭原想阻止，已經來不及，只好跟着走入屋內，手上的匣子槍亦

扳開了機頭。

屋內一個人也沒有。

甘長旺亦已拔出槍來，口裏邊不住叫道：「阿樑、阿樑。」邊往屋裏走去。

兩人找遍了屋內，也看不到一個人。

甘長旺不解地對蕭原道：「蕭老哥，黑狗對陳標說，林日昌到阿樑這裏睡一晚，明早才去縣城的呀，怎麼他們一個也不在家？」

蕭原兩眼不住掃視着屋內各處。「他們應該不會臨時改變主意，在這個時候趕去縣城的，要不，怎會不將屋門鎖起來，甘隊長，他們或許去了另一個人的家裏……」

「嗯，」甘長旺點一下頭。「我們去林新那裏看看！平日，他們那幾個傢伙不是在林日昌家吃喝賭錢，便是在這裏或林新家。」

蕭原道：「有可能他們到林新家吃飯，這個時候家家戶戶都在煮飯弄菜了。」

兩人說着話，走出屋外，黎百賜雖已知道屋內沒人，仍然問一句。「屋內一個人也沒有？」

甘長旺點點頭。「他們可能去了林新那裏，我們立刻去那裏看看。」

黎百賜點點頭，馬上去招呼那些分散在屋前後掩蔽着的鄉丁集合起來，跟着甘長旺走。

甘長旺帶着他們往左邊的屋後走去，穿過長了不少桃樹的地方。

一行人走出「桃樹林」，天色已黯黑下來，不出一刻鐘，天色便會全黑下來。

甘長旺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砰」的一聲槍聲陡然响起，甘長旺應聲倒地。

蕭原心頭一震，大喝一聲：「趴下去！」

一陣槍聲幾乎蓋過他的喝叫聲，所有的人在那陣槍聲中紛紛趴下去，也不知有多少人中槍倒下。

情形混亂。

「開槍還擊！」蕭原疾喝聲中，第一個開槍射出，向着一處火光閃吐的地方射擊。

接下來「砰砰啪啪」的，趴在地上的鄉丁一個勁開槍射擊。

襲擊他們的人亦開槍向他們射擊。

黎百賜於槍火交織中，爬到甘長旺的身邊，察看甘長旺是死是活。

看到甘長旺雖然昏暈過去，只是肩頭上中了一槍，並沒有生命危險，」黎百賜才放下心來。

吁口氣，他正想開槍射擊，蕭原却向他急聲叫道：「黎隊長，快叫弟兄們向兩邊散開來，包抄過去，留下一部份人掩護！」

黎百賜立時大叫：「往兩邊散開去，往前包抄，留下六個人在原地開槍掩護！」

伏在左右兩邊的鄉丁立刻往兩邊竄去，然後往前抄掩。

蕭原經已敏捷地往前竄衝，左跑右躍閃避射來的槍火，並不時還擊。

驀地，一道槍火擦着他的腰側掠射過，他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黎百賜看到，心頭一下子抽緊起來，驚急地叫道：「蕭老哥，你怎麼啦？」

蕭原陡地從地上跳起來，開了一槍，那面立有人發出一聲痛叫，隨即一陣猛烈的槍火追着蕭原往前竄衝的身形射擊。

黎百賜看到蕭原無恙，一顆心才放下來。

追着蕭原身形的槍火，居然無法追上射中蕭原，眨眼間，蕭原已衝前十多丈。

從兩面抄掩上去的鄉丁進展却並不順利，被匪徒的槍火阻截住。

槍聲一响的時候，藍塘鄉內便响起鑼聲與喧嘈的人聲、驚慌的狗吠聲，村子裏像一鍋煮沸了的開水，但很快便平靜下來，跟着有人往這邊跑來。

黎百賜馬上向脚步聲傳來的方向大叫：「我們是富貴鄉的自衞隊，不要亂開槍！」

未幾，一伙人奔跑到來，每個人的手上都拿着步槍或短槍。黎百賜向那伙人叫道：「快來救甘長旺隊長，他被匪徒打傷了肩頭。」

那伙人中，立刻有兩個人跑向黎百賜趴着的地方，其他的人則繼續往前跑，並開槍向發出槍火的地方射擊。

蕭原經已又往前竄衝數丈，很接近那伙襲擊他們的匪徒匿伏的地方。

他匿在一棵樹後，不敢再往前衝。

伏擊他們的匪徒們似乎慌亂起來，開始沉不住氣，大概知道無法阻擋自左右中三面掩衝上來的自衞隊，在一輪猛烈的射擊後，三面的自衞隊皆被那輪槍火所阻，那伙匪徒乘機往後竄逃。

匿在樹下的蕭原覰得眞切，接連扣動槍機，連續三下槍聲中，有四個人應聲倒下。

其他的沒命往後竄逃。

蕭原立刻從樹後衝出去，邊開槍也邊往前衝。

從藍塘鄉跑來的自衞隊亦已經跟在他後面往前衝。

自左右兩面包抄的鄉丁在那伙匪徒沒有開槍阻截之下，亦快速地往前包抄。

蕭原第一個衝到匪徒伏擊他們的地方，剛一眼瞥到一個倒在地上的匪徒向他開槍，他急忙撲落地

上。

「砰」的一聲，槍火貼着他的身側掠射過，他感覺到一陣炙熱。

在地上疾滾了一下，蕭原藉着身子翻倒的剎那！向那匪徒開了一槍，那個傢伙即時慘叫一聲，身子抽搐了一下，不再動了。

蕭原不敢大意，即時從地上跳起來，急速離原地，以免倒在地上的其他幾個匪徒亦會向他開槍射擊。

倒在地上的其他幾個匪徒却沒有甚麼動靜。

驀地，他聽到身後那幾個方向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知道是藍塘鄉的自衞隊衝到來，忙叫道：

「小心冷槍！」

身後那面的腳步聲立時慢下來。

蕭原直等到那些自衞隊跑到來，才從地上站起來，叫道：「我是富貴鄉自衞隊的人，名叫蕭原，別開槍。」

藍塘縣自衞隊的人聽說他是「自己人」，有兩個本來將槍口向着他的鄉丁馬上將槍咀移開，其他一人急聲問道：「朋友，你沒有受傷吧？」

蕭原搖搖頭：「阿哥，快派人追下去，其他的匪徒往那邊跑了！」用手指一下左邊。

那個人立刻吆喝一聲，帶了七八個人往蕭原所指的方向追了下去。

蕭原猶豫一下，跟着追下去，但却不是往左邊追，而是筆直地追下去。

他之所以往前追下去，是猜料那幾個逃跑的匪徒施展詭計。何況，自衞隊已往左邊追下去。要追，不如從另一個方向追下去，說不定追對了方向，那就有意外的收穫。

* * *

經過辨認，藍塘鄉自衞隊的人認出被蕭原擊倒的五個匪徒，其中有四個參與了那日擄劫勒贖富貴鄉鄉長莊世流及五個父老的匪徒。

至於另一個被擊傷，不能行走的匪徒，乃是外鄉人，逼他招供，名叫梁永貴，是三里外金沙村的人。

莊大富供認的七個匪徒中，已死傷了四個，在逃的只有三人——林日昌、林新、何國樑！

梁永貴還招供，逃了的四個人中，其中三人是林日昌、林新、何國樑，剩下的一個跟他是金沙村人氏，名叫梁全。

梁永貴還招認，他跟梁全本來是到何國樑的家中賭錢的，已在賭得興起的時候，林日昌跟林新突然跑來找何國樑，之後，何國樑便對那些賭徒說，因有急事，不賭了，那些來聚賭的人紛紛離去，他跟梁全本來也想離去，返回金沙村的，却被何國樑留下來，對他倆說，要兩人幫忙對付來尋仇的人，每人給五個大洋做酬勞。兩人聽說有五個大洋報酬，又可以玩槍，刺激得很，一口便答應下來，待到他倆弄清楚對付的是自衞隊，後悔已遲，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

黎百賜跟藍塘自衞隊的隊副王培聽完梁永貴的招供後，並沒有相信他的一面之詞，將之押返鄉公所，收押起來。

甘長旺早已由兩個自衞隊的鄉丁抬回村裏救治。

四個死傷暈死過去的匪徒，也被抬回鄉公所。

* * *

蕭原一直追下去，大約追出三四里左右，終於發現踪跡，於是遁着踪跡追下去。

一路上，他心裏疑惑不已，怎麼只有一個人的踪跡，莫非那四個竄逃的匪徒爲了分散或迷惑追捕他們的自衞隊的人手或注意力，因而分散逃去。

追下去約二里左右，蕭原終於追上那個匪徒。

他發現了那個匪徒匿藏的地方，悄然掩上去。

掩到那個匪徒匿藏的地方約五丈外的地方，那個匪徒終於驚覺到有人掩向他，驚慌之下，向蕭原開了兩槍。

蕭原立刻撲伏在地上，他還是不敢向前貿然衝過去，只是往前爬行。

那個匪徒沉不住氣，又慌亂地向蕭原開了四五槍，眼見蕭原仍不還擊，只是飛快地往他藏身的地方爬過去，那裏還敢呆下去，慌忙往後竄逃。

蕭原見他竄逃，立刻從地上跳起身來，疾追上去，同時厲喝：

「站住，要不，一槍將你射倒！」

那傢伙並不理會蕭原的喝叫，扭頭回身，向蕭原開了兩槍！

那兩槍根本射不中蕭原，那個匪徒也看不到蕭原在那裏。

原來，蕭原在喝叫聲剛出的剎那，身形一矮，斜標到左邊一塊石後，覷準了那個匪徒扭頭回身開槍時，他才開了一槍。

那個匪徒應「槍」右手一震，痛叫聲中，手中的槍墮落地上。

蕭原那一槍射中了那匪徒的右手前臂。

那個匪徒雖然受了槍傷，仍舊往前狂奔。

「站住！」蕭原暴喝一聲：「要不，一槍打爆你的腦袋。」

那個匪徒依舊發足狂奔。

蕭原向那匪徒開了一槍。

那匪徒頓時窒停下來，臉色慘白。

蕭原開的那一槍雖然沒有射中那匪徒，但槍彈却擦着他的頭頂炙出一道焦痕來，嚇得那匪徒三魂散了兩魂，那裏還敢跑。

於此，可見蕭原槍法之犀利。

蕭原慢慢跑前去，喝叫那匪徒舉起那隻沒有受傷的左手，才走到他身後，一把抓住他的左手反扭到背後，取出隨身帶着的一副手銬，將那匪徒的雙手反扣起來，然後取出身上帶着自製的刀傷葯，倒了一點葯粉，敷在那匪徒的手臂上，暫時替他止住血。

敷過葯後，那匪徒的臂傷之劇痛似乎減輕了很多，蕭原馬上盤問他：「其他的匪徒呢？怎麼只有你一個？」

那匪徒看了蕭原一眼，答道：「他們都從原來那個方向跑了，要我跟阿根各自往左右兩個方向跑，引開你們。」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梁全。」

「跟林日昌是一條鄉村的？」

「不是。」那個叫梁全的匪徒道：「我是金沙村的人。」

「要你跟阿根引開我們，好讓他們三個逃脫的人是誰？」

「林日昌、林新、何國樑，」梁全道：「林新肩頭被子彈擦傷，差點便射中他的頸脖，痛得他幾乎跑不動。」

「你有份參與擄人勒索富貴鄉的鄉長及父老等人嗎？」

梁全慌忙道：「長官，我沒有，我本來是到林新家裏吃、喝、賭錢的，他們給了我跟永貴十個大洋，要我們幫忙對付你們，說你們是去尋仇報復的，我跟永貴不知他們要對付的是長官你們，要是知道，才不會答應他們……」

「走得動嗎？」蕭原關心地問。

梁全點點頭，蕭原便押着梁全，從來路那個方向往回走。

這時候，天色差不多全黑下來。

* * *

藍塘鄉自衞隊亦追上那個叫郭水根的匪徒，將之押回藍塘鄉公所。

綜合受傷被俘的幾個匪徒的口供，蕭、黎、王三人得出一個大概的結論：主犯林日昌跟林新、何國樑三人仍然在逃，其餘的經已全部落網，不死即傷。

黎百賜見蕭原捉了一個匪徒回來，一顆心頓時放下來，歡喜地道：「蕭老哥，你沒有受傷吧？」

蕭原拍拍左肩頭。「黎隊長，你看看我身上那一處有傷口血漬？你放心吧，子彈也有眼，只是擦破了我肩頭上的衣衫，一丁點兒皮肉也傷不到。」

黎百賜聽他這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蕭老哥，你眞好本領，聽王隊副說，那幾個受了傷或被擊斃的匪徒，都是被你捉到的，如今又抓了一個回來，你眞了不起，我們一個匪徒也抓不到，眞慚愧！」

蕭原忙道：「黎隊長，你太誇獎我了，那麼巧，可能運氣沒法擋，那伙匪徒碰上我便倒霉，全都栽在我手上。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功勞。」

說着話，王培匆匆從外面走進來，對兩人說道：「黎老哥，已經備了飯菜，待吃過飯後，才去審問那幾個傢伙，好嗎？」

黎百賜看到天色已完全黑下來，這個時候該是吃晚飯的時間，自己不吃飯，跟來的鄉丁也餓了，忙道：「王隊副，打攪了。」

王培連聲道：「黎隊長，難得賞面，別客氣！」

吃過晚飯後，蕭、黎兩人在王培的陪同下，盤問梁永貴跟梁全兩人。

兩人的口供基本上是一致，沒有甚麼大分別。

蕭原從兩人的口供中，得知林日昌本人是事先得到消息，然後埋伏下來，欲一舉幹掉他們。

通風報訊的人是誰？

蕭原猜測極有可能是莊世良，黎百賜却認爲不是極有可能，而肯定是莊世良向林日昌等人通風報訊。

如今最迫切知道的是，在逃的林日昌等四人，逃命會往那裏？

雙梁是臨時被「拉伕」的，對林日昌等人所幹的事不清楚，若想從兩人的口中問出林日昌等人的去向下落，徒費口舌、時間，經過商議，蕭、王、黎三人決定查問受了重傷有份參與那次擄人勒索案子的朱標！

朱標是四個有份參與擄人勒索案子的死傷者中，唯一活着的。

他的左腰肋上中了一槍，被關押在藍塘鄉的鄉公所內。

蕭、黎、王三人來到關押室，弄醒昏睡過去的朱標，王培直截了當地問：「朱標，快說出林日昌、林新四人會逃往那個地方？」

朱標呻吟一聲：「我又不是跟他們跑，怎知他們會跑去甚麼地方？」

王培哼了一聲：「你們幹了那件擄人勒索的壞事，得到那麼多錢，會不商量到甚麼地方去花錢快活麼？」

朱標道：「昌哥曾經提議到縣城去快活一陣子……」朱標答道：「他們會不會眞的去縣城，我就不知道了。」

「除了縣城之外，可有人提出要到甚麼地方去？」蕭原開口問。

朱標想了一下，微微呻吟一聲

，說道：「阿樑會提議跑去鄰縣，其他人都不同意，因而作罷。」

蕭原盯着朱標，沉聲道：「我知道你沒有說眞話，你好蠢啊！你以爲這叫作講義氣？林日昌等人會讚你夠朋友？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會笑你是個大傻瓜，你被判坐監牢，他們却拿了那筆錢去逍遙快活，這值得嗎？你以爲他們會留下你一份錢，等你出獄後，交還給你嗎？換轉是你，你會這樣做？白花花的大洋，誰不喜愛。俗語有謂：少個香爐少隻鬼。你們原本七個人分錢的，如今只有他們三個在逃，他們才不管你們的死活，每人可以分到雙份有多的錢，拿着吃喝嫖賭，你却要坐在監獄中受苦，唉，眞替你不值。」

朱標聽到蕭原的話，臉上神色變化不定，看得出，他被蕭原的話打動了。

王、黎、蕭三人都直視着朱標，等他說話。

朱標口裏嗡動一下，終於說道：「他們不論逃往甚麼地方，都會先去取出那筆錢……藏在青石谷那座荒棄了的莊院……北面墻下一棵大樹的樹洞內，他們一定會去取錢，才逃往別的地方去。」

蕭、黎兩人立刻將目光移放到王培的臉上。

王培道：「我知道青石谷在那裏，距這裏約六里遠。」

黎百賜接口道：「我們馬上趕往那裏，說不定，在逃的林日昌等人還未來得及去取錢，我們埋伏在那裏，來個甕中捉鱉。」

王培道：「黎老哥，我的想法跟你一樣，我們馬上帶人趕去青石谷！」

黎百賜馬上站起來，看到蕭原仍坐着不動，忙道：「蕭老哥，你不去？」

蕭原道：「我身上的傷口有點發痛。不去了！你們去，足以對付那四個逃匪，你們快去吧，我還有話要問他。」

黎百賜關心地道：「蕭老哥，要不要替你看看身上的傷口，重新敷點葯？」

蕭原道：「你們快趕去青石谷吧！我自己會敷葯，別替我擔心。」

黎百賜聽蕭原這麼說，便跟王培匆匆走出外面，帶領自衞隊，趕去青石谷。

蕭原待王、黎兩人走出外面，繼續問朱標。「你們七個人是不是打算到縣城去快活？」

朱標「嗯」了一聲：「原本打算明早去的。」

「是不是有人向你們通風報訊？」

朱標又「嗯」了一聲：「是富貴鄉的莊世良趕來向日昌報訊。」

「被你們撕票，斬成碎屍的是甚麼人？」

「一個死人，」朱標打了個冷顫。「我們將一個剛埋葬的死人掘出來，由阿新跟阿樑動手，將那條屍斬成碎塊，說是莊文禮的屍體。」

「是誰出的主意？」

「莊世良想出來的，」朱標道：「那樣，富貴鄉的人便不會懷疑他兒子文禮未死，不會懷疑是他要我們救走他兒子的。」

「莊世良跟你們怎樣聯絡？」

「大都是他堂姪子大富跟我們聯絡，只有付錢那一次，他跟大富一起到青石谷見我們，將錢交給我們後，便帶了他兒子離去。」

蕭原從朱標的答話中，証實自己的猜測大部份都猜中了。

「他有沒有說將自己的兒子帶到那裏去嗎？」

「沒有。」

「你們在縣城有相識的朋友嗎？」

朱標想了一下，說道：「日昌有兩個朋友在縣城，聽說是開賭的。」

「知道姓名嗎？」

「只聽日昌說過，其中一個叫光頭杰，另一個他沒有說。」

「他們會不會按照原先的打算，逃到縣城去？」

朱標微微擺動一下腦袋。「我看不會，明知你們會從我的口中問出我們要到縣城去，他們怎會這麼笨，還跑到縣城去？那有這種蠢人！」

「你眞的不知道他們會逃到那個地方？」

朱標想也不想就道：「要是知道，早已告訴你，我巴不得他們被你抓住，陪我一起坐牢，我才不甘心自己在監獄中受苦，他們却拿了那筆錢，逍遙快活。」

蕭原深深地看了朱標一眼，起身走出外面。

* * *

黎、王兩人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多，只差不到一刻鐘，便到十二時。

兩人都很疲累。

蕭原已睡了一覺，起床走出外面，見到黎、王兩人，問道：「抓到人嗎？」

黎百賜洩氣地搖搖頭。「我們趕到那裏的時候，林日昌那四個傢伙早已取到錢，跑了……」

王培接口道：「我們搜查那個樹洞，裏面空空如也，樹根下有幾個脚印，還有兩截烟蒂，我們在附近搜尋了一會，找不到那四個傢伙的踪影，只好回來。」

蕭原看看黎百賜。「黎老哥，

有甚麼打算？」

黎百賜張口打了個大大的呵欠。「他們已經拿了錢跑了，又不知他們跑到甚麼地方，還有甚麼打算？」

蕭原道：「你就這樣放棄了？不想捉到他們？」

黎百賜苦笑道：「怎麼不想捉到他們？連他們逃往那裏都不知道，到那裏去捉拿他們？」

王培接口道：「林日昌他們拿了錢，不遠走高飛才怪，要捉到他們，不容易啊！」

蕭原却不以爲然。「他們雖然拿了錢，想遠走高飛，可是，一時間，他們不會逃得遠的。」

黎百賜目光一亮。「蕭老哥，莫非你有把握捉到他們？」

蕭原道：「十足把握我不敢說，但我有信心一定捉到他們！」

黎百賜精神一振。「你從那個朱標的口中問出綫索？」

蕭原點一下頭：「朱標說，他們原本打算明早便去縣城的，我猜他們會依照原先的打算，跑去縣城！」

王培馬上道：「如今已事發，他們怎會按照原先的打算，跑去縣城？他們不會那樣笨吧！」

黎百賜連連點點頭，贊同王培的看法。

蕭原却道：「他們在明知我們知道他們原先打算去縣城，還跑去縣城，那不是蠢，而是聰明！你們想一下，你們，包括朱標在內，都不相信他們還會跑去縣城，他們偏偏跑去，那不是出人意料，聰明的選擇嗎？」

黎、王兩人眨眨眼，同時一拍大腿。「蕭老哥，你說得對，別人不相信會那樣的，他們偏那樣做，那樣做太精明了，要不是你點醒我們，我們還想不到這一點！」

黎百賜跟着又道：「蕭老哥，你的腦筋眞靈活，服了你！」

蕭原忙道：「王老哥、黎老哥，你們先別誇讚我，我的猜測不一定準確。」

「不管怎樣，這總是有可能，明天一早，我們便到縣城去搜尋林日昌他們！」王培道。

黎百賜馬上响應。「越早去越好！」

蕭原道：「那咱們早點睡吧！」

王培不由打個呵欠。「兩位，我馬上安排你們的宿處。」

說完，招呼兩人向一個房間走去。

* * *

翌日天剛亮，三人便動身趕去縣城。

三人是坐馬車去的，並沒有帶同自衞隊的人。

原來，王培的一個堂弟在縣裏偵緝隊做事，到了縣裏，他們準備找王培的堂弟王堂，要他幫忙偵查林日昌等人的下落。

趕到縣城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在王培的帶領下，馬車載着他們往偵緝隊走去。

他們很快便找到王培的堂弟王堂。

王堂在偵緝隊中，已經升任隊目，他也聽聞過蕭原的大名，當王培介紹蕭原時，他馬上親熱地握住蕭原的手，興奮地道：「蕭老兄，你的大名早已聽聞，今日，眞想不到見到你，好高興啊！」

黎百賜跟王培聽王堂那麼說，才知道蕭原是個有來頭的人物，不由對他肅然起敬。

蕭原謙道：「王堂兄，我很高興認識你，賤名不足掛齒，傳言更不足信，承你看得起，實感汗顏。」

王堂充滿敬意地道：「蕭原兄，你的事跡我聽聞不少，我對你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傳言當然不足信，可我是聽你兄台的一個朋友親口說的，那當然可信了。」

一頓，又道：「蕭原兄，你還記得一個叫郭錦坤的朋友吧？」

蕭原目光一亮，連聲道：「當然記得，他年前在南寧當偵緝隊長時，我跟他是好朋友，自他辭職回鄉後，我一直記掛着他，王堂兄，你怎麼認識他的？」

王堂道：「錦坤兄跟本隊隊長認識，年前他返鄉經過這裏，還留了幾日，咱隊長請他吃飯，要我們作陪，認識了他，你的事，都是聽他說的，他對你的本領及爲人可是讚不絕口。」

蕭原不好意思地道：「王堂兄，他誇讚我了。其實，我比他差遠了！」

一頓，接又道：「王堂兄，我們這一次來，是想貴隊幫忙偵查及緝捕四個逃匪，詳細的情形，黎老哥會告訴你。」

王堂道：「培哥、黎老哥、蕭原兄，難得你們來找我，我請你們去吃午飯，邊吃邊說，好嗎？」

蕭原道：「要王長官你破費，怎好意思？」

王培却不客氣。「黎老哥，別跟我兄弟客氣，你要是不領情，他會不高興的。」

王堂接口道：「要是不賞面，那就是看不起我。」

蕭原笑道：「王堂兄，那我就不客氣了。」

王堂笑着，拉了三人往外便走。

在一家飯店內坐下，王培要了五個菜、一瓶米酒，四個人邊說邊吃起來。

蕭原將整件事的前因後果，詳

細地對王堂說了一遍。「王長官，對於縣城的情形，你們可說瞭如指掌，所以我們才會找長官你幫忙查出林日昌四人是否來了縣城。」

王堂道：「發生了這麼嚴重的案子，爲何不上報縣裏，由我們隊上偵辦？」

蕭原忙道：「王長官，我原本上報縣裏，敝鄉父老却不同意，認爲若是驚動縣裏，貴隊必會派人到敝鄉偵辦，恐怕對敝鄉擄去的六個人的生命有危害，因此，才不上報。」

王堂這才釋然。「培哥，可有查到林日昌等人若是跑到縣裏，會投靠甚麼人？認識縣裏甚麼人？」

王培搖頭道：「不知道。」

王堂爲難地道：「縣裏不比鄉下，地大人多，一點綫索也沒有，怎樣去查？」

蕭原接口道：「據被抓起來的朱標說，林日昌跟林新在縣城認識兩個開賭的人，他只知道其中一個叫光頭杰，這種人，王堂兄你該不會陌生吧？」

王堂雙眼一睜。「光頭杰這傢伙怎會不熟識，我不知跟他打過多少次交道，曾經抓過他兩次。這傢伙不但開賭，還幹收買賊贓的勾當。有這條綫索，若林日昌四個匪徒跑到縣裏來，那一定可以從光頭杰的身上，查出那四個逃犯的下落。」

「王長官，拜託你了。」黎百賜道。

「黎老哥，別客氣。」王堂道：「偵捕罪犯，是我們的職責，決不會讓那四個逃犯逍遙法外！」

看看王、黎、蕭三人已吃飽，王堂說道：「事不宜遲，三位若是吃飽了，馬上去找光頭杰！」

王培跟蕭、黎三人都說飽了。

蕭原已搶着付了賬。

王堂起先不依，後來堅持要請三人吃晚飯，三人見他說得認眞，只好答應。

王堂帶着三人往城西那邊走。

「光頭杰那傢伙這個時候恐怕還未起床，若到他家裏去找他，恐怕惹人注意，我們到他家附近的『福如居』去等他，他起床後，第一件事便到那裏去喝茶，吃葱醬爆雞，再來四兩肉冰燒，那幾乎是他每日例行的公事。」

三人聽他那麼說，當然聽他的。

王堂帶着三人來到「福如居」，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坐下來，喝着茶，等光頭杰到來。

大約等了半個鐘頭左右，光頭杰終於來了。

王堂指着一個牛山濯濯，高大肥胖，粗眉大眼，酒糟鼻，手上托着一個鳥籠，穿了一套沙綢唐裝衫褲的漢子，對蕭原三人輕聲道：「那傢伙就是光頭杰。」

蕭原三人順着王堂的目光望去，只見光頭杰正將雀籠放在枱面上，一個長得身橫體壯的漢子已替他拉開一張欖子，讓他坐下去，另一個臉上長了一塊青痣的青年招手叫一個伙計過來。

一個伙計忙不迭來到光頭杰所坐那張枱子前，恭敬地向光頭杰哈腰點頭。「二爺，早啊，這就去替你泡壺龍井來。」

「慢着，」那個臉有青痣的青年伸手阻止那個伙計去泡茶：「杰爺今日不想喝龍井，改泡一壺鐵觀音來。」

那個伙計連聲答應，急急走去泡茶。

光頭杰大模大樣地坐着，才拿出一支香烟，那個身形像螃蟹的漢子馬上拿出一盒洋火，擦地劃着了一支，替他點火。

王培看着，忍不住悄聲道：「那光頭佬好大的派頭！」

王堂道：「培哥，光頭杰是縣裏有名的人物，勢力頗大，若沒有甚麼事，咱們不敢去惹他。」

黎百賜擔心地道：「他若是不肯說出林日昌等人是否到了縣城找過他，那不是奈何不了他？」

王堂面現爲難之色。「他若是不肯說，我也拿他沒辦法。」

王培不相信地道：「阿堂，你也奈何不了他？」

王堂苦笑一下。「別說是我一個小小的隊目，就是咱隊長，也不敢拿他怎麼樣。」

黎百賜着急地道：「我們坐在這裏，看着他？」

王堂道：「我試試去問問他。」

蕭原一把將他拉住。「王堂兄，他要是賣你的賬還好，若是不賣，那就會打草驚蛇，是不是？」

王堂點點頭道：「是呀，那我們就這樣看着他，看他有甚麼動靜？」

蕭原却道：「不，由我對付他，你們坐着不要動，若我應付不了，你們才動手。」

王堂想說甚麼，蕭原已站起來，走向光頭杰所坐的那張枱子，他只好將到了口邊的話吞回去。

光頭杰正在邊喝茶，邊逗着籠裏那隻雀鳥唱歌。

蕭原裝出一副趕着要離去的樣子，走得急匆匆的，從光頭杰的身後經過時，故意一脚絆在光頭杰所坐的欖脚上，幾乎一跤跌倒下去。

光頭杰的身子晃動一下，連人帶欖跌下去。

坐在光頭杰左右兩邊的兩個傢伙忙不迭跳起身，搶着去扶住那張欖子，那個螃蟹身形的傢伙兇惡地向蕭原喝道：「你盲的？走路不帶

眼，你他媽的亂衝亂撞，當心我一拳將你砸扁！」

蕭原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有心踢到那張欖子的。」說話聲中，突然一脚飛起，正好踢中那個「螃蟹」的下陰要害上，那螃蟹頓時「呃呃」叫了一聲，伸手捂住下陰，痛得臉白唇青，彎下腰去。

不等那個青痣青年有所反應，蕭原已閃電般，拔出短槍，戳在光頭杰的腰脅上，低喝道：「別動，乖乖坐着，否則一槍一個，將你們三個一齊斃了！」

那個面有青痣的青年頓時不敢動一下，就像一隻呆雞那樣，光頭杰一身肥肉顫動了一下。

伙計及一些旁人看到，欲趨前去看看，被王堂表露身份，喝住了。

光頭杰驚慌地道：「兄台，若是打劫，只管將我身上的財物取去，千萬別開槍。」

蕭原喝道：「別說話，我不是匪徒！」抵在他腰脅上的槍咀用力戳了一下，痛得光頭杰「喔」地叫了一聲。

那個「螃蟹」痛得軟倒在地上，連話也說不出來，別說動一下了。

蕭原那一脚踢得很有勁，差點將他的睾丸踢爆。

「坐着別動，」蕭原喝道：「你若不老實答我的問話，我一槍將你放倒！」

「朋友……甚麼事好商量，千萬別開槍。」說着話時，驚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蕭原道：「開門見山說話，我問你，林日昌有沒有來找過你？」

光頭杰不答反問：「你是甚麼人？」

蕭原冷冷道：「別管我是甚麼人，快說，林日昌有否找你？」

「你找林日昌嗎？」光頭杰這時開始鎭定下來，不答反問。

可是，他很快便知道蕭原的厲害，抵在他腰脅上的槍嘴用力戳一下，痛得他一張臉煞白。

哼了一聲，蕭原沉聲喝道：「別支吾！我知道林日昌來了縣城，必會來找你，你若是說不知道，一槍打爆你的腦袋！」

光頭杰嚇得縮了縮身子。「他們跟你有甚麼過不去？」

蕭原忿忿地道：「我跟他們一起幹了一件買賣，他們居然想吞掉我那一份，所以，我才不怕得罪你，若你不說出他們的下落，只好得罪你！」

光頭杰似乎相信了蕭原的一番說話，忙道：「林日昌這樣做，太不講義氣了，朋友，你叫甚麼姓名？」

「我叫朱標！」蕭原胡謅。

光頭杰道：「朱標？我聽林日昌說起你。」

蕭原抱歉地道：「杰爺，得罪之處，對不起。」

一頓，馬上又道：「請杰爺說出林日昌他們的下落，我只想得回我應得的那一份。」

光頭杰一拍大腿：「朋友，日昌那樣做，太不應該，我也看不過眼，你聽着，記着那個地方。」

蕭原喜出望外。「杰爺，快說啊，剛才多得罪，請原諒。」

光頭杰道：「日昌和三個人在午前曾找過我……我已將他們安頓在一個地方，你聽着……他們在那間屋子內，要不要我叫青面獸陪你們一起去找日昌他們？」

蕭原搖搖頭。「不用，我曉得去。」

「朱朋友，請將槍拿開，成嗎？」

「不成！」蕭原道：「我不知你有沒有騙我，我要你帶我去！」

光頭杰道：「朋友，得些好意須回頭，別太過份！」

軟倒在地上那個螃蟹雖然不能動，但那個面有青痣的青年却蠢蠢欲動。

蕭原瞪他一眼，喝道：「你最好別動！你怎麼快，也快不過槍彈吧！你老大雖有一身肥肉，相信也擋不住射出的槍彈。」

說話間，用力戳了光頭杰一下，痛得他「呃」地叫了一聲，不由自主挺了挺腰。

「帶不帶我去？」蕭原冷冷問。

光頭杰咽口氣，連聲道：「帶，帶。」

「站起來，」蕭原左手執住他的衣帶，將他揪起來，跟着對螃蟹及面有青痣的傢伙道：「你兩個留在這裏，別打算抄路去通風報訊，除非你們想老大死！」

說完，推着光頭杰往外走。

黎、王兩人跟着走出「福如居」，王堂留下來，看着螃蟹與面有青痣的青年。

兩人當然認得偵緝隊的隊目王堂，乖乖地坐着不敢動。

* * *

光頭杰帶着蕭原三人來到一條頗窄的街巷前，指着最後一間屋子道：「林日昌四人就住在那屋子裏，我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屋子裏。」

「光頭佬，你若說謊，我用刀子將你身上的肥肉一塊塊割下來！」蕭原惡狠狠地對光頭杰說。

光頭杰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那屋子是我的，個多時辰前，他們來找我，我叫青面獸將他們安置在那屋內的。」

蕭原推着他往那屋子走去。

「你給我們去叫門，別作怪，若你還想活的話。」

來到那屋子門前，蕭原待黎、王兩人繞到屋後，才示意光頭杰拍門。

光頭杰舉手拍門。

屋內立刻有人問道：「誰呀？」

光頭杰道：「是我，杰二！」

「是杰二爺！」屋內的人似乎放下心來，跟着響起脚步聲。

蕭原蓄勢以待，手上的槍已扳開大機頭。

兩扇屋門「吱」地一聲打開來，露出一個人來：「杰二爺。」

蕭原匿在光頭杰的身後，瞥到屋門打開，立刻發力一推光頭杰。

光頭杰肥大的身子疾撞向那個當門而站的傢伙，將之撞倒下來，光頭杰亦被絆倒，壓在那人身上。

蕭原箭一樣竄入屋內，飛起一脚，將那人踢暈。

屋內人影閃現，有人叫：「阿樑，甚麼事？」

蕭原喝道：「別動，舉起手來！」

那人却不聽，往身上拔槍。

蕭原一抬手，「砰」地向那人開了一槍。

那人應聲慘叫一聲，跌倒下去。

裏面立刻射出一串槍火。

蕭原已經竄躍到左邊的一處死角位，揮手往裏面掃了半梭子彈。

這時候，屋後響起一下砰然大響，跟着是一陣槍聲，蕭原知道，守在屋後的黎、王兩人，已撞開後門，來個前後夾擊！

屋裏面又響起一聲慘叫，但是，仍有人向前面開槍射擊。

蕭原向裏面叫道：「林日昌，這裏面已被偵緝隊團團包圍，就算你們有三頭六臂，也跑不了，將槍拋出來，舉起手，走出來，若是頑抗，只有死路一條！」

屋後那面也響起王培的叫聲：「林日昌、林新，外面起碼有二三十人包圍了這屋子，你就算插翅也飛不了，舉手投降吧！」

屋裏面好一會也沒有動靜。

王培又叫道：「再不投降，我們立刻衝進去，格殺勿論！」

蕭原看到光頭杰壓在那個被他踢暈的人身上，竟然驚嚇得爬不起身來，再看清楚，褲襠也濕了一大塊，不由好笑。

這麼大塊頭的一個人，平日兇巴巴的，想不到却那樣膽小怕死，驚嚇得尿了褲子。

「別開槍，我投降！」屋裏面響起恐慌的叫聲，跟着「啪」地一聲，從裏面扔出一支駁壳槍，一個人高舉雙手走出去。

蕭原用槍指着那人，待他走到近前，喝道：「將雙手放在腦後，慢慢跪下來，趴在地上。」

那人乖乖地照做。

蕭原一個箭步標到那人身前，用槍指着他，在那人身上搜了一遍，沒有刀槍，才取出身上的手銬，將那人鎖扣起來。

「黎老哥、王老哥，裏面怎樣？」蕭原向裏面叫道。

裏面即時響起黎百賜的聲音。

「蕭老兄，裏面有兩個傢伙受了傷，王老哥認出他們是林日昌，另一個是外鄉人，大概是那個叫阿根的！」

王培接口叫道：「終於將他們一網打盡！」

蕭原走前去，扶起光頭杰，笑道：「這麼大個人，還尿了褲子，看來你是虛有其表，快回家換過套衫褲吧，別讓你的手下看到，要不，你這個老大便做不成。」

光頭杰臉上脹得通紅，悶聲不吭，急急走出屋外。

蕭原找了一根繩子，將那個被踢暈的人綑綁起來，拿走那人身上的短槍，才走進裏面。

* * *

將林日昌、林新、何國樑、譚貴根四人交給偵緝隊偵辦後，蕭原跟黎百賜沒有再在縣城逗留，馬上趕返富貴鄉。

王培則留下來，在縣城玩兩日。

王堂這一次立了一個大功。原來，蕭原三人將捉拿到林日昌四個匪徒的功勞，全推在他身上。

不出半年，他便被提升為小隊長，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蕭原跟黎百賜之所以急急返回富貴鄉，是惦記着逃跑了的莊世艮，希望盡快趕回去，查出他的下落，將他父子捉拿歸案。

兩人趕回鄉公所，還未坐下來，便聽到一個好消息，莊世艮父子已經被捉拿歸案，關在看押室內裏。

告訴兩人這個消息的，是莊世流。

待兩人到後面的看押室看過莊世艮父子果真被關着後，莊世流才對兩人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到你不相信！你們知道嗎？世艮妻女怎也不肯說出世艮跑到那裏去了，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若是被世艮將兒子文禮帶着遠走高飛，那眞是天無眼了，正在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般，那個服侍世艮妻子的余嬸突然跑來告訴我，世艮將兒子收藏在一個親戚家裏，她是無意中偷聽到世艮對妻子說的，那個親戚住在距這裏十七八里外的玉井鄉，姓黃，名叫天寶。我馬上派松生帶了一隊鄉丁趕去玉井鄉捉拿世艮父子，松生他們趕到玉井鄉時，剛巧碰上世艮帶着文禮要離去，便將他父子截住抓起來，押回鄉裏！」

黎百賜聽完莊世艮的話，拍掌道：「太好了，這件案子終於完結了。」

蕭原道：「莊鄉長，你準備怎樣處置莊世艮父子。」

莊世流道：「世艮送到縣裏法辨，文禮則浸豬籠！」

蕭原道：「莊鄉長，國有國法，家規終究大不過國法，依我看，還是將他父子一併送到縣裏法辨的好，貴鄉那條野蠻殘忍的祖宗鄉例，也是適當時候廢除了。」

莊世流一拍大腿：「蕭先生，你說得對，是該將那條苛例廢除的時候了，百賜，待我跟父老們商議過後，你便帶人將世艮父子押到縣裏法辨！」

黎百賜答應一聲。

* * *

蕭原沒有食言，不但將他應得的一千大洋酬勞中的五百大洋捐出來，救濟富貴鄉中的貧苦人，他是分文沒有拿取，而且還將剩下五百大洋也捐了出來濟貧。

莊世流也沒有食言，在張秀珠向鄉人表示悔過、認錯後，將她放了，逐回娘家。

張秀珠離開富貴鄉之前，特地去找蕭原，向他叩了三個頭，才起身離去。

蕭原要阻止却來不及，只好受了。

兩日之後，蕭原也押着那個逃匪離開了富貴鄉，返回南寧。

離開富貴鄉時，他是坐馬車走的。

那是富貴鄉人的一點心意，湊錢僱了一輛馬車，給他代步。

他推辭不了，只好接受。

黎百賜一直送他走出里許外，才返回村子。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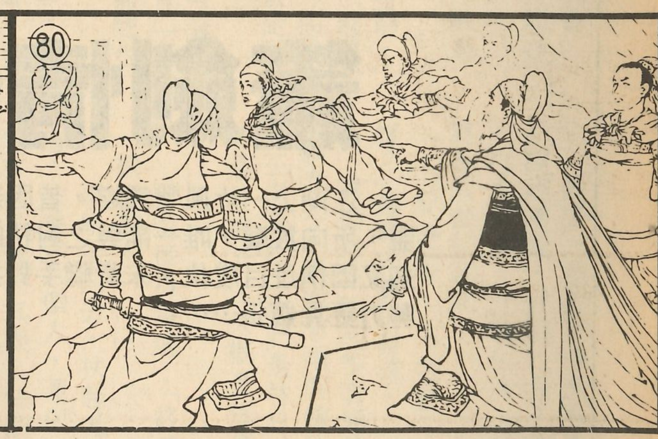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七

二士爭功（三）

徐正・編繪



79　鄧艾親自寫了信，勸諸葛瞻投降。信上說，如果答允的話，準備請求魏主封他為琅琊王，永保富貴。派人送往蜀營去。



80　魏使到了蜀寨，送上書信。諸葛瞻看了大怒，扯碎來信，喝武士趕走了來使。



81　魏使回報鄧艾。鄧艾也惱了，便要引兵出戰。丘本道：「諸葛瞻英勇，要用計才能取勝。」



82　鄧艾覺得有理，設下了伏兵，才到蜀營挑戰，與諸葛瞻戰了數合，撥馬便退。諸葛瞻揮軍掩殺過來。



83　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衝散了蜀軍。諸葛瞻死戰衝出重圍，退入綿竹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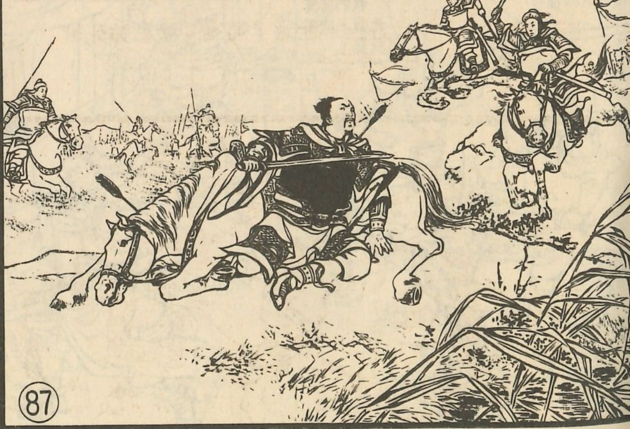
84　鄧艾率領大軍，把綿竹團團圍住。



85　諸葛瞻恐怕城裏糧食斷絕，便叫諸葛尚守城，自己帶領人馬，出城衝殺。魏兵一見，往後便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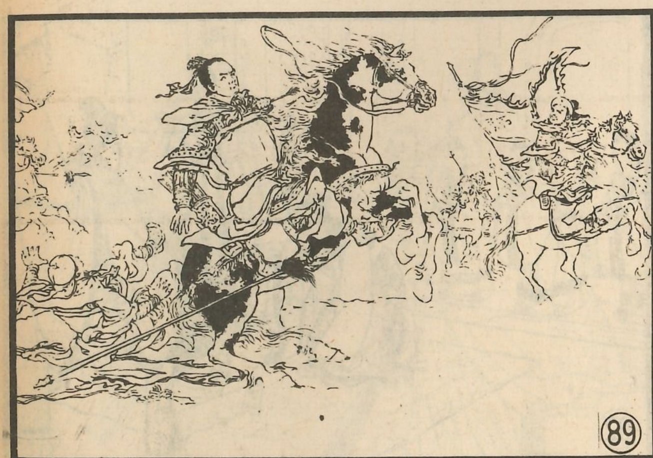


86　諸葛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炮响，魏兵從四面包圍上來。諸葛瞻帶兵左衝右突，殺死了幾百魏兵。魏兵一齊放箭，把他射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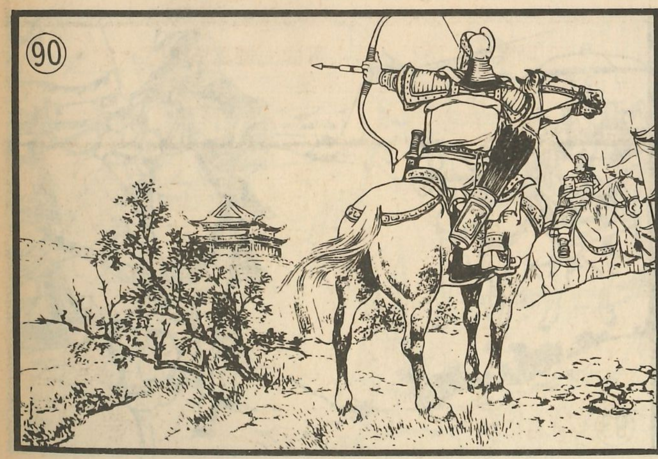


87　魏兵爭先衝來。諸葛瞻拔出寶劍自殺了。

88　諸葛尚在城上見了，勃然大怒，便披掛上馬。衆將勸道：「魏兵勢大，還是堅守的好。」諸葛尚道：「我父子祖孫受了國家大恩，今天就是報國的日子。」



89　他開城衝出，殺傷了許多魏將。不料胸前中了一箭，他帶着傷又殺了幾個魏軍，才倒下馬來。



90　鄧艾攻佔了綿竹，乘勝進兵，直到成都城外下寨。叫兵士們把投降書縛在箭上，射進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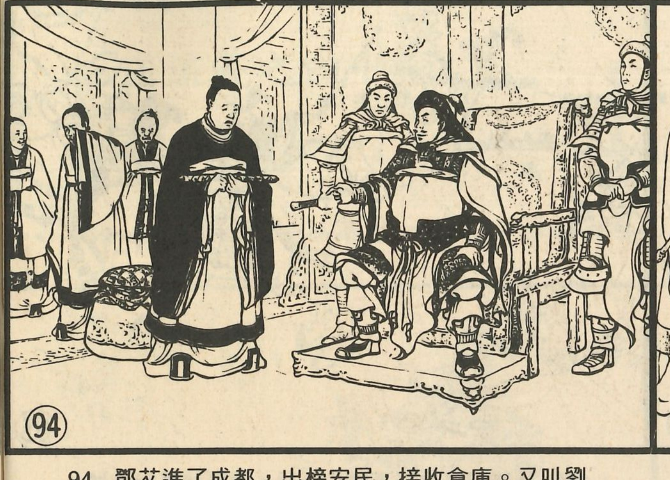
91　這時，成都城內還有數萬兵馬，盡可一戰；而且姜維全軍守在劍閣，如果知道成都危急，一定分兵夾救，那時內外夾攻，鄧艾不一定就能成功。可是劉禪接到箭書，只想自己活命，決定投降。



92　他的第五個兒子劉諶和幾個有骨氣的大臣，都哭着勸他背城一戰，寧死勿降。劉禪不聽，反而把他們趕出宮去。



93　第二天，劉禪把自己縛在車上，出城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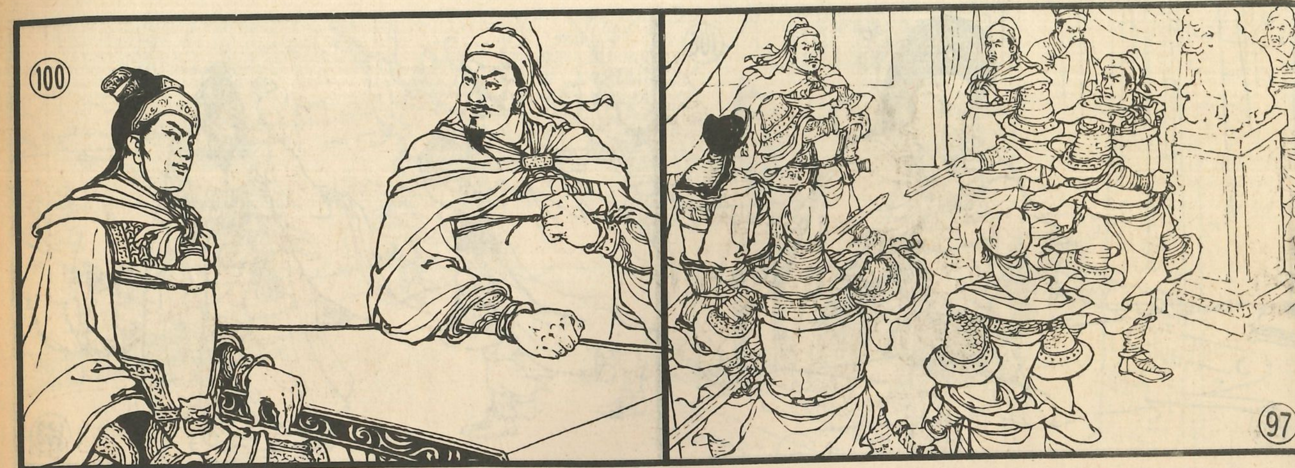
94　鄧艾進了成都，出榜安民，接收倉庫。又叫劉禪寫了詔書，派太僕蔣顯送到劍閣去，令姜維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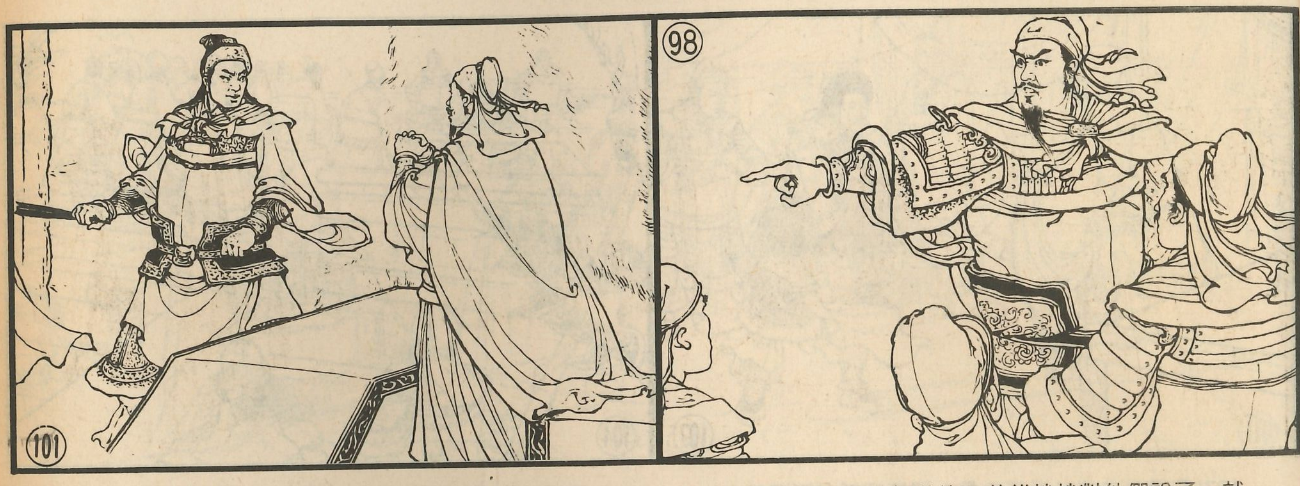
95　蔣顯到了劍閣，拜見姜維，傳下詔書。姜維接詔後，氣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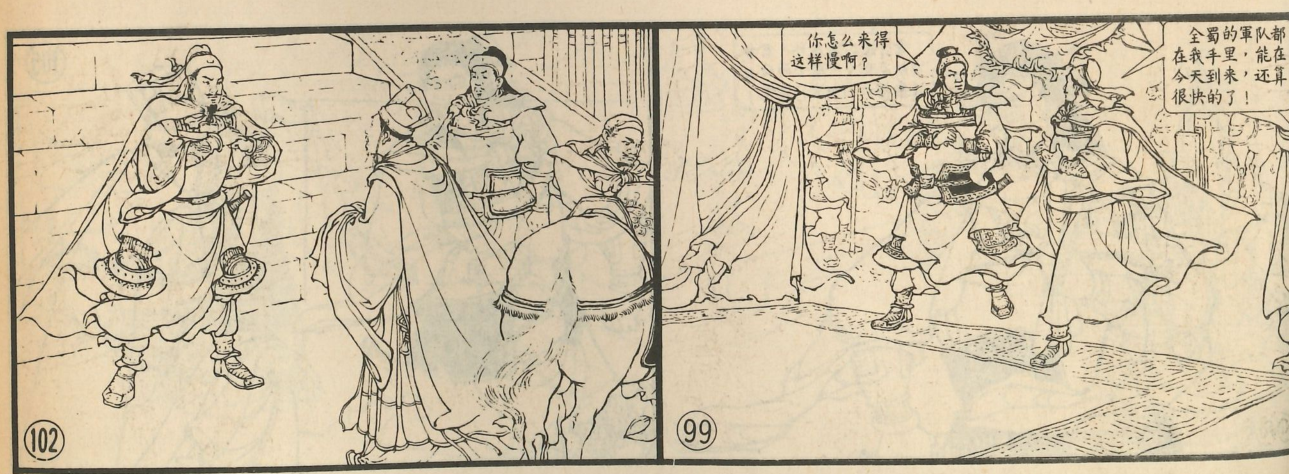
96　帳下衆將，聽說劉禪已經投降，個個咬牙切齒，拔刀砍石，齊聲大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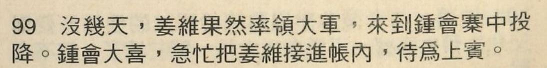


97　姜維安慰衆將道：「你們不必憂愁，我有一計，可恢復漢室。」



98　衆將忙問有何計策。姜維悄悄對他們說了，就在劍閣豎起降旗。一面差人到鍾會寨中，送投降書。





99　沒幾天，姜維果然率領大軍，來到鍾會寨中投降。鍾會大喜，急忙把姜維接進帳內，待為上賓。

100　姜維又勸鍾會道：「將軍從領兵以來，百戰百勝，司馬氏能夠壯大，都是將軍的力量，所以我甘心歸順。如果遇上鄧艾，我就要跟他決一死戰，決不投降！」

101　鍾會聽了，正中心懷，折箭為誓，和姜維結為兄弟。叫他照舊掌握兵權，統領蜀中舊部。

102　鍾會有事，總要找姜維商量，兩人十分親密。姜維忍受恥辱，等待復國的機會。



103 再說鄧艾自從取了成都，自以爲功勞第一，下令在綿竹造了一座高台，表彰自己的戰功。



104 這台造成後，鄧艾在台上備酒宴請蜀中百官。席上，他指着衆官說：「你們幸虧遇到我，要是換了別人，你們還有今天這樣的好日子麼？」衆官聽了，都起身拜謝。



105 鄧艾正在高興，忽然蔣顯回來報說，姜維已經投降了鍾會。鄧艾不由得氣往上衝，心想：自己千辛萬苦，打下成都，却給鍾會湊了現成，擴大了他的勢力。



106 鄧艾越想越氣，深恨鍾會。他爲了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勢力，大封蜀漢百官，又把劉禪留在成都。一面寫了文書，派人送往洛陽，要求司馬昭封劉禪爲扶風王。



107 文書送去後，過了一月，司馬昭派人到成都來，加封鄧艾爲太尉，又封了他的兩個兒子爲亭侯，却沒有提到封劉禪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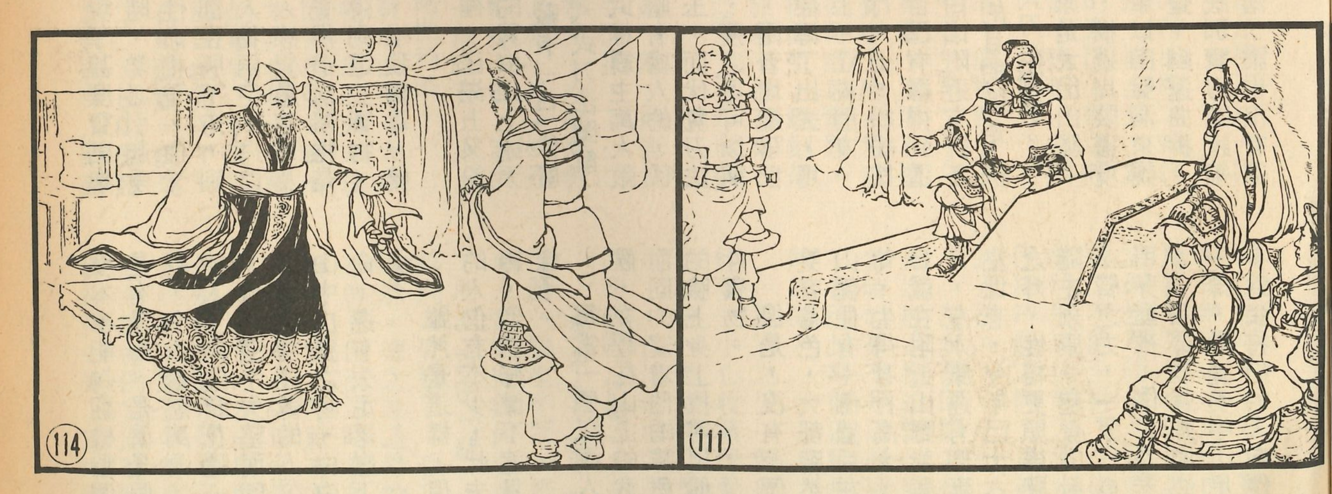
108 接着，使者又拿出司馬昭給鄧艾的手書，要鄧艾凡事預先奏報，不要自作主張。鄧艾看了，很不高興。



109 使者將鄧艾的情況回報司馬昭，並呈上鄧艾的回信。司馬昭讀完，有點吃驚，慌忙和賈充計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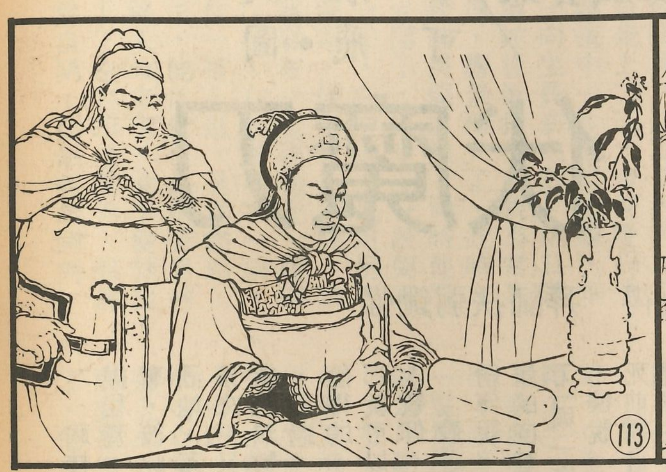


110 賈充建議加封鍾會爲司徒，利用他牽制鄧艾。司馬昭依了他的話，立刻派人去加封鍾會；另外又寫了封密信，給鍾會軍中的監軍衛瓘，要他暗中監視鍾會、鄧艾兩人。



111 鍾會受了封，就請姜維商議對付鄧艾的策略。姜維道：「鄧艾僥倖成功，現在一味籠絡蜀人，反情已露，晉公疑的不錯！」

112 接着，姜維又請鍾會屏退左右，取出一幅西川地圖，指着它誇耀西川的土地怎樣肥沃，出產怎樣豐富。並說先主劉備也在這裏創成帝業。



113 鍾會給姜維一說，恨不得馬上除了鄧艾，把西川抓在自己的手裏。當下，他寫信給司馬昭，說鄧艾專權，結納蜀人，早晚必反。

114 司馬昭看了鍾會來信，立即下令叫鍾會去拿下鄧艾；又派賈充率領三萬人馬，從斜谷進兵相助；一面調集大軍，準備親自前去。 （待續）



湖海風雲錄／麥浪・文　可飛・圖

伏魔刀

寶刀失而復得　拜師扶弱鋤强

武林上一旦發現了甚麼寶劍拳經秘笈、奇書寶刀時，勢必引起爭奪，彼此不惜犧牲性命相爭，血光洒地，家散人亡，都在所不惜，到頭來可又往往弄到人物兩空，白白犧牲無數生命，令人感覺愚不可及，不過，武林中人覺得這樣犧牲是值得的，如果幸運得到這些寶物，那就可以稱霸武林，唯我獨尊，受人敬仰。

最近這些日子裡，江湖上又紛紛傳說，漢中地方的黃白山上冰天崖的回聲洞，那裡藏有一口「伏魔刀」與一套「伏魔十八式刀法圖解」，據說一百年前由武林霸主萬人敵死前親自藏下，留贈有緣人的，伏魔刀足可以斷金切玉，而伏魔刀法又是武林中的絕技，獲之足可以稱霸武林，領袖羣雄，兩者均屬罕世之寶，所以消息一經傳了出去，馬上就有不少武林人士、江湖朋友、亡命之徒，甚至外行人士，紛紛按址前往找尋，希望自己有緣得到這兩件寶物，所以黃白山附近有許多人來來往往，他們的目的就是「伏魔刀」和「伏魔十八式刀法圖解。」

祇因那黃白山原是大巴山脈一條支嶺，蜿蜒百里，橫過川陝邊境之間，峯巒重疊，單以回聲洞來說，其間也是千岩萬疊，幽邃曲折，洞穴多如蜂房，到底那寶刀圖譜等寶物藏在那一個角落？誰也沒有這麼本事能夠翻檢整個黃白山，根本是有是無，是眞是假，始終是一個謎，令人迷惑萬分，所以前往尋刀的人，到達時花過一大番時間之後，無不空手失望而回，聽說當中還有過武功淺薄的人，竟因此而膏了山中虎狼之吻，白白賠上了一條性命，還有失足落崖下致死的人也不少。

雖然是這樣，但是熱衷於尋寶的人仍有不少，此去彼來，絡繹不絕，他們好像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樣子。

每當一個江湖人失望下山的時候，在趕往山上的武林人士，不約而同的望着他的臉色，好像要在他的臉上身上找尋出他是否得到這兩件寶物。

但是，沒有一個下山的人面露笑容喜色，大都廢然而返，這東頭山麓住有一個獵戶左永康，年方五旬，生得身材高大，氣力過人，平日就在附近山野射鹿捕獐，狩獵度日，左永康還有個妻子方氏，兒子左世志，今年已十六歲，除了壯碩之外，性格更顯得聰明活潑，常常隨左永康一起登山射獵，幫助乃父一臂之力，一家三口同住在山脚一所茅屋裡，倒也其樂融融。

在這裡就好像他們的世外桃源一樣，最覺美中不足的就是最近許多武裝打扮的人向他們詢問回聲洞

的路徑，把他們寧靜的世外桃源給俗子凡夫玷污了。

這一天，秋高氣爽，日朗風清，左永康吃過了早飯，又要準備登山狩獵，剛好左世志不在身旁，他自己便背上弓箭，帶着兵刃繩索應用等物，獨自前往，到達山上不久，一眼便看見七八丈外有一隻梅花鹿正探下頭往山澗裡喝水，左永康大喜，馬上彎弓扣弦，刷的一箭射去。

左永康行獵數十年，天天練慣射慣，正是熟能生巧，所以能百發百中，百步穿楊視作等閒，兼且天生神力，所扣的弓特別夠重夠硬，他這一發箭，本是直向那頭鹿射去，原想將牠一箭貫腦，當堂倒下去的，偏巧射時，忽然呼呼地括起一大陣强風，將準頭吹偏了多少，那頭鹿子生性十分乖覺狡黠，一聞弦响馬上曲折奔竄，因此，這一箭射偏了，祇插中了那鹿兒的尾巴，那鹿兒負傷之後猶能帶箭狂奔飛逃，霎時跑得電掣風馳，翻山越嶺，可不知一陣大風過後，草叢中撲出兩頭猛虎。

猛虎在這地方的人眼中是難得見到的東西，左永康自然有點驚駭，當下便急忙奪路，兩腿如飛，剛好跑到一處高絕的山崖頭，半路忽然不愼，一脚踏空摔倒，差點沒跌翻落路旁那千尋絕谷之下。

左永康這一驚非小，待到翻得起身來，那猛虎早已走得不知走向，霎時，心裡不勝慶幸，突然見草叢中出現怪事，原來那裡掩住一個井口大小的土穴，剛才那一脚正好就踏空在那裡，穴口四週有許多小石穴，相當平滑整齊，似是過去由人家特別砌上去的。

左永康俯伏在穴口再往下望去，看出那是石洞，借着一線陽光反射，隱約還看到入口之處，一級一級的掘成一度階梯，他一時看得奇怪，於是，便爬下去看個究竟。

那道土階足有四五十級之多，愈落愈深，走完這石級之後，緊接着又是一條隧道，狹隘曲折有如羊腸小徑，每走上二三十步便要拐過一個彎，隧道中一片昏暗陰森，幸而左永康一向生長在山野，平日隨時隨地跟毒蛇猛獸搏鬥也視爲常事，一切見慣，膽氣練大了，此時才不會發生甚麼畏懼之意，同時他隨身還帶有火摺子，每走上一段便亮起來照視一下，在隧道中足足拐了十多二十個彎，後來正走之間，忽然砰的一頭碰在一些硬物上，磕得額角隱隱作疼，左永康用手一摸，前面似擋住一堵土壁，是個盡頭，再走不過去，他估量也許兩旁另外還會有道路入口未定，當下便伸出雙手試着上下左右四邊探索，忽然那土壁隆然自開，前頭豁然開朗，露出一所石室來，左永康不由一陣愕然，好奇心更重。

他細視之下，才辨出剛才擋住前頭那道硬物並不是一幅土壁，實際上却是兩扇厚厚的鐵門，探索時，無意中一手摸正個中機括，這門便自動的開啓過來。

左永康發現了這一個秘密，一時也不再多想，先跨進石室一看。

那所石室相當寬廣，四面石壁上刻有不少圖畫，畫中人物或雙或單，作揮刀之狀，姿勢或如龍騰，或如虎躍，無不栩栩如生，雕刻得甚爲精細，當中還放着一張石桌，桌上端端正正的擺着一隻長形鐵匣。

左永康揭開匣蓋一看，裡面裝着一口金刀，他順手而拔，刀刃出鞘未半，便已一縷寒光，冷侵眉髮，森森然亮得一室通明，再全柄拔出，試着就向桌角輕輕一碰，雪的一聲竟然應手削了一角蔴石下來，確是口斷金切玉的稀世利器。

左永康住在這黃白山中，大半年看見那些尋訪伏魔刀的人來來往往，早從他們口中聞知回聲洞藏有寶刀之說，同時他本身也粗懂武藝，此時，看着眼前的事物，料定匣中這口寶刀十九是那口伏魔刀了，壁上那一幅一幅的石刻圖畫，就是那套甚麼「伏魔十八式」刀法的圖譜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幾許人踏破鐵鞋也尋找不着的寶物，自己這次竟在無意之中垂手而得，一時不禁驚喜如狂，祇因那套刀法事實無法立即全學得懂，那些刻了圖譜的石壁又不能全拆下來搬回家中，祇好先將那口伏魔刀帶走，歸途中沿路仔細辨認方向，以後慢慢的再來學這刀法。

左永康回家之後，他把這一段奇遇經過悄悄對他妻兒說出，還說當時如果不是這頭猛虎出現，就絕不會因此尋得這稀世異寶，眞是天賜其福。

說過之後，便把那口伏魔刀交他妻子小心收藏保管，以後每朝天方放亮，他便帶了寶刀和兒子世志兩人，悄悄的溜到那石室去按圖苦心研練那「伏魔十八式」刀法。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話一點也不假，好些世事儘管主事人當時掩飾保藏得如何秘密週詳，所謂「百密一疏」，往往到頭來也給別人覺察了，也不論這秘密是善或惡，總之像這樣的例子實在屢見不鮮。何況這時左永康收藏的是件稀世之寶，早就有不少江湖人對之窮搜冥索，欲得之而甘心。

於是，左永康就成了衆矢之的，那得不惹來殺身之禍？

果然過了半個月之後，一朝，左永康循例又溜往那石室練刀，剛好後脚一走，家中便突然走來了一

個道士，長得身材碩大如牛，濃眉環眼，鬚長到胸，相貌猙獰駭人，這道士穿了件灰布衫，長僅及膝，項上掛了一串鐵唸珠，每顆約有龍珠大小，長長的一串估量也有七八十顆，烏光閃閃，沉甸甸的份量不少，那道士把它掛在頸間，半點也不覺得重，看來這道士本領非凡，可惜他雙目露出邪光，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更不是江湖俠客。

他步履穩健，行動傲慢，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他不是有利於人，而是有害於人。

道士一到屋裡便大聲呼喝，聲勢洶洶逼着左永康的妻子方氏。

「喂！你這婦人，那把伏魔刀在哪裡？」他威脅着道：「識時務的就快拿出來，不然……嘿嘿，就要妳好看，那時悔之晚矣。」

「道……道……爺，道爺，那把刀在我丈夫那裡……」方氏被嚇得面色蒼白，不斷發抖着。

「妳丈夫呢？」他惡狠狠地問。

「他……他……」方氏口吃吃，語不成聲。

「他在哪裡？快說！」那道士咆哮如雷，兩手伸出好像要把方氏握死似的。

「他帶了伏魔刀去回聲洞練武去了，他眞的不在家裡。」方氏祇好照直說。

那道士死也不信，硬指方氏瞞他，兇性突然大發，一聲怒吼，一把抓着方氏的頭髮就要動武行兇。

這時，左世志由厨房衝了出來，眼看那道士發狠動粗，一個箭步上前，一拳直向道士面門打去。

道士祇輕輕的把他的手一抓，痛得左世志淚水直流，殺豬般的叫着。

方氏見狀大驚，恐怕他傷了兒子的性命，便道：「道爺，放開他吧！他是一個不懂武藝的小兒，何必向一個毫無抵抗的人行兇呢？有辱道爺清譽。」

道士並不理會方氏，把左世志放了，兩眼射出兇光，對左世志說：「如果你不帶我去找你父親，你母親和你都休想活命。」

左世志見在劣勢之下，心知那道士不是善類，怕他眞的傷了母親，慌忙央告道：「道爺，別傷害我們，我帶你去找我爹爹取刀好了！但我得說明一句，道爺是位江湖英雄之士，你來這兒就是志在那口寶刀吧！那末待會兒找着我爹時你取得寶刀就算，別去傷害我爹性命好不好？」

那道士給他一捧一拍，看看左世志一眼，哈哈大笑道：「好，就算你小子說得有理，俺就是個最講義氣的堂堂男子漢，就答應你吧！現在馬上就給我帶路。」

左世志祇得領他一直走到回聲洞來，見了父親，就慌慌張張的對左永康說：「爹，這位道爺拿我母子的性命來威脅我帶他來見你，他的目的就是那把伏魔刀。爹，你就給了他吧！我們不是道爺的敵手的。」

左永康在洞中正練得高興，乍見兒子領了個兇相的道士同來，愕然一驚，知非吉兆，現在聽左世志說明來意，更知他的目的就是那把伏魔寶刀了。

他對那口伏魔寶刀平日珍逾性命，此時聞言不免猶豫起來，那道士見他緊抓住那口寶刀久久未肯放手，那還按捺得住。

「兔崽子，還不趕快將那口寶刀獻上來，尚待何時？」長臂突伸，一隻又粗又大的手突的就往左永康手裡奪去，快如閃電。

人類的那種自衛意志與力量原是出於天賦，往往臨時會超越理智之外自然觸發出來。左永康此時正好便是如此，他本來就有點武技根底，這半個月來，更天天對着那石刻圖譜苦練那「伏魔十八式」刀法，早就學上了好幾式，這時，一見那道士動强伸手抓來，本能地腕底一翻，就用剛學的「魔鬼纏身」那一式，呼的一刀疾向對方腰部斬去，寶刀金光連閃，宛如金蛇疾竄。

那道士沒有料到左永康竟然敢跟他動手，而且刀招還這麼迅捷凌厲，要不是那廝武功高强，能夠應變迅速，險些給左永康一下子將他刺個正着，不由當堂勃然大怒，霎的扯下那鑌鐵唸珠來，一振腕，將它抖得筆直，一招「烏龍入洞」，一條烏蛇似的直向左永康胸膛鑽去，左永康疾忙一刀當胸圈出，想將來勢擋開，畢竟敵不住那廝的千鈞內勁，兩器相交，劈地一聲，火星四濺，反給那道士一下子將他那口伏魔刀掃得脫手飛出。錚的一聲跌在石上，左永康大吃一驚，錯愕之間，那道士趁勢疾飛一腿，一記「老馬拐蹄」，啪的一聲踢在身上「三焦」「膻中」兩處大穴，登時氣門一窒。

左永康僅僅悶哼一聲，當堂倒地氣絕死去。

左世志一見父親慘死，霎時悲憤交集，破口大罵道：「枉你這賊道士還自稱義氣的好漢，說了話竟食言，我問你還要臉不要臉？還有何面目見江湖好漢！」

一撲上前，要跟那個道士拚命，那道士冷哼一聲：「這是你那個不識時務的父親自己討死，先行動手，怪不得我呀！」

輕輕一揮手便把左世志摔過一旁，仰翻在屋角之下，一時未翻得起來，那道士再不理會，一弓腰，就要往地上拾起那口伏魔刀，冷不防剛一彎腰俯身而下，正要伸出手

的那一刹那，迎面兩點銀星似的物體向他腦門射來，耳畔同時聞人喝道：「對啊！那小哥說的一點也不錯，你這賊道士居然說話不認賬，平白害人一命，這算是那一門子的江湖義氣？」

聲如洪鐘，在這密不透風的石室中嗡嗡的響了起來，這令人震耳欲聾之音，使人心恍神眩。

那道士本領也實在了得，他乍聞身前暗器刷刷作響，風先勁至，知道厲害，頭也不抬疾忙全身霍的往下一伏，眨眼兩顆銀稜角呼呼擦着他的背脊飛過，啪的連聲射在石壁之上，立時火花四濺，塵屑激飛，單是這一手勁便已顯出來人武功之高，先聲奪人！

那道士躲過那暗器險招，霍的一躍而站起，急忙抬眼往前一望，來人身手端的快得出奇，就在電光石火之間，已經閃身入來，在對面七八尺站定，那是個黑瘦如猴的瘦削老人，年約六旬，一張狹長馬臉掛了一個老鷹鼻，鼻頭捲曲如鈎，一雙細長三角眼蘊藏着兩顆細圓的綠瞳，精光閃閃，頷下疏落的飄着一撮花白山羊鬍子，穿了一身半新不舊的大紅鏤金長袍，手裡執着一支白玉簫，似笑非笑的陰惻惻站在那裡，道士見了他，面色一沉。

「你們一班殺不絕的老賊，昨晚先就有一人栽在道爺手下，這兒你這老賊又巴巴的趕來送死不成？」那道士大怒沉聲的道。

原來那道士叫半塵，原在四川峨嵋山文靜院，武功不俗，祇是平日專愛跟江湖邪派人物鬼混，酗酒賭博，不守戒律，何況道士與院中方丈格格不入，自知難再容身，最近便先自託詞離奇下山，東下臨潼找訪朋友，半塵道士在山時，聽聞得寶刀寶圖的事，傳說紛紜，消息愈聽愈多，一時勾起他的貪念，順道登山一找，一連幾天，差不多整個黃白山都踏遍了，尤自找不出半點端倪，正在廢然思返。

也是註定合該有事，祇因為新近左永康每早都得走上山洞來練刀，一連半個月，不知不覺之間便在路上赫然留下了一道很明顯的脚印，昨天，竟給那個半塵道士無意發現，遁着踪跡一路尋入那石洞裡，見了那石洞上那些刀法圖譜，料定那伏魔刀必藏在那裡，頓時歡喜得心花怒放，誰想後來搜遍室中還是搜不出那口伏魔寶刀。

半塵道士一時嗒然若喪，失望之餘，左右猜測是誰這般消息靈通，竟然捷足先登到此將之搜去？胡猜一番，無可如何，祇得快步下山而去。

後來他轉到山脚附近的小村鎮投店歇宿了，才一踏上門，一眼便看見那位「三清派」的第二代弟子，玄玄觀靈雲道人先在店內，半塵道士本就認得他，當下一想那靈雲道人要是沒有要事，等閒也不會巴巴的走到這裡來，不用多猜，那廝此行十九也是為着那口伏魔刀而來，而且看情形那東西此時早已落在他手上，半塵道士愈想越覺得自己所猜眞確，肚裡却氣不過，竟然上前將此事向那靈雲道人盤問，聲勢洶洶，問得聲色俱厲。

一點也不錯，那靈雲道人此行也正為了訪尋那口伏魔刀而來，祇不過，他也跟那半塵道士一樣，徒勞奔波多日，結果一無所獲，在這兒正自滿肚氣惱，却給這半塵道士突然沒頭沒腦橫來一棍，態度還是無禮放肆之極，不由暗中有氣，也就冷冷的頂回兩句。

「道兄，你是不是患了失心瘋，怎麼平白無端向人問甚麼伏魔刀來？誰有空管你這麼多鳥事來？道爺這裡倒有一口長虹劍是眞，道兄要不要試上一試？」

半塵道士那禁得起他說話刻薄挖苦，頓時七竅生烟，右手一掌飛出，一記「天師蓋印」五指如鈎，疾向靈雲道人頂心拍下，靈雲道人見他來勢勁疾，不敢怠慢，連忙使出一記「渴馬飲槽」的招式，霍地俯首向下一閃，閃開掌勢，趁勢再一墊脚，身子形成一張大弓似的擦往對方腋旁竄過，一個「紫燕穿堂」，身法飄出店堂外，反手到背後颯的拔出他那柄長虹劍，趁半塵道士銜尾追出，站脚未定，一招「分花拂柳」，劍尖震起點點寒星，左右分刺他一雙膝彎的「曲池穴」。

半塵道士追得出來，連脚尚未落定，便給對方一劍掃到，自然是來不及摘下鐵唸珠來招擋，形勢着實險急到頂，道士確有他兩手，但是他雙脚臨時往地面一躍一縱，一招「黃鶴衝天」身法，借勁全身竄起丈多高，靈雲道人劍刃上一道虹光，剛剛就貼住他靴底，呼的一聲閃划過去，緊湊俐落。

「好險！」半塵道士不禁暗叫一聲。

他一刻不停，凌空再一挺腰翻了個跟斗，變成「倒掛猴」姿式，頭先脚後的俯衝而下，順勢摘下那串鐵唸珠，一抖手，「秦王叱石」，但見半空裡一條黑氣向靈雲道人頂心鞭下，勁風沉沉，勢如泰山壓頂。

靈雲道人暗叫一聲：「這廝好生厲害！」慌忙展開「孟德獻刀」一招，突然沉腰坐弓，平劍往上橫封，兩兵刃相交，鏗然大响，激得火花四射。

靈雲道人更覺臂上一麻，趕忙撤招收劍看時，劍刃竟給對方一串鐵唸珠磕下一個缺口，不由暗中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斷眞有兩手，」他在暗想：

「我還是小心點，不然就要敗在他手上!」

兩個道士翻翻滾滾殺個不休，那靈雲道人終因氣力上略差一籌，鬥得久了，少不免犯了再衰三竭，後勁不繼之弊，漸漸氣促汗流，步浮招緩，不像半塵道士那般越戰越勇，中間他有一記閃避稍慢，失了半招，給半塵道士刷的一掌拍着肩頭，頓覺火辣辣的一陣疼痛，跟着整條右臂發痲乏勁，活動欠靈，登時作戰力大打折扣，靈雲道士情知強拚下去，不難就栽在對方鐵唸珠之下，還是見機而作，暫時溜退，徐圖報復的好，靈雲暗裡算定主意，腕底急翻，一連打出幾招急刺，催得劍光亂閃，有如激電飛射，強將半塵道士迫退數步，喝道：「道爺有事，暫時欠陪。」

也不待半塵回答就如箭的飛馳而去，遠遠聽到半塵道士冷冷笑道：「小子，算你知機，不然白刃入紅刃子出，要你的狗命。」

靈雲道士沒答，祇怨自己技不如人，祇有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如風而逝。

武功一道就是這般奇怪，優於這門就會短於那門，強於此者或弱於彼者，靈雲功力上雖稍遜於半塵道士，可是他那一身輕功却又十分了得，但見他沿途展開身法，兔起鶻落，走得足不沾塵似的，幾個起落，轉眼已跑得無影無踪，半塵道士追了一程，眼看追他不上，祇好折轉回頭，快快走回客店去，躺在床上，整晚都是老想着那口伏魔刀，這把天下異寶，如果得到了它就可以稱霸武林，輾轉反側，深夜無法入眠，天亮之後，心中還念念不息，又再跑上黃白山來找尋，希望求個水落石出。

本來，他也不會平白無端知得有左永康其人，而且還查悉那口伏魔刀已落在左永康手裡的，所謂「無巧不成書」，那就因爲山脚小村裡有個十五六歲小伙子梁福，平日跟左世志一起爬山上樹、彈雀，大家無話不談，前幾天，那梁福一連多朝都沒有見左世志出門來玩，見面便問他何故連日都不見人面，左世志畢竟還是個大孩子，天眞未泯，那懂得世途險惡，一時又怎會想到那麼多的事情，見問便照實說出連日跟父親左永康登山練刀的經過。

梁福聽了很羨慕，因爲練成武功可以行走江湖，行俠仗義，鋤強扶弱，更何況還有伏魔寶刀，更加深深印在腦中。

到了這一朝，左世志因事未能跟他父親一同往回聲洞練刀，獨在家門附近遊玩，梁福見了便問道：「世志，怎麼今早沒有跟你爹一起上山練刀去?這就好了，咱們大家一塊到後邊玩去。」

誰想事情有這麼湊巧，剛好梁福說這話時候，那半塵道士正打從他兩人身邊走過，聞言突地省及伏魔刀之事，暗想，這荒山窮谷之間，竟然有人在此練刀，事情多少總跟那伏魔刀有關，別管它眞假有無關係也好，在這兒查探一下總是有益無損的，也許由此探出消息也未可定呢。

當下他暗裡盤算定了，便躡左世志背後闖進左家，逞兇狠威脅左永康妻子方氏，果然給他一頓瞎碰亂撞，無意中撞出個秘密來，威脅着左世志領他到回聲洞來取刀。

這時，他在石洞中殺死左永康，摔翻左世志之後，彎下腰身正想檢起那口伏魔刀之際，冷不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突然閃了個老頭兒出來。

其實，那個老頭兒本來也跟他一樣，事前絕不知道有這個石洞秘密的，那個老頭兒當時不外接得師弟靈雲道士求援訊息之後便沿路追踪起來，剛才行經山徑之時，無意中一眼看見半塵道士和左世志兩人鑽落洞去，老頭兒距離太遠，看不出他們的面貌，祇是看着他們行動奇怪，心裡納罕，跟着走上那裡看看，發現那石洞入口的洞穴，更料定其中必有秘密，爬下看時，剛看見半塵正在行兇殺死左永康，那老頭子正待出手救援時，可惜已遲了一步，沒法趕得上，祇好打出兩粒銀稜角阻止半塵道士，不讓他得到那口伏魔刀。

半塵道士正喜得寶刀到手，冷不防給他橫裡插手一擾，來得突然快捷之處，不啻飛將軍從天而降，半塵道士頓時又驚又恨，怒火上焚，破口大罵。

這老頭子聽了並不光火，祇是重重的哼了一聲：「半塵野道，俺這兒到來送死也好，送生也好，沒有這閑工夫跟你吵咀，此時，祇要你這野道乖乖的空着雙手走出去，未有亂動這石洞中一草一木的話，我倒是尚可仰體上天有好生之德，饒過你一條狗命，否則，你這斯休想再活着走出這石洞半步。」說着，一揮手中劍，勁風撲至，端的是先聲奪人的威勢。

半塵道士那能按捺得住，一聲怒喝道：「老頭子不必誇口，接招好了。」一抖腕，鐵唸珠呼的飛出，急直如矢，一招「滿天雨點」，一大串鐵唸珠呼的像條黑蛇一樣，直向老頭子眉心的「五竅穴」打去。

那老頭兒不慌不忙，隨手舉起長劍往外一撥，把鐵唸珠串搭上，竟錚然微响，半塵道士突覺虎口一麻，彷彿他那串鐵唸珠串在一根硬繃繃的劍上，倒給它反彈開來，不由心裡一驚。

「老頭兒好厲害的內勁。」他說着急忙撤招換式，霍地一挫身子，鐵唸珠貼地掃出，一招「黃龍滾」，即改攻對方下三路，珠串橫掃老頭兒一雙足踝。

老頭兒見他來勢勁疾，也不敢稍有疏忽，趾尖一點，一個「白鶴衝天」，全身竄起，剛好雙脚一縮，半塵道士那一串鐵唸珠便呼的擦着他雲履底劃過，好不驚險，老頭兒雙足還未回降地面，半空裡長劍一伸，一招「仙人指路」，長劍劃成一個圓圓的爛銀圈向半塵道士迎頭罩下，那斷一串鐵唸珠尚垂在地，眼看來不及抽回招擋，情勢險急，總算他底子深厚，臨危不亂，急忙中仍能使出「風拗池蓮」的上乘身法，仰面折腰，把上半身子盡量折向後邊，剛剛閃過，霎時，兩人珠串來、長劍往，殺得落花流水，難分勝負。

那老頭兒是江湖名震四海的「一劍震天下」梅嘯天，是靈雲道士的師兄，不過他是個俗家子弟，他的功力深厚，非同凡响，但見他一把長劍施展開來，端的出神入化，長劍揮舞起來，祇見劍芒不見人影，舞得密不透風，起初那二三十招，半塵道士盡展生平絕學，勉强還能應付，可是走上四十招過後，漸漸相形見絀，守多攻少，任何人都有自知之明的，半塵道士也不會例外，這當兒，他已暗覺氣促心跳，力不從心，知道再纏糾下去，自己將要陷於更不利的形勢，他本是個性格暴燥之人，此時唯有想着速戰速決一法，急於求勝，不惜屢走險着，可不知這正犯上了臨敵大忌，心念一急，神志立分，法度更亂，因此，半塵道士再接得十招八招後，益發顯得手忙脚亂，進退失據，給梅嘯天覷出他的弱點，乘機將長劍收緊，把他罩在一團白光之中，半塵道士手中那串鐵唸珠怎麼也遞不出去，不禁大急。

「一劍震天下」梅嘯天覷準時機，大喝一聲：「着!」

一招「玉龍戲鳳」，長劍向半塵道士一雙臂彎的「曲池穴」拂去。

半塵道士見了，祇好用盡了最後一口氣力，打出一記「渭水垂釣」殺着，將鐵唸珠斜垂向下鎖截，豈知梅嘯天剛才那一記祇是虛招誘敵，並未打實，待到這兒一引得對方發招擋截，他突然半途變招、翻腕一抖，勁貫全神，抖得縷縷劍光直豎起來，挺硬鋒銳，剎那間變了無數長劍一樣，大喝一聲：「倒下!」一招「魁星踢斗」殺手絕着，閃電般急反向半塵道士面門插去。

這一招快如流星，半塵道士正好全神注意抵禦下盤，作夢也沒有想到對方招數變化得這般精奇詭捷，眼前白光一閃，暗叫：「不好!」招架不及，迫得拚命扭頭向左一閃，希望能閃得開，可惜，遲了半着，避開了左頰却避不了右頰，說時遲，那時快，祇見劍光如千千萬萬把，一齊向他飛撲過來，霎時一下插在右臉上，當堂把那半塵道士左眼插破。

半塵道士成了單眼道士，臉上更是傷痕點點，如被針刺，血流披面，似個血人，半塵道士哎喲連聲慘叫，接着痛得昏仆地上。

左世志見殺父仇人昏仆地上，大喜過望，立即一個箭步標上前去，對着半塵道士咬牙切齒。

「父親，在天之靈安息吧!」他喃喃自語：「現在孩兒要替你報仇了，雖然不是孩兒親手打倒他，但總算親手殺了他!」

說罷，拿起地上一塊大石，向半塵道士的頭部用盡平生氣力打下，把半塵道士的頭骨打碎，血肉模糊。

左世志報了殺父之仇，回轉身正要多謝梅嘯天向他行禮稱謝。

誰想梅嘯天正眼也不看他一下，祇管忙着向地上抓取那把伏魔刀，左世志這才恍然大悟，這老頭子也不是甚麼好人，剛才他跟那道士拚命，鬥個你死我活，無非是志在奪取那口伏魔刀而已，絕非甚麼扶弱鋤强，行俠仗義，眞心幫忙他報仇，這時，正是「前門來虎，後門進狠」，左世志看看，一時眞個啼笑皆非。

就在這一剎那，乍聞石洞外响起一聲怪嘯，隨見一條白影像頭飛鳥一般飛掠過來，隔遠就呼道：「梅嘯天老頭兒，別想這麼快自己便悄悄的撿便宜，要拿寶刀嗎?先問準了少爺手中這柄鐵摺扇才行。」

梅嘯天愕然驚視，身前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少年，臉上白蒼蒼的全無半點血色，襯上一身白袍，相映之下，一發滿面死氣難看，倒是他一雙眼睛，偏又黑如點漆，手中拿了柄尺八烏金骨摺扇子，乍開乍闔，煽得滿室寒風，梅嘯天不識其人，但一看他打扮和他的面貌，早就看出來人十九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奪命書生白玉虹，不由心中一凉，問他是否就衝着這口伏魔刀而來。

「來這裡的人，誰不是爲了那口寶刀。」白玉虹傲慢的說：「難道來這荒僻地方是遊山玩水嗎?」

「如果你一定要這口伏魔刀的話，就要打敗我。」梅嘯天道：「不然，你就滾蛋，別在這裡丟人!」

「看扇!」白玉虹並不打話，一扇向梅嘯天當頭就打。

「好哇，果然是有膽識的小輩。」梅嘯天道：「讓大爺來教訓教訓你!」他們在回聲洞裡捨死忘生的鬥着，一個劍來，一個扇往，鬥

個不休，對於室外的一切情形，渾然不覺。

原來此時外邊正昏天暗地轟雷閃電，下着傾盆大雨，足足下了兩個時辰，還未停止，山洪突發，雨水洶湧由穴口冲進石洞裡來，瞬即沒胸。

左世志自幼在溪泉塘裡玩慣，懂得水性，覷狀慌忙泅水浮上穴口來逃命。

到了第二天，天氣晴朗，他再走到回聲洞去收殮左永康的屍體，到回聲洞裡，此時積水尚未褪盡，除了他父親的屍體外，一看之下，還有三具屍體，那是半塵道士梅嘯天和白玉虹三人。

原來他們正拚命拚鬥着的時候，洪水洶湧而入，如河堤崩了一樣的衝入石洞。

到了他們覺察的時候已經是遲了，兩人雖然精通武藝，但對於水性卻是一竅不通，見洪水湧入來，大吃一驚，刹時間水已沒頂，不及逃避，故遭淹斃，爲了一口寶刀，各自枉送了一條生命。

「眞是人爲刀死。」左世志不禁嘆了一口氣道。

左世志祇有含淚殮過了他父親屍體之後，再潛下水底，向地面四週搜索，僥倖那口伏魔刀乃是金屬物，未給大水衝去，果然給他撿拾了回來。

左世志福至心靈，拿了紙墨來，將石壁上那「伏魔十八式」刀法圖譜，全部摹印回去，用功苦練，希望能繼承父志，練成一身武藝。

當天他撿回寶刀，摹好圖譜，才一爬出洞穴口，背後便轟隆一聲巨响，霎時飛砂走石，天崩地裂，那所石洞全塌了下來，以後成了一堆沙石泥土，各人至此，才相信稀世異寶是傳與有緣人得之，別人千方百計尋求，祇是妄想吧了，到頭來祇有白賠上一條寶貴生命。

左世志回到家中，把經過的情形向方氏叙述，並把自己的願望對母親訴說。

正在這時，一聲桀桀可怖的笑聲傳入左世志母子耳中，笑聲歷久不散，左世志知道又有武林高手到來了，於是，手執伏魔刀應變。

笑聲剛停，一條灰衣人影如飛鳥般在室中出現，快得使人不知道他是如何入室的。

左世志見是一個半百的老人，身穿布衣，手持旱烟筒悠然吸着，好像是來探訪老朋友似的，面色祥和，雙目炯炯有光，望了一望左世志。

「小娃兒，伏魔刀果然在你手中。」

「是又怎麼樣？莫不是……」

那老者搖搖手。「小娃兒不要誤會，我不過恐怕你會因這刀而招

致殺身之禍。」

老者的話正說中了他們母子的心事，不禁面色大變。

「老前輩，你有甚麼好辦法教我們呢？」方氏向老者請教。

「除非你們立即離開這裡。」老者皺起眉頭說道。

「我們母子二人正想離開這裡，隱居別處苦練武功，希望藝成出道能替江湖除奸扶弱，消滅江湖中敗類。」左世志說。

「小娃子，果然好志氣。」老人讚道：「看來你資質不錯，不過，沒有良師指引，無師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老前輩貴姓大名？」左世志躬身問道。

老人哈哈大笑，並道出他的名字，原來他是聞名江湖的黃山老人梁心田，他的烟桿就是武器，可以當棒使用，專用來點穴的。

他爲人正義，專作鋤强扶弱，爲人抱打不平，黑道中人稱他爲黑道煞星，因爲他從不手下留情，遇上他祇有送命。

方氏見梁心田是正派中的高手，不禁大喜。「志兒，今天幸遇梁老前輩，還不上前拜見師傅。」

左世志很是見機，立即上前跪拜，梁心田亦喜得佳徒，他們一行三人立即離開了這黃白山。

他們曉行夜宿，一路向碧雲山方向走，這天他們來到了一間叫悅來客棧投宿。

梁心田住一間房，隔鄰房住的是左世志母子二人，他們母子二人連日趕路，疲倦不堪，所以不久就呵呵入睡。

三更過後，一條黑影由前窗竄入，手持閃閃白光的長劍，走到左世志床前，一手拿了他布包着的伏魔刀，發出嘿嘿兩聲的冷笑。

「今天，伏魔刀就落在我手中了！」

左世志矇朧中聽到細微的笑聲，瞬即睜大眼，在黑暗中見到一把白閃閃的劍，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向床下一跳。

「師傅，有人搶去了伏魔刀了！」他一邊走一邊叫着。

「好小子，你向那裡走，本道爺跟踪多日，今天才有機會下手，你今天休想有活命的機會了。」

一前一後的追逐着，左世志到底是個武藝膚淺的人，不及兩丈就被追到了，後面追的人舉起長劍向左世志頭上砍下。

正在這時，那人的劍竟然砍不下，祇見他高舉劍不動，左世志正在閉目待死，但沒有痛苦，急忙睜眼一看，祇見一個道人高舉長劍呆立着。

再一望，原來梁心田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急忙對梁心田道：「師傅，這道人强搶去我的伏魔刀，而且還想置徒兒於死地，這個賊道士萬萬放他不得。」

「志兒放心！」梁心田安詳地道：「惡人我是不會放過的。」

那道人並非別人，乃是靈雲道士，他自從給半塵道士打敗，一口氣逃走五六里，心中憤憤不已，走去向師兄梅嘯天訴苦，梅嘯天爲了師門的面子，立即走上黃白山找着半塵道士報仇。

靈雲道士是個狡猾小人，他肯定伏魔刀一定是在黃白山的，他沒有跟師兄同去，祇推說受傷不輕，需要覓地治傷，請梅嘯天先行一步，等到梅嘯天走後不久，他靜悄悄的盯着，梅嘯天打昏半塵道士，他已想上前去助梅嘯天拿了寶刀，但在這時，他見遠遠一條人影，如飛走過，他一看原來是奪命書生白玉虹，大吃一驚，因爲他也曾敗給白玉虹，領教過他的厲害，爲了自己的安全，他沒有立即追上前，祇有遠遠的跟在白玉虹背後，梅嘯天和白玉虹惡鬥，他看得很清楚，但他是個怕死的人，並沒有上前協助師兄一臂。

後來山洪暴發，他自己不識水性的，所以立即走避，後來左世志潛入回聲洞收殮父親和尋找伏魔刀，他是不知道的，及至他無意間走到左世志屋前想討茶解渴，聽到左世志方氏梁心田他們三人的談話，知道伏魔刀落在他們的手中，不過他自知自己不能是梁心田的對手，祇有暗中跟踪等候機會，一連多天都見左世志在一間房，不過今晚方氏有點不適，左世志爲了侍候母親，今晚就和母親同房，靈雲道士才有機會下手。

不過，他是兇殘成性，得了伏魔刀還要追殺左世志，才給梁心田點了穴道，如果他得了寶刀逃走，就不致得而復失和失去了生命，這些都是左世志福厚所致。

他們來到碧雲山一所隱蔽的地方居住，秘密苦練武功。

十年後，左世志已成爲一個英俊不凡的美少年，而且把「伏魔十八式」練得出神入化，梁心田和方氏不久逝世，左世志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扶弱鋤强，抱打不平。成爲江湖黑道上的黑道大煞星，黑道上的聞名喪膽的「伏魔大俠」了，爲江湖上萬人敬仰。

（完）



俠義雙全

俠情倫理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智勇雙全擒山賊　忠膽俠義盡友情

夕陽之下，康龍、趙虎二人，策馬逕奔歸德堡而來，途中，趙虎對康龍道：「這一次押鏢出關，你得了五百兩銀，該寄一點銀子給鳳嬌啦，她是你的妻子，抛頭露面爲人賣酒，這是不好看相的呀。」

康龍答道：「這何須你說，我早說立心要給她一筆銀兩，讓她和她妹妹鳳娥，好好的過日子了。」

可是，當他走進歸德堡大亨錢莊，兌了莊票之後，忽然改變了主意，拏着這一口袋銀子，大踏步走出門。

趙虎一把抓住他道：「康大哥，你不是說寄一筆銀兩給鳳嬌姊妹麼？爲何到了錢莊也不寄呢？」

要知道昔日滿清中葉時代，經營錢莊生意的，各省各地都有聯號，他們不但打莊票便利客人兌款，還經營滙銀，所以趙虎這麼一說，大亨錢莊的帳房，便插口道：「客官，你打算滙款到那裡呢？關內關外，各處地方，小店都有聯號，隨便你滙到那裡，我們聯號都會按址送到，保無失漏之虞。」

趙虎說：「不很遠的，就是玉田鎮長春酒館。」

帳房先生笑道：「那容易得很，一日路程罷了，你現在支付，明天午後就到，客官你預算滙多少銀兩？」

帳房先生爲了招徠生意，禮貌得很。但康龍搖搖頭道：「不！現在我不滙寄了。」

趙虎愕然的問道：「爲什麼？剛才你不是說過給一筆銀子與鳳嬌的麼？」

康龍苦笑道：「就因爲這一筆銀子不大，所以我不打算滙出。」

趙虎和康龍常常結伴跑單幫，爲人保鏢，所以性情很是合得來，親切如兄弟一樣。

當下趙虎便說道：「康大哥如果你認爲銀兩數目小，我可以給你一些，反正這次出關，我也賺了五百兩銀子。」

康龍搖頭道：「不，給鳳嬌的銀兩，是不能叨光你的，我還是往胡姬酒肆碰碰運氣，如果運氣好，五七千兩銀子，便垂手可得。」說完之後，也不待趙虎回答，飛身上馬，豁喇喇的往紫震街便跑。

他這幻變不常的舉動，趙虎實在莫明其妙，祇好獨個兒牽着馬匹，往剃頭店去理髮剃鬚去。

當他經過大校場時，突然有人高聲大叫道：「黑炭頭，你忘記了我這個窮朋友麼？」

趙虎面色黧黑，江湖中人都叫他爲「黑炭頭」，康龍面如傅粉，人們都稱他爲「小白臉」，所以這一聲呼叫，趙虎立刻循聲望去。啊！原來是昔日鏢局裡的趟子手周三，但此時此際，卻披枷帶鎖的拴在一條

木椿之下，看光景，準是犯了案子，給官府處罰。

趙虎可憐他的遭遇，走上前來問道：「周兄，你又喝醉酒打人，惹上官非是麼？」

周三未答，旁邊兩個小孩却齊聲說道：「不！我爹早就戒掉了酒，這一回不是因爲喝酒，是爲人抱不平，給官兵抓住，拴在這裡坐牢，明天就可以獲釋了。」

趙虎見這兩個孩子，年長的才十四歲，年幼的十歲，兄弟倆，伶牙俐齒，於是打趣問道：「你兩個叫什麼名字？」

年長的回答道：「我叫周弘，他名周杉，還未請教叔叔的貴姓大名？」

趙虎見他兄弟實在有趣，每人給他五兩銀子而對周三說道：「老周，咱們離開越秀鏢局之後兩年了，而你的老脾氣還和以前一樣好打不平，有了這麼大的兒子，脾氣應該修養一下，好好的做點小生意，安享家庭的樂趣啦。」

周三答道：「不是我不安份做買賣，是這裡的風氣太壞，自從胡猛開了一片胡姬酒肆之後，窩娼聚賭，引起關外馬賊的頭子許大昌垂涎，常常混進城堡來，殺人越貨，打家劫舍，昨天我爲了營救鄰家而挺身搏鬥，給官兵抓住，不分青紅皂白，一起拴在這裡坐牢，所以我打算明天獲釋之後，遷往玉田鎮居住，再不留在這裡了。」

趙虎聽他這般說，放眼一望，果然六、七個面目猙獰的馬賊，也被拴在木椿之下，同樣的披枷帶鎖，於是點了點頭說道：「既然這裡風氣不好，我也同意你的主張，遷往玉田鎮去，那邊靠近縣城，比較好些。」

話說至此，一輛蓬車馳至，戛然一聲停止，車中跳下一個老頭子，周弘周杉二人便喜然而呼道：「舅公來了。」

這個老頭子十分和藹，兩手分張，拖着周弘、周杉，上前一步，對周三道：「我就躭心馬賊會報復，所以特地趕來，將這兩個孩子帶往玉田鎮去，明天你獲釋之後，不要躭擱，也到我這邊來吧。」

說完之後，便將周氏兄弟安置在車中，驅車而去。趙虎目睹這樣情形，猛然想起康龍來，因爲他是往胡姬酒肆中去賭博，於是匆匆告別了周三。

胡姬酒肆委實是一片大酒樓，佈置豪華，當爐賣酒的全是美貌年輕的姐兒，雖然她們不是胡人，却穿上胡人鮮艷的衣服，身戴金珠、髮邊簪滿了花朵，風情萬種的穿插在客人中，衣香鬢影。

內廂傳出賭博之聲，顯然有人在豪賭，趙虎沒空去欣賞這些姐兒，大踏步直奔內廂而來，誰知才跨進去，陡見一團黑影，迎面飛來，趙虎身手敏捷，側身一避，砰的一聲巨響，一隻大酒壺墜在地上，而康龍却一手揪着一個鬍鬚大漢，高聲斥喝道：「你這厮敢用假骰騙我。」說着一拳打了過去，可是，另一個大漢，斜裡一掌劈下，擊中康龍頭部，登時眼前一黑，倒下地來。

趙虎一見此情形，立刻撲上前去，飛起一腳，把這個大漢踢倒，一把將康龍扯起，駢指如戟，疾點他的人中穴，使他立即甦醒過來了。

趙虎雖然手快，但對方却人多勢衆，才救醒了康龍，三個彪形大漢却聯手襲擊，趙虎祇得奮勇迎敵，企圖掩護康龍逃出去，却不料就在此時，一隊官兵掩至，弓上弦，刀出鞘，厲聲喝道：「住手！」

緊接着就把康龍、趙虎以及打鬥中四個大漢，一起拘捕，押到大校場，也不管誰是誰非，一律拴在木椿之下，全被披枷帶鎖。

趙虎連忙斥辯道：「我不是犯罪之人，祇爲同伴解困罷了。」

那官長猙獰笑道：「管你犯罪也好，不犯罪也好，明天你向千總大人分辯，我見你打架就得將你拴在這裡。」說完之後，便自去了。

這一邊廂的周三，瞪着趙虎道：「現在你知道這裡的風氣壞透了，官兵不分青紅皂白，算你有理也好，總得坐一晚牢。」

趙虎抱怨康龍道：「我早就叫你將銀兩寄給鳳嬌啦，你不依，現在連我的銀兩也給官兵拿了去。」

康龍垂頭喪氣地道：「老弟，以後我都聽你主意就是，不要再抱怨我了。」

夕陽漸漸西沉，暮色昏暗，突然間，一陣人喊馬嘶之聲，一隊官兵，爲首的戴着白石頂子的武官，押着一個胖子前來，同樣的將他披枷帶鎖，拴在木椿下。

周三低聲對趙虎道：「這胖子就是馬賊首領許大昌了，看！他面肉橫生，雙眼兇光閃閃。」

趙虎斜睨了一眼，這個胖子許大昌，委實貌相兇惡之極，他被拴在木椿之下，仍然是連聲冷笑，旁若無人，根本不當自己是犯法的囚徒，反之，好幾個犯人，還得對他尊敬，稱他爲老大，不用猜，稱他爲「老大」的人，是他手下的馬賊。

二更過後，因爲這晚是下旬之夜，月色無光，祇靠兩盞氣死風燈的微弱光芒映照着，顯得夜色更深沉，而這個看管犯人的士兵，雖然手執長矛，腰弓背箭，但是他在打瞌睡。

就在此時，許大昌突然站了起來，兩道兇光炯炯的眼神，四下裡

打量了一遍之後，便低聲斥喝道：「你們還躺在地上作什麼？快給我動手，將這木樁挖倒。」

稱他「老大」的幾個馬賊齊聲問道：「老大，憑一雙肉手，怎能挖倒木樁呢？」

許大昌用手一指，低聲說道：「何景、李廣不是來了麼？他會帶來了傢伙。」

果然有兩個漢子從黑暗中躡足過來，撩起衣角，取出十幾把鐵鏟來，每人分派一把。

當李廣分到周三時，周三不肯接受，但許大昌瞪大雙眼，沉聲喝道：「要是他不遵命，白刀子入，紅刀子出。」

李廣嗯的一聲，便拔出一口短劍，抵住周三咽喉。周三抵抗不得，祇好如命，那四個在胡姬酒肆打架的漢子，也用强不得，接受命令，拏着鐵鏟挖地。

康龍、趙虎在威脅之下，祇好如命行事。

由於李廣、何景兩馬賊，在黑暗中混在囚犯之內，手中都持着短劍威脅着，囚犯們不能不努力挖掘。

湊巧這個守衛的兵士又連連打瞌睡，壓根兒沒有看見，待他打瞌睡醒來時，已挖了五尺深了，木樁快要倒下來，許大昌故意咳嗆了一聲，引誘這個士兵走來，何景、李廣一齊向那兵士襲擊，扣着那個士兵的咽喉，祇一劍便結束了他的性命，神不知鬼不覺。

他們這般兇悍的行爲，身爲鏢師的康龍、趙虎也看得一怔，但許大昌却怡然自若，發號施令的說：「大校場左邊這所房子是兵器庫，刀槍弓箭都有，待會咱們利用這根木樁，撞破庫門攻進去，搶奪兵器，然後到馬廄去奪馬匹，靠東南方走，自然有弟兄們接應出城了。」

他說完之後，不管囚犯們答應與否，一聲吆喝：「動手！」，何景、李廣二人手執短劍，勒令衆人一齊發力，隆然一聲巨响，竟然將木樁扯倒。

由於這一聲巨响，驚動了營房中的兵士，都從夢中驚醒過來，許大昌何等機警敏捷，帶頭的拖着枷鎖指揮，喝令衆人扛着木樁，直向兵器庫奔去。

說時遲，那時快，官兵跑出營房時，他們已將庫門撞破了，一窩蜂似的竄入庫中。

何景、李廣將弓箭拿過來，喝令衆人據險頑抗，用弓箭射住官兵。

在箭如飛蝗之下，雙方死傷甚衆，周三首先中箭身亡，在胡姬酒肆打架的四個大漢，也先後斃命，大隊官兵逐漸攻進來了。

號角長鳴，喊殺連天，要拆毁呼鎖已來不及了，許大昌便命何景、李廣二人，連枷鎖鐵鍊一起拖着走，奪馬而逃。

這麼一來，馬賊又死了幾個。

由於許大昌、何景、李廣等數人策馬奔逃，官兵祇顧追逐他們，躲在庫中的康龍、趙虎便有機會逃出庫外，就在這當兒，康龍眼快，看見地上有一張未兌現的莊票，是胡姬酒肆賭博行騙的鬍鬚大漢的，立即將它拾起對趙虎欣然說道：「老弟，這一回咱們不愁貧窮了，看！這張莊票是一萬兩銀的，我就因爲想贏一萬兩銀的，才給他騙了我五百兩銀子。哈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傢伙也死在這裡。」

一萬兩銀的莊票，委實是個大數目，趙虎精神一振，立刻說道：「事不宜遲，咱們快些走吧。」

於是披枷帶鎖拖着鐵鍊，爬出庫外，乘官兵追捕許大昌等馬賊之際，向東南方逃走。

當他們走近城門時，啊！出乎意料之外，城門大開，屍橫遍地，不用猜，這準是馬賊許大昌的手下在接應時，跟官兵展開激烈血戰所造成的。

康龍、趙虎二人，溜出歸德堡，一口氣的狂奔疾走，向西南方而逃，直至天明，這才在溪邊歇息，宵來過度驚慌與疲勞，腹饑口渴，誰知不喝水猶可，喝個痛快之後，反而疲倦不堪，躺在地上。

事情這般湊巧，疏林之後，突然竄出兩騎人馬，不是別人，正是何景、李廣。

康龍、趙虎抵抗不得，祇好給二人擺佈，生擒上馬，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已牌時份，到了一座山谷，才近谷口，便有馬賊上前問訊。何景、李廣押着康龍、趙虎道：「我們的兄弟都死了，祇有這兩個小子却活着，帶他去見老大再說。」

不一刻，到了谷中的岩洞中，此時許大昌的枷鎖已拆除了，正在大杯酒大塊肉的吃喝，看見康龍、趙虎二人被押進來，哈哈一笑道：「我以爲你兩個小子都死了，原來還活着，哈哈，這一次我兄弟死了不少，聽說你兩人是鏢師，懂得武藝，正好作我的部下，補充人數。」

趙虎道：「不！我不能跟你作强盜。」

許大昌勃然大怒道：「什麼？你敢違抗，要不是我救你出來，此刻你還綑在木樁之下啦。」

趙虎也憤然的道：「我根本沒有罪的，誰希罕你來救我呀，你不理會我還好，不致與你同流合汚。」

許大昌老羞成怒，大喝一聲，道：「給我將他活活的鞭死。」

何景、李廣二人答應一聲，就把手中馬鞭，一上一下的使勁向趙虎抽去，立刻皮開肉裂，鮮血直冒，康龍不忍，高聲呼叫道：「住手，你們作强盜的，爲的是錢，我給你們一萬兩銀，你釋放我們如何？」

許大昌立刻問道：「錢在那裡？」

康龍便將莊票取出，許大昌一看之下，欣然說道：「原來是屠猛的票子。」接着皺了皺眉道：「不行，這張票子是大亨錢莊打出來的，雖然可以憑票兌款，但昨晚我們在歸德堡做了這麼一宗案子，怎能進城堡去兌款呢？這張票子對我來說等同廢紙一般，沒用沒用。」

突然間，眼前人影一動，走出一個紅面大漢，雙手一晃，道：「不，這張票是有用的，老大，祇要叫他們二人進歸德堡去，憑他倆鏢師身份，大亨錢莊的帳房先生决不會思疑的。因爲他二人昨天就各兌了五百兩銀子，也是憑莊票兌換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許大昌狡獪地一笑道：「曹雄，你這計策甚好，可是我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說到這裡，用手一指康龍道：「要我釋放你們二人也行，但這一萬兩銀，你去歸德堡將它兌回來給我，你的同伴就留在這裡作人質，我會好好的招待他，可是，今天黃昏日落之前，你若不回來，他就不能活下去。」說完之後，着人替康龍把枷鎖拆去，並給他備馬及乾糧。

但是，就在康龍去後，半盞茶時，許大昌便吩咐何景、李廣道：「你二人帶備弓箭跟踪他，如果發現他有什麼不對勁之處，把他捉回來。」二人唯唯領命而去。

趙虎看在眼裡，心中十分惱怒，他認爲許大昌這種鬼蜮心腸，既陰險、又狠毒，更躭心何景、李廣二人妄下毒手。

但許大昌却悠閒地說：「趙虎，你不能怪我多心，康龍不會因爲你在這裡作人質而返回來的，我看這小白臉沒有義氣，倒是你這黑炭頭有點江湖義氣。」

趙虎說道：「不，他和我情同手足，我敢打賭他一定回來的。」

許大昌淡淡一笑：「現在快到午牌時份了，兩個時辰之後便見分曉，這裡有的是酒餚和牛肉飽子，你吃喝一點，我得睡午睡。」說完之後，吩付曹雄和崔明看管着趙虎。

時間過得好似特別慢吞吞似的，但是遠處傳來馬蹄聲却異常快速，在夕陽斜照之下，三匹馬並排而來，何景在左、李廣在右，中間脅持着康龍，許大昌對趙虎嘿嘿一笑道：「黑炭頭，我沒猜錯吧，我不派人逮捕他，他是不會回來的。」

趙虎正欲爲康龍辯護，何景已氣憤憤的道：「老大，這傢伙可惡之極，他寧願回來受死，却將一萬兩銀子滙了別處去，要不是你吩咐過活捉回來，我一定一刀就將他幹了。」

許大昌聽聞此說，氣得咆哮如雷，猛然一手將康龍打落馬下，接着就叫人將鐵鍊套在他頸上，要逼他供出這一萬兩銀滙到那裡去。是滙給何人？可是康龍甘願慘受酷刑，却不肯說出將銀兩滙到何處，趙虎見他受刑不過，走上前道：「用不着再施酷刑了，你們要的是一萬兩銀子，不該要他性命，我可以將一萬兩銀子取回來，但你們得履行諾言，釋放我二人離去。」

爲了一萬兩銀子，許大昌接受趙虎的要求，但康龍立刻說道：「趙老弟，你不要如此天眞，他是不會釋放我們的，祇是利用我們爲他發財罷了，遲早也是丟命，何必把這一萬兩銀給他呢？不是我自私，咱們哥兒倆死了，却留這一萬兩銀而……」

說到這裡他停住不說了。趙虎就意識到他將這一萬兩銀滙到玉田鎭去，於是，安慰他道：「康大哥，我不會怪你將銀兩滙到別的地方去，我也看出他利用我們發財，但我們不該就這樣死去，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待辦呢。」

所謂「更重要的事情待辦」也者，就是報仇，不過趙虎說得含蓄罷了。

康龍自然領悟他弦外之音，但認爲這個希望很渺茫。所以就反對，趙虎不管他反對，昂頭一仰道：「許大昌，你要一萬兩銀子，就得快給我弄去這枷鎖，而且還要好好的款待他，明天午後我回來，要是他死了，一萬兩銀子你是得不到手的。」

許大昌本來就認爲趙虎有江湖道義的，如今他說得斬釘截鐵，立刻叫人將他的枷鎖弄去，給他馬匹和乾糧，但仍然吩咐何景、李廣二人監視他。

趙虎離開了山谷，策馬奔前，他不往玉田鎭，却向高山峻嶺疾馳，一口氣跑上嶺去，何景、李廣二人急急的趕追，緊隨其後，可是趙虎的騎術是何等的精妙，就在他二人趕上嶺的當兒，撥轉馬頭，豁喇喇的向山壁奔下，快如閃電，何景騎術欠佳，半路上墮馬，李廣爲了拯救同伙，來不及追趕趙虎了，祇好跟踪他的蹄痕。

趙虎逃過這二人的監視後，沿着大道，直奔玉田鎭而來，一路上馬不停蹄。三更後，便到達長春酒館，這時店門已關閉了，但店中燈

火通明，趙虎擂鼓似的叩門，大聲問道：「鳳嬌可在這裡麼？」

門開處，店堂裡熱哄哄的排着一桌酒席，原來掌櫃的和酒保們，在設宴爲鳳嬌餞行。

趙虎上前來問道：「鳳嬌，妳打算往那裡去？我是康龍的朋友。」

鳳嬌看見趙虎突然而來，芳心已吃了一驚，楞了楞，答道：「你管我往那裡？你說你是康龍的朋友，就是康龍前來，也管我不得。」

趙虎瞪大雙眼睛道：「什麼？他是妳的丈夫，現在他命在垂危，難道妳不管他死活麼？妳不管我管，妳非跟我一起去歸德堡不可。」

鳳嬌也狠心，咬牙切齒道：「康龍死活是康龍的事，我不和你到歸德堡去，快給我滾去，否則，這裡有的是人，他們會把你摔出去的。」

趙虎不想對鳳嬌說明白康龍的遭遇，冷不防一個青年酒保突然一拳打了過來，喝道：「小子，這裡不容你撒野。」

這一拳是擊中了他的左邊太陽穴，趙虎登時昏倒。好狠心的鳳嬌，她本來明天早上才離開玉田鎮，返回桑家屯的，現在却乘趙虎昏倒之際，立刻驅車起程。

店中人爲了送別她，沒有人救治趙虎，倒是何景、李廣跟蹤到來，用一壺酒澆在他臉上，他才悠悠然的醒過來，何景恨恨的連聲道：「黑炭頭，我給你摔下馬，本該把你打個半死不活的，祇因爲這一萬兩銀子，才饒你多活些時，銀子在哪裡，快說！」

趙虎的武器，早在歸德堡被捕時已被官兵繳了去，此刻赤手空拳，明抗不得，祇好暗襲，於是說道：「銀子在一個少婦身上，她是康龍的妻子鳳嬌，在這裡當爐賣酒的，剛才我趕到這裡向她要時，便給酒保擊昏在地上，如今不知道她往那裡去。」

何景、李廣不聽猶可，一聽聞此說，豈肯見財化水，立刻找酒保查問，酒保見他們二人脅下佩刀，面目猙獰，不是善良之輩，那敢怠慢，祇得據實回報，說鳳嬌確實是收到一張一萬兩的莊票，因此辭退工作，回桑家屯故鄉去了。

說話至此，趙虎乘何景二人不備之際，奪門而出，跳上馬背，策馬飛馳，何景、李廣二人那肯讓他逃脫，立刻追趕，可是，已距離了一段路程。

爲了這一萬兩銀子去拯救康龍性命，趙虎不但走在何、李二人前面，而且馬快如飛，次日天亮，已趕到桑家屯了，晨光曦微中，看見一輛馬車，停在閘門樓之前，不用猜，這準是鳳嬌的馬車了，何以她回到故鄉不到老家，却停車在閘門樓樓下？正在詫異之際，突然有人大聲喝道：「黑小子，快給我下馬，否則，一箭把你射死。」

抬頭一望，一個穿着更練號衣的漢子，彎弓如箭，從墻角之後轉了出來，不用猜，定是鳳嬌向更練投訴，雖是這樣，趙虎在對方引弓待發的當兒，不敢抵抗，祇好下馬，但是，他莊容的正色說道：「不要以爲你這一張弓可以暗算了我，當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兩個馬賊就快趕到來了。」

趙虎這一番話是好意，但鳳嬌在閘門樓走了出來，哼了一聲道：「你不必危言恐嚇，昨晚在玉田鎮上，我看得分明，有的是你一人罷了。」

趙虎忙道：「不，妳去後不久，兩個馬賊何景、李廣二人就趕到來了。」

儘管趙虎再三說明當前之危險，但鳳嬌並不相信，反而催促這個更練拘捕趙虎。

誰料突然間，弓弦一响，箭似奔雷，挾風而來，刷的一聲將個更練射殺，倒在地上，也不知箭從何來。

鳳嬌也眼明手快，迅速奔進閘門樓去，趙虎也就傾金山、倒玉柱的滾在地上。

原來趙虎雖沒有看見箭從那裡射來，却已聽出弓弦响聲，發自那裡，所以他十分敏捷的滾到更練的屍旁，拾取遺在地上的弓箭，但是，何景、李廣二人何等機警，一見趙虎滾在地上，立刻雙弓齊發，箭似飛蝗，向趙虎射去。

趙虎在亂箭中抬不起頭來，祇得將手中弓弦當作刀劍招架，連滾帶竄，直至逃進閘門樓，這才有機會射出一箭，但箭無虛發，祇此一箭，便將李廣射殺，幸虧何景心怯，伏鞍而逃，這才轉危爲安，却不料在這當兒，一口尖刀抵住背心，鳳嬌高聲喝道：「放下你的弓弦。」

趙虎作夢也想不到這個如花似玉的少婦，竟然出其不意來這一手，祇好如命的將這弦丟在地下。

鳳嬌又勒令他一步一步的退後走進草房去，砰一聲，把房門緊閉，將趙虎關在房中。

好狠心的鳳嬌，她不但將趙虎關在房中，還把房門上了鎖，這才急急的走出閘門樓，跳上馬上，也不回家，疾馳而去。

趙虎那裡肯放過她，用盡全身之氣力，連踢兩脚，這才將房門踢倒，可是，當他跑出來時，鳳嬌已逃出二十丈開外，他祇得馳馬追趕，在天亮後不久，路上尚無行人，他們兩匹馬，在放轡狂奔，快如流星趕月。

鳳嬌不但駕車本領好，連騎術

也是了得，一口氣奔跑十里，趙虎竟然無法追得上她，直至懸崖邊緣，限於地形，不能再跑，這才給趙虎趕上。

雖是如此，她還不肯就範，馬鞭子迎頭向趙虎打去。女人家到底都是女人家，那敵得過男子漢，趙虎一把抓住她的肩膊，喝聲：「住手，當心跌下山崖去。」

懸崖峭壁千丈，望下去鳳嬌心悸，這才就範，趙虎毫不放過的問道：「那一萬兩銀子在那裡，快說。」

鳳嬌嚶然泣道：「你這强盜，光天白日，欺凌女流，搶我這一萬兩銀子，等如要我們姊妹二人的命。」

趙虎喝道：「胡說，你姊妹好端端的活着，怎能說我要你二人的命。我是爲了拯救康龍而要回這一萬兩銀子，我做朋友尚且爲義氣而出生入死拯救他，妳做妻子的，難道就沒有一點夫婦之情麼？」

趙虎不說這話猶可，說了出來，觸起她傷心處，放聲痛哭，且哭且罵道：「你是他朋友，那知道我悽慘處境，虧你還口口聲聲說夫婦之情，我告訴你，他那會把我當作妻子，祇是藉愛情行騙吧了，不但騙了我的貞操，還騙了我父親留下的家財，我恨自己有眼無珠，愛他白臉俊美，致給他甜言蜜語所騙，始亂終棄，害到我拋頭露面，當爐賣酒，對人歡笑背人愁，這還罷了，自怨錯結孽緣，可是我妹妹無辜，也因受騙而身世飄零，姊妹咫尺天涯，難得會面，虧你還助紂爲虐，迫我要錢……」

她這一頓話，說得趙虎愕然不解，怔怔的說：「什麼，難道妳不是他的妻子麼？」

鳳嬌憤然說道：「誰告訴你我是他的妻子，他騙了我的貞操之後，藉口說我們姊妹女流之輩，不適宜管理家財，我就這樣給他騙了，家財也給他騙了，他也跑了……」

趙虎聽到此忙問道：「那末妳妹妹鳳娥？」

鳳嬌悽然道：「就爲了她寄養在姨娘家裡，我才拋頭露面，爲人當爐賣酒。」

趙虎一想：情形有點不對，於是鄭重的說道：「鳳嬌，我和康龍跑單幫做鏢師多年，他屢次對我說，妳是他的妻子，他常常惦念着妳們兩姊妹，這次回途歸德堡，他還對我說，要寄一筆錢給妳，讓妳姊妹二人好好的過日子，妳不該把他視作壞人。」

鳳嬌恨恨的說：「胡說，自從他騙了我之後，這幾年來，壓跟兒沒有給過我一文錢，也不曾給我一封家信，我已當他死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起他了。」

趙虎道：「可是他滙了一萬兩銀給妳，妳當他死了，我都不能，妳必須將這一萬兩銀子交給我，用以拯救他的性命。」

鳳嬌道：「不能，不能，這一萬兩銀子，還不足以償還他騙去我的家財，這祇能當作賠償一部份罷了，爲了我妹妹，我該將這筆錢給我妹妹，因爲父親留下的家財，妹妹鳳娥是有份的，我本份的祇好怪我有眼無珠，誤交歹人，鳳娥這一份，不能不交還她。」

自古道：「清官難審家庭事」，特別是愛情的胡塗帳，更理不得，但趙虎爲了要救康龍的性命，想了一想，終於毅然的道：「鳳嬌，我和康龍是兄弟般的朋友，而且我答應過馬賊頭子，取回這一萬兩回去救他性命，我不履行諾言救他不成，但這一萬兩銀，將來由我親手還給妳便是，快拿給我吧。」

鳳嬌那裡肯依，趙虎勃然道：「妳這婆娘，不識抬舉，我好意爲妳，妳却跟我要來要去，究竟妳拏不拏來給我？」

他這一喝，鳳嬌實在怕他，祇好從懷中取出一張莊票，丟在地上，恨恨的說：「你這黑炭頭，如此欺人太甚，定是康龍傳染給你的壞心腸。」

趙虎也不打話，拾起莊票一看，分明是大亨錢莊的票子，立刻揣在懷中，上馬便去，鳳嬌大聲叫道：「你往那裡？」策馬隨後趕追，二人並騎而進，其快如風，一口氣過了歸德堡，直奔山谷而來，趙虎心中也暗讚她騎術要得，能奔跑這麼長途遠程。

及至谷口，在山上瞭望的曹雄已看見了，立刻招呼許大昌道：「黑炭頭回來了，後面還有一個女人。」

許大昌立刻上前，趙虎也就吩咐鳳嬌道：「這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馬賊頭子了，妳不要走得太近，當心危險。」

說罷躍馬上前，大聲說道：「許大昌，康龍在那裡？我要活的。」

許大昌狡獪得很，陰惻惻的說道：「銀子呢？」

趙虎正色莊容道：「我不是呆子，沒有活的人質見面，銀子是不會給你的，不要多說，快把康龍帶出來。」

因爲趙虎和鳳嬌來，許大昌一時不知道銀子在那一個身上，想搶奪也是不能，祇好叫曹雄將康龍從谷裡押出來，他却和二個賊人並肩兒站着。

鳳嬌看到此，已漸漸相信趙虎要她這一萬兩銀子，不是欺負她了，再看見康龍披枷帶鎖拖着一條長鐵鍊，被曹雄連推帶扯的押了出來

，小白臉的康龍變了形容憔悴的人質，越發證明趙虎是個俠義中人。

但康龍一見趙虎與鳳嬌都來了，心中大吃一驚，因爲他不但看出許大昌不守諾言，也聽許大昌和曹雄商量，得款之後，便即動手殺人，所以他此刻心情緊張，不待趙虎交銀子，即大叫一聲：「趙虎，你們快走。」

說時遲，那時快，他順手一揮，將這條長鐵練使勁的往前一掃，許大昌躲得快，可是呼嘯一聲，立時將站在許大昌旁邊的一個賊人擊斃，曹雄也就一刀砍下，鮮血四濺，把康龍殺死。

好矯捷的趙虎，一見形勢不好，立刻一縱身，從馬上穿過鳳嬌身旁，並騎一馬，也虧他機警，在他竄離馬鞍一刹那，許大昌已連珠箭射出。

鳳嬌驚魂甫定，策馬飛馳，許大昌曹雄等三個賊人，那肯放過他們二人，豁喇喇的策馬追趕。

鳳嬌騎術很好，但畢竟是個女流，眼前這兇悍的賊人使她心驚膽怯，不到五七丈，便漸漸給賊人追上。

趙虎這一急非同小可，立刻將馬上一束長索，拿在手中，祇一抖，便扔到一叢蓬莽上，連根拔起，拖在馬後，使地上泥土沙石刮起，立時黃塵如霧，使賊人眼也張不開，這麼一來，不但阻礙了賊人的追趕，而且也防礙他放箭射擊。

趙虎這急中生計，總算緩過了賊人一時，但賊人仍然跟踪追逐。

午後日影斜西，過了歸德堡，距玉田鎮還有五十里，趙虎見二人同乘一馬，不但肌膚相接，不能避男女之嫌，而馬匹負重也太乏力，長程奔跑勢必被賊人趕上，到了一座大樹林中，趙虎便收韁勒馬，跳下地來，將這一萬兩莊票交回鳳嬌，對她說道：「現在救不得康龍，這銀兩用不着了，還給妳吧，可是，我得告訴妳，賊人還在追來，我留在這裡，伺機殺賊，妳先回玉田鎮罷。」

人是有良心的，鳳嬌目覩這一切經過情形，她不但認爲趙虎是好人，有道義，而且也感激他，那肯讓他一人留在這裡，於是將莊票給回趙虎，懇切的說道：「我不要這勞什子，也不離開你獨自回玉田鎮，要死，咱們死在一起，要活也得活在一起。」

趙虎頓足道：「不行，妳留在這裡，礙手礙脚，我不能拚命跟賊人搏鬥，不能爲康龍報仇，妳還是走吧，莊票妳帶回去，康龍死了，我不想活，我要報仇。」

康龍死了，使他十分煩躁，所以咆哮如雷，鳳嬌却溫柔道：「康龍死了，你更不能死，因爲他還有一個未亡人，需要你照顧她。」這幾句話，聽在趙虎之耳，他立刻意會到她要什麼，當下一想道：「既然如此，妳快爬上大樹上，沒有我叫喚，妳不能下來，也不要說一句話。」待她爬上樹後，也就埋伏在一株大樹幹之後。

不一刻，賊人已趕到來了，但許大昌也機警，叫曹雄先進。

曹雄在戰戰兢兢之下，按着馬頭，緩緩的進來，好厲害的趙虎，一聲不响，待他走到身旁，才突然撲出，一把扼住咽喉，另一手抽出他腰間的長刀，祇一刀便結果了他的性命。

趙虎殺了曹雄，林外許大昌還不知道，但趙虎已迅速的取了曹雄的弓箭，埋伏樹幹後。

許大昌在外面等候了許久，不見曹雄出來，不想到他會被人殺死，祇以爲他奪了銀子想獨佔，於是，再叫身邊的賊人走進樹林去，自己却隨後而來。

他這一部署，狡獪之極，要別人做擋箭牌替死鬼，殊不知走進樹林之後，許大昌便發現了曹雄被殺，他這一驚是非同小可，大叫道：「當心！」

話剛說完，趙虎突然現身出來，冷笑一聲說道：「此刻當心已來不及了，你已在我弓箭射程之內，快給我下馬，放下武器。」

言甫畢，弓弦一响，箭鏃大昌耳邊掠過，使他大吃一驚，不敢不依。

趙虎待他二人扔下武器之後，再射出二箭，將許大昌二人射倒，這才棄馬上前，將二人綑在馬上，招呼鳳嬌下來，一起上馬登程，重回歸德堡，許大昌二人交給官府審訊，並指證許大昌是殺人兇犯。

趙虎爲友報仇，剿滅馬賊，生擒匪首，千總大人奬他智勇雙全，給他一個百總官職，請他留在歸德堡。

鳳嬌在此次耳聞目覩之中，不但認爲他是個正人君子，而且爲友道義，深深的愛上了他，如今，他當了官，正是天從人願，便向他說道：「那鳳娥是康龍的小姨，你總可以娶了她，我姊妹二人身世飄零，我爲康龍守節，她總得擇人而嫁，不要使她像我這樣的所遇非人呀。」

趙虎想了一想便慨然說道：「鳳嬌，如果鳳娥也同意的話，那我娶她便是。」

過了半年之後，歸德堡中一所新房子，夕陽之下，一男二女在閒話家常，那渾身縞素的是鳳嬌，眉花眼笑的是新娘子鳳娥了，不用說，那面色黝黑的漢子，當然就是新結婚的黑炭頭趙虎了，筆者至此，就告一段落了。

上文提要：趙劍明因曾與表妹王玉嬌有婚約，前往王家，途中救了被搶去銀兩的林三。他到王家目的，祇是想見表妹最後一面，既知姨父嫌貧重富、表妹變心，他毅然寫下退婚書，並轉告姨母，得知賊人窺伺他家財產，幾日之內將有行動。第四天晚上賊人果然上門，柯子龍派四個保鏢保護，其中之一的姜伯通與賊人勾結，監守自盜，後被俠盜怒海蛟龍蔡雄風殺死……

兩期完武俠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袖中劍

知府斷曲直　俠士得清白

王重富萬萬想不到柯子龍派來的武師竟會起歹念，居然想趁火打劫，更想不到來劫的賊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怒海蛟龍蔡雄風，想到求生無望，一急之下，人也暈倒了。

「哼，你要死也沒有這麼容易！」蔡雄風冷冷地道：「你放心，我不會要你的命！但你要老實的回答我，錢在那裡？說！要是你敢要甚麼花招，小心你的狗命！」

王重富此時乃是籠中雀，砧上肉，但求得以不死，要他做甚麼都可以，如何敢要甚麼花樣，和自己生命開玩笑？

他聽得蔡雄風不要他的命，精神一振，便急急的把藏金埋銀的地方都說了出來，叫蔡雄風去挖掘。

自然蔡雄風很快就有了結果，他是三個人一起來的，其他兩個同伴先走，他押後，臨走時還削下王重富一隻耳朵，說是警戒他此後做人要有良心，不可忘本。王重富如何還敢分辯，只得唯唯答允，希望蔡雄風快些離去。偏是蔡雄風似乎是十分留戀，出去了又回頭，以致王重富不知他是甚麼時候才是眞正的走了，一直等到天亮了才敢起來走動。那時，蔡雄風已經不知去了多遠了。

王重富發達之後，長期在養尊處優中過日子，幾曾吃過這樣的苦？昨晚因爲懾於蔡雄風之威，要保存生命，不敢出聲。天亮之後，蔡雄風已走，恐懼一去，精神鬆弛，再也支持不住，感到全身痛楚，百骸欲散了，他頹然的倒在竹床上，不愼碰到左臂，突然痛徹五內，「哎喲」大叫，把侍候他的家人嚇了一跳，叫了一句：「老爺……」看到老爺左耳不見了，祇有剩下的血漬，又是吃了一大驚，也情不自禁的「哎呀」驚叫。

王家派人到柯子龍家報告經過，柯子龍親自趕到王家去，看到王重富的慘狀，目覩自己四個武師都已死去，知道賊人又是怒海蛟龍蔡雄風所爲，內心大爲震動。

柯子龍聽王重富所說，眼珠連轉，突然凝住，喝道：「好呀，岳父大人，這個仇我一定要替你報，走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不會放過他的！」

「你要找他，恐怕不容易？他去如黃鶴，居無定所，武功又高，找得到他？」王重富憂心忡忡地說。

柯子龍哈哈大笑道：「岳父大人，你以爲我去找誰？我不是去找蔡雄風，我是要抓趙劍明，我懷疑他們互有勾結，一定是趙劍明被迫退婚，心有不甘，勾結蔡雄風代爲報仇洩恨，因此他才會事前得知有人前來行劫！」

王重富一聽柯子龍這麼說，忘

了耳朵痛楚，拍案大罵趙劍明。

＊　＊　＊

王玉嬌也在咒罵趙劍明，她還未知家中被劫，老父受苦受辱。她恨趙劍明報假案，累她挨苦，她恨不得趙劍明就在面前，好羞辱他一番，出了一口烏氣，王大娘與小青怎麼勸不住。她不肯再等，連早餐也不願吃，就要趕回家去了。

但是，當她剛束裝待發之際，小菊匆匆忙忙的趕了來。她見了王夫人和小姐就連說：「不得了，昨天賊來了，老爺被削去一隻耳朵，金銀珠寶全被劫走了！」

王大娘聽說王重富被人削了耳朵，心痛得緊，急問：「小菊，你來時老爺怎麼樣？他說了些甚麼？」

小菊說：「老爺是沒有甚麼事，就是被削去一隻耳朵，柯家的四個武師則全被殺了。柯子龍來了，他說是趙劍明公子勾結賊人來打劫的，所以才能預先知道。老爺也認爲是這樣，已經準備去官府控告趙公子勾結匪徒劫掠鄉紳了。」

王大娘聽得丈夫這樣糊塗，顛倒是非黑白，王玉嬌却傾向爹爹王重富的，怨恨表哥狠心。

王大娘說：「玉嬌，妳瘋啦，怎能這樣汚辱妳表哥，他是這種人嗎？要不是他及早通知，只怕妳我現在已經不知怎樣了，他辛辛苦苦爲我們打聽消息，你爹不信他的話，不肯迴避，方會被賊人削了一隻耳朵，你怎麼反而聽信姓柯的話，而懷疑表哥？」

「娘，是眞是假，是龍是蛇，我們不必爭論，姓柯的不是個沒安份的人，決不會憑空揑造誣陷表哥的，且看他到官府之後，如何自辯吧！這是他跟姓柯的打官司，我可以不理，如果將來事實證明是他幹的，我可不會跟他客氣！」王玉嬌是偏向柯子龍的，才這樣說。

王大娘雖然心中有氣，却也難找到眞實證據反駁女兒，只好嘆了一口氣，爲女兒誤信奸邪而難過。可是，女兒這個想法，她是無法加以改變，除了惋惜與歎息之外，再難有其他的表示了。

小青是同情趙劍明的，她不同意小姐這個想法，因此她說：「小姐，我有一個想法，不知該不該說？」

王玉嬌冷然道：「妳說好了，妳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小青道：「我覺得柯大爺的想法似乎有點過激！」

王玉嬌道：「怎麼過激？你說！」

小青又道：「他一口咬定趙公子勾結賊人劫掠我們王家，這個想法我以爲不對，我以爲這事與趙公子是無關的！」

王玉嬌面色一沉，佛然不悅地道：「你怎知道與他無關？」

小青道：「小姐，妳想想，趙公子爲甚麼要這樣做？他是沒有必要這樣做呀！」

王玉嬌道：「爲甚麼沒有必要？他不甘心寫退婚書，氣憤難消，要借此報仇了！」

小青又道：「小姐，我想未必，假如他眞是不甘心，他可以不寫退婚書的，你們是親戚，你們訂的親，許多人都知道的，他又沒犯官非，不退婚老爺也奈何他不得，何況奶奶還同意這頭婚事呢，所以他寫退婚書，應該是自願的！」

王玉嬌道：「他寫的時候可能是自願，寫了之後却後悔了，所以要報復洩恨！」

小青說：「小姐，這也不對，他是沒寫退婚書就告訴奶奶，說他這次到我們家來，並非爲了婚事，是爲了要告訴我們，他聽到風聲，有賊人要來襲劫我們，他是來了之後老爺才叫他寫退婚書的，即是說，他聽到有關賊人要襲劫王家的消息，是在寫退婚書之前，這又怎會是報復呢？那時，他只是來報訊，根本不知老爺會叫他寫退婚書的，怎會有報復與洩憤？若果他當時說的是假話，他寫了退婚書到今天也不過是十天左右，在這短短時間，又怎能勾結得上這賊人呢？小姐，我看其中必有不實之處！」

王玉嬌雖然不喜歡小青的分析，但聽來又確有道理，不容她不動搖，她不出聲。王大娘却出聲了，她是支持小青的意見，不同意趙劍明有勾結賊匪嫌疑。

王大娘要回去勸阻丈夫，不可誣諂好人，並要設法通知趙劍明提防柯子龍的暗算！

趙劍明眞想不到王重富會喪心病狂至此，不知道自己已陷身在危險邊緣。他此時正在林家中做客人。

林三雖然曾抱怨他失約與遲到，却又讚他胸襟廣闊，有容人之量，對他更爲敬重。林三不把他當作外人，叫媳婦和女兒和他相見，視爲通家之好。

趙劍明心無邪念，只道林三感他相助之恩，並未想及其他。但懷春的林芳芷因爲懷疑老爹有居心，芳心早存異念，見面之時反而顯得羞紅滿臉，不大自然。

趙劍明本來就長得英俊，又年輕，正是女性愛慕的對象，林芳芷因爲早有愛念，一見之下更爲神馳。儘管含羞，還是忍不住的多看兩眼，芳心狂跳，自己也聽得到聲響。

幸而趙劍明心懷坦蕩，否則，稍示顏色，只怕她更難自持了。

趙劍明在林家作客，賓主盡

歡。林三似乎有心玉成女兒與趙劍明，故意替他們製造碰頭的機會。

林芳芷生長於農家，平日除做家務之外，還幫助耕作，是勞動慣的，所以身子紮實健美，年華二八，分外嬌美迷人。趙劍明雖無綺念，但對她有好感，加以她生性聰明，又有愛慕趙劍明之心，對他特別溫柔體貼，兩人相處不過兩天，已經很談得來，十分熟絡了。

林三只是小康之家，不算富有。每天，林芳芷都替趙劍明清理床鋪。

一晚，是趙劍明到林家之後的第三晚，林芳芷雜念叢生，無法入睡，悄悄出房散悶，意外地發現趙劍明房中仍有火光，少女好奇，前去偷看，一看之下，大感奇怪，何以房中無人？趙劍明去了那裡？一種莫明其妙的心理立即控制了她，使她呆在那裡。

稍過片刻，她給人聲驚醒了，聽到有人說：「你回去告訴你的舵主吧，這是我的朋友！林小姐就是少了一根汗毛，我也找他算賬！他該知道我的性子，說得出就做得到，要是他不服氣，可以衝着我來，你走吧！」

對方答應了一個「是」字，便寂然無聲。

林芳芷聽得出，說話的人是趙劍明，另一個則不知是甚麼人，她深深感激趙劍明如此維護她，芳心感動，恨不得馬上就投向他懷抱中去，向他致謝一番。

但她到底是個少女，有少女的矜持，雖有此心，千願萬願，却不敢付諸行動。她想走，又不願舉步，直至趙劍明飄然由屋面落下，發現了她，才羞得低下頭來轉身舉步。

却聽得背後傳來趙劍明叫道：「林姑娘，等一等！」

林芳芷這時芳心正亂極了，不知是喜是羞，轉過身來，叫了一聲：「趙公子……」就說不下去。

這時趙劍明開口道：「林姑娘，這麼晚了，還不會睡麼？」

林芳芷答道：「不！我睡了，可是老是睡不着！」

趙劍明詫異問道：「妳是常常失眠的麼？」

林芳芷搖搖頭道：「不，就是今晚。趙公子，你這麼晚爲甚麼也沒有睡？」

趙劍明道：「說來眞巧，我也是睡不着，出來走走。」

林芳芷開始抬頭正視趙劍明道：「趙公子，你這話當眞？我以爲你與朋友相約？」

趙劍明凜然變色道：「剛才，妳都聽見了嗎？」

林芳芷一怔，搖搖頭道：「不，我祇聽到你和人說話，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趙劍明想了想道：「那是一個想來打劫的，我打發他走了，他不會再來的。」略頓又道：「林姑娘，今晚的事，妳不要告訴妳爹，免他躭心！妳也該去睡了，有話，我們明天再說吧！」

「趙公子，你也該睡了！你放心，我不會告訴爹的。」

林芳芷回房去了，她如何睡得着？趙劍明的聲音容貌，英俊矯捷，無一不使她傾心。他由屋面上飄然而下，落地無聲，姿態美妙，歷歷尤在眼前，深印心間。她固不願遺忘，其實也無法拭抹得去。

這一夜，她是甚麼時候睡去的自己也不知道，她所知道的是，醒來的時候已是天亮了。

早上，她還清楚記得昨夕發生過的事情，連睡夢中發生過的事情，也沒有忘懷，以致她見到趙劍明的時候，臉紅心跳，害羞得抬不起頭來。

原來她在夢中和趙劍明卿卿我我，大家都十分熱情，趙劍明曾擁抱着她，親她，她沒有反抗，送上飛吻，熱情相就，這一切雖然在夢中發生，並非眞事，可是，林芳芷仍然清晰地記憶着，少女情懷，又羞又喜，在趙劍明面前便不禁含羞了起來。

趙劍明並未做着她同樣的綺夢，不了解她的心事，只道她因爲昨夜的事含羞，所以並未在意，落落大方，和平時沒有兩樣。

林芳芷這時的心情，眞是矛盾極了，她春心已動，恨不得多與趙劍明在一起，常伴在他身傍，却又無法出口，不能如願，不覺暗暗的抱怨趙劍明不解溫柔，不作主動。

她想：祇要他找個藉口，提出和她在一起，她一定馬上答應，就是帶她到甚麼地方，她也願意跟他前去，他有甚麼要求，她也不會使他失望，她更知道，她爹爹也一定不會阻止她與他在一起的。可是他却不提出。

林三對趙劍明又尊敬又客氣，他不斷製造機會使女兒陪伴趙劍明。

趙劍明這一天問林三道：「大叔，你細心想想，在你記憶中，可有甚麼仇人？我是說，有較大較深的仇怨，不是鷄毛蒜皮的小事。你想到了，就告訴我！」

林三想了一想，搖搖頭道：「沒有，我想不起來。」

趙劍明道：「你不用急，慢慢地想，或者會想得出來！」

林三若有所悟地問：「趙公子，你這樣問，是不是發現了甚麼？我實在想不起來。」

「不錯，昨夜三更左右，有兩人偷偷進入林家，給我發覺了，他

們不敢再逗留，逃走了。」趙劍明道：「本來我不打算告訴你，怕你聽了恐慌，後來，我想，你或者知道他們是甚麼人，知道了，也好防範，所以我還是說給你知。」

林三聽了臉色突變，顫聲道：「昨晚有賊人來過？哎呀！好險啊！趙公子，幸而有你在，否則，只怕我們都已作了他們刀下寃魂了，大恩大德，眞是不知如何報答！你說，我以後該怎麼辦？」

趙劍明見他慌成這個樣子，倒有點後悔對他說了。他道：「大叔，你放心，他們昨晚吃了大虧，大約是不敢再來了！」

林三道：「我躭心他們吃了虧後，心中不忿，找了幫手再來，那時候，來者不善，只怕！唉……」他不能再說下去。

趙劍明雖然安慰他，也不能放心，他邀請趙劍明多留幾天。趙劍明心頭一動，突有所悟地道：「大叔，我雖然可以多住幾天，但總不能長留下去的呀！大叔，我看芳荇姑娘長得健壯聰明，膽大心細，倒是一個練武的好材料，不如我教她幾手功夫，這樣，以後就不用怕宵小鼠竊狗偷前來尋仇或打擾，你意下如何？」

林三看着趙劍明道：「你看她眞可以練武嗎？」

趙劍明肯定地道：「當然是眞的，林姑娘，妳意下如何？」他目光一閃，望向林芳芷。

林三也詢問女兒：「妳意思怎麼樣？有這個興趣嗎？」

林芳芷含情脈脈的望着趙劍明說：「多謝趙公子，我怕自己生性太笨，有失你厚望。」

趙劍明笑笑說道：「妳不要自謙，相信我自己是不會看走了眼的，如果妳有興趣，只要決心，我包保妳不出一個月，就可以應用了！」

林芳芷想到以後有機會和趙劍明常常單獨在一起相處，芳心大悅，也在狂跳，臉也發熱了！

於是她一聲：「多謝趙公子！」人已跪下去行拜師大禮了。趙劍明急忙的把她扶了起來，她雙手被握，臉兒更紅了。

趙劍明在林村教林芳芷練武功，王重富聽了柯子龍的擺佈，向縣裡控告趙劍明勾結賊黨，劫他王家財物，殺死王家武師，更削去他一隻耳朵，請知縣老爺緝兇。

知縣接到王重富狀詞之前，先已見到柯子龍了。他是乘轎而來的，自然比王重富爲快。他回去時，途中遇到一主一僕兩人迎面而來，聽得轎門前武師呼喝道：「甚麼人？敢阻我家老爺子去路，不要命了？還不快滾過一邊！」

柯子龍掀起窗帘一看，見到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年紀更大的漢子退在路旁，垂手躬腰。他冷冷的喝問：「你們是甚麼人？到這裡幹甚麼？快說！」

轎後的武師插口助威道：「快回老爺的話！」奴才比主子顯得更兇。

那中年漢子顯得戰抖抖地道：「老……老爺，你……你老爺……大人有大量，可憐我吧！」

柯子龍沉着臉道：「我問你是甚麼人？爲甚麼到這裡？怎麼不說？」

轎後的武師又呼喝道：「老爺問你，怎麼不說？哼！我看你一定不是好人！」

那中年人急急道：「老爺，我……我實在是做賣買的，由這裡經過，不想冲撞了老爺！請老爺原諒！」說完，又是打躬作揖。

柯子龍臉上又閃過一絲狡猾的微笑，似自語又似問對方，輕輕地說道：「你是做賣買的？怎麼沒有行李？」

那中年人急道：「老爺，我是做賣買的，我有兩個伴計，先走了，我走得慢，所以……」

柯子龍突然插口打斷了中年人的話，大聲道：「胡忠，搜他！」

胡忠就是跟轎後的武師，他應了一聲「是」，馬上就動手。

那中年人的僕從臉色突然一變，似要攔阻，中年人向他打了個手勢，對胡忠說：「胡大爺，胡英雄，我實在是個作賣買的！」

胡忠喝叱道：「少囉嗦，伸直手來！」他搜了中年人，搜出一大疊銀票，再搜僕從，銀票之外還有一柄刀。

柯子龍看得眼中一亮，冷然道：「好呀，果然不是好東西，居然還帶有刀呢？早幾天王家被劫，失了不少銀票，你一定是賊黨！胡忠，帶他回去慢慢再審！走！」

中年漢子與從僕被押到柯家，囚禁在土牢中。牢中已經有好幾個人了，一股難聞的氣味令人作嘔，那中年漢子十分不慣，但也强忍着。他詢問牢中各人被囚經過，僕從急問：「老爺，現在我們怎辦？」

那中年漢子道：「你先設法出去，然後再設法救出我們，你去吧！帶着這個印出去！」

僕從道：「這個印還是老爺放着的好。我用不着它！」

那中年漢子道：「你不帶印去，如何調動人馬？」

僕從道：「老爺請放心，老爺大約還記得我有一個師弟，他就住在這附近，不用一天時光就能找到他，有他協助，勝過百萬雄兵，他是有名『袖中劍』，舉手投足均可傷人，武功强我十倍。」

「彭朋，這樣你就更非帶這印，

信出去不可，你走後，他隨時也會再折辱我，如果再給他們搜到，問題就大了，不要躭擱了，你快去吧！」

彭朋說：「是！老爺！有機會我就走，到時可能來不及告別了！」

那中年漢子說：「不必了，拿去，小心收藏！」

彭朋雙手接過印信，藏在懷中，然後使用狡計騙開牢門，狂衝而出，因爲他跑得快，柯家的人追他不及，給他逃走了。

彭朋一口氣跑出柯家外，翌日找到師弟處，却不見師弟，據說出門已十多天，音信全無，這一來眞可急煞了彭朋了，他無法找到助手，只好向縣衙求救，希望通過縣衙，借得兵將去救出老爺，怎知道走到半途，意外地發覺師弟正在教一個女弟子練功，不禁大喜，欣然高叫「師弟！」

對方循聲回頭一望，注目之下，也喜出望外地上前道：「師兄，甚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我聽說你去了……」

彭朋急插口道：「師弟，說來話長，我正有事找你幫忙！」

彭朋開門見山，一口氣就道出了來意，說有事找師弟幫忙。

那師弟愕然反問：「師兄，這話當眞？」

彭朋說：「當然是眞的，而且是十萬火急，你能馬上跟我去一遭嗎？」

那師弟又是一怔道：「甚麼？現在就走？」

彭朋道：「最好就是現在，越快越好，要是你還有事，就馬上去辦吧，我等你！」

那師弟滿臉懷疑之色，但他知道師兄素來不苟言笑，決非虛言，便問：「甚麼事這樣急？」

「師弟，這事關係你我兩家性命，不過說來話長，還是路上再談吧！」

那師弟心頭一凛，也不再問，便叫女弟子先回家去，他跟師兄先去辦一宗事，辦妥之後再回來找她。

那女弟子依依不捨，眼也紅了，但還是走了。

彭朋在路上對師弟說：「我保護主人出來查案，失落在柯家，我一個人無法辦得到，所以找你幫忙，我曾到過你家，才知道你已離家半月，王家已向縣老爺控告你勾結賊匪，劫掠他王家，並殺死柯家武師多人，還削去他一隻耳朵，縣方已行文到你家，限你爹三日內交出你來，否則，便押你爹作爲抵押，直至抓到你爲止，勾結賊黨，足以滅六親，這是關於你一家的安危！我若救不出老爺，追究責任，我亦難免全家斬首之罪，這是關於我的，現在只有救出我老爺，由我老爺出頭作證，你的案可消，罪可免，我的罪也可能免了，師弟，一切全看我們能否救得出我老爺了。」

那師弟想不到這幾天時光，會有這樣大的事發生，眞是又氣又恨，恨不得抓住柯子龍重重的毒打一頓。

這時他們師兄弟二人都心急，跑得極快，但到得柯家，已經是彭朋出走的翌日，午牌時份，兩人直闖柯家，柯家的人自然是無法阻擋得住，但是找到土牢，打開牢門，牢內祇有其他人，不見了彭朋的老爺，彭朋迫問柯家的人，得知老爺已被柯子龍以勾結賊黨罪名押往去縣衙去了。

「師弟，你先趕去縣衙照顧我老爺，我去調一些兵將，要去找姓柯的算賬！」彭朋於是把他老爺的臉相和衣服的穿著完全告訴了師弟，於是，兩人又分了手各自去辦事了。

彭朋這一位師弟，不用說也知道就是趙劍明，他和師兄彭朋分手之後，展開輕功，很快便到了縣城，遠遠看到了柯子龍的轎子，一時氣不過，拾起一顆小石子，擲射過去，打在柯子龍的左肩上，把他的肩骨也打碎了，痛得他全身一震傾前，恰巧這時又下斜坡，他一骨碌跌了出來，倒在地上，痛得哇哇直叫，站也站不起來，他本來就是嬌生慣養的，跌一交已是大事，何況還碎了肩骨，直要兩個武師扶着他才能走路！

這時，趙劍明一趕到衙門，一見彭朋的老爺被一人押上又呼又喝，又推又打，衣服破裂了，脚底起泡了，但他倒眞有忍耐力，居然沒有倒下去，踣跟搖擺地進了縣衙，坐在地下，汗水，泥污染在臉上，就是熟朋友也未認得出來，祇覺他不跪而坐，而且氣度不凡。

柯子龍受到特別的優待，他有坐位，坐在一旁，一個武師正在撕開他的肩衣查看他的傷處，見到傷口，吃了一大驚，問道：「老爺，這傷不似是跌下所傷，似是被人用暗器打傷所致，骨也碎了，皮肉却無損，這不會是跌傷的！」

柯子龍說出受傷在先，跌倒在後，那武師就說：「這麼說，可能是昨晚逃脫的那個暗中做手脚？」

柯子龍怒火上升，目光射向彭朋的老爺，對那武師道：「都是這斷害我，替我打！」

那個武師爲表忠心，馬上撲向那中年漢子身前，揮拳就劈，知縣大人高坐在上，竟然也不理會，衙差也詐作不見，但憑那武師逞兇，突然，有人冷聲喝道：「住手！這是甚麼地方，容得你這樣放肆，堂

堂之上，你敢橫行霸道，還有王法嗎？」

說話是個氣宇軒昂的年輕人，具有一股懾人的氣勢，連柯家的武師在他面前也失色了。

柯子龍問道：「胡忠，他是甚麼人？敢來放肆！」

年輕人站到中年漢子身邊道：「你叫人殺人，我出面勸阻，你說，是你放肆，還是我放肆？」

柯子龍無言以對，知縣一拍驚堂木，喝道：「住口，當然是你放肆，你怎能與柯老爺相提並論，你知道這個是甚麼人？他是勾結賊黨的歹人，你幫他，看來也不是好人！」

「知縣大人，他是勾結賊黨的黨羽，這是誰說的，有甚麼證據？」年輕人侃侃而言，一點也不畏怯。

知縣大人道：「是柯大爺說的，柯大爺在他身上搜出大量銀票，早幾天王家被劫，也失去許多銀子！」

年輕人道：「大人，王家失去的是銀子，他有的是銀票，有何關係？」

知縣大人一窒，旁邊的師爺對他附耳低聲說了幾句，那知縣大人又把驚堂木一拍，大聲說道：「銀子可以改銀票，怎麼沒有關係？」

年輕人又道：「大人，王家失了多少銀子？他又有多少銀票？大人可曾計算過嗎？再說，銀子是那一家出的？大人可曾派人去查過，是不是他兌的？大人，你連這些功夫也沒有做，怎能相信柯子龍一面之詞，硬說人家是賊黨的黨羽……」

知縣大人怒拍驚堂木，大喝道：「胡說！目無官府，胡說八道，給我掌嘴五十！」

那些衙差應聲撲向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冷笑道：「我就是你們要找都找不到的趙劍明，你想不到吧！我自己送上門來了，王重富呢？怎麼不見他？」

趙劍明突然出現，確是大出各人意料之外，尤其是知縣大老爺，又驚又喜。

柯子龍對胡忠道：「快出去把陸志豪他們叫來，抓住他！」

趙劍明冷笑道：「姓柯的，你的活寶武師，只可以嚇嚇膽小的人，怎能嚇得了我，你叫他們來抓我，這不是叫他們來送死？憑他們這種料子，也能抓得住我，我還能活到今天嗎？」

「反了，反了，人來，快請甘守備和捕頭過來！」知縣大人心中懼惶，要找救兵來此壯膽。

趙劍明搬來一張椅子給那中年大漢坐，對他說：「老大人，請放心，我師兄去請救兵，大約快到了！」

那中年漢子對他一笑道：「趙壯士，初時你師兄說你武功膽色勝他十倍，得你爲助，勝於千員兵將，我只道他是誇大其詞，不敢相信，現在看來，你比他所說更有過之，年少有爲，可喜可賀。」

趙劍明道：「老大人見笑了，我師兄太謙是眞，我遠不及師兄了，我只不過是大膽……」他說話到半句，突然暴喝一聲，屈指向斜刺裡衝過來的一劍疾彈而去，「的」的一聲彈在劍身上，對方也眞聽話，果然撤手倒退，一柄劍已被彈得飛向柯子龍，嚇得他由椅子上跌下地來，撞到傷患處，痛極哀號，那柄劍則插在他背後的柱子上。

趙劍明這一招，嚇得那本來要向他撲過來的兩名武師也不禁停下了手，不敢再進招。

柯子龍大怒，屢次催迫，並聲言不論生死，只要擊倒趙劍明便賞銀千兩，三個武師在重賞之下，輕視了生命，果然，齊向趙劍明進攻，並還攻擊那中年漢子，擾亂趙劍明心神。

趙劍明憤然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你們既然替姓柯的賣命，那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我成全你們吧！」

戟指一指迎招，指鋒一動，指風如鑽，一連數指，柯家三個武師已倒地不起，其中一個瀕死前叫道：「你是袖中劍！」

趙劍明道：「不錯，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話聲方落，對方慘然一笑，斷氣身亡。

這時，知縣大人無法控制大局，只有拍響驚堂木，喝令衙差動手打人，但衙差已無膽再走近趙劍明及那中年漢子身邊，那縣官正感窘惱，捕頭帶了幾個捕快來了。

這個捕頭倒是有眞功夫的人物，他的一手三十六快刀，在當地是很有名的，他先參見知縣大人，轉向趙劍明，四目交投，受到趙劍明內蘊的目光一懾，不禁暗吃一驚，耳邊聽得有人叫他：「曹五，你怎麼在這裏當了捕頭！」捕頭曹五目光轉向那中年漢子，更吃一驚，駭然跪倒叩頭道：「大人，你怎麼……」

中年漢子道：「姓柯的誣告我勾結賊人打劫王重富家，知縣大人要審問我，這是我的衛士，想不到他也成了勾結賊人的黨羽，曹五，這件案子你管不了的，你還是少管吧！」

曹五又叩頭道：「是！大人，還望你原諒我魯莽。」

那中年漢子笑道：「曹五，我不會怪你，不過，我救了你一命，你可知道，這一位有名的袖中劍，若果眞動起手來，只怕你未必佔得

便宜。」

曹五道：「是！多謝大人！」

「曹五，你認識他們？你跟他們有勾結？哼？你好大膽，還不快把他們抓下來！」知縣喝道。

曹五着急道：「大人，他……他……」

知縣大人又大喝一聲：「他甚麼？說！」

曹五看了那中年漢子一眼，見他沒有甚麼表示，他大着膽說：「他是知府大人，卑職不敢動手！請大人見諒！」

知縣大人聽來如五雷轟頂，頓覺眼前發黑，滿天星斗，幾乎支持不住，他萬萬料不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犯人」竟是自己的頂頭上司，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驚怒中瞪了柯子龍一眼，柯子龍更比知縣大人更驚，冷汗直標，連傷疼也忘了。

知縣大人連忙起坐向知府大人請罪。這時彭朋帶了一些人正好這時候趕到，立刻侍候知府大人更衣，然後借知縣正堂審案，柯子龍只求饒命，一句也不敢分辯。

知縣勾結劣紳，貪贓枉法，也難免革職查辦，沒收一切財富，不但一無所有，還落得一個臭名。

柯子龍就地正法，柯家霸佔得來的土地，拿得出證據者，一律發還，餘則充公，王重富也受到誣告之罪，幸得趙劍明代爲說情，才得免死。

王重富當眞有點悔意了，王玉嬌見表哥原來是個大大有名的英雄人物，而且知府還再三邀請他作衛士，還說他以後甚麼時候想去找他都受歡迎，也後悔，想重續舊愛，可惜經過這一役，趙劍明對於這一位表妹已完全失望了，一縷情絲，纏到林芳芷身上了。

趙劍明詐作不知不懂，當一切辦妥後，便急急趕返林家去。

他想着林芳芷，他知道林芳芷必然也在想念他，所以越走越快，簡直是施展輕功飛奔了一樣的！

他想對知府大人說的那句話，自己先臉紅了。

你猜趙劍明要想對知府大人說的是一句甚麼話？原來知府似乎想替他做媒般的問及他成親未？他說還未成親，但已訂了婚，是個姓林的村女。

知府大人祝他幸福，還送了他一件禮物，說將來他結婚，他未必有空參加婚禮，禮物先送了，聊表一點心意。

趙劍明本想不要，師兄却叫他收下，他與林芳芷其實並未提過甚麼婚事，甚至未知她會否與人訂婚，却先說了，所以想起來感到有一點臉紅耳熱。

趙劍明午夜趕回到林家來，才到村口就碰到一個人，雙方一個照面便出手，三招一過，趙劍明跳開幾步，道：「兄台不是『怒海蛟龍』蔡雄風兄？」

對方也問道：「難道兄台你就是『袖中劍』的趙劍明？」

雙方都目光銳利，一語中的，互相承認之後，伸手一握，道：「不打不相識，希望我們今後不走邪路，不致成爲敵人！」用力一握而別。

趙劍明看到林芳芷房中仍有燈光，走近去看，輕輕叩門，聽林芳芷氣憤憤地說道：「姓蔡的，不是我怕你，實在是天黑半夜不便見你，趙大哥不在這裡，你要找他，過幾天來吧！如果你要找我，明天來吧！哼！我雖然打不過你，也不會怕你！」

趙劍明心中大爲高興，再叩門，低聲叫道：「芳芷，是我！不是蔡雄風！」

林芳芷聽得清楚，她急急的開了門，就走出去，情不自禁的投懷送抱，這兩日的相思，使她忘了害羞。

她自他離去後，就躭心他不會再來，也躭心他有危險，晚上也無法入睡，此刻相見，甚是意外，所以忘了一切，兩人情不自禁的擁抱起來，他把經過告訴她，並把知府大人送的禮物拿了出來。說：「芳芷，這是知府大人送給妳的，妳看可喜歡嗎？」

林芳芷接過去，解開一看，是一對翠玉手鐲，她喜愛極了，眞是愛不擇手，但她問：「我又不認識知府大人，他爲甚麼要送我禮物！」

「是這樣的……」趙劍明說明原因，她又喜又羞，頓足道：「你胡說，你怎知道人家準喜歡你？」

趙劍明見她這個樣子，就知道芳心已許了，伸手把她再次抱個滿懷，「我知道妳不會討厭我，就不知妳爹爹對我怎麼樣，不過，不管妳爹爹怎麼樣，這玉鐲總是送給妳的了。」

林芳芷說不要，實際上却已戴到手腕裡了！

翌日，趙劍明向林三提出，林三當然不反對，而且滿口應充。

於是，林芳芷就成了趙劍明的未婚妻子，練起功夫來，更少了許多避嫌，進步得更快了。

趙劍明回家去向老父稟告，他老爹爹比他更心急，馬上就找人擇好良辰吉日把媳婦娶回來了。

此後他們夫妻兩人藝成之後，兩人結伴遊俠江湖，到處行俠，鋤强扶弱，名聲震撼武林道上，於是黑白兩道中人，賜給他們「龍鳳雙俠」的綽號，到處受人尊敬推崇。

（完）

上文提要： 程小蝶接下聖旨辦案，四大名捕表現了信心和強烈支持破案心願，五人進宮召集太醫院的主診御醫和侍候過韓貴妃的女官侍花、司樂，瞭解貴妃生前的生活和死因，記錄了口供，在梧桐宮檢視貴妃的屍體，在現場勘察了一下，驗屍之事，由仵作檢查有否傷痕，便可以定案了。由於小蝶是女的，在場驗屍不方便，在宮外等候四名捕同回到刑部，驗屍證明是替身，案中有案，於是分工偵察……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王妃之死

查案情賭坊跟踪　兩綫人慘遭滅口

決事中乾脆，俐落，四大名捕也有點自歎弗如了。

送走四大名捕，程小蝶心中也快樂極了！聽他們口口聲聲直叫總捕頭，顯見拉攏四人的苦心，沒有白費，已經逐漸使他們心甘雌服的了。

郭寶元一伸大拇指，道：「小姐，寶元佩服極了，尚書大人關心小姐，一直問我，小姐能否應付得了？劉侍郎也撥下來五萬兩銀子，充作查案經費。」

「好，拿一萬兩給我！」程小蝶道：「今夜去賭場開開眼界，四大名捕，果然各有門道，看他們部署和追查的方法，相信十日內必有收穫。」

「小姐眞的要去賭場啊？」小雅、小文，推門而入，道：「我們要不要跟去呢？」

「不行，我是吳鐵峯的跟班，那有跟班還帶着兩個跟班呢？走，回家去，妳們想一想，我該穿着甚麼樣的衣服，才像個跟班的。」程小蝶回顧着郭寶元道：「告訴我爹娘，近日忙得厲害，除夕那一天，一定會回家去，給他們叩頭賀歲，也代我謝謝劉侍郎的大力支持，刑部中的事務，就有你處斷了！別忘了選一些精幹捕快深入京城四週，查訪線索。」

郭寶元一躬身，道：「小姐放心，寶元遵命辦理！」

* * *

程小蝶青布棉襖白毡帽，打扮像極了一個跟班的小廝，她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運來。

第一次進入賭場，程小蝶的感覺是烏烟瘴氣。

賭場的大廳不小，但十幾張賭枱，一百多個呼么喝六的賭徒，就顯得這座大廳有點不夠大了，烟味、酒味、薰得程小蝶有點想嘔，暗中調了兩口氣，才忍了下來。

北方的賭場，以賭牌九、骰子爲主，最文明的賭法是打紙牌了。

吳鐵峯突然憐香惜玉起來，回頭笑一笑，低聲道：「不習慣，就到外面歇着。」

程小蝶道：「我要開眼界呀？」把手中早已握着的一把銀票，交到了吳鐵峯的手中。

看一看數字，吳鐵峯還眞是嚇了一跳，五張一千兩，十張五百兩，整整一萬兩銀子。

這位女總捕，還眞是言而有信，說要拿一萬銀子來，竟是一兩也不少給。

中州一筆吳鐵峯也暗中下了決心，今晚上一定要弄點名堂出來。

他沒有立刻上賭桌，目光轉動四下瞧，終於發覺了目標，一個三十四五，穿着黑綢面羊皮袍子的賭徒。

吳鐵峯聽聞到皇宮中出了命案的傳言，就是出自那位老兄之口。

現在，他正在推莊，看樣子手氣還不錯，面前堆了一片白花花的銀錠子，旁邊還放了一疊銀票。

吳鐵峯回顧了程小蝶一眼，擠上了天門，程姑娘也跟着擠了上去。

看看賭枱上，最大的一注，也不過十兩銀子，但下注的人多，算一算，一把牌也有上百兩的賭注，算是中等的賭枱，不大，也不算小。

吳鐵山下注了，一張銀票一百兩，打開票面，押在天門上，是誠心讓人看清楚他的賭注最大了。

牌九賭枱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誰的賭注最大，就由誰抓牌。

一注一百兩，是這張賭枱上最大的一注了。

推莊的漢子看看票額一百兩，微微楞了一下，又低頭看過面前的一疊銀票，才大聲喝道：「通吃殺四方啊！」打出了手中的骰子。

七點、七對門，吳鐵峯抓起了第一副牌。

聽吧！吆喝聲響起來了，七七八八不要九啊！

金四銀五小板櫈啊！

程小蝶聽不懂，可是看得懂，莊家叫了一聲天地掛虎頭，啪的一聲，竟然先亮了牌，叫得還眞準，么六配大天，是一副天字九，通吃三道。

初門的牌最大，也不過一個八點，莊家通吃，這一注，吃了兩百兩。

程小蝶心中忖道：「賭起來？如此一個快法，賭注再加大一點，一萬兩銀子，要不了半個時辰就會輸光，勿怪男人們有勸賭不勸嫖的說法，傾家蕩產賭字爲最了。」

第二注，莊家賠初門、末門，但却吃了天門，天門賭注兩百兩，賠了兩家還大賺。

莊家似是不想推了，這兩把除了賠的，還賺了三百兩以上的銀子。

吳鐵峯還眞的擔心，莊家一收手，這場戲就不好演下去了，摸出兩張銀票，一千五百兩，一把丟在天門上，道：「拚這一把了，事不過三嘛，我不信這把不會贏。」

莊家看看面前的銀票、銀錠子，又看吳鐵峯的一千五百兩銀票，有些怦然心動了，再吃這一把，不但可以過個肥年，欠下賭館的五百兩銀子也可以一次還清，押的房地產也可以贖回來了，身上還有一千多兩銀子，足夠再賭上個把月的賭本。

他心裏一直盤算吃了這一把的大注，就是不往壞處想。

兩個骰子打出手，口中也大聲叫道：「順吃順賭啊？」骰子打得很用力，活動亂跳了好一陣才停下來。

初門和尾門，都是十幾二十兩的小賭注，這一把等於是莊家和天門對賭了。

骰子也眞怪，滚動了半天，出了個三、四七，初門、尾門，連插花的機會也沒有了。

吳鐵峯一翻牌攤在桌面上，歎口氣道：「玩了，人牌加猴三，鋼彈一，這一把又輸定了。」

上門攤開牌，歎口氣道：「老兄，你該換換門子啊，我這把地槓，連上四道，可是白摸了。」

尾門也不錯，是蛾牌配板櫈的蛾字八。

莊家手中先現一張么六七，微一拉牌就露紅，不禁大笑起來，道：「出么六是對字，出個紅小五字，可也七五涙當二，專吃鋼彈一，蛾牌已經出過一張，我不信還有張蛾牌。」

任何人都覺得莊家十贏八九了，頭伸一點紅，至少有六張牌配，么五的銅錘六，么六的七對字，地牌地字八，就算雜牌紅小五吧！可也吃定了天門。

莊家高興，看的人也認爲莊家篤定得很。

程小蝶笑一笑，低聲道：「大掌櫃，是不是輸定了？」

忽然間程小蝶也似對這等變化萬千的牌九，生出了興趣。

「難說啊！還有一張蛾牌呢？蛾七一，就沒有人一大了。」吳鐵峯笑道：「運來，賭牌九，有點就不爲輸啊！」

「你老兄可眞是烏鴉口啊！」莊家用力拉開牌，邪啦！就是那麼一張蛾牌配上了，七四一。

莊家輸得血壓上沖，一張臉脹得像豬肝顏色，拿着面前的銀票，數了四五遍，也只四百九十兩，再算銀錠子，一百三十五兩，不禁歎口氣，道：「早知有六百二十五兩銀子，我該先把房子地契贖回來的。」

把銀票和銀錠子，推向吳鐵峯，雙目中也滚下來兩行淚水，和剛才那種眉飛色舞的味道，全不一樣了。

他現在想的是，賭場老闆一翻臉，要他年前搬家，寒冬臘月天，一家人往那裏住啊，就算能夠租到房子，可也沒有銀票付租金，就是一把牌呀！眞天堂地獄不一般，盤算着家裏還有些甚麼值錢的東西，拿到當舖去當些銀子，付些利息，求求過了年才搬家。

可是他，想不出來了，值錢的，早就被他當光了。

他也不相信朋友會幫忙，過去，他有很多朋友，那時，他很有錢

，自從染上嗜賭的毛病，田地賣光了，朋友也走光了。

突然，他全身顫動了一下，似是有人拿針刺了他一下，他想了一個很值錢的人——女兒。

十四歲的女兒，名叫小仙，人也長得像一朵水仙花似的，記得這賭場的錢老闆和他開過玩笑，如肯把他女兒押給他做小……錢老闆願意付一千兩銀子，那是非常動人的大價錢了。

「我說童老二啊！你不推了，讓讓位行不行，客人們還要玩下去啊！」

童老二抬頭看，說話的就是錢老闆，臉上一片大麻子，嘴裏含着翡翠烟嘴，湘妃竹的旱烟袋，那個烟袋鍋，更是金光閃閃，就算不是純金打造的，至少也是金葉子包過，就這一根一尺多長的短烟袋，可也值上一二百兩銀子。

「錢老哥，我……」童老二只覺口乾舌燥，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童老二，金賭銀換吶，想再推一鍋，拿銀子出來。」錢麻子冷冷的說道：「你這麼佔着毛坑不拉屎，我這個賭館還能開得下去麼？」

「我！我……」童老二想提提女兒的事，但見幾十道目光看着他，怎麼也無法開出口了。

錢麻子重重咳了一聲，道：「你移移你兩條狗腿好不好？還有五天，押借期滿，還不出五百兩銀子，我可要関人收房子。」

越說越難聽，翻臉不認人了。

童老二低下頭，淚珠兒往下流，緩緩轉過身子，準備走人了。

「童老弟，還想玩兩鍋是不是？我借錢給你！」

說話的竟是贏光他銀子銀票的吳鐵峯。

中州一筆吳鐵峯，也經過一些化粧，看上去老了很多，一件紫羔爲底的黃緞面皮袍子，像足了有錢的大老爺。

他不是說着玩的，一下把面前的銀票、銀錠子，推到了童老二的面前，包括那一千五百兩銀票在內。

乖乖，二千多兩啊！存在銀號生利息，省點用，一輩子也化不完了。

四週的賭徒，全都看直了眼睛，錢老闆臉上的大麻子也閃閃生光。

童老二像做夢，呆了一呆，道：「這……這要是輸掉了，我可是還不起的呀！」

吳鐵峯哈哈一笑，道：「我是遠客，來京裏做買賣，被大風雪阻了歸期，天一放晴，我就要走人，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不會留下來向你討債，輸了，算我的，贏了，咱們除本分利了，怕甚麼？切牌打骰子啊。」

眞是財神爺下了凡啦！人世間怎麼會有這種人、這種事呢？說不出其他的賭徒臉上表情是甚麼樣子，湧現出那份羨慕，連口水也滴了下來。

「我……我……」童老二嘴裏我我我，十個手指竟然眞的切起牌來。

賭徒嘛！管它甚麼錢，明天買棺材，今天先賭幾把再說。

程小蝶看得心神領會，暗暗笑道：「又學一招啊！賭場裏套交情，是這個樣子。」

吳鐵峯沒再下注，莊上本錢多，注碼也逐漸增大，錢老闆也看得心癢難熬了，竟然也佔了門子賭起來。

童老二時來運轉，連吃幾把通莊，銀錠堆了半桌子，銀票也堆起一大疊，大輸家竟是錢老闆。

回頭看看站在身側的吳鐵峯，低聲道：「收了吧？」

吳鐵峯笑一笑，道：「隨你便啊！」

「童老二，這算甚麼啊？」錢麻子叫道：「老子已輸了五千兩，你怎麼能不推呢？至少再推一條，也要我輸得心甘情願啊！」

一聽說錢麻子一個人就輸了五千兩，童老二丟下骰子，道：「收莊了。」

他迷迷糊糊的推，迷迷糊糊的贏，不是錢麻子雞毛子喊叫的輸了五千兩，童老二根本就弄不清楚自己贏了多少銀子，這一嚷，把他叫醒了，打死也不肯再推莊了。

清點了銀票、銀錠子，可眞是發了財，竟然贏了八千多兩，除了大輸家錢麻子外，七八個賭徒也輸光了口袋。

童老二倒也光棍，拏起了一千銀子，其他的一把推給吳鐵峯，道：「賭本是你的，贏的歸你，我拏一千兩，五百兩贖回我的房地產，五百兩，夠我們一家人過兩年的生活，我會放下身段，看看作個甚麼小生意，今夜裡我最後一次進賭場，今夜裏出了這個門，我再不會賭下去了。」

吳鐵峯笑一笑，取回自己的本錢，又取出兩千兩銀票，笑道：「我賺個對本，兩千二百兩，變成了四千四百兩，餘下的是你的，不是要作生意麼？本錢是越大越好，走！你請我喝一杯去！」

童老二呆了一呆道：「老爺子，你知道這裏還有多少錢？」

「大概四千多兩吧？都是你贏的啊？我已經賺了一倍。」吳鐵峯一面說話，一面挽了童老二。

敢情童老二人已經跪了下去。

程小蝶心中忖道：「這倒不錯啊！賺了銀子，還把一個人的心全收買了，他知道甚麼，會一股腦的全說出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由我來就不會處置得如此的圓滿了。

那知道事情有變，一隻大黑手突然伸了過來，按在銀票上，道：「童老二，別人出本錢，收回對本利，那是應該的，你過了賭癮，又贖了押了的房子地契，怎麼？還想把白撿的五千兩銀子也帶走啊？」

童老二抬頭一看，不自禁打了一個哆嗦。

程小蝶看得奇怪，暗道：「難道賭場規矩，贏了錢不能帶走啊？這個童老二全身發抖，心裏怕甚麼呢？」

目光轉動，只見那人身高七尺以上，黑臉膛，掃帚眉，身着羊皮大襖，腰裏橫束着一條三寸寬的皮腰帶，一臉兇悍，冷厲之色，看上確實有點嚇人。

「羊古兄，錢老闆說過，金賭銀換啊？我這是錢拚錢贏來的。」童老二道：「爲甚麼不能帶走呢？」

「對，金賭銀換，你遇上了財神爺幫你一把，是你的運氣好。」羊古道：「但你童二爺借我羊某人的銀子，該不該還給我呢？」

程小蝶第一次進入賭場，不知道賭場裏有些甚麼規矩，只有瞪着眼睛看熱鬧的份了，何況，有着閱歷豐富的吳鐵峯在場，也不用她出面干與。

原以爲是賭場的保鏢，吳鐵峯準備出面了，但又感覺情形不對，賭場保鏢，就算不想賭客大贏之後帶着銀子走人，也絕不會在賭場之內，當着衆多賭客之面鬧事？那會砸了賭場招牌，嚇跑了客人，這件事恐是別有隱情？忍一忍，看下去了。

「對對對！我借過羊兄二兩銀子，現在，我加十倍奉還。」童老二抓起一把銀錠子，道：「請羊兄收下。」

看那一把銀錠子，二十兩只多不少。

羊古也不客氣，接過銀子，藏入懷中，道：「羊某人收了你十倍利息，總不能白佔便宜，年關之前，宵小活躍，我送你一程吧！」

敢情是誠心帮忙啊？吳鐵峯心中暗道：「倒是看走眼了，但加了這麼一個人，打聽王妃案件的事，增了一些不便。」

童老二還沒有忘記吳鐵峯，回頭說道：「老爺子，咱們一起喝酒去！」

吳鐵峯只好跟着走。

目光過處，發覺錢麻子一臉懊惱之色，對羊古橫插一脚的事，似很惱火，却又無可奈何了。

程小蝶既好奇，又有着無奈的感覺，只爲了探得一點訊息，竟要如此的大費週折。

一座小酒館，但酒客還不少，店小二迎上來，先對羊古一個躬身，道：「羊爺，還有一個雅室，一直替你老留着的！」原來，早就訂好位置，這檔事不是偶然了。

看上去羊古不是簡單人物，在北京地頭上，很罩得住。

程小蝶跟着吳鐵峯身後走，幸好雅室的小方桌，可以四面坐，程小蝶也挑了一個位置，多上一個人，這位總捕頭就得站着吃了。

酒館幾道小菜相當可口，酒過三巡，羊古突然把目光轉到吳鐵峯臉上，笑道：「光棍眼睛裏不揉砂子，老爺子有甚麼事，可以明着說出來啊？」

吳鐵峯微微一笑，道：「我只要請教童老弟一件事，皇宮中發生一樁貴妃命案，是怎麼一回事？」

他問得很技巧，範圍很大，要使童老二無法推托。

「老爺子是當差的？」接口的又是羊古。

「你看我像嗎？」吳鐵峯道：「我只是好奇！」

「只爲了一點好奇，就拏了二千多兩銀子，買消息啊！」羊古冷冷一笑，道：「這也許可以騙過童二，可是騙不得我。」

程小蝶心中忖道：「這個羊古，究竟是甚麼身份？橫得很啊！倒要看看吳鐵峯怎麼應付了？」

「老爺子！」童老二接口了：「我好賭，一大片家業，被我輸得十去八九，如非老爺子你今夜周濟幫忙，我童家祖留的一座宅院，也被我押作賭資，錢麻子翻臉不認人，年前就要我交屋走人，昨夜我在賭場中，口沒遮攔，提到了皇宮中發生命案，用心只是在自抬身價，表示我消息靈通……」

「老朽沒有追查的意思，」吳鐵峯接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怎會知道這件事情？」

「這麼說來，老爺子眞的是官差了？」童二道：「我不敢欺騙老爺子，可是也不敢說出消息來源，銀子我不要了，你老就放我一馬吧！」

果然是大消息，程小蝶忖道：「今夜是不虛此行了。」

吳鐵峯也在忖思，但他想的和程小蝶不同，如果沒有羊古插一脚，童二一定會說，這羊古又是甚麼個人物呢？童二似乎是很怕他，但他又不像訛詐爲業的地痞混子，二十兩銀子，就能讓他心滿意足，應該是盜亦有道的人！不是京城地面土混子，會是甚麼身份呢？童二爲甚麼那麼怕他？

這一連串的疑問，連經驗豐富的中州一筆，也有些拏捏不準了。

但他畢竟閱歷過人的辦案老手

，拏不准，就忍下不動。

「銀子是你的！」吳鐵峯笑道：「我收回了本錢，也收了利息，你肯說，我很高興聽！不能說，我也不會勉强。咱們喝酒吧！」舉杯敬了童二、羊古一杯，道：「我先走一步，相逢總是有緣人，其他的事，不用放在心上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童二起身要送，却被羊古一把拉住。

程小蝶跟着吳鐵峯走，轉過了兩條街，才停了下來。

吳鐵峯道：「夜深雪寒，總捕頭請回家休息，屬下還要去摸摸羊古底細，童二只是敗壞祖產的賭徒，羊古就有些難測高深了。」

「吳兄已找出頭緒，不宜再浪費寶貴的時間了，這件事交給小妹吧！」突然脫下青衣棉襖，翻個身，顏色變了，變成了一件月白棉襖，一翻帽子，白毡帽變成了黑毡帽，伸手一抹，臉色變黑了，還多了一片小鬍子。

吳鐵峯看呆了，低聲道：「快速易容術，總捕頭高明啊！片刻間形貌大變，屬下難及萬一呀！」

「騙騙人的小把戲！吳兄見笑了，我走了。」飛身一躍，人已消失夜色風雪中。

臨去秋波，又表演了一下絕佳的輕功。

「輕功也不在踏雪無痕杜望月之下，」吳鐵峯搖搖頭，自言自語，道：「一流身手，絕世智慧，我們實低估了她。」

＊　＊　＊

程小蝶又回到小酒館中，擠在雅室門口一張小桌子上，叫了兩個小菜，一壺酒，自斟自飲起來。

個子不高的小老頭，北京城中的太多了，平凡得沒有人多看她一眼。

羊古走出雅室，只不過目光一掠而過，怎麼想。也沒把他跟吳鐵峯的跟班串連起來。

站在小酒館大門外，四下探視良久，羊古才轉回小酒館的雅室中。

這就顯得有些不尋常了，程小蝶微閉雙目，凝聚全神傾聽雅室中的談話聲音。

「那位老爺子如果是衙門中人，可以把我拘入官府。」童二道：「那裏會被你幾句話就給逼走了。」

「這種事，躲避都來不及？還會有人多問？」羊古道：「你在賭場裏借酒裝瘋，高談闊論，大家都聽而不聞，只有他拏出了兩千多銀子和你攀交情，只爲問你幾句話，你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嗎？」

「說的也是啊！」童二道：「不過，拏出那麼多銀子，只爲想問我幾句話？未免代價太大了，如果我把銀子輸光了呢？」

「他會再給你，問明白消息來源，就很可能殺你滅口，我是救你性命，才不惜出面攪局。」

「不會吧！那位老爺子，像財神爺似的，怎麼會殺人呢？」童二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有些不明白，你讓我在趙麻子的賭場裏，說出宮廷命案的事，又是爲了甚麼呢？」

「我說過，讓你發財！不是已經兌現了麼？」羊古道：「走！我送你回家去！錢麻子不會讓你吃下他那麼多銀子，說不定早在你家門口設下埋伏，奪錢取命，我要不送你回去，可是凶險得很啊！」

「對對對！錢麻子不是好東西，輸了五千兩絕不甘心，」童二道：「你老兄這樣幫忙，兄弟要不表示一下，心中不安，我再分你一千兩銀子給你，有錢大家花嘛！」

似乎是有所警覺了。

「甚麼話，我一個崩子也不能收你的！不過，酒賬由你付了，咱們走！」羊古站起身子，當先向外行去，童二付了賬，緊隨而去。

程小蝶忖道：「原來問題在羊古身上，宮廷命案？怎麼會牽扯上這些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呢？」

心裏疑竇重重，丟下一錠碎銀子，起身追了下去。

羊古果然是非常小心的人，每到一個街口、轉角的地方，就突然停下來回頭探看。

但程小蝶也機警，羊古頭一轉，程小蝶就仰身倒入雪地中，輕巧得聲息不聞，雪不濺飛，任是羊古奸似鬼，也瞧不出一點痕跡。

夜已三更，行人絕跡。

羊古突然拍出一掌，擊在童二的後背上，童二身子向前倒，一頭栽入雪地裏。

程小蝶看得心裏泛出了一股冷氣，黑心殺人，如此冷酷，變生肘腋，救援不及，但程姑娘竟也能忍下不動，重要的是羊古，這個人才是眞正知曉案情的人物。

「童二爺，禍從口出啊！別怪我心狠手辣了，我會照顧你老婆和你的女兒，絕對不會讓她們凍着餓着，你就放心的死吧！」伸手取出童老二手中的銀票、銀錠子，連屍體也不處理，就轉身走了。

程小蝶好爲難，不知應該先救童二，還是該追踪羊古？

就在這當兒，一條人影突然出現，扶起了倒在地上的童二。

程姑娘一個飛躍，已近那人，認出正是吳鐵峯，心中暗叫一聲慚愧，低聲道：「吳兄救人，我去追那姓羊的。」也不待吳鐵峯答話，人已飛躍而去。

吳鐵峯扶起了童二，只見耳、鼻、口、面都已被凝血堵塞。

天氣太冷了，血才流出，就被凍住。

羊古是高手，這一掌，打得很重，完全斷絕了童二的生機，所以，不再出第二掌，也很放心，連屍體也不查看。

但童二仍然留着一口氣，他心有掛念，死不瞑目，吳鐵峯扶起他時，他還能說一句話，道：「水仙，水仙……」水仙甚麼？已說不出了，眼一閉，氣息全絕。

「水仙，水仙，水仙甚麼呢？」吳鐵峯這等辦案老手，也有些惶惑不解了。

程姑娘去得快，回來得也很快，吳鐵峯正在推想着水仙兩個字的含意，程小蝶已手中提一個小包袱，回到原地。

吳鐵峯經驗何等豐富，只看程小蝶的臉色，已知道生了不測之變，但並未出言點破，故作不知的，低聲道：「羊古練的是鐵砂掌一類硬功夫，出手奇重，童二死了，臨死說了四個字：水仙，水仙，屬下正想推敲水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

「羊古連一句遺言也未說，兇手出刀快，一刀斷喉，屍體也被靠在牆壁上，只是轉了一個彎內。」

程小蝶道：「就這麼陰陽殊途了，我在他身後三丈處，看着他掌起掌落，殺了童二，却不料稍一遲疑，他又被人一刀取命，我跟踪他們，却眼看着他被殺了，眞的是慚愧極了。」

有點氣餒，也有些歉疚，淚珠兒竟然也滾落下來。

「總捕頭，不用懊惱，羊古殺童二，我也在屋面上看着，不是不救，只是未料到會發生這件事。」吳鐵峯道：「殺機陡起，變出意外，也可能我們心中都想着追踪羊古，所以……」

「羊古是主角，童二在賭場裏大放厥詞，只是羊古的授意，事實上，童二甚麼都不知道。」程小蝶道：「但羊古被殺，就完全斷了線。」

「這說明整個事件，牽連更深、更大。」吳鐵峯道：「最重要的是，介入了江湖的高人，能一刀殺了羊古，未讓他叫出聲音，可資爲証，走！再去看看羊古的屍體。」

羊古的屍體仍在原地，全身僵直的靠在一面牆壁上，喉頭一刀，割開了半個脖子，刀法快，下手又狠。

吳鐵峯仔細查看死者的臉色之後，低聲道：「咱們先回刑部。」

「到我住的地方去！」程小蝶道：「我會通知郭副總捕頭，要他把屍體冰存起來，殺人者志在滅口，連這包銀子都未帶走。」

吳鐵峯目光轉動，打量四週形勢一眼，搖搖頭，道：「天子脚下的大街上啊！風雪之夜中連奪二命，可眞是目無王法，猖獗得很吶！」

臉上泛起忿怒之色，顯見心中很火，程小蝶心頭也火，但却只能忍下去。

小文、小雅很機伶，兩人進了門，她們已披着衣服迎出來，手中還拏着兵刄。

程小蝶揮揮手，道：「泡壺茶，順便去請郭副總捕頭來。」

看小姐臉色不對，小文一溜煙似的出了門。

小雅燃上客廳燈火，泡上茶，守衛在廳門口處。

喝了兩口熱茶，吳鐵峯心情平靜下來，笑一笑，道：「殺死羊古的是熟人，所以，他臉色平靜，也完全沒有防備。」

「羊古很謹愼，每到一角轉彎處，就會停步轉身向後查看。」程小蝶道：「我爲了躲他，躭誤了那麼一點點時間，就這樣害了他一條命！」

「倒不用爲羊古的死亡惋惜。」吳鐵峯道：「他利用了童二的爛賭個性，只花了二兩銀子，讓他放出風聲，竟然又殺了他謀財滅口，想不通的是，爲甚麼又殺羊古？他們應該是一伙才對。」

「心夠狠，手段也辣！」程小蝶道：「可能，我們這一切行動，也都在他們監視之下。」

「原認爲這件宮廷命案，只是一兩個人的事，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一個多人的組合參與……」話到此處，突然一跳而起，道：「屍體……」

吳鐵峯準備向外竄，郭寶元私下也剛好進廳門，雙方幾乎撞了個滿懷。

「屍體在那裏？」郭寶元道：「這些事不勞吳兄費心，我已招呼班房當值兄弟們帶着仵作趕來。」

「恐怕是來不及了！」吳鐵峯緩緩歸坐道：「屍體也是線索，他們不會留下來的。」

半夜之間，目睹兩條命案，程小蝶長了不少見識，也相信吳鐵峯推斷正確，但仍然要郭寶元帶着捕快、仵作去收屍，以備求証。

郭寶元很快回報，也證實了吳鐵峯的推斷，殺人現場，不但找不到屍體，也看不出一點痕跡。

「就算有痕跡，也被大雪掩去了。」程小蝶道：「叫仵作和班頭兄弟們回去休息吧！」

郭寶元遣走了捕快、仵作，却留下了一個精幹的張班頭。

張班頭武功不知怎樣，但他在刑部幹了二十年捕快，憑苦勞熬成了班頭之一，北京城內的街道胡同，熟得如數家珍，市面熟，人頭也

熟。

「既然放出風聲，却又殺人滅口？」程小蝶道：「用心何在呢？」

程小蝶是眞的想不明白？覺得有點自找麻煩？

「總捕頭，風聲放在錢麻子的賭場裏，何不就由錢麻子的身上追下去？」張班頭道：「錢麻子的賭場開了有十四五年，童老二至少在那裏賭了十年，一大片家業，也都斷送在那家賭場裏。」

「羊古這個人呢？」程小蝶道：「是不是常在錢麻子賭場出現？」

「他不是本地人，出現的時間不久！」張班頭沉思了一陣，道：「一年多一些吧！絕不會越過兩年。」

「張班頭對羊古這個人記憶得如此清楚？」吳鐵峯道：「可有甚麼因由？」

「吳大人高見。」張班頭道：「去年臘月吧，也是飄着大雪的天氣，羊古喝了點酒，在錢麻子的賭場鬧事，打傷了六個人，刑部得報，派人去查，拘押了羊古，但他們自願和解，六個受傷的人，也呈上狀子，傷勢已好，保釋了羊古。」

「一件賭博傷人案子，勞動到刑部捕快出動？」郭寶元道：「京兆尹府的班頭捕快，就全不管事麼？」

「回副總捕頭的話，京城地方上，公侯雲集，府尹衙門，很難插手辦事，錦衣衛、刑部捕快，就成了維護京城地方治安的主流。」張班頭道：「不過，近年來廠衞勢力日漸擴展，逐漸插手各方事務，刑部班捕的力量，也正日漸衰落。」

「廠衞是甚麼人組成的？」程小蝶道：「他們受命於誰？」

「廠衞是一種神秘組合，就屬下所知，他們不受吏部籍錄，等於是無案可查。」張班頭道：「名義上是直接受命皇上，但由太監負責兼領指揮，現在的東廠指揮是汪直公公，他們廣聘江湖高人，身份隱秘，行動快速凌厲，在朝中權威日增，除了皇上之外，王公大臣，一概不放眼中。」

「刑部也受他們的管轄了？」程小蝶目注張班頭，十分關注的問。

「名義上互不相干，」張班頭道：「但廠衞一直想謀奪刑捕權力，以便能掌握全國官民，但楊尚書風骨嶙立，拒不妥協，暫時保住了刑部的逮捕、審訊的權柄。」

他知道郭副總捕頭，是新任尚書大人的親信，却不知道年輕美麗的女總捕頭，是新任尚書的女兒。

但程小蝶心中已暗自拏定主意，在刑部任職一天，絕不讓刑部的權力受控於廠衞之下。

這時，吳鐵峯臉色一變，突然站起身子，程小蝶却搖搖頭，示意他稍安勿躁。

但聞廳外傳來一陣兵刃交擊之聲，耳際間響起了杜望月的聲音，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兩位姑娘好凌厲的劍法。」

「諸位見笑了，小婢們目力差了一點，一下子沒看清楚，還望諸位大人鑒諒。」

是小雅的聲音，嬌若黃鶯，不亢不卑。

「江南杜望月。」

「長安于承志。」

「關東岑嘯虎。」

「求見總捕頭。」

「三位請進！」程小蝶迎出廳外，三人已齊步行過來，抱拳作禮。

吳鐵峯坐着沒動，心中却在暗暗忖道：「杜望月心性高傲，如非她們的身手不凡，絕不會出口稱讚，聽兵刃交觸之聲，似非兩人交手，小文、小雅合力一擊，擋住了三人來勢，功力、技術，絕非同小可了，程小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難道兩個丫頭，也都有極高明的武功？」

「我們回到刑部，準備向郭副總捕頭面報案情，」杜望月道：「聽到當值刑班傳言，趕來晋見總捕頭。」

程小蝶一面請三人入座，一面笑道：「今夜中，隨吳兄進入賭場，可眞是大開了眼界，只恨小妹閱歷不夠，目睹慘案發生，竟是援救不及。」

小文、小雅進廳來，手中捧着茶盤兒，奉上香茗。

三大捕頭竟然都站起身子，欠身爲禮。

適才交手一招，兩個丫頭似是已在三大名捕心目中奠下了相當的地位，已不把她們當作下人看待。

小文、小雅也表現了溫柔禮貌，含笑鞠躬，飄然退出。

「案情好像不單純，皇宮中竟有高手巡夜？」杜望月道：「屬下在宮內遇襲，被迫還手，招來圍攻，于兄及時援手，雙雙逸出宮外，似是已有人在宮中佈下了天羅地網！」

「出手的四個人，技藝不弱，攻勢銳利，招招取命，」于承志接道：「意在殺人，似是沒有留下活口的打算。」

程小蝶一揚秀眉，道：「是不是錦衣衛的人？」

「不像，」杜望月道：「是一般夜行衣服，而且早已有備，一發動，就是四人合擊，夜探深宮，法理不合，屬下不便亮身份，只好接戰，四人都可列入江湖上一流高手的武功，如非于兄及時馳援，望月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很難說了。」

「杜兄弟說得語氣沉重，是眞的遇上一流高手了！」吳鐵峯道：

「當年太湖水寇十二高手圍殺你，鏖戰一個時辰，終被你一一誅殺，那一戰之後，江南大盗聞風而逃，湧入中原，逼得兄弟邀請幾位好友出山，忙活了好一陣子。」

這番話有兩方含意，一是給杜望月一些安慰，二是提醒程小蝶要想個應付之策，要不要放開手幹？還是早一些藏鋒而退！

果然，程小蝶動容了，吁一口氣，道：「這些高手藏於宮中，是有意阻止我們查案了？」

「只是阻撓暗查，」郭寶元生恐程小蝶一時衝動，作了有背聖意的決定，急急接道：「聖上有旨，諒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膽的阻擾查案。」

「大概是廠衞作梗了，」程小蝶沉思了一陣，道：「明天晚上，我們一起去……」

「總捕頭，」于承志接道：「去之前，要作三思，我們一旦遇上阻撓，是要全力抵抗？還是要忍讓撤退？」

郭寶元道：「最好還是不要當場衝突，刀劍無眼，在皇宮中弄出傷亡，就不好善後了。」

程小蝶微微一笑，目光一掠四大名捕，道：「四位的意見呢？」

四大名捕微微一怔，忖道：「厲害呀！這是要我們表態了。」

四人交換了一個眼光，于承志道：「今夜中杜兄弟身陷危境，最大的原因是，對方殺着頻出，招招奪命，但杜捕頭心有顧忌，不敢全力還擊，這就註定非死即傷了。」

「既然要去了，當然不能任人屠戮。」程小蝶道：「遇上阻擾，自也要全力排除，技不如人，無話可說，小妹可不能保証諸位全身而退，自衞傷人，他們也該認命，相打無好手，是刀劍難留情，小妹雖然執有聖賜的上方寶劍，但天威難測，咱們夜入深宮，擾了皇帝雅興，一翻臉，把咱們全部拘入天牢，也是大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要向四位請教了。」

「總捕頭怕不怕呢？」岑嘯虎道：「可是生與死的決定，不能兒戲啊！論身價，總捕頭可是千金之軀。」

你套我，我套你，終於把事情擠到了要命的關頭，四大名捕的臉色也顯然有些凝重了。

郭寶元心頭直跳，張班頭更是全身發抖了。

不是在討論事情麼？怎麼要大鬧皇宮，準備和巡宮廠衞硬碰硬的幹上，一個不好，就是抄家滅門的大罪，株連所及，廠衞的手段，張班頭最清楚，整個刑部的捕快，都恐將難逃滅門之禍，叫他怎不全身發抖呢？

程小蝶臉色一寒，道：「小妹不怕，案子要破，就不能畏首畏尾，但我不能代四位作主。」

重要還是最後一句話，要四大名捕親口表明生死無怨。

「總捕頭，我在想……」吳鐵峯道：「咱們眞要和宮中高手衝突，鬧出了血流五步的事件，面聖評理，勝算各有一半，但他們終日接近皇上，定有宮妃奥援，我們有理，但未必能蒙得聖意，一旦皇上翻臉，我們能不能棄職逃命？」

「逃得了麼？」程小蝶微笑如花的道：「四海之內，莫非王土？」

「那就各憑運氣了。」杜望月道：「我們只是感恩受聘的江湖人，身入公門，仍行俠道，又能不以武犯禁，我們只求心安，可不是名登凌烟閣的公卿大臣，要我屈死天理之下，我心不甘……」

「傷死於對方刀劍之下呢？」程小蝶道：「總不能也怪小妹的頭上吧？」

「那就怪學藝不精，死而無憾了。」吳鐵峯道：「我們心中有是非！但却少了那一份寧甘屈死留愚忠，以身相殉的情操了。」

「我明白，江湖人和公卿王侯，有所不同。」程小蝶道：「眞到了有理說不清的時候，你們就各自逃命去吧！但四位也要給小妹一個明確的答覆！」

四大名捕竟然齊齊點頭。

程小蝶凄然一笑，道：「就這麼決定了，郭副總捕頭，先拘捕錢麻子，我要和吳兄親自問他。」

她心中非常苦，不是爲自己，而是爲父母。身列一品公卿，也就罷了，爲甚麼一定要把女兒拖出來，出任刑部總捕頭呢？江湖高人，性格明朗，他們可沒有屈死無悔的認命風度。

郭寶元站起身子，道：「我去拘拏錢麻子，張班頭！咱們走。」

望着兩人離去的背影，岑嘯虎哈哈一笑，道：「當年我曾告訴過楊尚書，我擇善固執，不夠融通，不是作官的料子。」

「眞是難爲總捕頭了。」杜望月笑一笑，道：「今夜之戰，是我生平遇到的極少强敵之人，他們能出動四位高手，顯然是還有能人，擊不垮這股力量，我們就沒有辦法阻止他們的搗亂，也無法集中力量追查案情，他們能在宮中出手，也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出手，對麼？」

程小蝶點點頭，道：「杜兄的意思是，先鬥過他們之後，才能追查案情？」

「對！他們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不先挫了他們兇焰銳氣，就無法排開他們的阻擾！」杜望月道：「小弟之見，不知諸位認爲如何？」

這是向另外三大捕頭請教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葉桐護送畢駒去找白大夫療傷不遇，見其屋中零亂，顯得離家時行色匆忙，搜索下見有「龍門古陽洞」幾字，想必是暗示相見之也，葉桐便再送畢駒來到龍門，豈料又是撲空，突見石上有硃砂留字：「洛陽城內見」。兩人又趕到洛陽，幾經辛苦終於見到白大夫，原來他被郝力源尋仇追殺，一路跟踪而來，驚險萬狀自身難保，因而商議去金震宇家暫作棲身……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棲梧桐

羣豪離開金家莊　郝魔半途來攔截

白無恩道：「最後她說了一句：『相見恨晚！』

「郎中道：『此時相識尚未爲晚！』韋氏泣道：『可惜我已羅敷有夫！』郎中又道：『我不在乎，我今年已三十歲，因行醫之故，遇到無數女子，從無一人能令我動心，只有你……教我一見便離不開你！』

「韋氏又哭了一陣方說道：『我已是殘花敗柳，你另外物色一個吧，要不待小妹爲你介紹一個！』郎中道：『我甚麼人都不要，只要你一個。』一頓又問：『你怎會嫁給郝力源那魔頭？』

「韋氏長長一嘆：『也許是命薄吧！否則該教我早點認識你！』郎中道：『你離開他，嫁給我吧！』韋氏道：『他那裡肯，給他知道，你還有命活？』郎中固執地道：『我不管，若能娶到你，就算只能活一年，我已甘願！』

「韋氏噗嗤一笑，食指在他額上戳了一記。『眞是傻瓜蛋，只活一年便走了，教我怎活下去！』話說出口後，雙頰通紅。郎中再也忍不住，捧住她的臉蛋狂吻，韋氏只微掙扎一下，便任他輕薄。」

白無恩頓了半晌，方繼續道：「他倆又在洞內住了三四天，每天都吃蛇肉裹腹，待到韋氏傷已大好，又查過青城派的人已經離開，韋氏便幽幽地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明天我便該下山了！』那一夜，韋氏便睡在郎中懷內，郎中抱着她，一夜沒睡。次日吃過早點，郎中便送她下山去了。」

葉桐道：「聽你這樣說，她那有送綠帽子給郝力源戴！」

白無恩瞪了他一眼，不悅地道：「你以爲韋氏是水性楊花，郎中是狂蜂浪蝶之徒？他們是眞心相愛的！不是爲了慾！」

說至此，房門忽被人敲響，原來天已亮了，丫頭送洗臉水進來。

白無恩及葉桐下床洗了臉，丫頭道：「鄰房那大爺已在等兩位，稍候請到內廳吃早飯。」

葉桐認得她便是小香，乃道：「謝謝你，小香姐。」

小香走後，葉桐便拉白無恩到鄰房看畢駒。畢駒有點不好意思地道：「白大夫，在下這一身傷病，可得勞你盡點心力了。」

白無恩道：「不必擔心，瞧在小葉的份上，白某必然盡力。」他伸手搭脈，又看了舌頭，摸了他前胸後背，嘆息道：「別看你外表强悍，其實體內五臟未受傷之前，已都或多或少有問題，要完全治好你的傷病，看來還得花上三五個月。」

畢駒道：「只要大夫治好我的內傷便好，其他的可管不了那許多啦，反正活着也沒多大意思，就怕

像如今這樣半死不活的。」

白無恩瞪了他一眼。「所謂螞蟻尚且貪生，你怎會說這種話，既如此又何須白某醫治。」

畢駒訕訕地道：「你當然不知道，但小葉却知道得很清楚。」

白無恩固執地道：「內傷一定替你治癒，至於其他毛病只要條件許可，老夫也會逐步爲你醫治，你若不肯者，老夫便懶得動手。」

畢駒沒奈何，只好道：「既然如此便由得你吧！」

白無恩冷冷地道：「若非看在小葉份上，老夫也未必肯伸手……」正說到此，小香又送茶進來，白無恩道：「小丫頭，請把文房四寶拿來一用。」

小香道：「但大少奶奶已在內廳等候。」

白無恩道：「不急，待老夫開了藥方再吃未遲。」小香匆匆而去，又匆匆而來，葉桐親自研墨，白無恩揮筆寫了兩張方子。道：「請你着人去買藥，第一張要五帖，第二張買三帖，買來之後，便煉第一帖的藥，第二帖的藥，第三天才用得着！記住，藥一定要買正藥。」

小香道：「小婢記下，稍後便請金總管去辦，如今請三位先到內廳吃早點。」三人遂隨她到內廳，只見何小鳳及金晉東已在等候。

金晉東殷勤地拉椅子。「三位請入座，敝上早上有事出去，只好少陪，在下代他陪禮。」

葉桐道：「總管不必客氣，大家一齊坐下吃吧！」當下五人坐下吃早點，金家不愧是洛陽富戶，早點做得又多又精緻可口。葉桐三人雖然吃得很滿意，只是氣氛十分沉悶，竟無人開腔。

直至吃畢之後，小香方把藥方交給總管，白無恩又道：「金總管，這藥是要治傷的，一定要好的。」

金晉東忙道：「這個當然，大夫放心，在下一定辦妥，昨夜因未知三位之身份，若有失儀之處，尚祈多多包涵，三位稍坐，待在下先去交代下人買藥。」他又向何小鳳告罪一聲才退出去。

白無恩冷冷地道：「這斯前倨後恭，也不知他葫蘆裡面賣甚麼藥。」

何小鳳道：「今早家翁罵了他一頓。」

畢駒問道：「他何事離開？不歡迎咱們麼？」

白無恩則問：「尊夫金尚孔回家了沒有？」

何小鳳輕輕瞟了葉桐一眼，低聲道：「還未回家，家翁大概是去找他……」

「他常不回家麼？哈，這小子倒放心得很，竟不怕老婆溜掉。」

何小鳳紅着臉道：「大夫你大清早便胡說甚麼。」

「好好，我不說了，如今咱們有甚麼事做？」

何小鳳道：「諸位若想到各處走走的，晚輩立即着人備馬車，我親自當響導。」

白無恩道：「洛陽城內不是廟宇，便是用石頭雕刻的佛像，有甚麼好看的，咱們還是回房去吧！」

何小鳳親自送他們回房去。到了門口，白無恩又道：「老夫到畢駒房內，先替他推拿敲打關節，稍後才喝藥，更加有效。」說着便將畢駒扯進去，隨手將門關上。

葉桐與何小鳳均有點尷尬，最後還是葉桐道：「何姑娘，到房內坐一坐吧！」何小鳳點點頭隨他進去，葉桐坐在床上，她則坐在椅上。

「葉大哥，別後可好？」雖昨日已見面，但兩人却是第一次正式交談，何小鳳仍有點不好意思。

「還好，你呢？你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何小鳳垂首道：「你去後第二天，他到小妹娘家找我了……」

葉桐道：「那還不錯，到底夫妻同心。」他說此話時，不無酸意。

「他像瘋狗一般，跟我父女吵了一架，回來之後又跟我吵了一架……說我……說我背叛他，已不是他的人了！」

葉桐隔了半晌方道：「對不起，這都是我不好，才連累了你，不過尊夫氣量也未免太淺了。」

何小鳳急道：「這怎能怪你？沒有你……也許小妹早已死了。」稍頓又道：「你再說這種話，我可要生氣了！那只是他的看法，不是我。」

葉桐吸了一口氣，道：「聽了你這句話，我方稍爲安心，但願你們夫妻和好如初。」

何小鳳幽幽地道：「難！感情之鴻溝是最難塡平的。以前沒有比較，只道小妹與他……很好，如今方知道……那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何小鳳此語透露出心事，她雙頰微紅，他一顆心却怦怦亂跳，半晌方道：「我也有此感……」

何小鳳咬着嘴唇問道：「葉大哥，你有何感想？」

葉桐再吸了一口氣。「我以前一直以爲我跟內子感情很好，她是個賢內助……實際上她確是位賢妻良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與她有如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一起和分開似沒有分別，表面上看來大家都很洒脫，其實那是種可有可無之感情。」

「可有可無的感情……」何小鳳輕輕咀嚼這句話的意思，深有同感，過了一忽，何小鳳抬頭問道：「葉大哥，小妹問你一句話，你可有談得攏的紅顏知己？」

葉桐大着膽子道：「除了你之外，再無別人。」

何小鳳微微一笑。「小妹眞乃榮幸，希望咱們永遠都是好朋友，只是……」

葉桐訝然問道：「只是甚麼？」

「恐怕以後未必再有機會相見。」

葉桐尚未答話，門外已傳來白無恩的聲音：「誰說無機會？那就得視你們是否有緣了，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能見。」

葉桐急道：「前輩千萬別誤會……」

白無恩扮了個鬼臉，笑道：「不是老夫誤會，是你想到別處去了，放心，老夫只對你倆胡說八道，我口風一向很緊。」

何小鳳反而比葉桐大方，問道：「畢大哥之傷如何？」

白無恩道：「傷勢很重，這也與他平日不注意身體有關，亦幸虧他功力深厚，否則早已撐不到今天了，大概非好好調養三五個月不可。」

葉桐道：「如此須另覓一個地方方好。」

何小鳳忙道：「金家財雄勢大，幾個人在他家內吃幾個月算得了甚麼，何必另外覓地。」

白無恩亦道：「何姑娘此話雖有道理，但寄人籬下絕不好受，再過十天八日咱們便告辭了，反正你們若然有緣，自然尚有再會之期，也不爭在這幾天。」

何小鳳雙頰發紅，却大方地一笑，道：「你們聊吧，我去看看家翁是否回來。」她行了個禮退出房去，順手將門關上。

白無恩問道：「小葉，你們剛才談些甚麼？」

「隨便談談別後之情況，並沒甚麼……前輩以後說話最好……嘴上留情，免得彼此尷尬。」

白無恩哈哈怪笑道：「甚麼叫做嘴上留情？甚麼叫做尷尬？人家女人比你還大方，你眞枉爲男人了。」葉桐怕言多必失，索性不說，白無恩道：「你莫以爲老夫多管閑事，這也是爲你們好，老夫瞧你們很有夫妻相。」

葉桐沒好氣地道：「你有空還是談談自己吧，昨夜只說到一半。」

白無恩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方噓了一口氣，道：「這個秘密藏在老夫心中二十多年，快把我憋死了，必須找個人傾訴……嗯，今夜無人咱們再談吧！你過去看看你的好友吧！」葉桐走到畢駒房中，見他酣然入睡，忙又退了出去。

過了一陣，金家家丁把一碗藥端上來，白無恩忙道：「先讓老夫看看再去餵畢駒。」他先嗅了幾下，又仔細端詳一番方點點頭。

葉桐喚醒畢駒，餵他喝藥，畢駒只喝了一口便叫了起來：「這是甚麼藥，怎地這般苦。」

「俗語云：苦口良藥，你還是忍耐一下吧！」

午飯時，金震宇親自來邀，是次席設花廳，面對後花園之亭台樓閣，奇花異草，令人胃口大開。畢駒心中忖道：「這老匹夫還眞會享受。」

金震宇不斷勸酒，亦不斷賠罪。「今早老夫有事出去，禮儀不周，請諸位原諒。」

白無恩淡淡地道：「咱們絕不會怪你，老爺子不必客氣！找到令郎否？咱們只怕他不高興。」

「那個畜生簡直不像話，他以前可不是這樣的，最近也不知甚麼原因，變得莫名其妙起來，也不知他跑去何處，眞是氣煞老夫。」

畢駒道：「看來咱們還是早點離開的好，免得傷了你們一家人之和氣。」

金震宇急道：「畢壯士這樣說，老夫就更加難過了，別忘記，老夫方是一家之主。」金震宇見他們還想說話，忙又道：「諸位不必再說，此刻若離開，便是看不起金某人，傳將出去，金某這張老臉往何處擱？」

葉桐道：「如此咱們只好再打擾幾天了，不過金老爺事實不必陪咱們，否則吾等更加難以心安！」

金震宇沉吟道：「諸位說得也有理，那諸位便不要客氣，就像在自己家裡般，這才是看得起金某人。」言畢又風花雪月一番，談的無非是些江湖趣聞，至申牌才散席。

晚飯時，金震宇果然不再出現，羣豪胡扯了一番，便各自回房。葉桐一躺在床上便道：「前輩，你昨夜講的故事尚未有結局。」

「不是每個故事都有結局的。」

「最低限度得讓我知道，郝力源是如何戴綠帽的。」葉桐認定他必定會把故事說畢，是以故意再問道：「那韋氏到底叫甚麼名字？」

「咱們還是保留一點秘密的好……嗯嗯，積點口德。」白無恩沉吟了一陣方道：「郎中結識韋氏之後，便茶飯不思，整天如夢遊太虛，過了一個月，他再也按捺不住，偷偷跑去找韋氏，他恐郝力源看出破綻，乃作走方郎中上門，不料郝力源居然在家，而且還受了傷……」

葉桐笑道：「這次你可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白無恩瞧了他一眼，續道：「郝力源受的是內傷，看不起郎中，但郎中極力保証能治好他的病，否則任他處置，最後他才相信。郎中替他治病，在郝家郎中不敢向韋氏傾訴，韋氏亦同樣有顧忌，只能暗中遞個眼色，但郎中已十分滿足，飲食亦漸漸正常起來。」

說至此，白無恩吸了一口氣方繼續說下去。「郝力源要留郎中在家，但郎中恐露出馬脚，堅持到客棧裡去，他白天去郝家，晚上才回客棧，過了五七天，郝力源傷勢大有起色。有一天，他忽然將郎中叫進房內，叫郎中替他治髒病，郎中着他將褲子除下來，原來病已頗重。

「郎中吃了一驚，但仍有把握治好他，却警告他不許跟妻子行房，否則互相傳染，便永無根治之一日。郝力源沉聲道：『你道郝某是傻子？我推說內傷，回來之後，一直跟內子分床而睡，你不許在她面前吐露半點口風，否則郝某對你絕不客氣，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郝某重重有賞！你幾天能治好？』

「郎中答道：『快則十天八天，慢則半個月。』郝力源道：『好，咱們以半個月爲期，早一天治好，便多送你五十兩銀子，但若拖延超過半個月，反要扣你之醫藥費。』郎中唯唯喏喏，兩人約法三章，郎中甚替韋氏不值。

「日子過得飛快，十日之後，郝力源之內傷已癒七八成，髒病亦已差不多。那天吃過晚飯，郝力源把郎中拉進房內，問：『郝某的病幾時能痊癒？』

「郎中答道：『再服三帖藥便差不多了，不過你最好再戒行房七日，便無礙了。』

「郝力源道：『郝某可加倍給你銀子，你且將藥方開出來。』郎中見他面色不善，心中暗暗戒備，郝力源又道：『你須小心，郝某會先請人過目，証明無訛，方讓你走。』

「郎中道：『對不起，在下有祖訓，只治病敷藥，不許開方，再多銀子，在下也不能賺！』郝力源再問：『你到那間藥店買的藥？』

「郎中笑道：『區區使用的草藥，全是自己在山上採的，閣下要求何太多。』郝力源臉色一沉，道：『你莫敬酒不吃吃罰酒。』郎中道：『你殺了我，內傷亦未必能迅速痊癒，髒病未曾斷根，尚會復發。』

「郝力源冷笑道：『難道世上只你一人能治病不成。』他說此話時，臉上已露出殺機。就在此刻，房門忽被拍响，外面傳來韋氏之聲音：『力源，藥已煉好，快趁熱喝了吧！』郝力源瞪了郎中一眼，開門讓妻子進去，韋氏手端藥碗而進，向郎中打眼色。」

葉桐道：「她在門外，也許已將你們的話偷偷聽去。」

白無恩一時不察「你們」兩個字，緩緩點頭。「郎中猶在懷疑，韋氏又趁郝力源仰頭喝藥時，悄悄向郎中打手勢，着他速速逃走。郎中心想死在此處不能瞑目，逃了出去尚有機會接近韋氏，當下決心逃逸，趁郝力源不覺，撞破窗櫺，跳出外面。

「郝力源大叫一聲：『狗賊，原來還是個練家子。』亦穿窗追了出來，只聞韋氏不斷呼他的名字。郎中逃離郝家，自知武功不如對方良多，見路便跑，急急有如喪家之犬，郝力源雖內傷未癒，他一身功夫，到底不能輕覷，繞了幾條巷子，終於讓他追上，在郎中後背打了一掌。」

葉桐哎唷喚了一聲：「後來你又如何逃出魔掌？」

白無恩瞪了他一眼，道：「不是老夫，是一位行家的故事，你別誤會。」

「是極是極，晚輩一時說錯，請前輩原諒。」

白無恩這才續道：「也算郎中命不該絕，由於他在跑動間中掌，無形中卸去不少掌力，此刻只要郝力源再上前補一掌，便能取其性命！千鈞一髮之際，他福至心靈，伸手到囊中掏了一把白粉往後一洒，只聞郝力源大叫一聲，郎中扶傷急奔。」

葉桐問道：「那是毒粉麼？」

「不是，那只是郎中提煉的化瘀散毒藥粉，只是那種藥粉一沾上皮膚及眼部會產生刺痛，也是郎中命不該絕，藥粉洒中郝力源之雙眼，痛得他睜不開雙眼，淚水長流，只道眼睛瞎了，是以讓郎中溜掉。

「郎中逃出小鎮，再也支持不住，吐出一口血，暈死在地上，待他醒來時，已躺在一張床上，他一骨碌爬起來，却見到韋氏。」

白無恩說至此，深深吸了一口氣。「他一見到她，忍不住張開雙臂緊緊抱住她，喃喃地道：『這是在夢中麼？』韋氏輕輕泣啜，『是我害了你，這……這不是夢，天幸教我找到你。』

「郎中急問：『這是甚麼地方？』韋氏道：『是我向農家賃來的，你傷得如何？快開個方子給我，好去抓藥。』郎中道：『不必，待我靜養兩天，咱們上山採藥去。』說至此，又急問一句：『你甚麼時候回去？』」

白無恩說時，雙眼怔怔地望着几上之蠟燭，臉上表情十分奇特，半晌方喃喃地道。「韋氏答：『你傷未大好之前，我絕不會離開你。』

郎中又將她抱緊，兩人抱頭痛哭了一陣，心頭又是甜蜜，又是酸苦，外人實難了解萬一！」

葉桐長長嘆了一口氣：「你說得很好，我能了解七八分。」

白無恩似乎受到鼓勵，繼續說下去：「過了兩天，郎中身子稍復，在韋氏之協助下，重返大山，仍到當日他們居住過的那山洞，這次韋氏有了準備，帶了些乾糧肉脯大米和藥罐子上山。

「他們花了兩天之時間方採到適用之草藥，韋氏悉心照顧他，也許人逢喜事精神爽，過了幾天，郎中的傷勢已大有起色，與常人已無多大分別了，一天晚上……」

白無恩說至此，忽然停住，葉桐訝然問道：「你為何不再說下去？」

白無恩雙眼突然露出神來，連話音也變得格外清爽，「她忽然鑽進懷中，說要為我生個兒子……哦，那郎中又驚又喜，手忙脚亂，她倒十分從容，事後郎中問她：『你後悔麼？咱們今生若不能結合，可能會給你造成很大的傷害……最低限度會背上不守婦道的惡名，即使外人不知，也怕你心裡抹不掉。』

「韋氏伸手捂住郎中的嘴巴，『你不要再說，小妹已經過深思熟慮，我是愛你的，不計較甚麼……今生無福才教我嫁給郝力源那惡魔！也幸我遇到你……最低限度，這世上也有個我所愛的男人，白郎，你會怪我、笑我、輕視我麼？』

「郎中一把將她抱在懷內，『我高興唯恐不及，又怎會怪你，韋娘，咱們得思個長久之計。』」

說至此，白無恩又停了下來，葉桐問道：「故事已完結？」

「夜已深，明晚再談。」白無恩一歪頭，運勁吹熄蠟燭，屋內一片黑暗，兩人都裝打鼻鼾，可是誰都無睡意。葉桐心中却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是甚麼滋味。

他心中暗問：「我就是白無恩，小鳳是韋氏？此刻咱們的境況，正如當年他替郝力源療傷？」

此刻葉桐心中亦已承認，自己已看上了何小鳳，乍驚乍喜，心中又問：「不知她待我如何？她可知道我為她失眠？」想至此他恨不得跑出去找何小鳳。

葉桐一轉身，便見到一對炯炯生光的眼睛。「小子，你睡不着覺？」

葉桐雙頰發熱，訕訕地道：「你的故事說了一半，教人心癢難搔……」

白無恩怪笑道：「你想起何丫頭，心癢難搔吧？老夫說的是一位同行的故事，你不要再弄錯。」他始終不肯承認。

葉桐道：「大丈夫敢作敢為，她敢獻身給你，你為何不敢承認？」

白無恩雙眼神光黯然，半晌作不得聲。良久方道：「你明明喜歡何丫頭，為何也不敢承認？」

葉桐沉吟道：「我與她跟你倆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而且只停留在喜歡，而你們是刻骨相愛，何況她亦未必喜歡我。」

白無恩道：「老夫保証她亦喜歡你，說不定猶在你之上，更可能開始由她主動，你若不信，拭目以待。」

「你說這是好事麼？為何你不斷推波助瀾？要找一對跟你們一樣的以慰老懷？」

「胡說，老夫是為你們好。」白無恩稍頓又道：「是不是好事，實是見仁見智。」

「既然如此，前輩以後還是別亂起哄，而且這種事也未必有結果，就像你跟韋氏，有沒有結果？」

白無恩倏地發怒。「以後不許你胡說，老夫的事不用你管。」葉桐心頭亦有氣，索性不理他，轉身背向着他，良久白無恩方訕訕地道：「老夫心情不好……你是大丈夫，氣量不能太淺。」

葉桐沒好氣地道：「有話明天再說吧！」

一宿無話，次日白無恩對葉桐之態度大有改變，經常說好話陪小心，使葉桐心裡暗暗奇怪，不知他葫蘆裡面賣甚麼藥。

白無恩白天都在畢駒房內，替他敲打關節、穴道，使畢駒痛勢大為減少，他素來倨傲，這次亦忍不住道：「白大夫，畢某向來不願受人恩惠，但你對畢某恩重如山，他日必有所報。」

白無恩淡淡地道：「老夫替你治病，絕非為了你，更非望得到你之回報，且是看在小葉的份上。」

「這個畢某清楚得很，但不管如何，畢某對你均感激莫名，你施恩不望報，乃俠義所為，畢某受人恩惠不思報，乃禽獸所為。」畢駒長長一嘆，「某畢生除了父母之外，只受過兩個人恩惠，一個是你，另一個便是小葉。」

白無恩無心跟他說話，餵他喝了藥，便道：「你最好自己運功療傷，這有助藥力發揮。」言畢開門而去。換作別人如此，畢駒早已發脾氣，但這次却毫無表示。

到晚上，葉桐以為白無恩會再說故事，但結果他一聲不哼便睡着了，葉桐亦不便多問。又過了兩天，白無恩方再提舊話。「小葉，何丫頭每天來看望你……」

葉桐截口道：「是看望咱們，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哼，你也是她的救命恩人，為何只對你眉目傳情？」

葉桐道：「我的事尚未發生，但那郎中和韋氏的故事已早發生過，他們結局到底如何？」

白無恩說得很簡單，似乎興緻索然。「他們恩愛了一段時間，郎中提出跟韋氏私奔，但韋氏表示須回去先向郝氏提出分手，否則永無寧日。郎中恐有危險，不肯讓她回去，但韋氏堅決要回去，因為她不想長期偷偷摸摸，但結果……」

說至此，白無恩突然停住，葉桐一顆心則懸起，問道：「果然不出你所料乎？」

白無恩點點頭，長長一嘆。「故事已結局……郎中本亦想死，但韋氏離別時，要他負起她娘家的生活，是以郎中只好偷生，不時化名送錢給韋氏父母，一方面加强練武，準備替韋氏報仇……三年後韋氏父母已亡，郎中武功雖有長足進步，但仍非郝力源之敵，蓋郝力源亦有進步。」

「郎中試過跟他比劃過？」

白無恩續道：「不是比劃，而是偷襲，可惜只能刺傷他，最後仍給他打敗，幸好見機得早，溜得快，才撿得一條生命。」

葉桐問道：「郎中如今還想報仇麼？」

「想，不過機會不大，他在研製一種，可殺人於無形之毒散，可惜尚未成功。」

「希望他早日成功，大夫你也累了，早點休息吧！」葉桐對他所說之結局既不滿意，亦不大相信，却又不能表示「異議」。

次日早餐過後，白無恩又至畢駒房內，替他療傷。葉桐信步在金府內閑逛，昨天何小鳳一日未曾出現過，使他忐忑不安，心中不斷問自己：「是她不喜歡我？還是金震宇不準她見我？咦，莫非金尚孔已回家了？」

想到此，他有點趦趄不前，轉過一棟長房，那邊有好些金家壯丁，持槍執刀，一副如臨大敵之模樣，葉桐甚是奇怪，正想走上前打招呼，忽聞他們在竊竊私語，忙匿在柱後偷聽。

只聽一個高瘦的道：「聽說那郝力源在洛陽出現已有多天，不知甚麼原因，這才找上來。」

另一個道：「老兄，你消息可眞閉塞呀，人家是要求老爺子交出一位姓白的大夫，老爺子拒絕，並稱沒有此人……」

高瘦那個叫了起來：「姓白的大夫不是那晚跟葉刀王一齊摸進府？那個半死不活的漢子？」

「是啊，但老爺子若將他交出去，今後可不能在江湖上立足，半世英名也就付之東流了。」

「只是郝力源那魔頭會否虛張聲勢，昨日至今未見有動靜，却教咱們一夜沒睡。」

葉桐聽至此，一顆心怦怦亂跳，更加凝神靜聽。那個看來比較老練的道：「哎，你眞不知道哇？郝老魔對咱們老爺子不敢太過份，給了三天限期，今日才第二天哩！」

「難怪，小弟以前在伙房，這兩天才調我出來，因為甚麼也不會，今後還要平大哥多多指點。」高瘦漢子一頓又問：「那魔頭不會提早突襲麼？」

「一來郝魔頭成名之後，很重信諾，二來他多少也得給老爺子點面子，相信不會提早突襲，明日開始才開始緊張未遲。」

葉桐見他們轉換了話題，無心再聽，轉回房去，白無恩見他臉色青白，匆匆地跑過來，問道：「小葉，有甚麼急事？莫非郝魔頭找上門來？」

葉桐脫口問道：「你怎知道他找上門來？」

白無恩吃了一驚，亦脫口道：「眞的？他怎會知道咱們匿在此處？」

葉桐這才知道他剛才是開玩笑的，有點後悔，呆了一呆方將聽來的話告訴他，白無恩拉着他的手道：「咱們去找何丫頭。」

葉桐問道：「你找她何事？」

「老夫雖然不是甚麼大英雄、大豪傑，但總不能連累別人，速向金家辭行，另想辦法。」白無恩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葉桐往內院走去，半路上却碰到何小鳳。只見她雖展開笑容，但眉宇間不掩愁雲。

「何丫頭，你倒還笑得出來。」

何小鳳笑容不改，問道：「兩位有事找我？」

白無恩拉住她的手，問道：「何丫頭，你可得對老夫說實話，是不是郝力源找上門來？」

「沒有啊？老前輩怎會有此一問？」

「也許是府上家丁不愼把消息洩漏出去，今早小葉聽得清清楚楚。」白無恩回頭道：「小葉，你把聽來的話，原原本本告訴她。」葉桐只好硬着頭皮，把經過告訴何小鳳。

白無恩又道：「丫頭，此事非同小可，你必須老實告訴老夫。」

何小鳳訕訕地道：「確有此事，也不知誰把消息洩漏出去……不過兩位且放心，老爺子決定跟郝魔頭周旋到底。金府絕不會做出賣朋友的事來。」

白無恩沉吟一陣，沉聲再問：「郝魔是不是只要老夫一個人？」

何小鳳也沉吟了一陣，方望一望葉桐輕聲道：「他說是葉大哥協助你的……也要咱交出葉大哥……」

葉桐道：「如此簡單得很，我

這便去會他。」

白無恩怒道：「你吃昏了頭？你充其量不過是協從犯，老夫方是正點子，你出去不是白送生命，還是由老夫去會他！哼，他雖然厲害，但要取老夫之生命，亦須付出代價。」

何小鳳道：「兩位都不必出去，他有種的便進來要人，金府雖非龍潭虎穴，但也不是紙紮的。」

「不管如何，他進來之後，都要貴府人畜受損，老夫絕不會這樣做。」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聲音，「兩位眞要走？可要陷老夫於不義了，寒舍已有萬全之策，老夫不信他姓郝的敢進來放肆！」葉桐等一回頭，只見金震宇一身勁服，快步而來。

白無恩迎了上去，道：「老爺子，白某一定要離開，否則教我畢生難安，尚請見諒。」

葉桐接口道：「不錯，除非府上眞有甚麼萬全之策。」

白無恩揮手道：「別妄想，那廝武功既高，人又狡猾，任誰也沒有萬全之策，可保上下數百人畜之安全，這不過是安慰咱們的。」

金震宇臉上略現尷尬之情，道：「兩位請到內廳談話，如何？」葉桐和白無恩自不會反對，當下隨他進內廳，丫頭送上香茗，金震宇便揮手將其摒退。

白無恩正容道：「老爺子，咱們都是明白人，老夫做人有個信條：既不求人，亦不讓人憐憫，更不想連累別人，你最好老實告訴咱，到底有何抵抗之辦法。」

金震宇道：「寒舍壯丁平日訓練有素，有明崗有暗樁，任他郝力源有三頭六臂之能，進得了圍墻，亦進不了內院，再說老夫已去召回小兒，府內武功高强的，亦尚有總管金晉東，加上諸位，足可抵禦。」

白無恩搖頭道：「老爺子此言錯矣，即使能迫退郝魔，但府上人畜必受損害，他們雖是下人，亦是人，凡人只有一條性命，爲老夫一條命而犧牲數百十條性命，縱老夫能長命百歲，今生亦無快樂可言。」

金震宇忖道：「小鳳說他說話有點瘋瘋癲癲，但今日聽他所說，却大義凜然。」當下又道：「寒舍价人都受過老夫之大恩，他們均可爲老夫拚命……」

白無恩截口道：「但如今不是爲你，而是爲我。」

金震宇見他態度如斯堅決，頗出意外，沉吟道：「但兩位在此時離開，必爲郝魔所知，他有備而來，豈肯空手而回？」

白無恩道：「那已是另外一回事，老夫死不足惜，却不想連累別人。」

金震宇深深吸了一口氣，續問：「如此兩位有何打算？」

「不是兩位，是一位，我先準備一下，留下藥方給畢駒，便立即離開，小葉大可以留下來。」

葉桐道：「前輩此言亦差矣，難道只你一人不怕死？」

白無恩想了一下，高聲道：「好！大丈夫本就不該求人庇護，何況咱們放手一搏亦未必輸給他。」

金震宇忙道：「兩位就算要離開，也且待老夫稍作安排！白天不能走，晚上再說吧！」

葉桐長身後，又問道：「金大公子回家否？」

金震宇惱道：「那畜生也不知去了何處，若他在家，也用不着老夫一個人煩惱，兩位不必擔心，他常在外面跑，常兩三個月不回家，待老夫送你們回去……」

白無恩快口道：「不必勞駕！咱們決定今晚離開，請勿走漏風聲。」

「你放心，老夫會作妥善安排，頂多三五個人知道，關於此事，老夫深感歉意，尚請海量包涵，兩位需要些甚麼東西以應變麼？」

白無恩沉吟道：「先替咱準備一些暗器，尤其是細小的如梅花針之類。」

兩人返回客舍，推開畢駒的房門。

畢駒剛好運功完畢，笑道：「白大夫，您的藥眞的萬應，畢某適才運功，行了五個大周天，感覺好多了，說不定再過三五天便能與人比劃動武。」

白無恩冷冷地道：「治傷容易療病難，你內傷易治，但五臟之傷不好辦，若想長命的，最好多躺一兩個月，只要你肯依老夫之囑咐依時服藥，屆時包你脫胎換骨。」

「畢某對你已佩服至五體投地，豈敢不遵。」

白無恩不理他，坐在桌前，揮筆疾書，連開五六張方子，畢駒訝然問道：「白大夫，畢某一天要服這許多帖藥麼？」

白無恩淡淡地道：「這是你兩個月內要服的藥，你依帖上所寫之次序及份量服食便可。」

畢駒十分聰明，猜到幾分，又問：「你要離開了麼？」

「是的，老夫跟小葉，今夜便離開，你如今不宜走動，無論如何須在此多住半個月，以利身體。」

畢駒道：「既然你們要走，畢某一個人留下來有甚麼意思？何處找不到人替我煉藥，而且自己出錢賃房子，住得更加愜意。」

白無恩反對，但畢駒堅持要離

開。「你們兩位對金家媳婦有恩，而我却非親非故，留在此教人供飯供藥，有甚麼意思？」

白無恩望一望葉桐，葉桐深知畢駒之脾性，乃道：「咱們一來小心一點，二來他與郝魔無怨無仇，即使碰上了，料亦無性命之虞。」他回頭對畢駒道：「不過你須答應我一件事，今夜不管發生甚麼事，都不准你動手。」

畢駒答覆十分爽快。「我答應你，只作壁上觀。」

葉桐知那是不可能的事，輕輕一嘆，白無恩却道：「你若動手，便枉費老夫一番心血了。」

「別囉嗦，」畢駒把藥方收了起來，塞進懷內，揮手道：「你們去準備吧，我可要再運功了。」葉桐和白無恩只好離開。

＊　＊　＊

四更將盡，五更將屆，此刻金晉東方來拍葉桐的門，他們三人早已準備好，立即開門隨他出去，金晉東走了幾步，將一袋暗器交給白無恩，道：「三位快來，敝上在後門等候良久了。」

三人快步隨他至後門，早見金震宇及何小鳳站在後門後面，何小鳳手上還提着一盞燈，雙眼直勾勾地瞪着葉桐。葉桐心頭突然難過起來，不知此去何時方能再見到伊人。

金震宇道：「外面無人，三位速走，老夫不便相送了，晉東，你代老夫送他們一程。」

金晉東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老爺子，小侄送他們……萬一碰上那魔頭，讓他認出來，對……」

金震宇斥道：「老夫尚且不怕，你擔心甚麼？速去速回，你若不去，教老夫這張臉往何處擱。」葉桐見他說得如此決絕，不便推辭，金震宇示意何小鳳拉開門閂。「諸位順風。」

何小鳳亦低聲道：「葉大哥，你們三位小心，祝你們一路平安，多多珍重。」

葉桐忍不住回道：「你亦請多珍重，後會有期。」他不敢多看她，首先鑽出後門，其餘的人魚貫而出。

此刻正是黎明前之黑暗，長街一片死寂，伸手不見五指；夜風吹過，黑暗之中，似有無數人影在晃動，四人背樑升起一股寒氣，禁不住緊一緊衣襟。

葉桐回頭道：「總管，此去何方比較安全？」金晉東向左邊一指，葉桐首先走過去，至巷口又回頭道：「總管請回，咱們自己可以覓路。」

金晉東道：「但老爺子非要在下送你們不可……」

葉桐道：「老爺子之心意表達無遺！誠如你所說，萬一讓郝魔發現，連累了府上，咱們三人畢生難安。」

金晉東道：「如此我先回府，三人可得小心。」他匆匆轉回去，葉桐三人則快步穿出巷口，向東二街走去。

畢駒道：「小葉，你在前面可得小心。」

「小弟曉得。」葉桐將刀抽握手中，仍在前帶路。

畢駒道：「那總管我看來討厭，此人不大可靠，不像金老爺子那麼熱誠。」

葉桐道：「噤聲，別驚動別人。」他依稀記得附近有間小客棧，乃轉進一條小巷，準備至那裡投宿，可是到了巷口忽然站住。這是他長年跑江湖鍛練出來的一種本能反應，他隱隱覺得巷內有危險，畢駒剛想問他爲何不走，葉桐已轉身仍往東二街直行，白無恩拉着畢駒，也不問話，緊隨其後。

剛走了十來步，一陣獵獵的風吹衣袂聲，自頭頂落下來，葉桐在身前佈下一片刀網，道：「小心！」

黑暗之中，傳來一陣陰惻惻的聲音：「小心？小心也好，大意也好，今日你們是休想逃出此處了。」

白無恩怒道：「郝力源，你想怎地？」葉桐忙把那暗器塞進其掌中。

忽然背後的畢駒也道：「後面還有兩個人。」

那人正是郝力源，他怪笑道：「三個對三個，十分公平，三位不必緊張，白無恩，你有種的便自己站出來吧。老夫只對付你一個，其餘兩個便看他們自己的本事了。」

葉桐吸一口氣，道：「久聞大名，惜緣慳一面，今日良機難逢，葉桐先領教了。」言畢縱身而上，揮刀急攻。

郝力源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眞是不自量力。」他外號「放眼武林」固然狂妄，但武功亦的確有其過人之處，身子一旋一錯，葉桐那五刀便全部落空。

葉桐暗吃一驚，此時騎虎難下，輕喝一聲，一轉身又攻了三刀，黑暗中他視力不如郝力源，郝力源視物有如白晝，他每一刀之變化均逃不過其雙眼，從容應付。「聽說你有小刀王之稱，某家亦用刀，向來對使刀的人，份外留情，不過對你却是例外。」

葉桐一聲不吭，啞口而鬥，因爲對方寶刀尚未出鞘，若不在此時爭到先機，稍後形勢便更危險了。

郝力源問道：「你可知是何原因？」

葉桐冷哼一聲：「你郝魔頭殺人尚需理由麼？」

「放肆，你以為某家殺人從不問青紅皂白?告訴你，因為你與化名白無恩的白尚書是一路貨色。」

「甚麼叫一路貨色?」

郝力源冷冷地道：「你問白尚書便知道，只怕他不敢告訴你。」

白尚書(白無恩)高呼聲：「老夫送綠帽給你戴，榮幸自豪兼而有之，何事不敢對人言。」

郝力源怪叫一聲：「某今日要將你碎屍萬段。」他縱身一躍，越過葉桐頭頂，向白尚書撲去。

葉桐反應亦快，足尖一點，拔身而起，寶刀當作長劍使用，刀尖望郝力源的腰腹刺去。「先吃我一刀。」郝力源寶刀一沉，兩刀相碰，濺起一蓬火星子，金鐵交鳴之聲，震人耳鼓，葉桐身子落地，他却凌空借那一碰之力換氣，打了個沒頭觔斗，落在白尚書身前五尺之處，威猛迅捷，直似飛將軍從天而降，不愧有「放眼武林」之號。

白尚書見他飛撲過來，不敢怠慢，虛晃一劍，先脫出鮑鯊之糾纏，再閃開郝力源，郝力源焉能讓他逃脫，喝道：「白尚書，今日你插翅難飛。」一個起落，已追近白尚書，寶刀一圈，將他罩住。

葉桐此時亦追去，鮑鯊打橫將他攔住，葉桐寶刀一橫，劈向其胸膛，喝道：「讓開。」

鮑氏兄弟在東海一帶亦頗負盛名，豈肯退開?分水刺一格，冷笑道：「你過得了我這一關再說。」

葉桐道：「此事與賢昆仲無關，何必淌渾水?」他寶刀一招緊似一招，全是進手式，攻勢有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鮑鯊失去先機之後，只能穩守求無過。那邊廂之鮑鰻亦非畢駒之敵，但畢駒內傷初癒，未敢用力，反而落在下風。

葉桐心懸白尚書之安危，不時轉頭望去。郝魔頭果然厲害，一直佔着上風，把白尚書打得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葉桐猛地一聲大叫，寶刀用力一格，一道金鐵交鳴之聲過後，他人立即飛撲過去，揮刀急砍郝力源之後肩，郝力源後背似長了眼睛，聞得風聲，身子一側，左手刀仍攻向白尚書，右掌却自葉桐肘下穿進，擊其脅下，這一招連消帶打，好不厲害。

葉桐右臂一沉，格住其手臂，斜退半步，迴刀刺向其頸側，這一刀亦神妙，迫得郝力源退了一步，白尚書這才脫出其刀網。

白尚書伸手抓了一把梅花針，脫手向鮑鰻撒去，梅花針十分細小，風聲不大，鮑鰻一時不察，後背中了兩根，只聽白尚書哈哈笑道：「針上有毒，你最好住手，否則毒氣攻心更快。」

葉桐接道：「賢昆仲站在一旁觀戰，何必枉費性命。」

鮑鯊道：「郝兄，非是賤兄弟不肯助你，實是舍弟身中毒針，故未能從命。」他向乃弟打了個手勢，兩人果然退開，準備熄戰。

郝力源冷笑道：「誰告訴你們針上有毒?哼，有毒無毒兩位久走江湖，難道還分辨不出?」

白尚書抓了一把，趁機逼近對方，亦向他洒了一把，厲聲道：「你既然不信，何不試一試?」他施暗器的手法十分高明，也許一直想替韋氏報仇而又知道不是郝力源之敵，是以只在毒物及暗器方面做工夫，一把梅花針洒出去，竟然能分成三批，有前有後，有高有低。

郝力源反應很快，寶刀一挽，在前身佈下一重刀網，葉桐見有機可乘，立即加緊進攻，郝力源一來難以閃避，二來認定所有的梅花針均已被絞落，是以半轉身子，迴刀抵擋。

「噹!」一道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又聞郝力源悶哼一聲，原來四根梅花針已全釘在其後肩上，白尚書叫道：「這廝中我毒針了。」

葉桐精神一振，加緊進攻，鮑氏昆仲聞言更驚，道：「白大夫，咱們是被迫而來的，請您高抬貴手，施予解藥，賤兄弟感激不盡。」

白尚書精神又來了，冷冷地道：「你倆為虎作倀，念你倆尚有悔過之心，且站在一旁，稍後自會替你治理，郝力源，你縱橫江湖這許多年，至今日也該休息了。」他撲前協助葉桐纏住郝力源。

郝力源悶聲不響，一味啞鬥，見白尚書又加入戰圈，採取守勢，白尚書道：「不出盞茶工夫，毒氣便攻心……」

話音未落，突見郝力源左掌自其肘下突進，「蓬」地一聲，印在其脅下，只聞白尚書怪叫一聲，身子倒飛，幸好畢駒就在附近，連忙將他扶住。這一掌十分沉重，把白尚書的肋骨也打斷了兩根，他嘴角沁血，慘然笑道：「老夫縱死，今日有你陪葬也瞑目了，小葉，你們快跑。」

「陪葬?」郝力源放聲大笑。「幾根梅花針能奈得了老夫我，鮑鯊鮑鰻你兩個笨蛋，被人嚇唬住了，針上根本無毒。」

白尚書三人大驚，葉桐怒道：「原來你買通了金晉東，該死的狗雜種，賣主求榮，錯過今日，必找他算帳。」

「還有他日麼?」郝力源冷冷地道：「我受人所託要殺你，你們三個今日都逃不掉。」

葉桐心頭一跳，問道：「是誰委託你的?」

郝力源反攻，十分凌厲。「待你臨死，老夫自會告訴你。」葉桐心中已料到幾分，不想再問，事實上郝力源武功在他之上，一番急攻，已殺得他不敢分神說話。

那邊廂之鮑氏昆仲一知針上無毒，拔掉梅花針，又露出凶相，進攻畢駒及白尚書，他倆一個舊傷未癒，一個新傷，如何抵擋得住，白尚書臉如死灰，顫聲道：「畢駒，你不必管老夫，快逃走去吧!」

畢駒高聲嚷道：「甚麼?你把我畢駒當作甚麼人?我可不是貪生怕死，棄友求榮之輩。」

鮑鯊道：「你們根本已跑不掉。」他分水刺一戳，指向畢駒。畢駒不由自主地一閃，猝急之間，忘記已幾乎失去抵抗力的白尚書，但聞他悶哼一聲，腰間已中了一記，鮮血流出，把衣襟全染紅了。

就在此刻，屋頂上躍下兩個人來，其中一個嬌叱道：「欺負傷病老弱，算得甚麼英雄。」

畢駒目光一及，失聲喚道：「杜一非、鳳千千。」鳳千千長鞭一引。「畢剝」一聲，鞭梢望鮑鰻之後背抽去。那邊廂之葉桐形勢已十分危殆，只是咬牙苦苦支撐。

杜一非抽刀而出，道：「葉兄且歇一歇，讓小弟來領教他的刀法一下。」葉桐謝了一聲，抽身而出，喘了幾口氣，跑去照顧白尚書及畢駒。

畢駒正自白尚書懷內掏出傷藥，替其止血，道：「小葉，你去替我把鮑鯊殺了。」

葉桐抖擻精神，道：「好，且看小弟替白前輩報仇，」他迫近身前，揮刀砍向鮑鯊，鮑氏昆仲鬥鳳千千一個，已未能討到好處，多了一個葉桐，立即手忙脚亂起來，尤其是鮑鰻，既要應付長鞭，又得提防鳳千千短劍之近身刺殺，更是心底發毛。

葉桐對付鮑鯊，因為跟郝力源惡鬥，格外費力，體力消耗掉不少，是以只能與鮑鯊鬥個平手。激鬥間，鳳千千覷得眞切，一鞭向鮑鰻抽去，鮑鰻立即蹲下，鳳千千手腕微微一抖，鞭梢稍稍改變了一下方向，抽在鮑鯊後背上，痛得他怪叫一聲，上身不期然地向後一仰，葉桐回刀已來不及，不肯放棄良機，飛起一腿，踹在其小腹上，將他踢飛六尺。

葉桐得理不饒人，大喝一聲，撲上前要砍殺之，鮑鰻見乃兄生命有危，不顧一切撲上前攔阻，鳳千千乘機也在其後腰抽了一記，葉桐重施故技，一腿將他掃倒。

鳳千千笑道：「葉桐，原來你刀法未必出色，但腿功却是一絕。」

葉桐喘息道：「鳳姑娘幸勿取笑。」他踏前兩步，喝道：「你倆而今聽着，辜念你倆作惡不多，今次且饒你們，下次可不留情了，還不快滾。」

鮑氏兄弟見大勢已去，連門面話也不留下一句，便抱頭鼠竄而去。葉桐轉頭望向郝力源，見他施展平生本領，與杜一非鬥得正酣。

兩人都是使刀，以快鬥快，使得急處，只見刀光不見人影，郝力源到底功力較深厚，稍佔上風，但杜一非勝在精力充沛，反應夠快，郝力源要殺他，可不容易。

鳳千千在旁道：「小杜，小妹看得手癢不已，可否讓我下場玩玩?」

杜一非道：「且待我不支，你再下場未遲。」

郝力源色厲內荏地道：「何必麻煩?你們一齊下場吧，省得老夫分批送你們上路。」

鳳千千「嗤」地一聲笑道：「老匹夫無須使激將計，姑……娘不吃這一套!我跟小杜年紀加起來，還不如你大。」她本習慣說姑奶奶，但在杜一非面前却不好意思，話至喉底，及時改變。

時天色已亮，街上圍了許多閑人在看熱鬧。葉桐知杜一非及鳳千千兩人儘可敵得住郝力源，乃悄悄將他倆移至客棧歇息，然後再回戰場，此時鳳千千亦加入戰圈。鳳千千長攻，杜一非短打，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就似是自小在一起練武般，殺得郝力源漸漸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攻之功。

鳳千千向來好勝，覺得合兩人之力尚未能收拾得郝力源，面上無光，恨不得立即將他斃在鞭下，不斷進攻，却不知郝力源比她更急。

郝力源尚未全力施展，他自信不一定會輸給兩個後輩，可是天亮之後，若尚有其他俠義道上的人加入戰圈，今日可就要栽到底了，是以他如今心中只有一個字：溜!

激鬥中，但見郝力源身子一蹲，避過杜一非那一刀，反手攻其下盤，迫得杜一非向後暴退!鳳千千心急，嬌叱一聲：「吃我一鞭。」長鞭向郝力源頭頂上圈去。

好個郝力源在此時竟然拔空躍起，鳳千千手腕一沉，鞭梢反而向上飛去，郝力源藝高膽大，覷得眞切，左手冒險向鞭梢抓去。

鳳千千料不到他凌空尚敢冒這個險，鞭梢被抓個正着，她心急之下，用力一扯，同時呼道：「小杜，快砍他!」

話音未落，郝力源已突然鬆手，人却借着鞭上之力，射出四丈多遠，落在一座平房上，踏瓦而去，道：「老夫尚有要事待辦，日後再跟你們算賬。」

鳳千千大怒，躍上屋頂，杜一非急道：「鳳姑娘，窮寇莫追。」

(未完・六)

上文提要：西莊內，丁天仁得到宓無雙、宋青雯兩位姑娘愛的力量支持，忠心赤膽相助，探查工作極順利，深入三進，證實了武林高人失踪者確在此被迷神志，而今已在丁天仁掌握之中。丁天仁又滙合觀音閣中金少泉、石少雲等，他們聞知自己失踪的父親原來均在西莊內，受制於院主，大家便商議改扮各個角色，深入地道中，再探究竟誰是背後的首腦……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六護法不聽指揮　溫院主迷香制服

輕雲手提宮燈，走在前面領路。

丁天仁以「傳音入密」朝宋青雯叮囑道：「妳跟着她，必要時，只管出手先把她制住再說。」

宋青雯朝他點頭示意，就緊隨着輕雲身後走去，一行人當然也隨着而行。

這條地道沒有半點天光，自然黝黑如墨，而且只有走在最前的輕雲提着一盞宮燈，自然不夠光亮。

不過走在輕雲身後的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他們縱然不能暗視，(這暗視和夜視不同，夜視一般武功高强的人，差不多都練過夜視眼，也就是在晚上可以憑藉些微星月之光，看清周遭的景物。暗視却以內功爲基礎，內功到了相當火候，即使沒有星月，也一樣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有前面這點燈光，也已經夠了。

不過燈光微弱，所以照到的只不過數尺光景，因此這些人雖有燈光，所能看到的也不過一丈左右而已。

丁天仁可不同了，他練的是「先天氣功」，目光所及，可以像白晝一般，因此他跟在宋青雯後，目光不住的朝四下環顧，要辨認所走的道路。經他觀察，這條地道正是昨天所經之路，現在大家已經走上橫貫的地道，再往前，應該又有一條直行的地道了，昨晚自己就是追到那裡不見了兩矮的蹤影，因此就特別留意。

輕雲果然在走近直行地道之際，朝右首轉彎，進入了直行地道。

這條直行地道，昨晚丁天仁就曾仔細察看過，前後兩端，都是死胡同，並無出口，暗門當然在這條地道中，只是不知在那裡罷了，因此目光一直注視在輕雲身上。

他這一注視，竟然發現輕雲身材婀娜，骨肉停勻，在宮燈照射之下，款款而行，有着說不出的誘惑，那是一種女人的苗條之美，會令男人看得怦然心動，想入非非！

心頭不由驀然一驚，輕雲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孩，自己怎可有此輕薄的想法？

輕雲一直款步而行，沒有停下來，這條直行的地道，亦該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她一直到地道盡頭，(這是地道的北端)才停了下來。

迎面已是一堵凹凸不平的石壁擋住去路。

宋青雯問道：「暗門就在這裡嗎？」

輕雲點點頭道：「是的。」

宋青雯道：「那妳還不上去開門？」

輕雲春花般臉上有着爲難之色，說道：「小婢不敢。」

宋青雯哼道：「這是院主的命令，妳敢違抗？」

「小婢不敢！」輕雲委屈的道：「小婢聽裡面嬤嬤說過，擅開此門，就要處死的，如果由總管上去，就不會觸

犯律條了。」

丁天仁跨上一步，說道：「好，那就由本座去開好了。」

輕雲眨動黑白分明的一雙大眼睛看了他一眼，不禁嫩臉一紅，嬌聲道：「總管，這道門不是外面可以開的。」

丁天仁看着她問道：「那要如何開法？」

輕雲臉上紅馥馥的低下頭去，不敢和他眼光接觸，說道：「是要叫裡面的人開的。」

宋青雯怒聲道：「妳說話這般吞吞吐吐的，還不快說清楚？」

輕雲應了聲「是」，指着石壁一個凹處，說道：「總管用手指按下去，就會露出一個小孔，就可以湊着嘴和裡面的說話了，但他們肯不肯開，小婢就不知道了。」

丁天仁道：「好，我去叫他們開門。」

說完，又朝前跨上一步，伸出右手食指朝石壁凹處輕輕按去，石壁凹處果然可容一個手指撳下，但就在撳下之際，突覺指頭微微一痲，耳中同時聽到「篤」的一聲輕响！

就在丁天仁收回手指的時候，一個手指大小的石孔中已經傳出聲音，問道：「是什麼人？」

丁天仁湊着小孔道：「你們還不開門，是院主來了。」

裡面的人粗聲道：「我問你是誰？你就回答是誰，你不回答清楚，我如何報上去？」

丁天仁道：「我是任總管任貴。」

「咱們不管你總管不總管。」

裡面的人又道：「有什麼事？」

丁天仁忍着氣道：「是院主有要事求見二使者來的。」

裡面那人道：「好，你等一等。」

丁天仁只聽又是「篤」的一聲細响，那小孔又堵了起來。

這樣又足足過了盞茶光景，突聽右首磚牆响起一陣輕微的震動之聲，大家回頭看去，只見磚牆緩緩移開，露出一道門戶。

從門戶中射出燈光，也走出一個青衣漢子，沉着臉看了衆人一眼，問道：「你們中間那一個是院主？」

金贊臣道：「老夫。」

那青衣漢子又道：「誰是任總管？」

丁天仁道：「我。」

那青衣漢子又道：「好，你們兩個進去，其餘的人就在這裡等着。」

丁天仁抬腕一指點了過去，回頭道：「院主請。」

一面以「傳音入密」朝金少泉道：「金兄，你們就在這裡等着，聽我長笑爲號，就領着六位老護法一齊衝進去，哦，指揮他們的暗號是鴻濛一劍四字。」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側身讓金贊臣先行，接着跟在金贊臣身後舉步就走，一面回頭朝宋青雯道：「青雯，妳隨本座進去。」

宋青雯是上面派來的，自然要跟他進入了。

宋青雯答應一聲，果然跟着丁天仁走了進去。

這道門的後面，是一塊矗立的石屏風，轉過屏風，是一條不太長的走廊，走到走廊盡頭，再折而向右，你才知道這道門只是邊門而已！

原來前面竟是一個大天井，(地下當然沒有天井)這裡只是像一個天井而已)方才的正面那堵石壁，才是正門。(正門沒有開啓)

天井對面，有三級石階，階上是一個大廳，有六扇雕花長門，中間兩扇敞開着，射出明亮的燈光。

石階上，正有一個青衣人鞠躬如也的站在那裡，看到三人走入，慌忙迎下石階，連連抱拳道：「屬下李健叩見院主、總管。」

這人中等身材，約莫五十出頭，笑起來臉頰上俱是直條皺紋，一看就是個阿諛小人。

丁天仁沉聲道：「你自稱屬下，是那裡的屬下？」

李健陪笑道：「內府屬西莊管轄之內，屬下只是一名內府管事，自然是您老的屬下了。」

丁天仁哼道：「本座管得着內府嗎？」

李健連連躬身道：「總管自然管得着，只是總管很少來罷了！」

一面又朝金贊臣躬着身道：「院主、總管請到廳上坐。」

金贊臣老實不客氣當先跨上石階，朝大廳走入。丁天仁、宋青雯也跟着走入大廳。

這廳上佈置得相當氣派，金贊臣走到上首一張太師椅，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丁天仁也在右側一張椅子落坐，只有宋青雯不敢坐，站在丁天仁的邊上。

李健當然也不敢坐下，鞠躬如也的站在下首。

丁天仁抬目道：「二使者可是住在這裡？院主是有要事來見二使者的。」

「是，是。」李健躬着腰連應了兩個「是」，才道：「二使者來了沒幾天，就住在西花廳。」

丁天仁回頭朝宋青雯吩咐道：「青雯，妳出去請六位護法和本座三個手下一起進來。」

李健聽得似乎一怔，目芒閃動，但瞬即平復。

宋青雯答應一聲，正待舉步。

丁天仁又道：「還有，妳喚那個看門的進來。」

宋青雯又應了聲「是」，迅快走出，不多一會，就領着六位護法和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輕雲等人走入，後面跟着進來的則是那看門的青衣漢子。

丁天仁站起身，抬抬手道：「六位

護法請坐。」

然後在下首一張椅子坐下，目光一注，朝青衣漢子沉聲道：「你是李管事手下，叫什麼名字？」

李健不知丁天仁傳喚青衣漢子進來有什麼事，連忙喝道：「總管問你，還不快說？」

那青衣漢子眼看管事站在丁天仁下首，忙道：「屬下張虎。」

丁天仁沉喝道：「張虎，李管事派你看守大門，有沒有叫你凌辱上司，你對本座出言不遜，也還罷了，連院主都不放在眼裡？你知罪嗎？」

李健聽得吃了一驚，連忙躬身道：「總管歇怒，張虎是個粗人，不知如何開罪了院主，這是屬下失職，還望總管饒恕，他不知不罪……」

丁天仁哼道：「李管事，他以下犯上，你還給他求情？」

「這話是說你縱容手下，也該處罰，你倒給他求情了。」一面喝道：「王小七，給本座廢了他。」

李健機伶一顫，張虎嗔目喝道：「老子……」

剛說出兩個字，眼前人影一閃，王小七出手如電，已經連點了他七處穴道，口中悶哼一聲，往後跌坐下去，咬牙切齒的道：「姓任的，你好毒辣……的手段，廢……了老子武功……」

李健喝道：「來人，把他拖下去。」

廳外有人應了一聲，奔進兩名青衣漢子，架着張虎出去。

丁天仁叫道：「李管事。」

李健聽得臉無人色，連忙躬身道：「屬下在。」

丁天仁道：「帶路，院主要去見二使者，咱們到西花廳去。」

李健看看廳上衆人，爲難的道：「總管，是不是這裡的人都要去嗎？」

丁天仁微微一笑道：「六位護法，是院主的護法，院主到那裡，他們也到那裡，自然一同去了，輕雲是上面派來伺候院主的，當然要隨侍院主左右。至於本座是奉院主之命一起來，青雯是上面派給本座的助手，本座去了，她自然要跟着去，這三人是本座貼身護衛，本座到那裡，他們就跟到那裡，如果李管事覺得人去得太多了，也只有他們三個可以留在這裡了。」

說了半天，只有三個人可以留下。

李健慌忙躬身道：「屬下又怎敢嫌人去得太多了？屬下……」

丁天仁哼道：「諒你也不敢管到本座頭上來。」

這話說得很不客氣，他是端足了總管的架子！

「屬下不敢……」李健彎着腰道：「只是二使者關照過，不准有人驚擾……」

丁天仁道：「院主有事找他，豈能說是驚擾？你只管帶路，一切自有本座擔待。」

李健不敢多說，口中唯唯應命，就走在前面領路。

丁天仁怕他使詐，就緊跟在身後，宋青雯請金贊臣等七人先行，然後是金少泉等人殿後。

這座地下密室，居然建築得相當龐大，一行人出了大廳，由迴廊向西，再出腰門，又是一條長廊，長廊盡頭，是一個圓洞門。

地下居然有這樣的佈局，除了不見陽光，走廊上點的全是風燈以外，幾乎和在地面上一樣。

據丁天仁的估計，這裡可能已是西莊的後園了。

後園他沒有去過，但他昨天巡視全莊，也曾看到西首通向後園的圍牆上有一道圓洞門。

現在他們已經出了圓洞門，一條方磚路上，兩邊是竹子編成的欄杆，木欄外放着一排盆栽花卉，方磚路的盡頭，是一個圓形的花壇，迎面石階上有三間敞軒，兩旁也各有一排房屋，成品字形圍着花壇，大概就是「西花廳」了。

住在這樣一座地下房屋裡，倒也十分清靜。

一行人還沒走近石階前，階上已經出現了一個矮人，目光注向李健，問道：「李管事，這些是什麼人？」

李健還沒答話，丁天仁已經開口了：「李管事，此人是誰？」

其實他早就知道這個矮人，就是崆峒五矮了。只是五個矮人，是孿生兄弟，面貌身材一般無二，外人是認不出他們老幾的。

兩人這一問，李健就感到十分尷尬，但他權衡輕重，自然該先回答總管爲是，這就向丁天仁躬躬身道：「回總管，他是二使者屬下崆峒五俠。」

然後又轉身朝那矮人抱抱拳道：「來的是院主和任總管，有要事要見二使者。」

那矮人瞪着眼道：「你沒有告訴他們，二使者不見客嗎？」

李健爲難的道：「但來的是院主……」

那矮人道：「院主也不見。」

丁天仁劍眉一豎，喝道：「你作得了主嗎？」

那矮人道：「我孔老三怎麼作不了主？這是二使者吩咐的。」

「豈有此理！」丁天仁一抬手道：「小七，去把他拏下了。」

王小七身形一晃，飛射而出，朝孔老三撲去。

孔老三矮人特別機伶，王小七身形雖快，但總是聽到丁天仁的喝聲才撲出去的，孔老三聽到丁天仁喝聲，也有了準備，身子一偏，右手使了一記擒拿手，朝橫裡抓出，這一記就像是王小七自己送上去的。

王小七是「武林聯盟」盟主座下三弟子，一身武功，自是十分了得，否

則盟主也不會派他出來了。他飛撲過去的人，看到孔老三一手橫抓過來，居然不避不讓，猛地凌空飛起，左足朝孔老三腋下空門(右手橫抓，腋下就露出空門了)踢去。

還有，他使的是連環踢腿，左足先踢，只是一記虛招，等左足踢出，猛吸一口眞氣，身子突然提高了一尺光景，右足急如星火，朝孔老三頭面踢去，這一腳呼然生風，勁勢十足！

孔老三不防他有此一着，一顆腦袋差點就被踢中，匆忙之間，身子一蹲，低頭從王小七腳下鑽出，一下掠出四五尺遠。

王小七身子凌空，立即一個飛旋落到地上。

孔老三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逼出去，心頭不由大怒，口中怪叫道：「好小子，你接我一掌試試。」

突然疾衝上來，掌先人後，一隻手掌筆直朝王小七胸口印來。

你別看他人矮，手掌却又大又粗，而且來勢十分快速。

王小七方才一記連環腿落空，他究是心志被迷的人，受不得激，口中怒嘿一聲，左手乍發，一指迎着點出。

這一記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天絕指」！

但聽孔老三朝前衝過來的人口中大叫一聲，一個人應指飛出，砰然一聲，朝階前天井中摔了出去。

「老三，你怎麼了？」

「好小子，你敢出手傷人。」

喝聲中，兩條人影，疾如飛隼，同時撲出，一條飛落階前，去搶救孔老三，另一條却朝王小七當頭撲來，聲到人到，一雙又粗又大的雙掌已朝王小七壓頂擊落。

這兩人來勢奇快，看去只是兩團黑影而已！

王小七站在階上，倏地旋身，左手又是一指朝上點去。

那撲來的人影雙掌還未擊落，又是一聲大叫，憑空朝敞門口摔去，落到地上，已經昏了過去。

那搶到孔老三身邊的正是孔老大，他連孔老三傷勢如何還沒看清，耳中聽到老二的一聲大叫，就摔落下來，這眞是做夢也沒想到老二會連人家一招都接不下，急忙直起身，雙目圓睜，怒聲道：「好小子，你連傷我兩個兄弟……」

他方才一時情急，幾乎連摔下來的是什麼人都沒時間多看，這回直起腰來，才看到階前帶路的竟然是這位李管事，心頭不由一怔，問道：「李管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天仁接口道：「孔老三出言無狀，是本座要人把他拏下的，他逞強頑抗，才被本座手下一指擊中肩頭，閉過氣去。」

孔老大道：「我好像見過你，你是什麼人，膽敢到這裡來撒野？」

丁天仁傲然一笑道：「本座就是這裡的總管。」

李健連忙陪笑道：「是，是，他是這裡的總管，這原是一場誤會，雙方就因誤會才起了衝突……」

孔老大聽說他是這裡的總管，連忙抱抱拳道：「總管，在下二個兄弟都是山野之人，不懂禮貌，實在太魯莽了，還望總管恕罪，饒了他們吧。」

丁天仁朝王小七道：「小七，你去給他們解開穴道。」

「天絕指」是昔年天絕子的唯一絕學，中人非死即殘，那裡能夠以解穴手法可以解得開？但石破衣傳他「天絕指」的時候，曾敎他如果不想傷人的話，只要在出指之時，指功減弱到三成以下，在快要點上對方之際，立即把內力收回，這樣就等於使的是「天絕指」之法，而無「天絕指」之功，不至於出指傷人。

但儘管如此，威力依然勝過其他指功甚多，所以仍然不可取人穴道，最多只能向對方肌肉部份下手，但實力依然甚强，中指的人還是會被震昏過去，只要輕拍「靈台穴」，即可醒轉。

丁天仁方才看到王小七使出「天絕指」來，急忙以「傳音入密」告訴他指功減弱到三成以下，在還沒擊中對方之時，立即收回指功，不可取對方穴道。

這時要王小七去替孔老二、孔老三解穴，等王小七領命走出之際，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只要在他們『靈台穴』上輕輕拍一下就好。」

王小七依言在孔老二、孔老三兩人「靈台穴」上，輕輕拍了一掌，兩人果然應手醒來。

孔老三看到王小七就站在自己身邊，不由得大喝一聲，一躍而起，正待揮掌擊出。

孔老大喝道：「老三，不得無禮！」一面朝丁天仁拱拱手道：「總管來此，不知有何吩咐？」

丁天仁道：「本座是隨同院主來見二使者的。」

孔老大面露難色，說道：「不瞞總管說，二使者確實交代過在下兄弟，任何人都不准驚擾，但院主來了，在下只好進去試試，請院主、總管先到廳上奉茶。」

丁天仁請金贊臣和六位護法先行，大家進入敞廳。

孔老大立即抱抱拳道：「院主、總管請稍候，在下立即進去通報。」說完，匆匆朝廳後走去。

這回過了沒有多久，就見溫如春手搖摺扇，從廳後緩步走出。

這人面貌白晰，身材瘦長，穿了一襲青衫，手持摺扇，故意學得一副風流瀟洒模樣，但臉上却噙着冷峻的笑容，說他像公子哥兒，還不如說他是個城府極深的人。

溫如春後面，跟着三個矮人，稍

前是孔老大，後面兩個則是梁山苦竹庵主的兩個徒弟梁若修、梁若眞。

溫如春從屏後走出，當然已經看到廳上坐着的衆人了，但他却傲若無覩，一直走到上首右邊一張太師椅上落坐，（左邊一張已經坐着金贊臣）才朝左邊的金贊臣微微頷首道：「院主怎麼會找到這裡來了？」

金贊臣道：「老夫是找二使者來的。」

溫如春道：「院主來找在下，必有什麼見教了？」

金贊臣道：「老夫確實有一件事想問問二使者。」

溫如春道：「院主請說。」

金贊臣道：「老夫聽說小女蘭兒，三日前被二使者擒來，不知可有此事？」

溫如春面有異色，驚奇的道：「院主是那裡聽來的？」

金贊臣道：「二使者不用問老夫那裡聽來的，只要回答老夫，有沒有此事？」

溫如春仗着自己是教主門下二弟子，一向自高自大慣了，如何聽得下他老氣橫秋的口吻，瘦削臉上僅有的一點淺淡笑意，逐漸收起，冷然道：「本使者目前拏下的乃是我嶺南溫家的叛徒溫九姑和她三個門下，並沒有院主令嬡，院主只怕問錯人了。」

金贊臣道：「也許是小女偶而經過，二使者擒錯了人也有可能。」

溫如春早已沉下了臉，聞言站起身道：「那好，院主請回，等溫某問清楚了，自會通知院主前來領人。」

一面朝孔老大吩咐道：「孔老大，給我送客。」

說完，就自顧自瀟洒的舉步，正待往廳後面行去。

金贊臣服了「迷信丹」，只對丁天仁一個人着迷信服，對一般人至少有六分清醒，看到溫如春要走，心頭不禁大怒，沉喝道：「二使者，你給老夫站住！」

溫如春倏地轉身，盛氣的道：「金贊臣，你對本座說什麼？」

「老夫叫你站住。」金贊臣嗔目道：「老夫應教主之聘，擔任西莊院主，在教中乃是客卿地位，並不是誰的屬下，教主對老夫尚且十分客氣，你仗教主威風，居然把老夫視同屬下，敢對老夫這般說話？」

溫如春聽他提到師傅，自然還有幾分忌憚，聞言敞笑一聲道：「本座要孔老大代爲送客，不是也把金院主視同貴客嗎？」

金贊臣也洪笑一聲道：「這裡是老夫掌管的西莊，主人乃是老夫，老夫不用什麼人送客，二使者是否把主賓顚倒了？再說老夫是找二使者詢問小女失蹤之事來的，二使者既然會擒來溫九姑和她三個徒弟，可能小女經過，被你誤擒，二使者應該讓老夫去看看溫九姑的三個徒弟中，可有小女在內？如果沒有小女，老夫立即離去，決不打擾。」

溫如春突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長笑，說道：「金贊臣，你以爲這裡的院主眞是你嗎？」

這話聽得丁天仁心頭不由一動！

金贊臣嗔目道：「不是老夫，難道還是你不成？」

「不錯！」溫如春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徐徐說道：「溫某奉教主之命，擔任這裡院主，你只是有院主之名的傀儡而已，現在你明白了吧？」

金贊臣怒聲道：「老夫不信，老夫要去面見教主。」

溫如春道：「不必！」

他只說了兩個字，就從袖中拿出一面令牌，朝六名「老護法」說道：「六位老護法，請站到左邊去。」

丁天仁急忙以「傳音入密」朝六人道：「六位老護法，鴻濛一劍要你們快依他所說，站到左邊去。」

六位老護法一聲不作，站起身，往大廳左邊走去。

溫如春得意一笑，又道：「任貴、青雯，你們率同帶來的人，一起站到右邊去。」

丁天仁心頭暗道：「原來任貴也被他下了迷藥。」一面躬身應「是」，率同宋青雯、金少泉等人一起站到右邊。

現在只有金贊臣一個人依然大馬金刀的坐在左上首的太師椅上。

不，輕雲依然在他身後侍立着。

溫如春手持摺扇，徐徐叫道：「輕雲。」

輕雲連忙躬身道：「小婢在。」

溫如春道：「金贊臣服過寧神丹，何以仍然情緒不寧？」

「情緒不寧」，是說他不聽話也。

輕雲嬌小身軀顫慄的道：「小婢不知道，小婢一直伺候院主身側，沒有離開過。」

「好！」溫如春回身朝右望來，叫道：「青雯。」

宋青雯連忙躬身道：「小婢在。」

溫如春道：「任貴也服過寧神丹，最近可有什麼異樣之處？」

宋青雯低頭道：「沒有。」

溫如春打鼻孔裡重重哼了一聲，又道：「李健，你去告訴他吧！」

李健應了兩聲「是」，才挺挺腰，皮笑肉不笑的朝丁天仁道：「二使者奉教主之命，是這裡眞正的院主，金贊臣只是掛個名的院主而已，同樣的，在下是這裡眞正的總管，任貴，你也只是個掛名的總管而已，你現在明白了吧？」

丁天仁平靜的道：「在下不明白。」

李健臉上現出詭笑，說道：「話說得這樣清楚了，你還不明白？就是說，你名義上雖是總管，却要聽我李某的。」

丁天仁道：「任某只聽院主的。」

溫如春聽得勃然大怒，抬手摺扇一指丁天仁，喝道：「大膽，你們給我把任貴拏下了。」

金贊臣霍地站起，戟指着溫如春，沉喝道：「你們給我把這個假冒院主的溫如春拿下了。」

在他喝聲出口之際，丁天仁也以「傳音入密」朝六位老護法道：「鴻濛一劍要你們去把溫如春拏下，有人意圖頑抗，只管格殺勿論！」

六位老護法果然左朝溫如春逼去。

溫如春急忙手舉令牌，喝道：「六位老護法，教主令牌在此。」

六位老護法服過「迷信丹」，只聽信一個人的，那管你教主令牌，依然聽若不聞，朝溫如春逼去。

同時聽到溫如春戟指着丁天仁喝令拏人，由李健爲首，率同崆峒五矮，也一齊朝站在右首的丁天仁欺來。

雙方的人一觸即發，立即在大廳上展開了一場激戰！

溫如春眼看教主令牌竟然失控，心頭方自一驚，急忙收起令牌，手中摺扇豁的打開，就在此時，六位老護法已經逼到溫如春身前，分四面散開，把他圍在中間，六支長劍同時鏘然出鞘，六道劍光在一閃之間，齊向溫如春刺出。

梁山二矮剛才沒有隨崆峒五矮出去，這時眼看六位老護法朝溫如春攻來，同時移動身子，鏘鏘兩聲，掣出兩把短劍，劍光出鞘，同時挽起兩朵劍花，「噹」「噹」兩聲，把兩個道裝老護法的長劍架開。

溫如春也在這一瞬間，摺扇翻起，一下壓住了從對面刺來的一柄長劍，人影一晃，恍如幽靈，一下閃出了六人的包圍圈。

人影堪堪閃出，右手已從長衫內取出一柄兩尺長的鐵尺——迷天尺，倏地擰腰轉身，朝身後追擊過來的一支長劍上磕去，但聽一聲「噹」的大响，長劍雖被架開，溫如春一條右臂也被震得隱隱發痲。

心頭猛吃一驚，只有他知道這六人的來歷，憑自己的武功，一對一還和他們差了一截，何況現在要以一敵六？這還得了？

心念閃電一動，身形疾轉，迷天尺轉動之際，中指迅速連按了兩按，尺頭登時飛出一縷淡淡的異香。

香氣縹緲，似有若無，在轉動的人影之間，迅速飄散開來，一丈之內，都在這股淡淡的異香籠罩之下。

「迷天香」是嶺南溫家的老祖宗惟恐子孫遺失，藏之夾牆之內的最厲害的迷香，普天之下，除了他們獨門解藥，無葯可解。

六位老護法武功最高，也無法抗拒，每個人幾乎沒有發第二招的機會，就相繼往地上跌坐下去。

迎着丁天仁逼來的是李健和崆峒五矮，一共有六個人。

丁天仁、宋青雯、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却只有五人；但丁天仁那會把對方六人放在眼裡，沒待對方六人走近，就當先跨出一步，迎了上去，冷然道：「李健，你以爲本座這樣容易就可以拿下的嗎？」

李健大笑道：「不信你就試試！」

倏然欺身過來，右手抬處，五指齊發，一片錯落指影，快捷如電，迎面洒來，每一指影，居然勁氣如矢，功夫極爲深厚！

丁天仁看得不由一怔，自己如果沒練過無能師叔送給自己的「點穴法」（實則是五行門「截經手法」），幾乎就無還手之力。心中想着，口中冷笑一聲，同樣右手抬處，迎着點出三指！

就在手指點出之際，陡覺手腕發痲，指力難以發出，心頭不由驀然一驚。

要知對方指勁如矢襲向自己胸前八處大穴，本來自己點出的三指，正好乘隙而入，襲取對方三處經穴，足可把對方反制，但自己點出的三指，因手腕發痲，無法使出暗勁，就失去了反制之力，那麼自己身前八處穴道豈不全賣給他了？

一念及此，正待吸氣後躍，避開對方指風，李健已是一臉驚容，飛快的後躍開去。

原來李健五指齊發，襲向丁天仁八處大穴，自以爲對方極難閃避得開，怎知丁天仁不但毫不閃避，同樣迎面點出三指，他精研指法，號稱八指追魂，自然看得出對方這三指正好針對自己八指乘隙取穴，指法精妙，有如羚羊掛角，如迹可求，不由大吃一驚，匆忙之間，立即吸氣提身，往後平飛出七八尺遠。

丁天仁想不出手腕驟痲的原因，眼看對方飛躍後退，也及時收手，一面暗自運氣檢查，却又查不出一點朕兆，心中兀自不信，如無一點朕兆，絕不可能會無緣無故的突然發痲。

李健雖然試出丁天仁指法神妙，但不信任貴武功會勝過自己，揚手之間，已從身邊抽出長劍，沉喝道：「任貴，你拔劍！」

丁天仁傲然道：「對付你李健，任某還用得着拔劍嗎？」

「好！」李健大笑一聲道：「那你接着了！」

長劍一圈，人隨劍上，洒出一朵劍花品字形飛射而出。

丁天仁學會萬劍之祖的「鴻濛一劍」，現在愈練愈熟，對任何劍法，只要一出手，都能看出對方的破綻來，後來又學會了「天錦劍法」，等於融通百家，自可隨手化解，但他還要試試自己右手手腕是否眞的一使力道就會發痲，因此身形一個輕旋，避開對方劍招，右手抬處，又點出一指。

這一指是襲向對方右肩，因對方劍招落空，自然正是反擊的最好機會。

那知振腕之際，又突然感到手腕發麻，指力無法使出，心頭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暗暗叫了聲：「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忽然想起方才石壁前叫門之時，曾以食指去按壁間小孔，似是被針刺了一下，覺得指尖隱隱發麻，莫非中了甚麼暗算不成？心念迅速轉動，但却絲毫不露神色。

李健一劍落空，瞥見任貴又點出一指，似是朝自己肩頭襲來，雖然只是一指，依然神妙絕倫，幾乎無法躲閃，急切之間，只好仍然吸氣迅速向後躍退。

他兩次被丁天仁逼退，心頭怒不可遏，大喝一聲，身發如風，再次撲上，劍光乍展，一連刺出五劍。

這五劍一氣呵成，劍光如輪，當眞凌厲無匹！

丁天仁因自己食指中毒，李健自稱是西莊的眞正總管，一定有石孔中毒針的解葯，不想和他糾纏下去，等到五道劍光快要近身，突然雙掌疾搓，左手如刀，覰準對方第一道劍光橫劈出去。

（五道劍光，就是李健連發五劍的劍影，劍光雖有五道，但發劍必有先後，覰準第一道劍光，就是要劈他第一劍，只要把第一劍劈斷了，後面四劍自然也消失於無形了。）

李健當然看見了，任貴居然用手掌來對抗百鍊精鋼的長劍，豈不是不想要這隻左掌了？就在此時，但聽嗆的一聲堪堪入耳，手上頓覺一輕，自己一支百鍊精鋼長劍竟然齊中折斷，心頭方自一怔。

丁天仁一擊得手，那還容他後退，左掌化指，一下點了他「膻中穴」。

再說和李健同時朝大廳右首逼來的是崆峒五矮，他們的對手則是宋青雯、金少泉、白少雲和王小七。

崆峒五矮論年齡都已四十出頭，尤其一直住在深山之中，從不外出，因此也等於心無旁騖的練了三十幾年武功，都有一身極好的功夫。

金少泉等四人，也各有一身家傳絕藝，但仍以王小七的武功最高。（他是「武林聯盟」盟主門下的三弟子，凡是奉派出來的人，都會「天絕指」和「天錦劍法」）。

崆峒五矮堪堪逼近，每人就攔住一個動上了手。王小七長劍一揮，截着孔老四，眼看對方五人之中，還剩下一個孔老五沒有對手，不覺大笑一聲道：「你們兩個矮子一起上吧！」

一招「左右逢源」，劃出兩圈劍花，分向兩人襲去。

要知崆峒五矮生來畸形，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叫他們矮子，王小七這聲矮子，叫得兩人怒吼一聲，雙掌揮舞，急撲而上。

崆峒五矮從不使用兵器，練的就是掌上功夫，因此人雖生得矮小，但一雙肉掌却像兩塊鐵板，又粗又大，比平常人還大得多。就因爲人生得矮，所以在縱躍撲擊上，特別下過一番苦功，兩條人影起落如飛，攻勢快捷凌厲！

王小七服過「迷信丹」，除了對丁天仁一個人信服，武功絲毫未失，一手「天錦劍法」，雖是集百家劍法的大拼盤，但創造「天錦劍法」的人，對劍術一道可說無所不精，具有極大智慧，經他截長補短，取精用宏，這套劍法可說如天絲織錦，天衣無縫，但見劍光如織，把縱躍撲擊的孔老四、孔老五兩人圈入在一片劍網之中。

你總見過漁人一網打起來的魚吧，那一條不是鮮蹦活跳的，但任你如何蹦跳，總跳不出魚網之外，現在孔老四、孔老五就像兩條網中之魚。

金少泉接住的是孔老大，孔老大和四個孿生兄弟，出生最多早上半個時辰，除了是叫他老大之外，武功都是差不多的。

金少泉出身武林世家金家堡，祖傳「流金劍法」，劍如流水，滔滔不絕，寒芒如流，到處流動，在武林中別樹一幟，和劍門山白家莊，號稱西川的兩大劍術世家，三百年來盛名久著，自非倖致。

這回金少泉展開劍法，劍光如練，孔老大縱然掌上功夫相當深厚，也近身不得，有時還被劍光逼得縱躍閃避。

白少雲的對手是孔老二，他碰上劍門山「閃電穿雲劍法」，你堪堪縱起，還沒撲擊，劍光如電，已經穿雲射至，你如果再撲擊下去，豈不成了自己送上去的？

因此三番兩次下來，孔老二才知道對付白少雲，是使不得縱躍撲擊的。崆峒五矮不能使展縱躍撲擊，只剩下一雙鐵板般的手掌，人矮手短，就攻不到白少雲的身上部位了。

孔老三的對手是宋青雯，他原以爲對付一個丫頭片子，還不手到擒來？

怎知宋青雯名雖丫頭，事實上她從小受酆婆婆教導武功，是「教主」座下秘密訓練的一批少女，她既被派出來，當然已經通過測試，才有被派出來的資格。縱然不如溫如春是教主座下弟子，但酆婆婆教出來的也各有絕活。

此刻長劍在手，皓腕輕翻，使出來的劍招，可是辛辣無比，劍劍都指向人身必救的要害，尤其孔老三比她矮上半截，她劍發如風，只要劍劍往下刺出，就比和她一樣高的人動手，要省却許多力氣。

劍光壓頂而來，孫老三除了步步後退，連想縱身撲起的機會都沒有。

這可眞把孔老三氣得哇哇大叫，驀地身形一偏，一個人宛如一溜輕煙從旁閃出，一下脫出宋青雯的壓頂攻勢，他可絲毫沒停，腳下輕輕一蹬，便已縱起一丈多高！（未完・廿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龍的傳人

雷氏兄妹　郊外擺宴

上文提要： 龍翔毒傷極重，經服解藥均無效，仍處昏迷，急壞了在場的親人，鳳城主更如熱鍋上之螞蟻，他見霸城主帶兄弟子侄亦來赴宴，想起霸城主有一寶物——寒蟬可解百毒，因此向胡百威借用寒蟬爲將要成婚的女婿解毒，誰料胡家小子胡小狂早對鳳凰鍾情，趁機提出交換條件，必要鳳凰改嫁給他爲妻，這難題誰也不能作主，鳳凰挺身而出，爲救龍翔生命，願自我犧牲答應要求……

言來有板有眼，有憑有據，不禁激怒了胡家四小。

「殺了他！」

「宰掉這個造謠生事的臭小子！」

「幹掉這個無中生有的小雜種！」

小痴、小瘋、小狂、小蘭一條心，喝聲中一齊虎撲而上，欲置阿狗於死地。

六狠、七猴、八燕豈肯坐視，同聲一喝，疾迎而上，眼看一場惡鬥已是無可避免。

是打起來了，但一觸即分，被胡百威强行阻住，神采飛揚的道：「善惡自有果報，公道自在人心，本城主不願多言，此時即使說破了嘴也於事無補，相信時間會証明一切。」

乃弟胡百勝道：「大哥，咱們滿懷善意，來爲龍、鳳二家祝賀，想不到却惹了一肚子的氣，看來生意做不成，喜酒也沒得喝，乾脆到洛陽去逛大街。」

說走眞走，七個人齊肩並步，同往門外行走。

鳳嘯天睹狀忙道：「胡兄請留步。」

胡百威止步轉身道：「鳳城主答應了？」

鳳嘯天朝屋內傷重垂危的龍傳人瞄一眼，傷感而又沉痛的道：「爲了挽救阿翔的寶貴生命，鳳城本願付出大代價，不料霸城的條件太苛，存心使龍、鳳二家難堪，尤其事關小女的終身幸福，本城主必須先聽聽凰兒的意見。」

臥房近在咫尺，大家的談話鳳凰一句也沒漏掉，聞言衝至房門口，直接了當的道：「爹，女兒答應！」

龍翔雖說半昏半醒，外面的情況大致還是清楚的，一聽鳳凰要改嫁胡小狂，情急之下突告全部清醒，聲嘶力竭的道：「凰妹妹，妳要嫁給胡小狂？」

鳳凰轉過頭來，含淚道：「龍哥哥，爲了救你，小妹別無選擇，咱們今生緣盡，但求來生再相聚……」

說到這裡，已泣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不！不！我不答應，要妳嫁給我，寧願我自己死也不許妳嫁給胡小狂……」

生命垂危之人如何能禁得住急怒攻心，言猶未盡，龍翔便當場昏死過去。

莫愁嚇出一身冷汗來，急急忙忙的衝進去進行搶救。

小丁上前道：「鳳姐，妳眞的要嫁給那個猪八戒？」

鳳凰戚然道：「霸城的條件如此，不答應阿翔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胡小狂花得很，到處留情，妳知道嗎？」

「知道有什麼用，明知是賊船還是得往上跳。」

「豈有此理，這簡直是好花插在牛

冀上。」

「也是命！」

「可是對鳳姐未免太不公平了。」

「只要翔哥安然無恙，鳳凰便無怨無悔。」

不待小丁再開口，鳳凰前行數步，轉對胡百威道：「原則上鳳凰可以答應嫁到霸城去，但也有條件。」

胡小狂三角眼一翻，極其粗獷的道：「什麼？姓龍的小子的生死全抓在霸城的手掌心上，妳還敢提條件？」

鳳凰銀牙一咬，揚眉道：「我一個黃花大閨女不能給人白糟蹋，當然有條件。」

胡百勝雙肩一聳，冷聲道：「妳說吧，在可能範圍之內胡家盡量滿足妳的要求就是。」

鳳凰沒理會胡百勝，兀自對胡百威道：「首先本姑娘想知道，寒蟾現在何處？」

胡百威沉吟一下，閃爍其詞的道：「鳳姑娘問這做什麼？」

鳳凰一揚柳眉兒，道：「我犧牲一生的幸福，爲的就是取得寒蟾救龍哥哥的命，不知寶物下落豈不流爲空談。」

胡城主遲疑少頃後道：「就在本城主身上。」

「可否借鳳凰一觀？」

「這……」

鳳凰的口齒好犀利：「連看一下都不可以，更不必說借，我們沒必要再繼續談下去。」

嬌軀一扭，作勢欲走，胡百威中了她的激將法，從懷中取出一個木盒來交給鳳凰。

單看木盒就非比尋常，係以檀香木精雕而成，上面還鑲有價值連城的明珠、寶石。

打開來更叫人歎爲觀止，立有一股冷電也似的寒芒射出，大家有目共睹，木盒的中間果然置有一物。

是一隻比拇指略大的蟾蜍。

當然不是活的，而是化石，但無論色澤、形狀、體態等等完全與眞的癩蛤蟆一模一樣。

一色碧綠，通體透明，寒光閃閃，令人不敢逼視。

鳳嘯天、七兄弟等人全都看傻了眼，情不自禁的攏過來。

却被胡二城主出言喝退，不許羣豪接近。

掩起盒蓋，鳳凰道：「這就是武林三寶之一的寒蟾？」

神州一霸胡百威點了點頭。

「有解毒之功？」

「屢試不爽。」

「如何使用？」

「含在口中即可。」

揮揮手將小丁召至面前，鳳凰道：「阿狗，照着胡城主的話去做，把寒蟾塞進阿翔嘴裡去。」

胡百威上前數步，將小丁推開，强行奪回木盒道：「現在還不行！」

鳳凰面龐寒霜道：「本姑娘已答應下嫁胡小狂，二城主爲何橫加阻撓？」

胡二城主不答反問道：「鳳丫頭，妳的條件說完沒有？」

「還沒有。」

「那就等妳說完以後再出借。」

鳳凰條理分明的道：「我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先將寒蟾交給龍翔使用，待他復原如初之後再行履行婚約。」

胡百威不違多想，痛快的說：「這個本城主可以接受，但胡某事先要鄭重聲明一點。」

鳳嘯天道：「胡兄有話請說。」

胡城主道：「寒蟾只是借用，一旦功德圓滿，便得物歸原主。」

趙二虎不悅道：「胡城主請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不會把別人的東西據爲己有。」

金燕子燕青的話更難聽：「也不會橫刀奪愛，更不會敲詐勒索。」

胡小瘋怒容滿面的道：「霸城可不會勉强任何人，合則來不合則去，你們他媽的最好少說風涼話。」

胡百威不願將話題扯遠，言歸正傳道：「龍翔復原，物歸原主，也就是鳳姑娘與小狂拜堂成親之時，對不對？」

鳳凰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

胡小狂好色，鳳凰餘音未落，便快步衝過來，嘻皮笑臉的的道：「鳳妹，好甜好嬌好漂亮，哥哥我想妳已經想了好多年，打鐵趁熱，談情趁早，咱們乾脆現在就拜堂成親入洞房吧。」

這小子眞花，滿口的胡言亂語不算，還動手去拉，被鳳凰斷然甩開，大發嬌嗔道：「胡小狂，我警告你，放尊重點，別毛手毛脚。」

胡小狂可不吃這一套，依舊死皮賴臉的道：「得了吧，心肝寶貝，馬上就是夫妻啦，何必假正經。」

鳳凰花容驟變，一臉煞氣的道：「不要臉，色情狂，誰跟你做夫妻，還早得很，姑奶奶的條件還沒有說完呢。」

胡小狂越是張牙舞爪，大家越爲鳳凰抱不平，奈何龍翔命在旦夕，却無計可施，只能將滿腹的苦水憋在肚子裡。

二城主胡百勝道：「鳳丫頭，妳到底還有那些條件，最好一古腦兒全部提出來。」

鳳凰道：「我想瞭解令郎是否有妻室？」

胡小狂鬼頭鬼腦的道：「有怎麼樣？」

「有就離婚，斷絕往來。」

「沒有，本公子仍『待字閨中』，光棍一條。」

「沒有就好，姑奶奶可不做別人的偏室二房。」

「放心，保証妳是大房正室，做正宮娘娘。」

「外面有沒有野女人，拈花惹

草？」

胡小狂矢口否認道：「怎麼會，我胡小狂潔身自愛，守身如玉，從來不幹那種齷齪事。」

小丁聽得腦火，吐了一口口水道：「呸！馬不知臉長，猪不知毛黑，江湖上的人誰不曉得你是一個有名的登徒子，逛窰子乃是家常便飯，甚至有時候還會勾引良家婦女。」

鳳凰玉面一寒，好像是法官在審犯人：「胡小狂，你說，這可是實情？」

胡小狂眞絕，狂人自有妙論：「男人嘛，偶而逢場作戲在所難免，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鳳妹妹何必大驚小怪。」

鳳凰神態莊嚴，彷若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字字冰冷的道：「過去的本姑娘無權過問，今後却不准你再胡作非爲。」

胡小狂嘻嘻笑道：「那當然，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嬌娘，那還會再摘路邊花，吃野地草。」

「保証一刀兩斷？」

「保証一刀兩斷！」

「從此改過自新？」

「從此改過自新！」

「假使再犯怎麼辦？」

「鳳妹妹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

「你油腔滑調慣了，本姑娘還是不放心，需要有人連帶保証。」

「要誰連帶保証？」

「自然是你們霸城的三位城主。」

胡小狂言行不檢，很令胡百威面上無光，冷言厲聲道：「無須鳳姑娘費心，回城之後本城主自會對小狂這孩子嚴加管教。」

二城主胡百勝是胡小狂的老爹，責無旁貸，亦道：「都怪老夫疏於管教，以致貽笑大方，今後自當加倍留意，相信鳳姑娘過門之後狂兒會知所收斂的。」

三城主胡百成一直不曾開口說話，如今依舊老神在在，未發一言。倒是一雙眸子始終在莫愁姑娘的身上轉來轉去，寄以無限的關注。

眞是一個怪人，眼見兩位兄長均已表明態度，他老兄還是不肯開金口，索性轉身避開，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神州一霸胡百威對他這位么弟無可奈何，皺一下眉頭道：「鳳姑娘沒有別的條件了吧？」

鳳凰道：「沒有了。」

胡城主橫掃全場一眼，從二弟的手中取過寒蟾，爽朗的聲音道：「那麼，本城主鄭重宣佈，咱們的協議就此成立。」

鳳凰伸手道：「協議既已成立，就請城主將寒蟾交給鳳凰吧。」

胡百威笑道：「寒蟾可以交妳，但本城主要當衆聲明，龍翔一旦康復便須完璧歸趙。」

小狂猴急得很，上前一把拉住鳳凰的手，道：「鳳妹妹，事不宜遲，咱們快去準備一下結婚的事情，我們的婚禮一定要轟動江湖，使妳成爲武林中有史以來最漂亮的一位新娘子！」

鳳凰再度把他甩開，寒着臉龐道：「本姑娘也要鄭重聲明，婚禮必須在龍少城主完全康復後才能舉行，反之婚約便自行失效！」

小丁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將胡小狂推開道：「閃開，你聽到沒有，鳳姑娘現在還不是你老婆，未曾買票，不准上車，少動手動脚！」

* * *

不論如何，協議已經成立，一切均告塵埃落定。

胡百威當場將寒蟾交給鳳凰，莫愁及時撬開龍翔的嘴，立將寒蟾納入口中。

人羣則未散去，鳳嘯天、七兄弟等人仍守在客廳內，靜候佳音。

霸城胡家的人也沒有走，而且全神戒備，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小丁冷言冷語的道：「這兒沒你們的事了，幹嘛賴着不走？」

胡小痴沉臉道：「我們在等消息。」

阿狗道：「等什麼消息？」

胡小瘋道：「等龍傳人還魂復活。」

小丁冷嘲熱諷道：「謝了，難得霸城胡家的人還有好心腸。」

胡小蘭黛眉雙挑道：「臭小子，別自作多情，我們想早點把鳳姑娘娶回家。」

阿狗欲語未語，胡小狂接說道：「同時也是必要的警戒措施。」

「警戒措施？警戒甚麼？」

「寒蟾乃武林三寶之一，難保不會有人打歪主意。」

「放心，這裡都是正人君子，沒有卑鄙小人。」

「這可不一定，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瑰寶當前，聖人也會變成江洋大盜。」

「那你們就等吧，等死人不償命。」

「寒蟾神效驚人，不會等太久的，很快就會拜堂成親，把鳳妹妹抱上床！」

* * *

胡小狂所言不差，寒蟾果然神效驚人，不消一會工夫龍傳人便已悠悠醒轉。

片刻之後，效果更顯著，進步神速。

臉色不再鐵青，全身不再痳木，高燒退了，劇毒解了。

甚至，白骨令的傷口也逐漸癒合，人也跟着坐起來了。

再過頓飯工夫，情況更佳，已可下地走動，跟正常人毫無兩樣。

鳳凰的心情却變得複雜起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情人大難不死，還魂復活。

憂從此將勞燕分飛，緣盡情絕。

莫愁好不興奮，眉飛色舞的道：「翔哥，恭喜你，蒼天保祐，總算度過難關。」

龍傳人吐出寒蟾，目注鳳凰，滿懷感激的道：「龍翔能夠還魂復活，再世為人，全係鳳妹的恩賜，此恩此德眞不知如何來報答。」

鳳凰强忍住滿腹的辛酸，力持鎭靜的道：「龍哥哥快別這樣說，只要你安然無恙，小妹就心滿意足了，別無所求。」

小丁道：「少主人快運氣試試看，體內是否還有餘毒存留？」

阿翔也覺得有此必要，當即運氣一週天，下至四肢百骸，上達十二層樓，然後正容說道：「一切正常，並無殘毒餘留。」

「其他方面有無不適？」

「沒有。」

「也就是說，已經恢復了以前生龍活虎的樣子？」

「就是這個意思。」

「好極了，恭喜！恭喜！這眞是太好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話說一半便停下來，因為小丁發現鳳姑娘花容大變，一臉哀傷，珍珠也似的淚珠一顆接一顆的掉下來。

事實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龍翔康復就是鳳凰該說再見，嫁予他人的時候，她那能不悲？怎能不哭？

好堅强的鳳姑娘，並未哭出來，拭乾眼淚，拉着莫愁的手，叫龍傳人握住，道：「龍哥哥，莫妹妹，鳳凰馬上就是別人的人了，臨別之前有一事相求。」

龍、莫二人互望一眼，同聲道：「快說是什麼事？即便是上刀山下油鍋也萬死不辭。」

鳳凰道：「不要你們上刀山，更不要你們下油鍋，而是要你們結婚。」

二人聽得一呆，楞在當場，半晌始道：「要我們結婚？這……」

鳳凰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不知何時，胡小狂也溜了進來，聞言幫腔道：「鳳妹妹的要求好極了，兩位結了婚，上了床，我胡小狂就可高枕無憂，不怕戴綠帽子了。」

鳳凰瞪了胡小狂一眼，沒睬他，對龍傳人道：「龍哥哥，莫妹是個好姑娘，對你又情深意重，答應我，娶她。」

阿翔不忍傷鳳凰的心，遂道：「好，我答應妳。」

鳳凰又對莫愁道：「莫妹妹，阿翔家破人亡，必須有人照顧，答應我，嫁給他。」

莫愁猶豫了好一會工夫才說：「好吧，小妹不會令鳳姐失望的。」

鳳凰的眸中又有淚光湧現，悲聲道：「如此，我就把龍哥哥交給妳了。」

胡小狂再度抓住了鳳凰的玉手道：「老婆，我們也該去拜堂了。」

這次，鳳凰沒再甩掉，跟着胡小狂往外走。

却被龍傳人拉住了，傷心欲絕的道：「妳眞的要嫁給這個花花大少？」

鳳凰做了一個深呼吸，道：「人無信不立，既然有諾在先，就算明知是火坑也非跳不可。」

「我好恨我自己，都是我不好，害了鳳妹。」

「許是命中註定，今世無緣，但盼來生再訂鴛盟。」

「我龍翔寧願自己毒發而亡，也不忍妳為我受此屈辱，從今以後決與霸城勢不兩立。」

「龍哥快別這樣說，木已成舟，小妹很快就是胡家的人了，你應該祝福我們。」

阿翔也做了一個深呼吸，說話的聲音比哭還難聽：「是，祝你們百年好合。」

鳳凰何嘗不柔腸寸斷，表面上則比龍翔鎭靜得多，道：「也祝你們早結連理。」

「謝謝。」

「再見！」

「保重！」

* * *

鳳凰走了。

寒蟾物歸原主。

接着，喜事也揭開序幕。

酒席是現成的。

新房是現成的。

新娘是現成的。

連賀客也是現成的。

只要換一個新郎便萬事齊備。

胡小狂許是祖上有德，鴻運當頭，陰錯陽差的撿了這麼一個大便宜。

近午時分，樂聲業已響起，鳳城席開百桌，盛況空前。

鳳城乃是武林重鎭，賀客多如過江之鯽，眞可謂車水馬龍，冠蓋雲集。

新郎新娘一身錦繡，正在禮堂內祭拜天地。

鳳嘯天、胡百威同樣穿戴整齊，滿臉堆笑的週旋於衆多賓客之中。

但放眼人海豪雄，却獨獨不見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狼、七猴、八燕。

原來七兄弟一見龍翔康復，心事已了，便聯袂拂袖而去，不願喝鳳城、霸城聯姻的喜酒。

阿翔、莫愁、小丁也沒去湊熱鬧。

人則並未離去，仍在鳳城居處。

因為龍傳人的情緒十分激動，須待他平靜後再定行止。

不料，鳳嘯天却派了一名管事來，滿臉堆笑的道：「龍少爺，我家城主交代，請問少城主要不要參加大小姐的婚禮？」

阿翔沉吟未語，小丁搶先道：「老婆已經變成別人的了，還參加個屁。」

管事錯愕一下，道：「小的斗膽建言，看在我家大小姐的份上，至低限度應該去喝一杯喜酒。」

小丁可不承情，語氣好像吃了炸藥：「氣都氣飽了，那還能吃得下。」

管事的設想很週到：「那麼，就把酒席開到這裡來吧，等肚餓時再吃。」

龍傳人道：「盛意心領，管事萬勿如此。」

「三位的午飯怎麼辦？」

「我們自會料理。」

「莫非要離開鳳城？」

「正有此意，請代我上覆城主父女，說救命之恩龍翔銘記在心，此刻心緒欠佳，失禮之處尚祈恕宥，也不再當面辭行了。」

話一說完，立與莫愁、小丁出門離去。

* * *

最初本來是想到邙山去，看天殘老人是否追到雌雄雙俠，可曾將骷髏門的底細摸清楚。

詎料，離開鳳城不遠，却在一處山坡上巧遇兩位故人。

一位是妙書生雷峯。

一位是玉觀音雷蕾。

兄妹二人積習難改，到處遊山玩水，正在一棵老樹下埋鍋造飯，一見三小到來，俱都吃了一驚，妙書生雷峯愕然道：「奇哉怪也，此時此刻，少城主怎會跑到這荒山野地來？」

小丁會錯了意，大呼小叫道：「笑話，天下人走天下路，兩位來得我們自然也來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玉觀音雷蕾笑容可掬的道：「小兄弟誤會了，家兄的意思是，今天乃是少城主大喜的日子，身為新郎倌，怎可將新娘子丟下出外郊遊？」

莫愁笑盈盈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妙書生雷峯文謅謅的道：「雷峯兄妹願聞其詳。」

小丁想了想，簡單扼要的道：「我家少城主不小心挨了骷髏門的一支淬毒白骨令，霸城的寒蟾正可解此劇毒，胡老頭不講道義，非要强迫鳳姑娘改嫁他侄兒胡小狂才肯出借寒蟾，於是……」

雷蕾會意道：「於是，愛人結婚了，新郎却不是少城主？」

「是嘛，妳說氣人不氣人。」

「霸城的做法的確太過份了，簡直欺人太甚。」

「豈止欺人太甚，而且這中間還說不定另有文章。」

「有什麼文章？」

「如果說白骨令主是霸城的同路人，我絕不反對。」

雷峯道：「嗯，小兄弟言之成理，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且有脈絡可尋。」

莫愁道：「有何脈絡可尋？」

雷峯細加分析道：「龍城、鳳城、霸王城，三城鼎立，龍、鳳聯姻對霸城威脅極大，如今龍城雖毀，外圍的勢力仍在，依舊壓得霸城喘不過氣來，只要少城主一旦將鳳姑娘娶過門，胡家就無法出人頭地。」

玉觀音雷蕾附和道：「反過來說，胡小狂娶走了鳳大小姐，霸城與鳳城結成了親家，胡百威領袖羣雄的夢想可能很快就會實現。」

阿翔道：「兩位說得是，這件事的確不單純，必有重重內幕。」

微頓又道：「兩位來洛陽作甚麼？」

雷峯道：「本來是想參加少城主的婚禮的，但因彼此交淺，不敢造次，故而在此安營紮寨。」

玉觀音雷蕾嬌笑道：「幸虧沒去參加，不然送錯了禮，喝錯了酒，該有多掃興。」

小丁說笑道：「新郎已經換了人，兩位不必送禮了，請我們吃一頓就可以了。」

雷峯一怔，道：「三位還沒有吃午飯？」

「弄了一肚子的氣，在鳳城根本吃不下。」

「那就一起吃吧！」

「夠嗎？」

雷蕾道：「夠，夠，我們兄妹的習慣一向準備得很充足，以便不速之客享用。」

龍傳人道：「眞不好意思，又給兩位添麻煩。」

雷峯賣起文章來：「那兒的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能夠與少城主同桌共飲，是我們兄妹的榮幸。」

彼此相處已熟，小丁口沒遮攔的道：「好了，好了，別酸了，該吃香的喝辣的了，再不祭奉五臟廟，肚子就要造反了。」

雷蕾挽起袖子，一面炒菜一面說：「飯已熟，鷄已爛，再炒幾個小菜就大功告成，三位請坐，先喝兩杯水酒吧！」

桌子早已擺好，再加三張椅子，雷峯取來餐具，還端來一盤花生一條魚，陪着三人喝起來。

雷蕾的手藝不錯，色、香、味俱佳。

動作也是一流的，沒多久便端整好四菜一湯，外加一鍋熱騰騰的白米飯。

午膳時間早過，大家正餓着，一陣狼吞虎嚥，桌上的菜餚很快便清潔溜溜的被吃光了。

莫愁比較含蓄，歉然一笑，道：「眞不好意思，瞧瞧，都被我們搶光了。」

小丁却不會謙虛，喳呼道：「雷姑娘不是說還有一隻鷄嘛，可別藏私啊。」

雷蕾驚「哦」一聲，道：「是啊，是有一隻大肥鷄，小兄弟不說我幾乎給忘了。」

妙書生一躍而起，邊走邊說道：

「小弟這就去端，保証口味絕佳，皆大歡喜。」

話完，人已繞至樹後，端出一隻大托盤來。

托盤內另有一隻磁盤，磁盤上面還扣着一隻大磁碗。

雷峯吹噓道：「這是一隻山鷄，又肥又大，清燉紅燒兩相宜，皇帝老子見到都會流口水，三位的口福不淺哪！」

說至最後，已至桌前，繼又嚷嚷道：「小心，燙啊，讓一讓。」

將大托盤小心翼翼的放在餐桌上。

雷蕾皺着鼻子嗅一嗅，道：「嗯，好香啊！」

伸手掀開磁碗。

孰料，磁盤上面却不見山鷄。只見人頭。

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是一位熟人的人頭。

乃病丐痲六項上之物。

血口大張，嘴裡還放着一張字條。

上面寫着一首打油詩，是：

時間六月三
地點在許昌
獻帝埋骨處
與君一夕談

上款是：「字諭龍傳人。」

落款是：「白骨令主謹具。」

紙上墨跡未乾。

頭上鮮血仍流。

顯然痲六亡魂未久，書寫的時間亦甚短暫。

可憐的病丐痲六，爲了逃災避厄，甘願淪爲流氓、無賴、大鬧紅梅閣，身繫囹圄，原以爲大牢固若金湯，飛鳥不渡，蚊蚋不入，定可逃過白骨令主的追殺，結果仍然在劫難逃，在白骨令主的期限之內做了刀下之鬼。

這事太離奇，太突然，也太令人駭異了，阿翔、莫愁、小丁嚇得面無人色，全部驚得跳起來。

阿翔道：「這是怎麼回事？」

莫愁道：「兩位開什麼玩笑？」

小丁道：「莫非兩位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雌雄雙俠？」

雷家兄妹同樣吃驚不小，瞪目結舌，面色蒼白的退立五尺之外。雷峯聞言大聲喊寃道：「寃枉，寃枉，這事跟敝兄妹一點也扯不上。」

小丁不予採信，仍一口咬定道：「雷朋友眞會說笑話，盤子是你端上來的，能說扯不上關係？」

莫愁疑雲滿面的道：「菜是雷姑娘燒的，兩位關係重大。」

雷蕾急得滿面通紅，猛跺着小蠻脚爭辯道：「我們兄妹仁心俠骨，從來沒有幹過傷天害理的事。」

龍傳人神色一緊，趨前摸一下人頭道：「雷兄剛才說燙？」

雷峯不否認：「是很燙呀。」

「笑話，死人的頭早已冰凉。」

「小弟是指盤子。」

「噢，盤子是熱的？」

「不信少城主可以摸摸看。」

阿翔摸摸盤子，果然溫度很高，轉對雷蕾道：「山鷄是妳燒的？」

雷蕾微點頭道：「不錯。」

「眞的是一隻山鷄嗎？」

「的確是一隻又肥又大的大山鷄。」

「可是，端上來的却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呀。」

「小妹也覺得莫名其妙。」

「請問，山鷄怎會變成人頭？」

「我們兄妹同樣爲此納悶不已。」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那隻山鷄呢？」

雷家兄妹四目相對，互道一聲：「是啊，那隻山鷄呢？咱們找找看。」

分從左右，衝到老樹後面去。

老樹很大，足有四圍粗細，盤根錯節，形成很多洞穴，附近有一隻爐子，爐中尚有餘燼。

猛可間，雷蕾指着一處洞穴尖叫道：「找到了，在這兒。」

三人聞聲而至，定目處，果見樹洞之中有一隻香噴噴的紅燒山鷄。

妙書生雷峯道：「現在少城主總該相信我們兄妹是淸白的了吧？」

龍傳人的想法不同：「尚有值得推敲之處。」

雷蕾道：「何處需要推敲？」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翡翠爲君不畏而死，他也爲她向石小開施加報復，暫將石小開的性命懸而不殺，先和鏢局押鏢出海，而石小開也不放鬆謀害君不畏的生命，糾集了大海盜田九旺、任一奪、赤髮羅漢、金筆林老十等，想一舉殺掉君不畏，他先將殺兄仇人田九旺宰掉，其他惡人也逐個殺死，他爲孿生哥報了仇，却也爲情所愁，緬懷翡翠，面對苗小玉的痴情，心中更苦，爲今之計，先解決石家父子再算……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浪子手刃惡父子　兩鳳求凰一落空

黑妞道：「我覺得不對勁。」

苗小玉道：「甚麼不對勁？」

黑妞道：「君先生恐怕要走了。」

苗小玉道：「你怎知道？」

黑妞道：「大海盜田九旺一死，君先生就不會再留下來了，他會走的。」

苗小玉道：「也許會，不過，也許不會。」

黑妞道：「如果君先生走了，小姐妳怎麼辦？」

苗小玉道：「我沒有想那麼遠，睡吧，明天也許會再打一場。」

黑妞道：「石家父子二人太可惡了，想把咱們一網打盡在大海上，死都沒人替咱們伸寃。」

苗小玉道：「如果不是君先生，咱們休想活着回來。」

二人擠進小艙中睡了。

海盜船上有六間這樣的小艙房，大概專門爲大頭目們設計的，如今苗剛的鏢船沉了，卻弄了這麼一條海盜大船駛回小風城，眞令他啼笑皆非。

* * *

這一夜風平浪靜，苗剛坐在船頭發呆，他看着海面上直瞪眼，因爲他不知如何才能把君不畏這樣的高手留下來，如果君不畏願意，他甚至把總鏢頭的頭銜讓給君不畏，他與羅世人二人當副總鏢頭。

仍然由小劉掌舵，從星辰與海流，小劉就能知道快近海岸了。

原本是往台灣鹿港的，不料却是石家父子二人的坑人陰謀，甚麼貨也沒有。

如果苗剛有機會去每一個大木桶看看，他必然會氣得發瘋發狂，因爲有幾隻大木桶內裝的是石頭。

木桶之內裝石頭，船底被鑿沉得更快。

苗剛看看船面上撈的幾隻空桶，每一隻空桶底都已空，顯然裝的人自底部爬出來，以後便開始把船底鑿大洞。

苗剛把當時情形想一遍，他也便明白了。

當海盜船馳近的時候，雙方接上口，相互吼罵的時候，大木桶內藏躲的人便開始行動了。

原來他們都暗中勾結合計好了，準備着內外夾擊，一舉消滅鏢局的人，同時任一奪幾人合擊君不畏，大海上他們的勝算大，這也是石家父子二人以爲萬無一失的狠招。

但人算不如天算，君不畏見了田九旺，他立刻下手便殺，田九旺一死，海盜們便也慌了，等到任一奪一夥自船艙中出來，海盜們已不足爲患了。

這光景等於各個擊破，如果雙方配合得巧，君不畏與鏢局的人就慘了。

* * *

苗剛想着，不由得露出個苦笑。

三更天之後，他才懶洋洋的往艙中走去。

艙中傳來此起彼落的鼾聲，也有不停的哎呀叫，因爲這一戰下來，鏢局的人又傷了九人，其中三個傷勢嚴重！

* * *

海面上傳來水花聲，東方泛白，又是一天到來，就在瞭望的漢子剛指着西方大叫：「看見陸地了」的時候，斜刺裡，附近馳來一條雙桅快船。

這條快船來得快，船上已有人在大聲喊叫了。

快船上喊叫的人不是別人，沈家門的沈文斗出現了。

事情巧極了，因爲沈文斗在高聲叫：「喂，田當家的，我有消息送來了。」

「田當家的」，當然是叫田九旺。

灰濛濛天，沈文斗沒看清船上的人，他還以爲大海盜田九旺已經辦完事要找石家父子去討銀子了。

這眞是個大陰謀，田九旺與沈家門的沈一雄有勾結，這件事不足爲奇，因爲沈家門與魚山島不太遠，沈一雄想太平，他就不得不同大海盜田九旺一個鼻孔出氣。

侯子正與文從武就曾經去過上海的沈家賭坊。

* * *

快船還在兩浬外，但沈文斗的叫聲却十分清晰，他仍然在大叫：「田當家的，你們稍等一等呀！」

於是，苗剛出來了。

君不畏也出來了。

這樣的場面實在出人意料之外，就在快船快要靠上大海盜船的時候，快船上面的沈文斗看清楚海盜大船上的兩個人，兩個他都認識的人——君不畏與苗剛。

沈文斗瞠目不知如何再開口。

苗剛大聲叫了。

「沈大少嗎？原來你們與大海盜田九旺眞的有勾結呀，苗某倒是看走眼了。」

君不畏冷然的道：「在上海我就知道了。」

沈文斗也不甘受譏，大聲的道：「你們知道又怎樣，沈家堡怕誰了。」

他只是一躍間，快船已與海盜船併在一起了。

兩條船均未落帆，兩條船仍然往前馳，沈文斗已跳上大海盜船上了。

這時候苗小玉走出小艙來了。

苗小玉的出現，沈文斗立刻滿面堆出笑，道：「眞想不到，苗姑娘也在船上。」

苗小玉冷然的道：「沈少爺，大海盜田九旺好像與人有勾結，他們在大海上等我們。」

沈文斗道：「苗姑娘，田當家本來剛回到魚山，我有事找他的，可是魚山島上說，田當家率人往南邊來了，聽說是與小風城石家有約定，所以我才往小風城來了。」

他抬頭四下看，又道：「這光景好像你們把田當家一衆打敗了。」

苗剛道：「不是打敗，是把田九旺這一幫海盜消滅在大海上了。」

沈文斗驚愕的道：「包括小風城石家父子？」

君不畏道：「姓沈的，你很關心嘛。」

沈文斗道：「我只是奇怪，就憑你們這些人竟然把合擊你們的兩批人馬消滅在大海之上，我以爲我聽錯了。」

苗剛咬牙，道：「姓沈的，我苗剛在水路保鏢一樣的拜碼頭，尊你們沈家堡沈老爺子一聲前輩，每次經過少不了一份厚禮，怎麼的，你們明明知情而不點破，想坑我們呀，天理何在。」

沈文斗道：「苗兄，你誤會了，我只是後知，事前並不知情呀。」

君不畏道：「我以爲你們早就知道了。」

苗小玉道：「拿我們當傻子不是？」

沈文斗道：「至少沈家堡並不未參與吧。」

他這話等於承認他在事前已經知道了。

苗剛忿怒的道：「可惡！」

沈文斗看看苗小玉，道：「苗姑娘，歡迎妳來沈家堡遊玩。」

苗小玉只冷然的瞪視着沈文斗，那種不高興的樣子，沈文斗當然一看就明白。

沈文斗衝着幾人一抱拳，道：「打擾了，在下這就回沈家堡了。」

他轉身跳回自己快船上，高聲吩咐船上的人，道：「鬆纜繩，回沈家門。」

「刷！」

兩條纜繩抽回來，兩條船立刻分開來。

沈文斗站在船上看，他看的是苗小玉，他心中在想，只怕苗小玉心中已沒有他這個人了，哼，都是因爲那個姓君的小子。

他也想到他的大妹子沈秀秀，憑良心，他的妹子沈秀秀長得美，又是洋派作風，怎麼就抓不牢姓君的心。

就在兩船漸去漸遠的時候，沈文斗却一聲大叫，道：「君兄，倒忘了告訴你了，我妹子在上海枯等着你呀，你可不能叫我妹子傷心呀。」

說完，他大聲笑起來。

君不畏面無表情的站着，苗小玉並未有任何反應。

苗剛開口了。

「娘的，好像他妹子嫁不出去似的，當衆宣佈要送給人家當老婆。」

君不畏低頭走回小艙中了。

苗小玉便也跟着走進小艙，她坐在君不畏身邊，低聲細語的道：「君兄，別放在心上。」

君不畏道：「我明白。」

苗小玉道：「君兄，沈文斗的話是給我聽的，我知道他的用心。」

君不畏道：「沈文斗也喜歡妳，就好像石小開一樣的喜歡上妳了。」

苗小玉道：「只可惜我並不喜歡他們。」

君不畏道：「我也是個浪子呀。」

苗小玉道：「那是你以為，而我却以為你是俠客。」

君不畏哈哈笑了。

苗小玉把手伸過去，他叫君不畏握住，臉上那份滿足，足可以令君不畏冰釋心中的情結。

* * *

海盜船進海灣石堤了，這光景早就傳遍了小風城，許多人奔走相告，以為海盜打來了。

船靠上了，有一批人直往海邊石堤跑來，為首的不是別人，石家的總管石壯是也。

石壯身後還跟了七八個下人，這些人一擁到了石堤上，石壯吃驚的張大了嘴巴。

於是，苗剛當先跳下來了。

苗剛奔上石堤，伸手一把揪住石壯，叱道：「姓石的，你們設下趕盡殺絕之計，送我們去大海上上當呀！」

石壯道：「總鏢頭，你這是甚麼話？」

苗剛指着海盜船，吼道：「你們與大海盜田九旺暗中勾結，姓田的就在海上等着我。」

石壯道：「你胡說，誰同海盜們勾結？」

苗小玉也過來了。

君不畏已站在石堤上，石壯發覺這些人一大半都帶有傷，便知道他們在海上狠幹過。

石壯裝糊塗的大聲吼：「血口噴人不是？」

苗剛指着船上載的幾隻大木桶，叱道：「石總管，你們好可恥，把大木桶以偷天換日手法運上船艙，貨變成一批殺手，那任一奪就在其中。」

石壯跺足大叫：「這是甚麼話，有誰看到我們動甚麼手脚呀，分明你們吃了我們的鏢貨，回來反咬一口呀！」

君不畏忽然一掌打過去，他忿忿的道：「少在此地說些昧良心的話，你去告訴石家父子，約個時間大家決戰，江湖上最直接了當的解決之法，有甚麼比動刀更方便？」

石壯挨了一掌，但他却嘿嘿笑了。

「好，我一定把你這些話帶到就是，姓君的，你令我全身不自在，你果然如我家老爺所言，是個可怕的人物。」

君不畏道：「是嗎？那我告訴石家父子，叫他們少動邪念，是人物大家明着幹。」

石壯嘿嘿笑着，回身就走。

苗剛站在石堤上大聲的吩咐。

「兄弟們，把海盜船上的帆換下來，這條船是咱們鏢局的船了。」

說得也是，他的三桅大船已沉入海中了，再叫他買一條又談何容易。

* * *

苗剛把幾個未受傷的分一半留在大船上，另一半扶着受傷的一路走回鏢局。

還眞的巧極了，君不畏一行剛走進小風城，忽聞得馬蹄聲自遠處奔來。

苗剛與君不畏回頭看，只見一騎來得快，忽啦啦一陣馬蹄响，騎馬的已進小風城了。

馬上的人是個老者，君不畏一看就知道是誰。

馬上的人猛收韁，拉得那馬兩蹄揚，馬上的老人回過頭來了。

嗨，來的正是「坐山虎」包震天。

包震天偏偏在這時候出現，着實令君不畏吃一驚。

* * *

包震天翻身下馬，他直往君不畏面前走去，他的臉上一片忿怒。

君不畏微微一笑，道：「包老，我知道你一定會找我，只是想不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包震天沉聲道：「君兄弟，我拿你當自己的親兄弟對待，而你……」

君不畏道：「我令你失望。」

包震天道：「失望透了。」

苗剛在一旁忙開口，道：「包老爺子，你大大的寃枉君兄弟了。」

包震天道：「怎麼說？」

苗剛指指長街，道：「走，回到鏢局我慢慢的告訴你老知道。」

包震天重重的瞪了君不畏一眼，道：「你要把眞相對老夫說明白。」

君不畏道：「我想包老必定發現甚麼了。」

一行人往鏢局走，包震天一邊忿忿的道：「最可惡的莫過於石家父子二人，娘的，我拿他父子當成一家人，他們却暗中擺我一道，我差一點被砍頭。」

君不畏道：「差一點被北王砍頭？」

包震天道：「你果然早已知道了，哼！」

君不畏道：「不錯我是發覺石家父子二人的陰謀，包老，你忘了翼王石達開姓石，石不全他們一家人吶。」

包震天道：「東王與北王本就彼此不知，各人心中有疙瘩，如果再經過石不全暗中搗鬼，哼，翼王就漁翁得利了，娘的，我們發現于文成第一次坑我，姓于的把銀子轉而運到翼王手中，第二次乃是鐵大山與林懷玉二人，他們早就是翼王的近衛了，只恨我當時不知道，差一點老命送在他二人手中。」

君不畏道：「兩次都是我把包老救了的，這一點大概包老不會否認吧。」

包震天道：「但你發覺石家父子二人陰謀我，你却不對我明說，為甚麼？」

君不畏道：「包老，只怪我已答應石小開了，我不揭穿他的陰謀，我想早晚包老必會知道。」

包震天道：「君兄弟，你到底是那一邊的人？」

君不畏一笑，道：「我只不過一個浪子了，包老，我南來只為了一件事，為我那孿生哥報仇，而且我已經殺了大海盜田九旺，如果石家父子天良發現，我便也要離開小風城回北地了。」

包震天道：「你別當甚麼浪子，我在翼王面前保你個將軍幹。」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如果我想當官，我的孿生哥也許就不會死在去台灣的大海上了。」

一行人進了跨海鏢局，來到大廳上，早有人把大夫請過來為傷者治傷。

君不畏的臂傷不輕，經過大夫細心敷葯包紮之後，便也覺得輕鬆不少。

一邊的包震天却要拉着君不畏去找石家父子二人理論，君不畏笑笑道：「包老，你只管坐着歇息，我以為石家就快來下戰書了。」

苗剛一怔，道：「怎麼的？他們想趁着咱們受傷剛回來，人疲馬乏又傷痕纍纍的時候來撿便宜？」

君不畏道：「你難道不以為這正是他父子二人的作風嗎？哈哈……」

苗剛一聽，立刻吩咐大伙，道：「趕快治傷，灶上準備酒菜，娘的，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苗小玉已回後面對她老娘報平安去了，這時候副鏢頭羅世人走入大廳，道：「總鏢頭，咱們站在理字上，應該由咱們去找石家父子去理論，他們不該在大木桶中藏殺手，幾乎把咱們埋在大海中。」

包震天吃一驚，他向苗剛道：「怎麼回事？」

苗剛忿然的把大海上的事說了一遍，包震天咬牙，道：「想不到石家父子二人如此陰毒。」

羅世人道：「總鏢頭，咱們馬上去找石家父子。」

苗剛道：「羅老弟，我說過，大伙吃飽了再去，此去免不了一場拚。」

就在這時候，大門外奔進一個人來了。

來的不是別人，石家的總管石壯是也。

石壯剛走上大廳台階，突聞得包震天大吼一聲自正廳內衝出來。

包震天的出現並不令石壯吃驚，石壯反而哈哈一笑，道：「喲，包老也在呀，怎不到我們那裡去呀，我家老爺還在叨念你老呢！」

包震天怒指石壯，叱道：「你們石家眞是一窩奸傢伙，娘的，把我包震天玩弄於股掌之上呀！」

石壯雙眉一挑，道：「包老，你這是甚麼話？當年你同我家老爺有交情，我們老爺很念舊，你老來到小風城，咱們拿你當上賓，吃的用的住的玩的，那一樣都是最好的，你要募銀子，我們老爺盡力出，十萬二十萬的都給了你，怎麼了，你拿了好處忘了人，不念交情了？」

包震天嘿嘿大笑，咬着牙，道：「他娘的，還以為老夫被你們矇在鼓裡呀，石不全這老王八蛋，他不是把白銀捐給韋王，他借我之手，暗中引來翼王的降將把白銀劫去，反而嫁禍東王，引得東王與北王互鬥，娘的，這陰謀也只有石不全他才想得出來。」

石壯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包震天道：「老夫快馬到南通，正遇上北王催糧草的人，是他們對我說，劫去我銀子的于文成、鐵大山與林懷玉三人，早就投靠翼王那邊了。」

石壯哈哈笑了。

他搓搓雙手，道：「這麼說來，事情你終於弄明白了，對不對？」

包震天叱罵，道：「兩次落水，幾乎要了老夫的命，娘的，老夫討公道來了。」

這時候苗剛羅世人等也過來了。

苗剛迎着石壯，怒道：「石壯，你們是如何偷天換日的把大木桶中的貨換成殺手？」

石壯吃吃一笑，道：「總鏢頭，事情已經到這地步了，還費唇舌爭論甚麼？」

苗剛道：「怎麼說？」

石壯道：「我看該來的都到齊了，總鏢頭，我是來傳信的，我們老爺有交代，今天日落西山時候，大家在望月谷中比高下，一切的瓜葛有甚麼比動刀子還乾脆？」

果然被君不畏言中了，苗剛氣得一瞪眼。

羅世人道：「咱們這是剛由大海上拚過命回來的，兄弟們大部份都有傷，姓石的，撿便宜不是？」

石壯道：「如果不赴約，很簡單，你們把那些貴重的貨賠出來。」

苗剛道：「你們把貨都換了殺手，我正要找你去理論，你却……」

石壯道：「這話是你說的，我們不承認以貨換人。」

苗剛叱道：「眞是無法無天不講理。」

石壯道：「望月谷就是講理的最好地方。」

苗剛急得一跺脚，大吼道：「好，我們去！」

石壯哈哈笑了。

他笑對包震天道：「包老，你也去湊湊熱鬧吧！」

包震天道：「老夫去定了。」

「哈哈哈……」石壯走了，他很愉快的走了。

就在這時候，苗小玉自後面走出來了，她也看到包震天了，包震天對苗小玉點點頭，兩人有些黯然。

苗剛立刻吩咐，命大伙準備，到日落只不過三個時辰了，便船上的人也召回鏢局來了。

* * *

小風城大街上的似乎平靜多了，尤其是快到天黑之前的半個時辰，街上好像少了人，原因是小風城的「石敢當賭坊」休息三天不開門。

「跨海鏢局」也關上大門了。

只不過誰也不知道這兩處的人去那裡了。

兩處的人馬分批走，明擺着往東王廟方向走，人們還不知道，東王廟後山的望月谷就有一場生死之鬥快展開了。

* * *

石小開對他爹說得很明白，論人馬，石家在小風城的人比鏢局的人多上兩倍，靠人不如靠己，幾次邀請高手，都弄成灰頭土臉，單就這一次設計海上搏殺，應是十成把握，却仍然全軍盡墨。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石不全狠心想殺人。

石不全最善於借刀殺人，江湖上的「八手遮天」就是說石不全的作風，如果沒有十分把握，石不全是不會親自動手搏鬥的。

他現在非動手不可，因爲他已被逼到台前來了。

* * *

苗剛率人到了望月谷，谷中不見一個人，君不畏怕大伙中蘭兒的毒，他命大伙把鼻子堵起來。

其實，苗剛能率領前來一拚的兄弟，加起來也只不過二十一個人，這其中還包括兩個灶房做飯的人。

他能用的人全部來了。

包震天今天要殺人，他的砍刀早就擱在肩頭上，露出他當年當山大王的架式。

鏢局的人走進望月谷，有個兄弟已指着荒林叫起來。

「你們看，林子裡有人上吊了。」

兩個兄弟跑過去，只一看之下又往回跑，兩個人跑到苗剛面前來了。

「甚麼人上吊？」

有個漢子氣急敗壞的道：「眞慘吶，是個姑娘，下身的肉不見了，她是被人吊在樹上的。」

苗剛一怔，道：「被人謀害的？會是誰？」

一邊，君不畏心頭一震，他拔身而起，野鳥投林般進入那片荒林中。

君不畏抬頭只一看，秀髮半掩面，但另一面他看得清，便也一聲吼罵：「娘的，可惡啊！」

只見他騰身出刀切斷吊繩，那具屍體跌落地面上。

君不畏上前托起頭，他厲叫：「翡翠，翡翠。」

是的，翡翠姑娘死得慘，她替君不畏服了毒，死後還被人吊在這荒林子裡被野狼啃。

翡翠的兩條大腿只剩下骨頭了，白森森的好淒慘。

有人走過來了，是苗小玉。

苗小玉只一看幾乎嚇一跳，但她動手了，她就在林內以刀挖坑，黑妞也找來一把刀幫着挖。

君不畏好像呆子一般，他木然的看着翡翠，他也伸手爲翡翠把秀髮攏着。

人性，在殘忍的江湖上是不值一笑的，江湖上只論財與勢，權與利，殺戮便說明這一切。

* * *

坑挖好了，苗小玉對黑妞兒道：「我們把外罩脫下來，爲翡翠姑娘裹上，叫她入土爲安吧。」

黑妞把外罩脫掉，很快的把屍體捲裹起來，直到翡翠的屍體埋進土坑，君不畏仍然一句話也不說，他甚至顯得更加癡呆了。

他癡呆得如同快要瘋了一般，瘋子是很危險的。

苗小玉站在君不畏面前，她無從開口，也無從安慰，他明白君不畏在內疚，他如果那夜不去找翡翠，翡翠又怎麼會死？

君不畏正是在自責，他的內心中也在吶喊着：「翡翠，是我害了妳。」

* * *

包震天走到君不畏面前，道：「君兄弟，我已聽得苗總鏢頭對我解說過，我諒解你的無奈。」

君不畏仍然不爲所動，他也仍然發呆。

包震天道：「兄弟，你是玩刀名家，應知道咱們出刀方能消去心頭恨事，且等照上面，咱們狠宰。」

君不畏咬牙了。

包震天又道：「我還得提醒你，石不全不但武功奇高，他的手段也陰，你得妥爲防備。」

君不畏突然大聲喊叫：「石……不……全……你還不出來。」

就是這麼一聲吼叫，哇，對面的林子裡與山溪邊，突然間冒出一夥人來。

這批人大概早就來了，如果大約的數一數，人數就有六七十人之多。

望月谷中突然冒出這麼多的人，苗剛立刻大聲對自己兄弟們吩咐。

「大家注意了，等一會動上手，咱們的力量要集中，絕不可分散開來。」

小劉已在叫大家準備了。

不錯，鏢局的人只不過二十一，對方却有七十多，這等於四打一，如果分散開來，鏢局的人就慘了。

* * *

脚步聲已漸漸的傳出來，像是打悶雷一般，只見爲首的正是石家父子，那石不全端坐在一張大椅子上，兩個大漢抬着椅子，這一對父子後面便是石壯與尹在東，莫文中與尤不白，李克發與蘭兒，另外，石家船上的兩大殺手荀在耀與秦不老也在其中，餘

下的大漢們大概就是石家在小風城的主力人物了。

其實雙方面的人馬幾乎誰都認識誰，因爲大部分都在小風城土生土長，只因爲各爲其主，此刻便也只得怒視着對方不認人了。

* * *

雙方就快碰上了，半空中人影騰飛，君不畏已站在望月谷的大石上。

君不畏把手一揮，他戟指石家父子，叱道：「姓石的，如果你父子二人是人物，上來吧，君不畏以一敵二，又何必死傷無辜？」

石不全怒視着大石上的君不畏，叱道：「滾，你是甚麼東西，去叫苗剛出來。」

君不畏咬牙欲罵，苗剛站出來了。

苗剛沉聲道：「姓石的，你們好陰險，想一舉把我們消滅在大海上。」

他右手指天，又吼道：「還是上天有眼，咱們還是安全的回來了。」

苗小玉尖聲接道：「回來找你討公道。」

石不全哈哈大笑了。

他那獨目烱烱，雙手按在椅子上微微顫抖着，想是準備出手了。

石不全厲聲，道：「那是你們說的，老夫運上船的是貨，雙方都有驗過，而且也封了封條，至於海上發生的一切，關老夫何事？」

他這是一口回絕苗剛的指控，氣得苗剛鼻子冒煙，全身顫抖，說不出話來。

鏢局的人也火大了，都在罵。

石小開接道：「今天收拾你們之後，姓苗的，你們就得把失鏢賠出來，少一分也不行。」

包震天走出來了。

「石不全，你對我包某人怎麼說？」

石不全哈哈一笑，道：「銀子是我石某的，又不是欠你的，你又何必苦苦追究呢？」

只兩句話，包震天當場楞住，是的，他是向石不全募銀子，又不是石不全欠他。

大石上的君不畏猛吸一口氣，怒指石小開，道：「石小開，你可惡，你不該忘了我對你說過的話。」

石小開輕鬆的道：「你對我說過甚麼話呀？」

君不畏道：「我叫你厚葬翡翠姑娘，而你，却命人把翡翠姑娘吊在荒林中餵野狼，你……該死！」

石小開冷然的道：「你算老幾？翡翠吃你的飯還是吃我石小開的飯？你老兄搞清楚，翡翠她是我的人，她對我不忠，就得受到一定的懲罰，江湖上的律例，任誰也會這麼做，我如果厚葬一個不忠於我的人，你看我還有那麼多弟兄，他們又怎麼想？」

君不畏咬牙，道：「眞是惡人歪理一大堆，那管正義在人間，娘的，對於你父子二人，大概只有動刀子了。」

椅子上的石不全怒目相向的道：「好囂張的小子，今天叫你知道石某的厲害。」

石不全尚未發動，君不畏已撲向石小開。

石小開當着他的人當然不會退縮。

石小開的動作也不慢，他人在半空中，雙袖之內已發出「卡」聲，立刻現出兩道極光冷焰指向撲過來的敵人。

二人的動作太快了，半空中相遇立刻便是一陣怪異的響聲傳來。

「噗……嘟……」

「噢！」

「轟！」

兩條人影落下地，那石小開站起身來左右晃，當石壯大叫着奔上前的時候，石小開頭一偏倒在地上了。

石壯抱住石小開，他的手在石小開的脖子上摸了一把鮮血，立刻回頭大叫：「老爺，少爺死了。」

是的，君不畏出手便要石小開的命。

「殺！」

這一聲石破天驚的大叫出自石不全之口，只見他自大椅子上一彈而飛起四丈高下，空中帶起衣袂忽嚕嚕聲響，只見數十點細小寒星罩向君不畏。

君不畏已騰身迎上去了，但當一片星芒罩來，半空中他大吼一聲往斜閃，便在他的閃躲中，雙手縮起猛甩袖，勁風拍落不少銀芒，只不過君不畏心中明白，他的腿上大概中了幾隻暗器！

石不全冷笑了，他也看到君不畏中他的毒芒，他就在君不畏落下地的時候，暴起右掌直往君不畏的頭上拍去。

「殺！」

君不畏暴喝如旱雷，一道電閃似的冷焰自君不畏張口的同時無聲無息的激射而出。

電閃的芒焰穿進撲擊來的石不全胸上，好犀利的穿過前胸自背後透出。

石不全的手幾乎已拍中君不畏的頭了，但他却已無力再拍擊。

石不全急得以左掌抹去左眼罩，而他的一條廢腿也好端端的左右急跳又退。

原來石不全根本沒有瞎眼斷腿，到了此刻，他已不再欺瞞甚麼了。

石不全似乎去拔那支穿過他肚子的利器，那隻看上去就如同蜥蜴的舌頭一般細又利，但他只拔了一段，便瞪大了雙目倒下去了。

石壯一見，急得他大手一揮，高聲大叫：「兄弟們，狠宰啊！」

「殺！」

「殺呀！」

雙方人馬立刻揮刀狠幹起來。

* * *

望月谷中殺得慘烈，石家的人很衝動，只因爲他們發覺石不全與石小開二人死得慘，往後的日子難過了。

人到了這種時候，就不顧一切了。

別看雙方已混戰在一起，仔細看仍然是將對將來兵對兵，包震天就找上石壯幹起來。

苗剛對上尹在東，這一高一矮殺在一起完全不要命的對殺，苗剛的鋼叉舞得緊，尹在東的身已冒起血來了。

副總鏢頭羅世人堵住獨眼的李克發，兩個人這是三次碰上面，誰也不多言，揮起刀便殺在一起。

鏢局徐正太攔住莫文中，二人已相互砍殺到山溪邊上了，那徐正太的左腿綵在溪流裡，閃過劈來一刀，分水刺已刺在莫文中的大腿上。

莫文中一刀落空挨一刺，他不退，把刀插進徐正太懷中，兩個人立刻滾在溪流中幹起來。

郭長庚的雙刀迎上尤不白，兩個人就在那片矮林邊互有追殺，一時間很難看出誰佔上風。

只因爲鏢局的人比石家的人少許多，石壯才大吼着一拚，不過，文昌洪與丘勇，再加上個黑妞兒，三人這麼一配合，也勉强把場面撐住了。

黑妞兒找上蘭兒，她知道蘭兒會用毒，但她十分小心，一根鐵棍密集的打，蘭兒就是沒機會抖開她的毒粉來。

這時候君不畏坐在大石上沒有動。

他不是不動，只因爲他雙腿中了石不全的暗器「毒芒針」，兩條腿已似失去知覺了。

苗小玉緊緊的守在他身邊，如果有敵人衝過來，她便發狠的出刀。

她不用問，只看君不畏的痛苦狀，便知道君不畏在運功抵禦腿上的毒往身上攻。

她也很想幫助君不畏，但此刻她只能使刀守護，她心中那份焦急就別提了。

* * *

望月谷內殺得慘烈，仔細看雙方的人馬已躺下不少。

包震天與石壯二人交替着大旋身，山崖邊你一刀我一刀的已不見章法了。

包震天好像犯了他山大王的本性，左後背挨一刀他也不出聲，就在石壯又一斜劈暴斬中，包震天一聲大吼：「陪你包大爺下地獄吧，我的兒。」

「噢……」石壯的叫聲震天。

包震天的上半身一刀之下斷了五根肋骨。

石壯那一刀他應可閃躲的，石壯也以爲包震天會閃，然而包震天沒有，包震天的左手突然多了一把短刀，短刀只一現，便插入石壯的肚子裡了。

兩個人碰撞在一起倒下去了。

兩個人的鮮血也流在一起，包震天的老家青田縣，那地方的人信上帝，上帝說惡人要下地獄，所以包震天大叫着拉石壯下地獄了。

眞奇怪，石家父子的死，並未影響這些人的士氣，但石壯一死不同了。

石壯一死，立刻就有人往谷外溜，這光景令誰也吃驚。

那苗剛一招「野戰八方」幾乎掃中尹在東的頭，却被尹在東就地滾出三丈外，便在這時，苟在耀與秦不老二人打聲招呼，「上船了，還有甚麼好幹的？」

這二人掌管着石家大船，二人併肩退走，大概這船也變成他二人的了。

尹在東好像成了頭兒，他滾出圈外也叫起來。

「兄弟們，回城裡了，該誰的誰拿走，命是自己的呀。」

眞會叫，這時候他才說出心裡話。

石家帶來的人都聽到了，沒有一個不調頭而走，便蘭兒與尤不白幾個也跑了。

誰會想到一場搏殺變成這樣結局。

附近傳來兩聲厲叫，衆人看去，只見莫文中自山溪中挺起又倒下，濺起水花四濺，而徐正太却爬在地上大喘氣，立刻有兩個弟兄奔過去把徐正太架回來。

矮林中突又一聲淒厲大叫：「哦。」

苗剛急忙躍過去，他看得一瞪眼，只見羅世人的上身已被鮮血染紅染透，而羅世人的一把短刀尚在李克發的肚皮上左右攪和，李克發早就吐血斷氣了。

苗剛大步撲上去，他抱住羅世人，道：「兄弟，咱們贏了，小風城再也不是石家天下了。」

羅世人一聲苦笑，道：「贏得好辛苦……啊！」

「是的，贏得辛苦。」

望月谷中一場血戰，天剛黑便收場了。

苗剛一行也並非完整，兩個兄弟死了，九個人身上挨刀在流血。

苗小玉的眼淚流出來了。

她拉住君不畏的衣袖在哭泣，因爲君不畏的毒已往他的身上蔓延，而君不畏却在微微笑。

苗小玉知道君不畏的用意，那是叫她放心的走吧，他一些也不在乎死。

苗剛急道：「妹子，再怎麼說，也得把君兄弟帶回小風城去，便是眞的難治，咱們也要盡全力。」

苗小玉道：「哥，他……拒絕。」

君不畏不出聲，他直是搖頭，因

爲他說話也覺舌頭硬，他的面皮也已青了。

苗剛道：「不行，便是兄弟你眞的不治而亡，我苗剛也要爲你盛大的發喪辦法事。」

君不畏面皮連表情也沒有了。

他眞的快斷氣了。

於是鏢局的人不論傷者，大伙圍住大石四週不走了。

苗小玉開始掩面大哭起來。

黑妞一旁也哭，大伙看看地上死的石家父子，無不再想上去砍他們幾刀洩忿。

緩緩的，君不畏的雙目好像疲倦的閉上了，這顯示死神就要降臨到君不畏的身上了。

苗剛也在握拳悲忿的直跺脚。

就在這時候，山谷外面傳來一陣銅鈴聲，那銅鈴的響聲就好像一劑强心針，一下子君不畏的雙目又睜開來了。

他的面上似乎也在微微的抖顫。

那銅鈴聲花郎郎的響，帶起一陣清脆的馬蹄聲，衆人看過去，從望月谷口的山溪邊奔來一匹馬，那是一匹棗紅白尾巴健馬，馬上面端坐着一位如荷花一般的白又嫩的俏姑娘。

只不過眨眼之間，健馬已到了大石衆人前面，只見她雙目一亮，騰身便躍上大石，苗小玉橫身攔，叱喝道：「妳幹甚麼？」

姑娘不說話，低頭面對君不畏，她低低的道：「小風城不見你的人，說你們來這裡打鬥，你呀，眞是叫人爲你擔心。」

君不畏雙目用力睜開，他想笑，但他的面皮不聽他的指揮。

姑娘自懷中摸出一粒大紅丸，一下子便塞入君不畏的口中，她又嘆口氣，道：「說是不出十天半月的，一等就是三個月多。」

他的動作令苗小玉吃一驚，那姑娘抬頭道：「這個浪子呀，好像滿有人緣的，你們好像在關心他了。」

苗剛道：「姑娘，妳認識君先生？」

姑娘道：「我們之間熟得不能再熟了。」

苗剛道：「姑娘的大名是……」

那姑娘美眸一亮，道：「你聽過墨非子這個名字嗎？」

苗剛吃一驚，道：「十萬大山中的葯王墨非子前輩？」

姑娘點點頭，道：「我爺爺早死了，只不過我爺爺的本事我早已學會了。」

她拍拍君不畏，又道：「這浪子我要帶他走了，留下來他便活不成了。」

苗小玉心中好像被人打了一拳，她有些發昏。

只不過，苗剛還是合力把君不畏扶在馬背上。

君不畏又把雙目閉起來了，但灰暗中，人們可以發現君不畏的面色不青了，也好看多了。

那姑娘躍上馬背，她對苗剛一衆點點頭，道：「我要趕回去爲他治毒傷了，晚了我也沒辦法。」

她抖抖韁繩，健馬立即往谷外奔去，刹時間不見了。

* * *

「大妹子，別擱在心上，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君兄是條野龍，咱們的廟太小了。」

苗小玉道：「偏偏他被石不全毒芒針打中，我……」

苗小玉又落淚了。

* * *

那匹棗紅健馬馳出數十里外了。

馬上的姑娘一手拉住她後面的君不畏，吃吃的笑了。

君不畏却開口道：「笑甚麼？」

姑娘道：「我在笑，如果你已經斷了氣，如果你已倒在那個姑娘的懷裡，我就不知道如何把你的這個浪子的屍體送回我的『天才小築』了。」

君不畏道：「我如果死了，妳就會痛苦的過一輩子了，我的小百合花兒呀。」

馬上的姑娘忽然收住馬韁，她跳下馬來了。

只見她自懷中取出一個吸鐵磁棒，把君不畏的褲管扯破，就在馬旁以磁棒把君不畏腿上中的毒芒針吸出十多支出來，眞嚇人，針是紫色的。

也不知小百合花兒餵給君不畏吃的甚麼葯丸，當毒針全部吸出來之後，君不畏已能騰躍了。

「妳早該把我的身上毒芒針取出來了。」

「我如果取得早了，你會投向那個姑娘懷抱，我才不上這種當呢。」

「哈哈哈！」

「嘻嘻嘻！」

* * *

又見那張上面繡的野鴛鴦軟而粉白的緞被，被子平整的蓋在兩個人的身上，被子的上端看不見人，但被子的末端四隻脚丫子在蠕動，被子上面很規律的波浪式動着。

半晌，才聽得被子裡面人聲。

「你眞是個叫人愛得發瘋的浪子。」

「哈哈哈！」

誰在被子下面笑？那當然是君不畏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余懷芝得高嘉和怪人相助，幪面人才離去，幪面人也是心理變態而變邪，利用魏薇破壞江湖有頭有面的人物形象，現在又向林伯達下手，要脅他為青苗幫效力，請羅雅堂為他治療唐瘡病。同時魏薇又向上官昱下手，和對上官實如一轍，荒腔走板，無中生有，破壞形象才離去，她的變態是由被玷污後開始的，現在和鄒勤相遇，便與王飛合謀把鄒闇割部份以泄憤，小余跟踪魏薇又被白雲等纏鬥……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文／可飛・圖

亡命怪俠

授藝清理門戶　鬥智豪賭贏錢

這工夫，那八個人中受傷的四人已不見，未受傷的自土坡頂上走下來，余、燕二人知道今夜要糟。

「哥，你快走吧！小妹不會有生命危險！」

余懷芝目前想走也來不及了。

這五人走下土坡，其中一人道：「幫主，這不勞您動手，由屬下來好了。」不由分說，就一齊撲上了。

燕翎大聲道：「幫主，你的諾言呢？」

白雲不出聲，余懷芝也不出聲。

余懷芝在二十五招內就挨了好幾下。

這些人都吃過他的苦頭，尤其在幫主面前，自是不遺餘力。

余懷芝前後已和另外四大高手打了兩百五十招以上。

他又和白雲打了近百招。

現在再和這五人打了五六十招，共計四百多招。

任何一個高手在和這些頂尖高手拚搏四百多招之下，也支持不住。

大約在六十招左右，被戳中一指搖搖倒下。

幾乎在他倒下的前一刹，還砸中譚子羽一掌。

兩人被俘，白雲下令立刻弄回去，他帶着人往南走。

走出二十餘里，天快亮時，突然迎面來了兩個人。

其中之一是清虛道人吧？

只不過他頭戴道冠，却身着袈裟，口中還嚼着東西。

另一個人微跛，臉上有油彩，還粘滿了樹葉，所以根本看不清他的臉。

清虛還哼着使人聽不懂的怪歌。

兩人在路中央一站，清虛道：「你們是和尚還是道士。」

白雲道：「這不是清虛嗎？」

清虛也不答話道：「你是道士還是和尚？」

一級一品的黃天保厲聲道：「不要在幫主面前胡說八道。」

清虛道：「當和尚和道士都不錯，所以兩樣我都喜歡。」

正因為他喜歡，所以他的打扮不僧不道。

白雲道：「給我拏下！」

「慢着！」清虛道：「你是不是只有一個卵子了？」

此言一出，白雲臉色大變。

他的確只有一個睪丸了，另一個被鄺海捏碎。

這是他一生中的奇恥大辱，最怕人提起。

白雲盛怒之下，掄劍往上撲去。

清虛拔下拂塵，往劍上一纏一絞。白雲大吃一驚，劍像插入濃膠之中，急忙收劍變招。

上次清虛和司徒等人動手，使二人手臂奇痛。

清虛上次被俘，白雲叫錢仲擊散了他的經脈。

白雲且警告他不准再穿道裝，應穿僧衣。

這自是一種侮辱。

而現在，清虛半道半僧，不僧不道，也許正是一種反擊，也是一種反諷刺吧？

白雲想不到，經脈被砸亂而丟在郊外的人，怎麼會變成頂尖高手，莫非當時錢仲手下留情作了假？

當然不會，是不是另有奇遇？

白雲當然不是易與之輩。

遲先生遲先覺把他調理成一個全才，為他作一些罪惡之事，這當然要具備高超的身手。

白雲全力施為，雖落下風，還可以支持。

另外一些人撲向了臉上粘滿樹葉的人。

這六個都是一級一品的高手，其中一人是白雲帶來的，另外五個是九人中未受傷的一部份。

六對一，這勢道是可以想像的。

這怪人怪嗥一聲，忽然撤出了特號巨大的十三節亮銀鞭。

此鞭每節五斤，總重六十餘斤。

因而有人失聲道：「他不就是『大力神』鄺海嗎？」的確也只有鄺海才能使六十餘斤的十三節鞭。

「的確是他……」

「他不是已被廢了，而且經脈全弄斷了嗎？」

的確，可是清虛不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只不過鄺海被傷得更嚴重，幾乎無人以為他還能活着。

而鄺海的確還活着，且功力高得出奇。

六個一級一品的高手齊上也沒佔到他的便宜。

余、燕二人急忙自行運氣衝穴。

清虛和白雲還沒打出結果。

鄺海和六大高手也未分勝負，但鄺海再厲害，這畢竟是六個一級一品的頂尖人物，久戰只怕不易討好。

這工夫余懷芝和燕翎已先後自解了穴道。

加上他們二人，這情況自然就不同了。

燕翎助清虛，雙戰白雲。

白雲本已不穩，立刻就手忙脚亂了。

余懷芝助鄺海，自也大為改觀了。

尤其是白雲，此刻堪堪支持不住，還挨了清虛兩掌。

余懷芝已受了傷，他知道，時間一久，他的內傷會更嚴重。

於是他又施出了那兩招。也就是皇甫桐教的那兩招。

這兩招在內傷時施出，威力也大不如前。

只不過絕招就是絕招，仍然傷了兩個。

六去其二，對方的實力大減，鄺海的巨鞭呼嘯，似乎又加了兩成力道，沒有人敢硬接，這自是吃虧。

白雲這工夫又挨了一掌，而這邊四大高手又傷了一個。

受傷的再上，但兩個不如一個，實力銳減。

就在這時，忽見土坡上又出現了五個人。

燕翎不由暗暗叫苦，她認出，又是「青苗幫」的人。

「青苗幫」的成員有一百五十餘人，還不包括嘍囉。

這五個人兩個加入白雲這邊，三個對付鄺、余二人。

本來一面倒的局面，立刻又改觀了。

余懷芝苦戰了五百餘招，且早已內傷。

鄺海雖然力大，但他受的壓力幾乎一倍於小余。

他看出小余內傷嚴重，所以一邊迎敵一邊還要照料小余。

如此一來，他的深厚兇猛的勢道，就被抵銷了。

小余又挨了一脚，差點倒下。

對方傷的也撲上來，一共是九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無論如何，這比例太懸殊了。

現在，鄺海已是守多攻少了。顯然，「青苗幫」出動了不少的人手，比任何一次都多，似想一鼓而下。

在目前，一鼓而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燕翎也開始失招挨打，清虛中了一劍和一脚。

就在此刻，又來了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悲慘的局面出現，余懷芝曾倒地一次，但又站起來。

燕翎被砸昏，躺下就不動了。

清虛在苦撐，當然，白雲的內傷也不輕。

現在雙方都在苦撐，誰撐得久誰就是勝利者。

余懷芝眼前發黑，實在支持不住了。

這工夫一脚踩來，他的身子飛出，幾乎滾到燕翎身邊，錢仲凌空飛落，長劍已向小余胸上刺下。

其實不必用劍，就以下落的重量踩小余一脚，八成也會骨碎肉糜，立斃當場，但是……

一聲清嘯傳來，只見一道黃影飛落，大袖一甩，錢仲的身子竟又飛上天空，長劍已脫手飛出。

此人還未落地，大袖交揮，另外八、九個已在尖嘶聲中向外摔出，而摔出的人也半天爬不起來。

然後，白雲在此人的「排雲袖」之下，「嗤」地一聲飛出一丈以外，人未落地，已是鮮血狂噴了。

接着，此人挾起余、燕二人如大鳥臨空，飛掠而去。

* * *

這兒是個石窟，面積極大，說話及走路還有廻音。

其實它是石壁內的石窟，十分隱蔽。

石窟內有山泉，石縫中還生出一些不知名的菌類。

據余、燕二人初步瞭解，這石床上端坐的人可能是三老之一的「白骨居士」，此人禿頂、骨瘦如柴。只不過這老人一雙深陷電眸，却有如無底寒潭。

余懷芝和燕翎已被老人治療過內傷。

他們二人也坐在地上。

石窟中十分幽靜，余懷芝道：「前輩八成是『武林三老』之一的『白骨居士』鄭鐸鄭老前輩了？」

「正是！」

「要不是老前輩，酈海及清虛道長兩位以及晚輩等人，必然不免。」

「當然！」

「老前輩一定知道該幫的太上幫主是誰了？」

「你也不知道？」

「晚輩只怕猜錯了！」

「你並沒有猜錯。」

余懷芝道：「遲先生怎麼會……」

「聰明人往往會作傻事，而且可能是世上最傻的傻事。」

「老前輩也可能知道家師齊天洪之死的事？」

「知道的不多。」

「晚輩身上有些指甲，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那麼回事。」

燕翎想笑但沒有笑出聲來。

因爲「白骨居士」的樣子也很滑稽，渾身沒有四兩肉，坐在那兒像個骨頭架上掛了一件黃衫似的。

「晚輩對此事一無所知，但恩師的仇恨作徒弟的不可不知，老前輩可不可以告訴晚輩？」

「當然可以。」

「到底是怎麼回事？」

「遲先覺爲人陰險，但他却會作表面功夫。」

燕翎道：「若非如此，怎麼會在武林中混個『好好先生』之名？」

「白骨居士」點點頭。

燕翎道：「都說他一生未殺過人，眞的如此？」

「白骨居士」道：「妳相信嗎？」

燕翎道：「鬼才相信！」

余懷芝道：「燕翎，在老前輩面前，說話要斯文些。」

「不妨，老夫喜歡爽直的人。」「白骨居士」道：「昔年有一種奇異深奧的功夫流傳江湖之中，那就是『玄牛一炁功』，武林中人視爲無上絕藝。」

小余道：「晚輩也聽人說過。」

燕翎道：「不知何人會此絕藝？」

「就是三老之一的空空道人。」

燕翎道：「三老是不是居士，空空道人和百了和尚三位老前輩？」

「正是。」「白骨居士」道：「空空死前，把該項內功傳給了老夫，他說不該帶到地下去。」

燕翎道：「那是一門甚麼怪功夫？」

「對，那功夫很怪，每次行功或者施展這功夫，一定要牛吽一聲，聲音能傳出數十里外。」

燕翎道：「原來那只是一門內功。」

「內功是內功，但只要練了這內功，技藝必然脫胎換骨。」

燕翎道：「是不是老前輩又傳了齊大俠？」

「對對，妳怎麼知道？」

「晚輩是猜想的，甚至還猜出，齊大俠的不幸與此功必有關連，也可以說，他如不學此功，也許還活在世上。」

「好聰明的女娃兒，正是如此！」

燕翎就不再出聲了。

「白骨居士」道：「那時我們三老都是六旬的年紀，而齊天洪、皇甫桐和遲先覺才二十餘歲。」

燕翎道：「他們三人是三位前輩的門下嗎？」

「對，齊是空空道人之徒，皇甫是百了和尚門下，但百了還有徒，遲先覺是老夫的門人，那時候我們三人都喜歡遲先覺。」

燕翎道：「他最會討人喜歡？」

「當然，他善解人意，又時時表現孝行。空空及百了死後，遲先覺更孝順，有一次他主動要求學『玄牛一炁功』。」

「老前輩教了？」

「老夫沒有理由不教給他。」

「老前輩難道看不出他的心地太壞？」

「白骨居士」長嘆一聲道：「丫頭，人類最會僞裝，老夫不會『他心通』，自然不知他想些甚麼。只以爲此功理應傳他，不傳他又傳給誰呢？」

燕翎道：「這太不幸了……」

「丫頭，妳先別急，我還沒有立刻教他。」

「老前輩，您還是聰明人。」

「先別誇讚老夫！老夫沒有妳聰明……」「白骨居士」道：「老夫以爲，『玄牛一炁功』難練更難精，入門要踏實，必須按步就班一步步地學，於是……」

燕翎道：「老前輩，讓晚輩再猜猜看好不？」

「好好！妳猜！」

「老前輩八成讓齊大俠先傳他入門的基礎……」

「好，果然聰明！」

「齊大俠教了之後呢？」

「白骨居士」道：「由於齊天洪只學了一半，所以只能教遲先覺一半，另外一半要跟老夫學。」

燕翎道：「老前輩教了沒有？」

「還沒教就發生不幸了。」

「甚麼不幸？」

「娃兒妳能不能再猜猜看？」

燕翎眼珠轉了一會，道：「由於齊大俠只學了一半的『玄牛一炁功』，就傳遲先覺一半，可能遲先覺不信，以爲他藏技不露而動了殺機……」

「對，完全對了！」「白骨居士」道：「遲先覺的確不知道空空道人只教了他一半。」

「可是空空道長不也傳了老前輩？」

「對，而且他傳我及齊天洪是同時的，只不過老夫學得快，齊天洪自然沒有老夫學得快了。」

「也就是說，空空道長去世時，老前輩已學完，齊大俠却僅僅學了一半，未竟全功對不對？」

「對了！這就是不幸的開始。」

「遲先覺逼供，而弄下齊大俠的指甲？」

「這一點稍有出入。」「白骨居士」道：「遲先覺信齊只學了一半，齊爲人忠厚，在緊要關頭，爲了表明自己未說一句假話，自動剝自己的手及脚趾甲！」

燕翎打個冷顫道：「這太殘酷了！」

「的確，也可見齊天洪的心地光明，和遲先覺的狠毒，齊天洪如此坦白直爽，並未救他自己一命。」

「遲先覺仍然殺了他？」

「齊天洪流血過多而亡。」

「老前輩當時並未在現場？」

「老夫如在現場豈會容他作這傷天害理之事？」

「那指甲又是何人交給鄺大俠和余大哥的？」

「白骨居士」道：「當然是皇甫桐。他在暗中發現這件悲慘之事，只可惜已遲了一步，齊天洪已死。」

余懷芝泫然道：「原來如此！」

燕翎道：「老前輩到底是教了遲先覺下半部沒有？」

「沒有，因爲不幸已發生，由於皇甫桐把那事告訴老夫，遲先覺聞風逃走。後來皇甫桐把這些指甲分成幾份，由三人帶在身上，表示永遠不忘齊天洪的血仇。」

燕翎道：「遲先覺固然了得，但皇前輩傳了余大哥兩招，就佔了遲先覺的上風，看來……」

「娃兒，妳不懂，遲先覺最詐，八成藏了拙。」

「有必要藏拙嗎？」

「有，他不知道老夫是否還活在世上，所以他不敢太招搖。因而在『青苗幫』數年，連幫中的上層人物都不知他的身份，只有白雲知道。」

余懷芝重行拜下，道：「晚輩不知家師和前輩的關係，事實上老前輩也算是晚輩的師祖。」

「那可不敢當！」「白骨居士」道：「你已經學了齊天洪的『玄牛一炁功』的前半部了？」

「是的前輩，但不知有未學對？當時也不知道此功乃是武林一絕，眞是無知頂透……」

「那時你只是一個小孩子，當然不知道這些了。」「白骨居士」道：「老夫這次決定把下半部爲你補全。」

燕翎道：「余大哥雖只學了上半部，却一點也未見威力，這是爲何？」

余懷芝道：「燕翎，妳不懂，第一是我以前不知此功乃天下一絕，無出其右，其次八成是此功未學全之前，一定無法使用！」

「對了，」「白骨居士」道：「不然的話，遲先覺也學了一半，那不是天下無敵了？現在老夫就傳給你。」

余懷芝道：「前輩栽培大恩，永誌不忘。」

「不必客氣，學了之後，不到緊要關頭別施展，這主要是對付遲先覺的，代老夫清理門戶。」

余懷芝道：「師祖，晚輩學了這後一半就能……」

「當然，不過我還要教你點別的……」

在石窟中五天，「玄牛一炁功」總算學全了。

另外還教了他一套劍法。

就連燕翎也學了這劍法。

只是她無法學「玄牛一炁功」，因爲女人不能學。

臨別，「白骨居士」道：「有一天和遲先覺遇上，要除去他必須運起『玄牛一炁功』，且要用此劍法才成。」

「是，晚輩謹記在心。」

* * *

這是一百里之內最大的一家賭坊。

主持人是個三十多歲的美婦，都叫她杜七娘。

不知道是不是主持人很有魅力，或者人緣好，這家賭場總是門庭若市，日進斗金。

此刻，華燈初上，余、燕二人進入賭場，主持人向小余招呼。

他們爲甚麼要進這家賭場，自然有原因的。

爲甚麼他們要進賭場，那當然也有原因。

樓上一個房間內有一桌最大的骰子賭局。

莊家四十左右，挺斯文，另外五六個押注的，除了其中一個三十左右的人，看來都是地方上的富戶，莊家枱面上堆了一疊銀票。

最上面一張的票面是六萬兩。

小余看了一會，以「蟻語蝶音」對燕翎道：「此人不單純。」

「那就不要賭吧！」

「一定要賭。」

「爲甚麼，輸了多窩囊？」

「希望不會輸。」

「哥，要不要我幫你？」

「不必。」

「是不是你認識此人？」

「嗯！拿出五萬兩銀票來……」

那個三十左右，或者只有二十七八歲不像是地方上富戶的人，讓出了座位。

小余道：「老兄還是繼續賭吧！」

「還是讓給老弟吧！我已經沒有賭資了。」

余懷芝就坐下來，燕翎站在他的左後側。

這個三十來歲的流子則站在莊家後側。

莊家道：「老弟，咱們這一桌不賭雞零狗碎的。」

余懷芝道：「那才痛快。」

莊家道：「最小的注也要一萬兩。」

余懷芝道：「就這麼辦。」

都下了注，小余下了一萬兩的注。

莊家擲了個九點。

其餘幾家都未超過九點，通吃。

第二次也是吃多賠少。

小余連輸三次，道：「老兄，在下作一次莊如何？」

那個讓位的青年人道：「也應該換別人作作莊了！」

莊家不便反對，就讓小余作莊。

小余枱面上放了二十萬兩。

這一桌枱面雖大，一下子拿出二十萬兩，也算是大手筆了，前莊家本想收攤子，見他出手闊又繼續賭下來。

小余搓搓骰子，雙手一放，骰子在碗中蹦跳了一會停下，八點。這也不錯了，「出門」是五點，「末門」是七點，「天門」也就是原先的莊家，是「豹子」。

這當然又贏了。

此人這次押了十萬兩，他一個人就拿去了十萬。

小余面不改色，道：「下注，下注，押多少賠多少。」

前莊家又押了十萬兩。

加上其他各門的賭注將近二十萬兩。

既然小余保証押多少賠多少，也就無人要他把枱面上的數字和下的注數字相等，反正他跑不了。

這一次小余是七點，所有的人也都未超過七點。

只有「天門」又是八點。

反正此人總是要比他高出一點。

到目前為止，小余沒有贏過他一次。

燕翎低聲道：「哥，收了吧！」

「不妨！下注呀！」

這一次「天門」又押了十五萬兩。

其餘的加起來也將近十萬兩，因為他們以為穩贏。

前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有很多人終生不賭，但卻喜歡看別人賭。

他們分享別人贏錢的快樂，也分擔他們輸錢的懊喪。

他們羨慕別人一夕間變成富翁。

他們也慶幸，幸虧自己沒有下場去賭。

這一次小余又以六點輸給了「天門」，僅是此人就賠了十五萬兩。

其餘的收支平衡。

又輸了三次，估計小余輸了近七十萬兩。

只不過燕翎却只取出二十五萬兩銀票。

其餘賠出的銀票在四十萬以上，這銀子是哪裡來的？

似乎只有燕翎知道這件奇事，別人却未覺察。

可能連小余也未覺察。

再賭三次，小余唯一贏「天門」的一次，只有五萬兩，另外輸的兩次又是三十萬兩，大約總數百萬兩了。

這工夫「天門」才發現蹊蹺，道：「喂，老弟，不對勁啊！」

小余道：「有甚麼不對，在下沒有付清？」

「付清是付清了，可是你枱面上……」

「我枱面上怎麼哩？」

「沒有看到你們增加枱面，你却又輸了百萬兩之譜，這些銀票是怎麼來的？各位不以為邪門嗎？」

有的人也感到奇怪。

的確沒有人看到小余或燕翎掏荷包增加賭資。

不過，也沒有人專門注意這件事，所以也無人敢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天門」却以為，他連續贏了十餘次，統通加起來應在一百五十萬以上。

他查點枱面上的銀票，却只有三十萬兩。

他贏的銀票呢？為何只有這些？

因為他只輸過一次，那也是最小的一次——五萬兩。

而小余至少輸了一百萬兩，僅是小余一個人輸的就有「天門」枱面上現有的三十萬兩的三倍有餘。

他不信小余和燕翎身上有這麼多的銀票。

就算有，「天門」贏的銀票為何不見了呢？

這簡直有鬼。

大約有七十萬兩銀票不見了。

「咱們要搜一下。」「天門」指着他的枱面道：「各位旁觀的朋友都可以作証，在下一共贏了百多萬兩。」

有很多人附和，道：「的確，有一百多萬兩。」

「天門」道：「現在却只有三十多萬兩了。」

他把銀票一張張攤開，果然只有三十一萬兩左右。

有人道：「誰知道是不是這位老兄自己又偷偷地把枱面上的銀票收到衣袋中去了？對不對？」

這人就是讓座那個青年人，看來頗潦倒，大約不超過三十。

「天門」眼一瞪道：「老弟，你說話可要小心。」

這人道：「在下說的也是實話，要不是這樣，大家評評理，那是為甚麼？銀票在你枱前呀！」

「天門」突然冷冷一笑道：「我看問題就出在你這小子身上。」

「我？」這人指着自己的鼻尖。

「對，因為你一直站在本人身後左右。」

「你他娘的可別血口噴人，怎麼，只要站在你身後左右的人就有嫌疑，簡直是放你娘的春秋屁。」

此人上前揪住這年輕人，道：「我看你就像個賊！」

「我是賊？我偷了你姑姑還是你阿姨？」

「天門」要揍人，青年人道：「好，你來搜，如果你在我身上搜出一張銀票，就算我偷的好了！其實我的銀票剛剛都輸光了。」

的確，此人連輸幾次，好像沒贏過。

「天門」道：「就這麼辦，我要搜一下。」

年輕人道：「我沒有作賊，難道還怕搜嗎？」

「天門」道：「你要把衣衫脫光。」

「成！」青輕人道：「老闆，妳過來作個証人……」

一邊說一邊脫衣服。

他一邊脫，「天門」就一邊搜他的衣袋。

當青年人要脫內褲時，賭場主持人道：「小子，你要幹甚麼，你以為老娘沒見過世面，你要獻寶。」

青年人道：「我說老闆，妳沒聽到他把在下當作賊嗎？」

主持人道：「只剩下一條內褲，就請這位貴客搜吧！」

這美婦還眞大方，看來那小子就是眞的脫了內褲，也不會唬住她，在外面混的女人就是不一樣。

「天門」摸過，甚麼也沒有。

這青年人道：「老兄，你如果還不放心，咱們到屋中去，讓你看看褲子裡面是甚麼樣子！包你有樂了。」

很多人都笑了起來。

「天門」出了一頭汗。

七十萬兩可不是個小數字。

他想不通，銀票在他枱面上，誰能拿去？

為甚麼他一直未注意這小子枱面上的銀票？為何老是取之不盡？「天門」道：「老闆，我還要搜。」

主持人道：「你要搜誰？」

「凡是在桌上參加賭的人都要搜。」

小余道：「成，你自管搜。」

「天門」道：「那位姑娘也要搜。」

小余道：「你說甚麼？」

「那位姑娘一直站在你身邊，如果你有嫌疑，這位姑娘也必有嫌疑，事關重大，不能不搜。」

燕翎道：「你敢嗎？」

「不是在下搜，在下委託女老闆代搜。」

燕翎還是不願，小余道：「妳就忍一下吧！反正是老闆娘搜，因為老闆要向『天門』索抽頭的錢，七十萬兩他可以抽七萬兩，她當然不能罷休。」

於是先搜這桌上其他與賭之人，沒有結果。

然後，老闆帶燕翎入屋。

這娘們伸手一摸，就道：「姑娘，原來妳是個賊。」

燕翎道：「妳敢侮辱我？」

「喏！點點看，這是不是七十萬兩銀票？」

燕翎呆了，女老闆握了一大卷銀票。

顯然是自燕翎袖中掏出來的，古人的衣袋往往是在袖內，尤其是女人。

「這……這怎麼可能？」

「這銀票是不是自姑娘袖中取出來的？」

「妳以為我是賊？」

「妳不是賊又如何解釋？」

燕翎道：「我以為妳是栽贓！」

「傻丫頭，妳眞差勁。」

「妳……妳說甚麼？」

「告訴妳，這是『老細』的手法！」

「甚麼是『老細』？」

「就是扒手，妳八成是『推車』的！妳少裝蒜。」

「推車？推車是甚麼意思。」

「『老細』的助手！」

「妳才是『推車』的。」

「小妹，看來妳還是個雛兒，這一手叫着『隱拋』。」

「甚麼意思？

「就是把扒竊到手的東西拋給別人藏起來，八成是別人拋給妳的，對不，妳知不知道是甚麼人放在妳身上的？」

燕翎搖搖頭。

「就是那青年人。」

「哪個青年人？」

「就是要脫光讓人家搜身的青年人哪！」

「他不是站在那人背後嗎？」

「他是站在那兒，但在枱面上賭得緊張的時候，他在不在那人身後，有誰去注意他呢？」

「這……他為何放在我的袖內？」

「因為萬一要搜，他也不敢搜女人哪！」

「他這不是害我？」

「不是，因為他和小余是熟人。」

「小余，妳……妳叫余大哥是小余？」

「是啊！他不是『閃電飛虹』余懷芝嗎？」

「妳……妳是……」

「我？」老闆世故地笑笑，道：「聽說過『黑手觀音』鳳九娘其人嗎？」

「妳就是鳳九娘鳳大姐，懷芝哥常

提到您！」

鳳九娘苦笑道：「當年江靜搶先了一步……」

「鳳大姐昔年也和懷芝哥是好友？」

「差點作了他的老婆，只不過，這小子越來越喜歡嫩的，像你小妹這麼嫩，我們又怎敢再作非分之想。」

「我懂了……」

「你懂甚麼了？」

「懷芝哥八成已知大姐主持此賭場。」

「是的。」

「剛才來賭場前，在路上遇見那個要脫褲的小子。」

「妳猜他是誰？」

「不知道。」

「『神偷』蓋文的首徒百里光。」

「這就難怪，原來他和懷芝哥一照面，二人就有了默契，只是我當時未看到他們打招呼！」

「出去吧！要大聲嚷嚷，甚至罵我沒正經。」

鳳九娘又把一叠銀票塞回她的袖內。

門開了，燕翎一邊整衣一邊罵道：「我還沒見過這種賭場，丟了銀票大家倒楣……」

鳳九娘向「天門」攤攤手，道：「搜過了！而且搜得很仔細。」

余懷芝道：「要不要再搜搜在下？」

「天門」到屋中搜了小余，他大聲道：「算了！七十萬不是小數目，在本人來說，却也不是太大的數目。」

觀衆不能不刮目相看，七十萬兩還不是大數字。

多少才算大數字？

在一般人來說，萬兩紋銀已經是個大數字了。

小余道：「咱們走吧！今天的運氣眞差。」

「慢着！」「天門」道：「老弟如果不反對，咱們再賭。」

「還要賭？」燕翎大聲道：「有的人賭贏不賭輸！」

「天門」道：「姑娘不能怪在下，這事的確邪門！」

「甚麼邪門？你這人輸不起？」

「天門」道：「老弟，咱們再賭一次。」

小余道：「賭甚麼？」

「還是骰子。」

「剛才不是已經賭過了。」

「是的，這一次咱們改變一下賭的方法。」

小余道：「會不會再發生爭議。」

「不會！不論輸贏，在下絕不多說一句話。」

「好吧！請劃出道兒吧！」

「很簡單，咱們用自己的骰子，但要經對方查驗過。」

燕翎在小余耳邊低聲道：「哥，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知道。」

「你說他是甚麼人？」

「『賭仙』的師弟吳平！」

原來是鳳九娘告訴燕翎的，此人可以說是賭國高手。

兩人都取出了自己的骰子。

雙方的骰子當然不一樣，小余的小些，吳平的大些。

雙方交換查驗過，都沒有問題。

圍觀的人把屋子塞得滿滿地，但賭桌兩步內不准外人靠近。

這可以說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豪賭。

吳平還是枱面的三十餘萬兩，小余也凑成此數，觀者無不咋舌，年紀輕輕的，身上居然有數十萬兩銀票。

誰先擲也要猜拳決定。

結果是吳平先擲，他們的比賽方法是擲三次。

每次擲出的結果，都要比較。

吳平雙手搓着三枚骰子，口中唸唸有詞。

不管他口中唸甚麼，小余絕不看他的嘴，而是看他的手。

是否行家，由此可以看出。

吳平第一次擲出八點，不大也不小。

第二次是「豹子」，觀衆嘩然。

第三次又是「豹子」，有人大叫「贏定了」。

的確，三次之中有兩次是「豹子」難道還不能收枱面嗎？

現在輪到小余了，他拏起了自己的骰子。

燕翎緊張地看了鳳九娘一眼，鳳九娘向她笑笑，似乎對余懷芝頗有信心，燕翎却無信心。

小余雙手搓着骰子，然後放在嘴邊呵了幾口氣。

雙手一放，骰子在碗裡滾了一會，立刻爆出驚呼聲。

第一把就擲出了「豹子」。

吳平臉上沒有表情了，但內心却在翻騰着。

好歹他是「賭仙」金子超的師弟，這個人可丟不起。

如他知道金子超也輸在小余手下，他會怎麼想？

當然，那次的輸，可以說非戰之罪。

只不過「賭仙」也是靠玩假出名的，靠手氣那只是普通人的賭法。

小余搓着骰子，又擲了出來。

其中兩枚已停，是「豹子」的架勢，已經有人叫了起來。

只要第三枚也是一樣的點子，那就是「豹子」。

第三枚停止轉動，觀衆又瘋狂地叫了起來。

吳平正要伸手去抓碗中的骰子，他要看看。

他幾乎不信一個藉藉無名的賭徒有此本領。

只不過小余比他快了一步，已抓

起骰子，搓了一下，把骰子放在口邊呵了幾口氣，似要再次擲出。

「慢着！」吳平道：「在下要看看骰子。」

小余道：「我不喜歡無事生非。」

吳平道：「在下以爲你可能在玩手法。」

小余道：「玩甚麼手法？你自管說出來。」

「你的骰子可能是自腹中吐出來的。」

「你說甚麼？」

「你不必裝佯，也不必演戲，這一套瞞不了在下。」

旁觀者有人道：「骰子能藏在腹中？眞玄！」

吳平冷笑道：「一點也不玄，只怪你老兄少見多怪！」

那人道：「說說看，腹中藏骰子，如何弄鬼？」

吳平道：「事先把假骰吞入腹中，要用時故作呵氣，其實是把眞骰藏於袖內袋中，運氣逼出腹中的假骰，到了手中，然後擲出。」

小余道：「好，就讓你來查驗一下。」他把骰子交給了吳平。吳平一接過，就笑了起來。

小余道：「尊駕笑甚麼？」

吳平道：「骰子果然是熱的。」

「熱的又如何？」

「證明是自腹內吐出來的。」

小余道：「骰子微溫就是自腹中吐出來的？」

「當然。」

「好！」小余另取三枚骰子，讓別人摸過，證明是涼的，然後他搓了幾下，又呵口氣，再讓人去摸。

摸的人證明骰子很熱。

小余道：「要骰子熱，不一定要吞入腹中。」

「對，不能輸了就賴皮！」觀衆有人大叫。

吳平心知有鬼，但他沒有抓到。

這工夫，小余又抓起了骰子，先搓幾下再放在嘴邊呵了幾口氣。

這一次所有的目光都盯住了三枚骰子。

因爲這一次的結果，就可以決定枱面上的三十萬兩誰屬。

三十萬兩銀子，就在這一擲之下可以決定。

小余終於擲出了骰子。

吳平目不轉睛，盯住碗中的骰子。

觀衆似乎在這一刻都停止了呼吸，其實誰贏誰輸都和他們毫無關係。在這一會，却像是和他們有關係似的。

骰子一停，呼喊的浪潮幾乎能把屋瓦揭開。

狂喊「豹子」之聲震耳欲聾。

的確，又是「豹子」，三個「豹子」代表三十萬兩銀子。

吳平正要伸手去抓碗中的骰子，小余又快了一步。

他搶到手之後，興奮地搓着，呵着氣，道：「寶貝，你使我贏了三十萬兩，也恢復了我的信心。」

吳平雙臂一張，大聲道：「大家請靜一靜。」

屋中逐漸靜了下來。

吳平道：「在下深信這位賭友玩了假，所以在下要當衆證明一下。」他搶過小余手中的骰子。

他運勁於指上一捏，三枚骰子先後裂開。

裡面甚麼也沒有，當然更未灌鉛了。

然後，他要小余捋起衣袖檢查。

只不過小余的衣袖裡也沒有暗袋，甚麼都沒有。

小余大聲道：「如果這位仁兄不信，在下可以再讓他仔細搜身一次，直到他滿意爲止。」

吳平楞在那兒，面孔青紫。

小余把他的三十萬兩收了過來，然後拏出十萬兩遞給鳳九娘道：「老闆，這是頭錢。」

鳳九娘笑着接過，道：「謝了。」

小余又拏出五十兩分給觀衆，算是「吃紅」。

眞正是皆大歡喜，無不稱快。

二人出了賭場，已經是掌燈時刻，吃了飯住進客棧。燕翎道：「余大哥，你居然是位高手。」

小余搖搖頭道：「不是。」

「對方是『賭仙』金子超的師弟啊！」

「那也是一樣，因爲這已經不是賭的問題了。」

「不是賭是甚麼？」

「鬥智。」

燕翎道：「你是說沒有弄鬼？」

「不弄鬼又怎能連續三次擲出『豹子』？」

「余大哥是何時弄的鬼？吳平那個油子都未發現你弄鬼，這不是已經假骰你比他的本領高明嗎？」

「其實他已經猜出了我的方法。」

「猜到了爲何不揭穿？」

「他的動作沒有我快。」

「是不是你眞的把骰子藏在腹中？」

「對了。」

「是怎麼弄的？眞能隨意吞下吐出？」

「對，那要勤練才成，」小余道：「也就是先把假骰藏在腹內，讓他查驗眞骰，自然無問題。」

燕翎道：「是否把骰子放在口邊呵氣時換了？」

「對。」

「也就是說，把眞骰藏在袖內，把假骰吐入手中？」

「把假骰逼出口外手中是對了，但眞骰並非藏在袖內，而是三枚眞骰仍夾在指縫中。」

「夾在指縫中他會看不見？」

「這就是所謂手法。如果你與人賭骰子，發現對方抓骰子時五指張不開，那就要特別注意了。」

「那就顯示他玩手法？」

「十之八九如此。」

燕翎道：「吳平檢查骰子，却又無毛病，是不是又換過了？」

「對，他若不慢了一步，準會當場抓到弄假。」

「也就是你擲過以後，急忙搶回的骰子是假骰，又放在嘴邊呵氣，假骰又吞了下去，而把指縫中的眞骰又換了回來？」

「正是如此。」

燕翎道：「像吳平這等『郎中』會不知道這手法？」

「他當然知道，但等他發現已經遲了，因爲要抓『郎中』必須及時，事後又不會留下甚麼痕跡，況且他開始時太輕敵，這就是他栽的原因。」

這工夫有人在院中道：「事實上他的注意力全在余大俠的袖子上，就忽略了余大俠的手指縫。」

燕翎道：「是梁七的聲音。」

「正是在下，如假包換。」梁七道：「方便嗎？在下可以進來嗎？」

燕翎道：「當然可以進來。」

梁七進屋，燕翎道：「梁七，你剛才也在賭場中？」

「當然，所以我很佩服余大俠的手法。」

小余道：「說來慚愧，有所謂奸賭滑嫖。」

燕翎道：「余大哥去賭場必有重大原因。」

梁七道：「據我所知，這家大賭場是『青苗幫』開的。」

燕翎道：「余大哥，眞的是『青苗幫』開的？」

「如果不是，我爲甚麼一定要去這一家？」

「可是場主認識你，反而幫你。」

「這是因爲我們是舊識，而她也不是和『青苗幫』一條心，賭場本是鳳九娘的，『青苗幫』成立之後，毛遂自薦，自願保護，也就是所謂『包娼包賭』。鳳九娘知道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虛與委蛇了。所以她只能消極地反抗，不必爲該賭場賺錢，才會幫我，因爲弄了造孽錢她也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梁七道：「對，而且余大俠贏的錢還可以作善事。」

燕翎道：「梁七，這些日子你在何處？」

梁七道：「我本已被擒，在押解途中我又逃出來了。」

燕翎道：「你的命眞大，我們也很焦急。」

梁七道：「我再也不會離開兩位一步了，不知余大俠歡不歡迎？」

余懷芝道：「你和燕翎親同手足，我怎麼會不歡迎？」

「謝謝余大俠，聽說近來『青苗幫』折損不少。」

燕翎道：「不錯，但我們也迭遭凶險。」

梁七道：「幫中盛傳余大俠的武功高不可測。」

小余道：「梁七，那不過是謠傳，我們幸運，每次都遇上了高人，才能解圍而死裡逃生。」

梁七道：「不知是甚麼高人？」

燕翎道：「比喻說淸虛道長和鄺海兩位前輩。他們已非昔比，另有遇合，功力大進。」

「這兩個人不是已被殘了？經脈都被砸斷了？」

余懷芝道：「天無絕人之路，大概是遇上了奇人。」

梁七道：「這可眞是命大了。」

燕翎道：「的確，吉人天相嘛！」

梁七道：「二位要去何處？」

燕翎道：「梁七，你問得那麼多幹甚麼？」

梁七道：「燕翎，妳不信任我是不是？」

燕翎道：「不是不信任，而是目前的情況很險惡。」

梁七道：「這當然也不能怪妳。」

余懷芝道：「我們在跟踪魏薇。」

梁七道：「跟踪她幹甚麼？」

余懷芝道：「看看能不能把她導上正軌。」

梁七道：「那個女人簡直……」

燕翎向他使個眼色，梁七急忙打住，他們都是反應很快的年輕人，梁七猜出，大概不便在余大俠面前批評她。

梁七改口道：「那女人有點太離譜了些。」

余懷芝道：「梁七，有甚麼話都不妨說出來。」

「沒……沒有甚麼。」

「眞的沒有甚麼？不說出來那才是見外哩！」

梁七吶吶道：「都說她太……太爛了，不能一天沒有男人。余大俠，是別人這樣說的。」

余懷芝道：「以前她的確如此，但是現在……」

「好像現在非但未好，還變本加厲了。」

「梁七，」燕翎道：「你不懂，就別談這件事。」

「都說她是武則天轉世……」

「梁七！」燕翎大聲道：「你不說話人家會說你是啞巴嗎？」

梁七道：「我不說就是了。」

余懷芝道：「這怎麼能怪梁七？別人都這麼說的。」

燕翎欲言又止。

似乎魏薇之亂來另有原因似的。

＊ ＊ ＊

小藍左臂的骨折治好了之後，他又自紅豆處溜了。紅豆暗自流淚。司徒聖切齒道：「再被我抓到，我就不留他的活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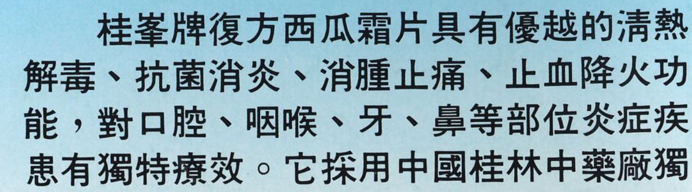
（未完．十六）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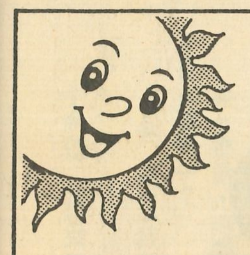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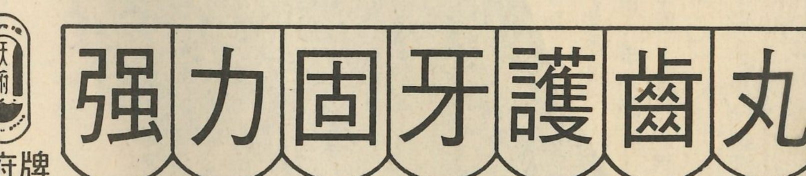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